登記號 009250
類號
類別 集部別集類
全書 一函 六冊

3466153 v.1

晚香堂小品序

每見眉老著作覺筆畫之外必有雲氣飛行又如白瓊淡月非塵土胃腸可以

領畧或曰此老目有綠筋名高琳扎諵來度世者也予曰眉老用世而度世者也天固忌之不以白衣牽

世得者志良足悼矣眉老生平嵗雪凜割功行利濟水躁心痛坐客朝盈笑言啞啞其爲文字曰快曰透

曰歡喜大都謌人不貪不癡不瞋而已矣玉倩湯半李拾其玄屑集爲小品以先饑渴至其崇論閎議則

帝座而使之山中宰相以老弱其雄心縮其玅手以寫靈標韵於水山僧鳥之際就如太白召見金鑾諷

清平調三章不悟放去乃洸想金堂玉室若或迷鬼物而逅眞人讀其言怳怳不樂俱夢游醉遇不可以

整鬚褒服皆師法相公學士天下古今人等者吾不能敘之也

山陰友弟王思任題

王思任印
季重氏

小品序

殷中軍於小品拔幽領異矣仍欲與支辯而竟不得也余於眉公亦云或曰似中郎帳中秘密或曰似貞白山中啟

事所謂三朝浮名者耶余竊否否蓋事事擬學卽諳俗其奈儉狹何此亦千秋家所羞也先生咳唾落處絕不從人牙後慧直以少許勝人多多

許盋靈心淵識吾不知何以來自九天抑復不知何以滙自九地眞三代法物也鴻章大製旣以黻藻皇猷綱維泰道卽隻字劇談擲地皆作宮

商得之者鳳陽盡滁耳目一變器界與之頓新葢家家奉爲靈虵尺璧唯慮不得一當斯固已雄跨海濱奔走天下士曰陳曰董有自來矣尤異

者旣已遺榮一世世運偏自闗情旣已塵垢市朝休明密爲鼓吹旣已碩儒舊德標榜來學所汲引後進日如弗克其他山水勝情金石叶奏直

逢場作戲耳安足槩其大都盡其底裏耶般中軍讀般若患太多讀小品又恨其太少此類是也半李試問君家公此當在某品中能堪位置否爲我寄載一通來

台中友弟陶珽

陶珽之印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例言

乞言小引　并凡例八則

不肖節之拮据于兹刻也。念節生二十六日而孤。先慈斷指殉烈。棠　先生贅而撫之。德真昊天矣。追隨峰泖。越二十年。耳提之暇。　先生凡有著述。覽輒記。記輒筆。再補再謄。靡間夙夜。盈几盈篋。頗費護持。年來萍移吳越。不堪盡載囊瓢。兢兢蠹佚是懼。故撮其簡要者。別爲品類。審加較讐。竊自壽梨。寶同天笈。本擬藏名山。秘枕

中。代寒絲饑粒。奈諸同人强迫流傳。以公欣賞。實未遑侈求玄晏。賴海內名世鉅公。或平生知己。或千里神交。倘品題有素。光錫如椽。雖蚤信身隱焉文。亦托以立言不朽。感豈獨余小子也。敬列例言如左。

一是集雖名小品。凡大議論。大關係。及韵趣之艷仙者。卽長篇必錄。緣　先生晚年著述。正未有涯。先行斯刻。示測海一蠡。窺豹一班耳。

一墓銘碑記。撰著最富。或人人不愧有道。而論定方遙。未敢溷載。統俟後集。

一書啓不盡存稿。存者亦不能遍錄。今止刻救荒諸書。及論史學名語。可揭座隅者。聊見山林中濟世之慈航。文章之慧筏。

一集中品各爲類。類復分門。或附列成卷。俾閱者境轉境生。應接不暇。

一邇來文集。後學妄增評點。讀之反墮雲霧。是刻止圈句讀。竊附于莫贊之義。亦庶幾大雅之遺。

一是刻寫鐫俱擇名手工良時費較讐不倩他人句核字研貲出舌耕勞瀝心血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蘭譜諸賢決能鑒余形外

一先生集昔年曾爲吳兒贋刻不特魯魚帝虎且多勦襲古人殊可痛恨賴　當道移檄郡縣追板重懲如有賈人俗子希倖翻刻前車可鑒無贅予言

一名敘係手書者俱摹勒簡端海內不能遍懇倘有同好或跋或贊乞郵寄武林清平山之蕑綠居當依宋楷彙梓集先共勷不朽亦蓺林一大快事也敢稽首以請

蕑綠居主人湯大節半李父謹識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目錄

卷之一

詩

五言古

讀張鎬傳
讀四皓傳
移樹
夢游仙歌
入山

題陶逸則草堂
盤花詩和王季重使君
題特旌貞節楊孺人碑陰
謝送湖石
丙辰王正二月入山探梅同張仲文朱玄度孫青微蕉幻上人夜宿舟中忽報雪飛如掌舟人嚙齒不能行因留飲施羽循齋頭即事
六月讀武林遺事
送扈芷游黄山
游林屋洞
贈陳貞母
贈孫弱水
雨夜召客
壽二泉六十
山行
周公美冬日葬兒廬墓高其義而贈之
山中初夏

題杜陵武餐霞精舍
題淵明蓮社圖
山居謝妓
讀史
有感芍藥花下作
田園詩十六首
驟雨滅燭已而月出雨中景意幽絕作詩志之
寫經

少年行
夢後
示門人
關將軍
睡起
三老圖
山居
山居
題雪澗玲瓏庵

題汪然明隨喜菴
題仙奕圖

卷之二

詩

七言古

贈左道人
紅葉
甲寅望舜五果以正月十八日同諸子過訪白石山房飲梅花下信宿別去徵鬪花有笑聲耳歌以記之
贈無瑕上人
春日有懷山中舊侶
觀燈歌分韻得花字
送項東鰲華亭奉　召北上
代贈張瑤宇醫士
山居漫興
贈人作
題璩君瑕畫

禱雨歌（有序）
沈園與諸生讀書作
坐孫世聲藤花石上以贈行扇索詩爲賦短歌拈韵者趙子尊朱孟博李茂洪楊茂遠也
林元裕病起捉筆爲短歌贈之
盛伯靈以東京應 召
壽詹郡侯三月誕辰
舟中夜飲顧伯大攤周妓忽墮水中浮沉飯頃始得登舟漫題此以戲之
壽項華亭東鰲
夜飲蘆花灘歌
何士抑老師南游短歌奉送
清明日馬鞍山遇故人佛占禪兄
贈林元裕詞丈郁季雅喝韵
贈崑山王少白夢雀歌
秋日過孫山人山居題山居夜雪圖
彥平社兄以端午歸戲作歌以贈之書于文

度畫扇之左
朱明初麗歌壽項邑矦
賀袁振南得子
壽李隗翁括蒼守
楊孝子詩（有序）
題石門採芝圖
贈筆工
壽周水亭先生五十
盤花歌酬王季重
余久不見山亭兄以午月八日入城偶移棹
白石山山亭解壁間李茂承子久山水索
題茂承畫已酷得子久生韻不復更添一
語惟著吾輩畫中出處耳
題漱松齋贈天台松雪上人
題沈孝子盧後落雲石
蒼雪扈芷匡雲三衲結夏白石山房打松子
爲虁歌以紀之二首
雲間洞歌爲杜殁武將軍作

壽金沙馮母尹孺人九十其子玄谷先生七
十
春行贈人
大名穆中翰游江南玄宰寫贈山水爲題短
歌
會塟馮開之祭酒于西湖之上
護松篇（有序）
送黃仲石歸隱歌
雪中
女俠歌
漁父詞
徐朗倩以癸丑六月三日舉子于酉時七夕
彌月後始渡太湖來報諸客客飲酒賀之
余贈以歌
太湖采蓴二首
裊眉行（有序）
義姑行
記夢歌爲汪然明作

卷之三

詩

五言律

聞蟬五首
謝天台僧寄杖
道院作
佘山訪吳玄鐵
讀書作
贈瞿彌兄弟讀書天馬
倚韵荅葛震甫
山居
春游探樵字四首
求仲過訪山中賦贈
納凉
虎丘詩人葛實甫兄弟唱和極得正始之音
　將詣都門訪予言別訂詩梅花樹下賦此
　送之三首
宿趙凡夫山莊

送范長康之易州
壽王思槐六十時臘月十七日
東洞庭翠峯山居結夏
和萬寅臺見訪韵
同辰玉過澹圃四首
贈山中人
春游
望雨
花船
和辰玉韵贈曹以新移居吳門四首
送僧
壽梅山六十
山居
送友北上
倚韵酬戚不磷
園居
蓮區上人過訪山居倚韵
棲霞寺

寶劍
過宜房懷古二首
夜坐
余瘧極中夢至西川萬松草堂中有名姬在馬聽其琴題詩而出眞異境也夢後詩一字不遺更奇
壽周山亭
送衲子參雲棲
題陸君策畸埜
舟行
天馬山山居二首
入山
摘花
送曹周翰北上
初夏同諸兄弟看花集酌顧中翰東園分韵得花字
送李思絃太守解郡
秋日山游夜宿僧房

同印空夜坐憑虛閣時徐澤夫君賓兄弟在
寄寄園
寄王辰王
游支山
送郁太碧歸檇李
薛伯起來自四明同太碧士端集林元裕齋中
池上
園居二首

贈友人泖居圖卷後
再送郁太碧歸檇李
贈秋潭師
園居
七月十五薦先淮雲寺因過達聞超塵精舍
同蓮儒古氷夜坐
壽何五泉六十
贈張慎伯
宮人圖草

山中采藥
戊午元日大雪
阻雨晚霽時宿龍潭驛
望歲
貧士
送社衲歸山房
春游
鍾賈山
初去城市屏跡讀書臺六首

贈周姬
避暑
山居春暮
泛泖
題贈
種秧
寄贈潘隱玄
附五言排律
壽沈孺休六十

賀蔡虛臺
傖父登山種種可笑詩以紀之
半研齋

卷之四

詩

七言律

元旦即事
荅范光甫
櫻桃
登山
寄蕭觀察于西湖二首
秋日陳叔典過訪泖橋澄鑒寺投詩見贈倚
桄奉荅
壽周繡海
龍井宿王隱君山齋
泖塔玩月
新柳十首
贈閩中朱山人移居廣陵

題茅山民小照
題錢侍御小輞川二首
山中作同沈孺休孫世聲
送蔡禮卿之嶺南
壬子五月唐季陶過訪投以新詩山中荅謝
　且訂後約
寄慧解并致蓮公
壽于宗伯六十二首
送春
城南看桃花辰玉拈分天字
賀友人七夕得子
送友人蛟川幕府
贈醉茶居士
咏病僧
讌咏走馬燈二首
寄朱文寧祭酒
壽張葵陽七十君居黌之西序
送曹學博掌敎英山

春暮寄項楚東
壽賀伯闇六十四首
朱修能別三年冬日携仲氏過訪夜酌感賦
端午日公美以虎丘茶菖蒲酒見餉并投佳
篇倚韵荅謝
壽張熈臺八十
邀友
太原王光祿家見白燕一雙生民戶曹中其
眼如丹比尋常紫燕更雋賦三首
壽張後軒七十
甲寅仲春京口送王尚寶遜之北上爲賦二
章
喜雨
送學師
送方衆甫北上
賦得日煖龍池鬬春草
偕佛占嘯民下山同泚嘯民善嘯
題泖塔圖

送王辰玉
題馬郡倅從祀錄
飲沈司馬
贈李少保功成以墨衰平播故及之
壽沈夫人七十時日峯翁家居具慶
送友人之金陵二首
題餐霞館
壽節婦
送王州尊丁內艱歸
新秋六首
秋夜對友
壽汪太公九十
送許墅游使君還部
題二陸祠
咏虞山星壇七檜
送林令君入覲
頑仙廬
壽吳司理

送陶大冶入武林
送王辰玉北上
壽吳蘇臺
贈吳白雪奏最
壽顧蓉山七十
壽友二首
山中限韵八首
送畢司理
花朝
陝西楊中丞父母雙壽
漁（起字用八音）
樵
耕（補）
讀
壽杜封公七十
送項東鰲入覲
壽吳醫者父
賀詹太守考滿并壽

壽人母
三柳重陰賀項華亭課最北上
贈吳本如方伯
贈竇淮南憲長
泖上登塔三首
壽朱近溪
和沈司馬純父韵
樵李丁烈婦代劒殉夫士大夫卜壤葬之送者萬餘人拜墓之後感而賦六首
雪中舞雀十首
叔眞弟二月十二生作詩壽之
古塚
華聞修兄弟入山見訪雨夜止宿
題杜發武經武堂
題緯文舘
壽宋石門八十和韵
寄况
贈梅顛道人

山中結夏
壽周崇德
壽丘伯畏六十
題不繫園
又六月望夜半立秋茗帚菴作
浣香居
端午日白龍潭同楊校書侍兒青綃廿一首
友人納姬
月明睡起閒步庭中
和周公美感時之作
繡鞋
李道生詞丈詠枯蘭再花名士和者甚衆余爲小引并撰近體一章
送別彭仙翁（有序）
贈南中丞

卷之五

詩

五言

月夜登金山
題郭璞墓
吳師明臘月雙壽
送超然入雲棲
贈無瑕上人
贈玉湖漁父爲周叔隱高士作四首
遠典
紅梅
登烟雨樓

夏日贈山中友
青塚
新秋寓山寺
招隺
李夫人
相如滌器
鴻門碎玉斗
江臯解珮
高漸離擊筑

細腰宮
韓重荅紫玉歌
宿龍井
橋上
贈楊姬
登攝山
讀李廣傳
聞鶯
蜂

壽王母
飲惠泉有感
雪夜
顧挍書折梅寄姚百雉花郵爲誰髯道人潘景升也代顧祝潘戲得二首
仲春過吳門游虹橋積善庵題畫
題碧梧高士
送友
送維默上人

新夏
題畫
題馬姬畫蘭
山居夜望
春日
棲眞洞
泖橋
題飛瀑圖
山居

望鄉臺
題芭蕉二首
秋色二首
白門柳
五大夫松
爨琴
梅
菊
蓮

雨中泊烟雨樓
風竹
客至
鄭櫻桃
題隊蕉圖
弄魚
兄肩弟
商拳
避暑

梅雪二首
題畫
呈卷懐和尚
春日山中人招飲
眺隱
題淡雲上人碧桃圖
山水居
穆天子
贈池上人

讀書山寺
題竹石茅屋
秋郊晚酌
避雨陵
習家池
題淡雲上人綠雲圖
九微燈
玉鏡臺
梁公博裘

解語花
贈姚叔梁來遊華亭二首
題竹柳圖
木筆
蘭
山茶
芍藥
茉莉
繡毬

桂
方竹
題東方生圖贈孫嗣洲山人
春雨
題葛稚川像
詠螢十首
山居四首
咏美人
天目盆松

雀哺燕
步月雨花臺木末亭二首
宿句容市
新秋四首
山中
招友
梅花
種梅
偶題

附六言

山居
春游
飲虹橋
月下惠山飲泉二首
題野僧茅舍
懷公言天目上晴下雨戲作
贈龍潭上人
題月夜送花圖
日與僧照白公讀書博奕于其別也賦此送之二首
登鑒寺作
山中臨水僧舍
題雲山
自詠
避暑二首
九月一日
題畫

山居
有感二首
聽經畢
讀書二首
贈道南上人
贈濂上人
贈古宗上人
贈雲麓上人
贈靜庵上人

贈法空上人
坐僧舍紫藤花下
寄居山寺
客至
山中二首
泊舟吳門
題恒修法號
題友人花圖
看鄰菊

卷之六

詩

七言絕

山居
鼓琴
村居
余嘗過一山隣老而嗜花紅[illegible]楧戶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況京師滚滚塵耶贈以詩
山行
西湖
讀神僧傳二首
梵園
椿林夢崔
楡谷餐霞
鈐閣談兵
衡闈講學
芝壓問道

蓮界參禪
五岳壯游
三教會極
山園泉石
同郁季雅過庵山
題閑一上人壁
初夏欲往小崑山題包彥平扇頭紀事
米子華金華居士也彥平來雲間諸社中皆集鴛鴦湖頭送之渭城之句子華獨闕留以待之余爲拈此米南宮痴絕東坡謂吾從衆余亦類是耶
題野寺
感世
雪中
題僧畫
題畫
得純陽焚香掃石之句偶作
新秋雨中贈士倩女俠畫扇

三 427

戲題伯大渡水
題隱士
舟中
供花
贈武士
早秋曉櫛
春日
春游過貞女墓有感
春閑曉起

湘妃竹
吳王試劍石
高帝斬蛇劍
賈佩蘭出爲叚儒妻
探丸
送僧徧通游天台
納凉二首
新秋
荷池凉夜

檢史（有序）
新豐行
夏熱思深秋之樂
同秋潭看花
天池
西湖
洛陽
廬山
乞牡丹
同南華載菊候士倩代題
題觀濠堂三首
池上二首
題壽山福海圖二首
春暮山居
贈山中人
送郁大碧歸檇李
送人還山
贈醫士

游仙詩
少年行
限韻
詠柳
詠桃
詠石
詠松
詠寺
詠舟

詠馬
詠泉
詠妓
詠僧
題雪蓬
書扇
題季仲舉扇二首
送黃孟威之金陵
長夏訪鄉居友人

題畫
壽朱錦林母七十
周公美得婉兒稱心戲作二首
看芙蓉
秋日贈妓
避暑
郁伯承留吳少君過年戲代一首
春日訪殷方叔
戊戌四月四日積雨初谿峯泖清妍簫鼓振林送春船至乃太史唐元徵也訪余讀書臺一宿而別得絕十首
登閣望泖
看白駒泉
聽僧夜話
酌婉孌堂中
宿園室
初聞黃鳥
僧乞書

饌香積
臨行以舟中瓶花爲別轉游佘山
元徵有入林之約戲嘲訂之
送友應試南都
吳德言念松石翁不忘乞介公寫圖索題以詩
和令則題畫七首
采蓮曲
若耶溪

北風吹裙帶
宮鴛
燕姬墜馬
春閨怨
載菊
贈雪浪師
題山僧黃隺山樵卷後
山中
藏鉤

蹴踘
鞦韆
春日獨當壚
七寶避風臺
薛夜來
清夜游西園
愛妾換馬
題泖塔
山中寺
題畫
初夏卽事
題徐孝廉瞻親圖
春郊卽事二首
贈陳鏡仙風鑑
題壽安寺壁
題漁者圖
秋隱
送友人遊南都

過孫世聲園居
晚泊
園居
花生日戲作三首
對雀
得雀
再題烟雨樓
丙申閏月築小崑臺
題王楚玉蘭
山中自敘
游資慶寺
登縹緲峯
贈洞庭種桃道士
贈醫
送戴望之富陽讀書
題恰受舲
燕未來
題仙館圖（有序）

題雲山
題松
題畫
贈堪輿
讀項羽傳聞畫眉
和葛實父
山中
壽沈節母
結夏翠峯寺

妓席不赴詩以謝之
洞庭白馬廟楊梅萬株麝香百合不計數同
蓮儒平叔諸君採之
夜宿沈謙之庄口
睡起
吊達観禪師
胥口伍相國廟
太湖石
九月送古氷游天池諸山得六首

題杜少陵集
新燕
題龍華寺
題香山九老圖
初夏
休夏山居
避客
登山
鐘樓

漁舟
雨霽
出塞行
梅花二首
燕未來
種松
坐友君軒
同玄宰看梅二首
客至

春暮
山中
贈友
訂友
見楊花
題花主人家三首
深秋
南都
春游
銷夏
秋夜歸
有懷
題畫
春日山居
渡泖
看菊
題壁間偈　附
靈隱作

讀陽城王輿傳
和西生乞松詩
題版築求賢圖
法相寺祈男得男者許種松一萬株有損松
者報亦如之
和陸劬思二首
牡丹
壽吳永錫母夫人五十

卷之七

詩

四言

山居集字
春日七章
贈西域僧
西湖二章
題畫三章
山居
秋山行

游仙招隱章
題枯木竹石
贈見無上人
贈本空上人
贈僧塵
聽經罷
題蘭
題東坡笠屐圖
夏日園居

避暑
試茶
書壁二章
題隱居圖
避客
新闢園圃
題杏花鴛鴦
壽張三星
題百子杯

題桃杯二章
題杜發武榮福堂
烏孫公主
清明四章
村中四章
秋山即景
雪景莫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目擊而賦

四言

山中五章

游仙曲同王修微月下作

附賛

越大夫范少伯蠡（四先生賛有序）
周處士魯仲連
韓義士張子房良
唐鄴矦李長源泌
十六應眞像賛
大士賛
布袋和尚像賛

達磨贊
餤口施食贊

卷之八

詩餘

宿吳延陵山莊（漁家傲）
村居（風中柳）
七夕二首（釵頭鳳）
其二（惜分釵）
讀書臺作（臨江仙）
初夏夜飲歸（增減字浣溪沙）
過泖橋澄鑒寺（點絳唇）
與妓二首（霜天曉角）
其二（同前）
西湖作（點絳唇）
洞庭作（點絳唇）
秋日（點絳唇）
花下作（增減字浣溪沙）
贈別（點絳唇）

重陽　昭君怨
銷夏　昭君怨
泖上　點絳唇
小崑山作　臨江仙
題村庄　滿庭方
山中初夏　浪淘沙
茗帚菴作　風中柳
新秋　浪淘沙
閒居書付兒輩　清
山居雜咏七首
其一　霜天曉角
其二　昭君怨
其三　點絳唇
其四　增減字浣溪沙
其五　同前
其六
其七
附

清明曲
薤露歌三首
憎蚊賦

卷之九

書序

三才圖會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呂氏春秋序
左氏春秋序

南華發覆序
郭註莊子序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武則天刪僞經目序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史翰林致身錄序
沈氏弋說序
國策膾序
表選序

景瞻論草序
卷之十
類序
百恐箴序
俠林序
花蕋夫人宮詞序
撫津疏草序
射經序
藏說小萃序
聞雁齋筆談序
康吳棠先生募勸義穀序
栖真志序
食物纂要序
秦稅紀序
茶董小序
酒顛小序
王節婦完節編序
卷之十一

集序

蘇長公小品集序
米襄陽志林序
倪雲林集序
新刻弇洲讀書後序
王辰玉集序
雪香庵集序
詒美堂集序
潄六齋文集序

寓林集序
駛雪齋集序
王季重擬存稿序

卷之十二

詩序

唐詩集註序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序
儵園詩稿序
馴雀樓稿序

渡淮草序
五言詩序
芙蓉庄詩序
借竹軒稿序
醉吟草序
竹香齋詩序
倚劍亭草序
秋潭詩序
吳凝父詩序

曹儕孟行卷序
陳無非詩序
戴元鎮詩序
汪希伯詩草序
姚叔信詩集序
顧仲方詩序
文游草序
醉禪草序
玉鶯閣詩集序

卷之十三

時文序
唐道徵文序
董玄宰制義序
楊彥履稿序
鄒公履稿序
楊去奢制義序
雕蟲草序
虎嘯軒稿序
探珠草序
紫玉玄居選序
王昇之制義序
宋讓木稿序
附游序
臥游清福編序
王季重游喚序
紀游稿序
閩游草序

新安游草序
馮咸甫游記序
紀游稿序
卷之十四
賀序
賀大拜序
賀福建大中丞南公盪平紅夷序
賀青浦其山鄭侯榮封父母序
贈內史杜南汪公奉使五方序
賀司寇郡邑毛公三載奏績序
贈味淡康公序
贈禦醫何承雲序
送黃學博轉海州學正序
賀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十雙壽序
賀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卷之十五
壽序
大宗伯陸平翁壽言後序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序
壽董宗伯玄宰六十序
壽包瑞谿先生六十序
壽問卿大咸馮先生六十序
壽瑯琊王閎仲先生六十序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序
壽益吾凌孝子六十序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序
壽康伯修先生六十序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序
壽元輔少師瑤翁申公七十序
壽孫太公七十序
壽冬官見所潘先生七十序
壽楊太公七十序

卷之十六

壽序

壽元輔少師瑤翁申公八十序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序
壽封修撰見峯張先生八十序
壽敦五孔老先生八十序
壽雲從范先生八十序
壽特進元老鳳林杜大將軍八十序
壽顧恭人五十序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壽武塘錢母陸太君七十序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序
壽董宗伯元配龔夫人七十序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序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序
壽吳母楊老夫人六十序

卷之十七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陸文定公傳
孫漢陽傳

玉峯道人傳
趙瞻雲傳
江陰貢太公傳
太學吳伯羨傳
馮甄甫傳
安硯亭先生傳
有道鳴寉李公傳
松陵爛溪周孝廉傳
光祿惕菴林公傳

叅宇何公傳
張聖清傳
附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卷之十八

貞懿吳母傳
李母楊節婦傳
錢母陸淑人傳
劉母錢淑人傳

附外傳

唐李公子傳
范牧之外傳
楊幽妍別傳

卷之十九

記

求忠書院記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用拙堂記
占星堂記
聚書樓記
貞靜菴記
觀濠堂記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許公治青浦河工告成記
許秘書園記
游桃花記

梅花樓記
虎丘三泉亭記
飽菉軒記
徵道人生壙記

附碑記

浙督學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戶部長玉錢公滸墅關生祠碑記
松董漕方旦心遺愛碑記
青浦賀令君景瞻公去思碑記

卷之二十

祭文

祭荊石王相公文
祭三高士文
祭馮烈婦文
祭張烈婦文
祭檇李丁烈婦文
祭陸君羽文
祭潘司空文

祭震野楊公文（代）
祭黄葵陽少宗伯文
祭范象先文
祭汪侍峯文

卷之二十一

疏

天馬山修塔疏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修李塔滙鐘樓疏

朱鍊師募請道藏疏
遷三茅眞君文疏
重修馬耆寺疏
馬耆寺募化月米疏
題泊如上人疏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募寫華嚴尊經疏

卷之二十二

題跋

牡丹亭題詞
花史題詞
情種題詞
素位編題詞
題顧仲方詞
題永康十景畫冊
題高保山詩畫冊
題瑤池春永帖
岐陽志跋

花史跋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題周僕射像
跋乞松詩
汪次公傳跋
題五會圖跋
題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題談箋

跋姚平仲小傳
跋節傳後
題卷
附引
快雪堂歲寒盟引
重慶堂詩冊小引
詩集小引

卷之二十三

書

荅錢抑之太史
與唐抑所太史
上王相公救荒書
上徐中丞救荒書
復陶太守救荒書
荅嘉定胡中尊
荅嘉善康中尊
荅朱平涵
荅某經畧

與郁季雅
柬項東鰲
柬項楚東
柬米子華
荅楊侍御
荅錢仲舉
荅蕭戶部
荅吳司理
與胡大參

荅孫子長
荅聶廵漕
荅王修徵
與王東里
荅吳學道
荅朱先生
荅李本寧
荅楊學臺
荅馮大參

答許無錫
答李少參
與沈懷槎
上王相公
與王岡伯
與楊學臺
答趙同知
答某公
與某刑部
答沈雨若
與莊五修
答張高士
答王季重
與王季重
答丹陽王公
答張太守
與福建南中丞
答山陰王季重

荅張公
與楊淇園
荅吳道尊
荅許惺老

卷之二十四

志林

老子之徒
始皇收放
三事沒處法
立命之易
顏子身諷
顏子餘氣所生
陪玉皇
謀臣如訟師
管仲知鮑尤深
管仲能不失國柄
公子糾非君
獨桀樂戲下註脚

齊服楚之巧
伍子胥申包胥心事
神仙讀書
曹操如獅子
折節李左車
韓信打開漢王出路
一軍皆驚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
解孔明亦有失
董賈長文章作俑
陳平不斬樊噲
項羽乾之四爻
陳仲徵二語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于忠肅與漢高同
好事不如無
大帳簿
史

圖書
十三經註疏
英雄倉卒自達
佛書補泰灰
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父母養子負養志
祿養
唐肅宗靈武非篡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許由讓天下非難
智愚相去
左傳史記杜詩三柱
留中者內批之漸
舜有爲
修辭立其誠
墓銘求增益
睽卦
渙卦

麥舟非文正所難
孝經春秋甚靈
高帝光武文章
高皇帝勝漢高
劉璋父子原是漢室罪人
惡乎成名
亢卦有兩聖人
事君事親不同
我朝勝前代十事
古禮不可行
刻畫古人
微細流注
聞性不動
瞿谷來巢
史記漢書之別
白樂天善處元裴之間
井田兵法之祖
顯者隱者

客
賈生不知易理
徵子
周公善風水
大養濟院
眞四皓
錢塘潮
五帝祀
客星非子陵
重陽縹緲樓
天書倣遼俗
清獄
韓岳得先手
李鄴侯保韓滉
童貫書畫
唐制科八十餘日
于忠肅會讀書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目錄終

3466154 v.2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著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

詩

五言古

讀張鎬傳

張鎬九尺餘。鬚眉皓然久。用之帝王師。不用窮谷叟。
低頭事躬耕。十載無其耦。寶劒折作鎌。長歌刈霜韭。

讀四皓傳

商山四老翁。龍準不能致。何來偉衣冠。白髮光照地。

入見太子安。此舉差强意。子房狡獪兒。無乃盜名字。
陰符豈可長。盍謝人間事。

移樹

一樹常數移。家人笑其痴。或恐土肪重。大者披其枝。
高下頗中心。神理如曩時。纍纍漸生實。垂老亦權竒。
種樹無秘術。但勿使樹知。非關造化意。于我獨偏私。

夢游仙歌

我無休糧方。但飡北斗漿。脩髮披兩肩。燁燁生紫光。
稽首拜上帝。玉女笑其傍。授以三星書。坐以七寶床。
謹侍不敢譁。神氣元飛揚。拜謝由天門。雀羽刷如霜。
骨冷何可言。明星在衣裳。

入山

背負五嶽圖。持鑱入巖去。但聞烏兎鳴。陰風戰秋樹。
不知英雄人。渺渺在何際。我來非採藥。要以訪國器。
深山寂無聞。豈其避時忌。網羅彌谷中。慷慨兎罝句。

題陶逸則草堂

霜風颯然來。城巷如原野。參差楓葉林。高高復下下。
中有茆茨人。閒婉類道者。故籍自紛披。雙栢故相亞。

新酒傾一瓢。頹然據梧也。非病亦非貧。一榻自瀟灑。

盤花詩和王季重使君

盤花本何常。如人在所處。春枝故纖纖。春意自閨閣。
綰結白露溥。夭矯朱霞舉。錯列群芳中。約束類郲莒。
退就孤石畔。箕踞似巢許。非屈亦非伸。解笑不解語。
彈指問花神。咄哉誰縛汝。

題特旌貞節楊孺人碑陰

黃門上諫書。觸突帝者怒。孝子訟父寃。號跣誰復顧。
採芝祝長生。天聽轉回互。忠孝相殞亡。哀哉一窮嫠。

呱呱襁內兒。曖曖日初露。終使六尺孤。居然大人度。
陳情下旌典。光采耀衢路。龜螭駢虎羊。松栢亦非故。
使者勿鳴騶。請式貞姑墓。

謝送湖石

我遊太湖山。遂送太湖石。危檣張飽帆。輦載如重譯。
七十二芙容。片片忽狼籍。奔走祖龍鞭。叱咤巨靈擘。
誰知水中雲。遠作堂下客。愧無亭與榭。委頓臥草澤。
落落歲寒姿。兀傲類簡斥。何當松竹交。錯列衆蒼壁。
坎者窪我樽。坦者施我席。坐老洞庭秋。秋陰滿窻碧。

丙辰王正二日。入山探梅。同張仲文朱玄度孫青微蕉幻上人。夜宿舟中。忽報雪飛如掌。舟人嚙齒不能行。因留飲施羽循齋頭卽事。

誰知昨夜雨。化作一天雪。送我到山中。梅花弄明月。
月明花不見。千山白如練。忽有笑聲來。美人掩紈扇。
垂手畫衣香。齊聲索酒嘗。酒波微帶綠。半似柳初黃。

六月讀武林遺事

宋室南轅後。康皇何太康。納凉禁庭內。色色巧鋪張。
多御復古殿。長松蔭脩篁。奇石疊巒岫。赤日少晶光。
飛瀑舞而下。注池廣且方。藕花相間開。白綃罥紅妝。
素馨列萬種。蘭蕙排千行。鼓之以風輪。清芬散空廊。
紗幄懸香珠。金甌盛蔗漿。學士洪景盧。召對翠寒堂。
正值三伏候。凜冽不得當。帝也問其故。大笑呼中璫。
宣索綾半臂。勑著猶嚴霜。此樂雖云樂。父兄詎能忘。

送扈芷游黃山

送汝黃面師。去作黃山客。凡雲如敗絮。眞雲常五色。
松矮不盈丈。放幹鋪百尺。石隙多坎空。游者難進屐。
我亦將繼游。拐杖粗有力。寄語雪衣猿。爲余先布席。

游林屋洞

造物雖小兒。山林解嘲弄。沉山太湖底。巧斲林屋洞。
上聞柔櫓聲。下乃藏牖甕。窾塘忽疏明。游者夢復夢。
欲乞靈威書。石匣雲已凍。

贈陳貞母

鳳皇忽分飛。雛毛雲五色。辛勤哺其兒。孤影當四壁。
朔雪與寒風。操杼不停織。挑燈掩柴扉。嘆息繼以泣。
雙鬢任飛蓬。容華豈施澤。苦節母如飴。堅心固於石。
願言百歲姿。清風挺松栢。

贈孫弱水

嵯峨三神山。渤海都中央。弱水不容髮。下見龍潛藏。
鱗甲互焜燿。鬐鬣皆奮張。激蕩盤轂輪。客帆詎可揚。
惟有驂鶩士。飛渡如津梁。攝屐入烟嶠。金庭羅玉房。
絳節紛參差。青鳥爭翱翔。閶闔起靈幄。雙闕耀晨光。
披以素霓衣。進以丹霞觴。琅琅瓊玖珮。灼灼沆瀣漿。
天樂音未輟。草木膏流香。雲緗五岳圖。芝檢千年囊。
拜賜出朱扉。雀羽寒於霜。仙路迥咫尺。白岳黃山旁。

雨夜召客

殷殷南山雷。闇闇北風雨。歸鳥飛且停。行舟去還止。
我開牀頭甕。去約山中侶。莫憚石苔滑。黃昏幸相許。

壽二泉六十

南山數圍松。松老不知年。盤幹復偃蓋。半巢雲與烟。
下有皓隺舞。上有黃鵠騫。揩節者誰氏。神骨何澄鮮。
種芝因採芝。聽泉還飲泉。撫松日盤桓。見月一鼓弦。
歸來草堂內。課子讀遺編。

山行

久不出山中。信杖轉谿壑。壑泉鳴淙淙。回互抱峰崿。
絕壁冐朱藤。藤花開復落。下有擁膝人。孤吟自如昨。
此意誰與言。幽猿能領略。

周公美冬日葺兄廬墓高其義而贈之

少小求神仙。雲霄盼笙鶴。何圖知命後。志意轉非昨。
負土築孤墳。短鍤刺叢薄。茀草復漉泥。十步時五却。
辛苦欲爲誰。伯氏返夜壑。寒原無鶺鴒。啾啾號野雀。
名花無棠棣。習習卷飛藿。鬢髮粘枯氷。麻枲帶虀索。
生者雖拮据。死者亦云樂。謝此王孫裸。陋彼司馬槨。
闕道署崇題。碑篆麗丹雘。式此周氏阡。友于信何怍。

山中初夏

窗前無事人。庭下新栽樹。樹影綠莚莚。墮我青絲屨。
乳雀弱不飛。啣花卸遺羽。客來少盤飡。櫻笋載筐筥。

題杜殳武飡霞精舍

吾聞杜征南。夙昔稱武庫。今有杜鎮西。文武推獨步。
滚滚口懸河。便便腹垂瓠。上馬擒單于。下馬寫露布。
夢采朱霞光。甘涼通喉嗉。一吸灌醍醐。再吸滴甘露。
從此心竟清。意表發奇悟。詞塲恣寘搜。學海竟飛渡。
搦管掣神鵰。臨文走脫兎。君本飡霞人。宜有飡霞句。

屏坐精舍中。如坐將軍樹。

題淵明蓮社圖

吾聞謝東山。出入每扶掖。三人挈衣裾。四人捉坐席。
乘蓋廬阜前。遠公顧不懌。何如藍輿翁。肩頂風策策。

山居謝妓

春柳鵞兒黃。春水鴨頭綠。春衫燕子青。有美顏如玉。
倚棹杏花梢。清歌入脩竹。竹裏白茅茨。先生巾一幅。

讀史

反戸讀道書。見者欲退縮。至德不可名。君平初罷卜。

文略爾朱兒。高歡貸十死。意氣多陵忽。驕橫從此始。
王孫邀至家。寶玉照文綺。文略敝衣往。儉若田家子。
從奴五十人。貂錦曳珠履。時有平秦王。馬走七百里。
請以好婢敵。一擲須賭取。明日遺秦王。殺馬旋殺婢。
馬肉與婢頭。盛貯銀盤裏。高洋繫之獄。放達無人理。
吹笛彈琵琶。挽歌歌不已。此人亦太豪。此兒亦可喜。

有感芍藥花下作

娟娟芍藥花。顏色何嫖好。風雨忽離披。庭中迹如掃。
文君歌白頭。翔風退房老。勿以容事人。歲寒可相保。

田園十六首

吳民苦力作。歲首始安康。出入必鮮衣。家宿三日糧。
相見各靡爭。揖讓稱吉祥。祝以壽未央。報以金滿堂。
或云村巷靜。竟夜不吠麗。或云雲物佳。好風來艮方。
小者納果餌。大者邀酒漿。且醉還且別。如仆復如翔。
手折梅花枝。挼韮遺道旁。明朝迎土牛。相約共舟航。
入縣聚嬉歸。倣載謀農桑。

其二

入水無含沙。入山無猛虎。司馬不徵兵。丁口罷編戶。

中湑不采鑛。尺寸皆完土。厥壤雖下下。厥譜自中古。
耕鑿環千家。歌哭同一祖。少小昧握算。老大畏官府。
行田盡地力。累世已安堵。未敢匹黃虞。庶幾近鄒魯。

其三

買山先種松。買地先種柳。短者僅齊眉。大者已如肘。
穿坎匝溝池。秫田環數畝。歲儉不苦飢。歲穰還餘酒。
父老言此中。戶口初八九。年來漸成聚。昔無今且有。
畫眉遠近飛。毚兎抱兒走。百卉塡滿村。嬉者寅及酉。
氣運豈偶然。得君散花手。

其四

田家多比鄰。不設垣與堵。閑種百雜花。縱橫自成圃。
更抱子與孫。起問疾與苦。疾苦無鬼神。相邀祭田祖。
子孫無姓名。但唱年齒數。穰穰麥上場。纍纍樹垂果。
夜來甘雨零。新苗又何嫵。爲天亦大難。今免斯民詛。

其五

種荷乘瀨淺。種魚乘水深。魚行不礙花。游泳自浮沉。
河曲多田廬。垂柳復陰森。其上有黃鳥。其中張素琴。
素琴且莫彈。黃鳥懷好音。交交未終聽。曳響入東岑。

其六

五月天屯膏。水涸河梗澁。桔槔徹夜啼。短綆遠行汲。
虩虩南山雷。雲族不待集。雨勢動滿盈。生理已蟄蟄。
乳雀出井飛。喘犢罷鞭及。樹底挂芒鞋。墻頭曬蓑笠。
一畝粟三鍾。屈指可得十。

其七

樹老常縛牛。屋老難踏鳥。入門恐傾欹。客至但班草。
薄酒三四升。取醉不取少。笑指東鄰花。桃李日杲杲。
昨夢是何祥。吹來故人好。

其八

切肉不用正。斷葱不用寸。炊酒不用甑。轟飲不用遜。
朝亦何所營。暮亦何所恨。最喜犍犉肥。再喜稼苗嫩。
三喜子孫多。食力安懦鈍。散髮槐柳間。凉飇解煩悶。

其九

舊葉辭鳴柯。新霜射殘月。田車夜登場。終歲計無闕。
呼兒斸南澗。斫樹縛危筏。獨步紆東村。取土瘞枯骨。
小善亦可爲。大閑敢踰越。三復庶人章。如愚保膚髮。

其十

南山富脩竹。峭衍徑延斜。谿水横其前。籬罅藏田家。
田家狎卑棲。曲屈縮如蝸。胼胝事耘耔。餘力及蔬瓜。
小言無敢媟。大言無敢誇。村婦拙簪戴。樹少狼籍花。
養兒當晬盤。笑語襍喧譁。邀我作老更。湯餅亦咄嗟。
不願金滿籯。不願書滿車。但願兒長成。痛癢解搔爬。
酒罷出門去。反聽啼呱呱。虹蜺飲澗中。俄頃蒸爲霞。

其十一

山村有篤老。傴曝簷楹前。笑指宜髮人。往往是曾玄。
其餘羣小兒。如戲復如顛。擎酒捧鮭菜。擁項爭扳肩。
噴笑不及受。口角垂流涎。老翁因丁寧。今歲幸有天。
汚邪雖滿車。官課未全蠲。誰補屋上茅。誰葺瀨下船。
誰蒔西阡松。誰糞東皐田。具答勿復憂。一一先勉旃。
大人且安坐。得醉且留連。

其十二

山勢如張弓。回合抱村屋。老稚課舊畬。風尚習雍睦。
田秀合頴禾。門榮交讓木。巢亞不探雛。水清不飲犢。
無名不洗耳。少書不晒腹。步涉謝舟車。服食儲杞菊。
一室頗同心。四海誰横目。但免杞人憂。敢祈塞翁福。

其十三

南斗入地下。北斗出地上。去度三十六。去地井千丈。男女轉轆轤。消勺起爭讓。吳中本澤國。水土自演漾。潮汐不爽期。溝洫常滿量。農圃寬夏畦。甕盎足春釀。魚龍靜不波。蓴鱸美難狀。鼓橈泝安流。渡口月初上。乃知蘆中人。遠勝山中相。

其十四

東鄰宦游子。上馬赴京畿。垂鞭顧堂上。彈淚與親違。西鄰販珠兒。廿載音書稀。卜者多費詞。曰歸是耶非。而我雖貧賤。瓜葛相因依。嫁娶十步內。近如一雞飛。蜡飲襍懽笑。孫大甥亦肥。門前梨栗樹。手種已成圍。

其十五

千錢買藺犢。性健不喜觸。犁田旋犀水。垂灸鏉且禿。僵蹇枯草根。飢烏啄瘡肉。閔閔畏屠肆。垂首神觳觫。念此多苦辛。衣薪葬山麓。桃花繞牛塚。上塚人簇簇。一老忽欷歔。凄涼舊臣僕。

其十六

入林何必密。入山何必深。受屋三兩廛。四顧垂清陰。

蘼蕪既已便。採汲亦足任。墳塚因坡陁。籬落緣丘岑。中有荷蓧叟。傴僂髮未黔。野逸無威儀。蹇拙能謳吟。沉者不羨飛。飛者不願沉。萬類各有適。齊物皆童心。儀泰自水火。遺恨到于今。

驟雨滅燭。已而月出雨中。景意幽絕。作詩志之。

流螢弱避風。鳴蛙半含水。瞑坐不見人。心知吾與汝。俄漏新月光。空明隔疏雨。此際難爲言。幽微爲誰起。

寫經

山上翳杉松。山下纍花果。松老已千章。果熟常萬顆。

擘茶染異芳。鑚石傳新火。寫經不終函。已得前生我。

少年行

婀娜粉面郎。好走黃驄馬。下馬紅樓前。突入櫻桃下。鸚武不停聲。喚道垂簾者。簾內千金軀。今朝爲郎捨。

夢後

吾性本幽微。逃虛入林壑。多爲賓從累。漿肉損藜藿。神氣既紛奴。冤夢亦相譃。惕惕世味羶。袒裼臨鬲鑊。回也賢乎哉。一瓢乃良藥。

示門人

十歲虢墳史。向夕駈童僕。父母甘寢後。然火帳中讀。窗外漏光明。驚詈反吹燭。垂老性復然。數卷必過目。兒曹踞且諫。翁憒髮已禿。予亦省置之。繙校不復續。此意雖區區。此生竟枵腹。學道六十年。頹然一枯木。

關將軍

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爲鹵。里人上塚時。七塚白虹舞。迨宋正和中。作耗解州土。鹽地歲圮敗。十課不登五。帝問虛靜師。何神格此虜。師屬關將軍。桓桓彪且武。俄奏大風作。霹靂鬪而怒。拔木池水清。群鬼磔作脯。帝曰可見乎。披雲忽驚覩。大身充其庭。修髯飄頰輔。從此濯厥靈。鹽政無所苦。欻且滅蚩尤。吳魏安足數。

睡起

跡隱心難明。筮卦得嘉遯。揲五化上九。避世果無悶。白衲數十年。黃柑三四寸。異書不計卷。熟睡不計頓。捫腹笑潛夫。譏時作危論。

三老圖

釋耒薄喘吁。忽逢三老翁。行如下坂丸。小憩百尺洞。問翁何能爾。酬答頗從容。上翁前致詞。自小學痴聾。

中翁指其腹。長使駐虛空。下翁少識字。嬉戲如兒童。
所以皆百歲。絲髮復紺容。意氣了不屬。滅影入林中。

山居

戒殺不養蠶。謀生惟播谷。風雨既已時。秉閑併機軸。
長疋納官租。裙襦剪殘幅。紛紛踏堤女。清艷刷膏沐。
雀釵蟬翼紗。從媵曳纖縠。寧知秋風生。絲脆多斷續。
綦縞得我常。來指爲奇服。

山居

雨谿山晶明。垂藤飛啄木。綠影貯空池。祖孫同澡[illegible]

忽捉徑寸魚。喧笑達隣屋。耳畔呼歸來。晚餉已將熟。
酒具復烹魚。有此非望福。夕陽滿場頭。無心數雞鶩。

題雪澗玲瓏庵

龍井龍不蟠。轉入南峯住。石骨秀嵌空。化工戲陶鑄。
搜出玲瓏泉。懸挂琅玕樹。長腰米無多。折脚床頗具。
若許容眉公。十年始生聚。休蒸鄰庾梨。但飽嬾殘芋。

題汪然明隨喜菴

渠以千金穿。石以百夫輦。辛苦搆名園。無乃[illegible]。
坐君隨喜菴。出入自游衍。樹走紅橋移。草青白鳴[illegible]

有風恣渺茫。無風泊清淺。魚鳥若倒懸。烟雲賜[illegible]
湖山不轉君。君被湖山轉。

題仙奕圖

綠髮丹臺生。結廬溫泉側。仙客未通名。對奕不相識。
雲來棋局暗。雲去分白黑。獨有雪髯猿。旁觀無怖色。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一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著

詩

七言古

贈左道人

千山萬山月未落。騎鹿屐兮攀鹿角。背負五嶽之寶圖。往來長嘯復高歌。烏兎兩丸共一轂。月月送人三十幅。人間無限白頭人。君鍊朱顏似紅玉。何年從汝蓬萊宮。酌酒湖上採芙容。

有風淼渺茫。無風泊清淺。魚鳥若倒懸。烟雲勝亦

湖山不轉君。君被湖山轉。

題仙奕圖

綠髮丹臺生。結廬溫泉側。仙客未通名。對奕不相識。

雲來棋局暗。雲去分白黑。獨有雪髯猿。旁觀無怖色。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一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著

詩

七言古

贈左道人

千山萬山月未落。騎鹿腰兮攀鹿角。背負五嶽之寶

圖。往來長嘯復高歌。烏兎兩丸共一轂。月月送人三

十幅。人間無限白頭人。君鍊朱顏似紅玉。何年從汝

蓬萊宮。酌酒湖上採芙容。

紅葉

風籜亂落亭皋幽。吳江染得楓林稠。苦月清霜石骨醉。丹崖絳殿山容秋。霞標隔斷樹頭瀑。日氣倒射巖邊樓。老夫欲採編野服。釣船坐擁芙容裘。

甲寅望舜五果以正月十八日同諸子過訪白石山房。飲梅花下。信宿別去。微聞花有笑聲耳。

雞三號。月漸高。客未醉。梅花驕。花開如雪欲歸去。倩花留君君不住。酒壺冷落挂松枝。抱鋤獨睡花深處。

贈無瑕上人

五濁太苦亦太悲。浮生轉眼如朝曦。死尋活計骷髏上。何異犛牛愛尾迷。自憶前身供三寶。嘗思薙髮除鬚眉。薰修定業猶未空。蓮花九品藏淤泥。豈期現有肉身佛。蕭然挂錫城河湄。上堂霏霏眞吐屑。論議一一皆鉗鎚。跳出百年野狐窟。直作三界天人師。自言妙用亦虛妄。何況聲聞與辟支。我化蟭螟前聽法。吼獅散餘甘於飴。有時伴汝一宿覺。松龕石壁懸琉璃。木魚驚起鉢龍夢。破衲壓斷藤花枝。竹扉深扃日欲午。塵世憂勞總不知。

春日有懷山中舊侶

秋杉蕭疎倚山屋。霜痕半印麋與鹿。水寒溪澗凍不上。瀑泉雲中自連續。連連續續銜石花。半帶殘水下空谷。何時解落瓢共笠。抱月其間伴鷗宿。

觀燈歌分韵得花字

明河欲墮天沉溟。湘簾月冷竹枝清。入門疑坐琉璃界。滿臺亂插芙容屏。風流我愛張大夫。夜深不問城上烏。鸕杓香浮紅琥珀。龍膏光映碧糢糊。使君謫下飛天仙。手揮如意獨翩翩。五色卿雲走筆底。百斛驪珠瀉錦箋。奇文自足掩星辰。妙歌何用驚落塵。況有高堂座上客。擊筑吹簫盡酒人。人生得酒即丹砂。不須石髓與胡麻。吾醉欲扶雙屐去。方知轉眼是空花。

送項東鰲華亭奉　召北上

潘岳宰河陽。但栽一縣花。葛洪乞勾漏。但煉千年砂。何如矦下車。敎吾以桑麻。桑麻雨綠田膴膴。犢兒晝眠雉媒舞。簾卷香清靜撫琴。雀鳴吏隱松陰午。里巷疊絃歌。江亭偃旗鼓。璽書不可留。揚帆度前浦。楓葉滿桑林。芙容映秋塢。父老拜雙旌。陳辭亦良苦。君不

見西北徵兵似蝟毛。東南催賦如猛虎。安得三年杜母與召父。項明府。

代贈張瑤宇醫士

吾聞上池有仙客。池頭杏花紅欲滴。識君曾及春暖初。柳眼窺青酒痕白。錦絃瑤瑟堦下羅。拂衣且舞還且歌。九衢車馬忽散去。尚有紫氣蟠城阿。別君念君猶未已。肘後青囊抑何美。刀圭一七齒間入。項刻教人白骨起。人前不作媕阿態。兩髩蕭蕭碧於黛。家家虛左掃門境。塵寰却有眞人在。市中一夜丹鼎開。神錢子母皆飛來。今朝秀色異昨日。高冠長袖雲霞裁。吾已策馬燕山路。思君不見烟樹暮。尺書遙寄到吳天。驛騎無梅見相慕。

山居漫興

西風捲出山雲寒。雲端瀑飛如急湍。此時殘楓碎於錦。但坐溪閣吟且看。閣中硯凍筆花冷。捲簾密雲盤朱闌。擁裘撥花酌新酒。不堪著爾竹葉冠。細焚旃檀篆烟白。宿灰露火紅若丹。長安塵沙撲馬足。笑他奔走空辛酸。不如高枕聽山鳥。只愁壺燥詩腸乾。

贈人作

人間十九倚塵堵。五濁紛紛不堪數。隙中駒馬闘是非。誰向清宵夢長古。羡君策足踏烟雲。嶺頭笙隺遙相聞。醉鄉遨遊日復日。醒來落花滿雙膝。世事齷齪不足言。且須一夜傾千石。碧天秋月君為心。洞庭夢澤吐且吞。浣盡斗餘俗子腸。松前箕踞彈瑤琴。墨池雨晴蕉葉綠。咫尺市頭如空谷。簷阿棋韵響丁丁。散入東窗一林竹。有樂如此亦足矣。此心莫向江頭洗。吾心亦自空無塵。同摘芙容看秋水。

題璩君瑕書

與可寫竹枝。日覩寫葡萄。半與書法通。落筆風蕭蕭。仲玉之書多晉骨。雨窗幻出青山色。仔細看來不是山。却是南宮米顛筆。

禱雨歌

乙丑六月苦旱。因畫烟圖于扇。并係之詩。令日、搖動。以志招雨之意。為祈禱云爾。

河伯初遁旱魃舞。草木生烟炙焦土。太湖泥燥坼龜文。朱雀縱橫射玄武。安得上帝誅嬾龍。血腥釀作山

雨濃野人高臥天柱峰細看膏沐生青松

沈園與諸生讀書作

沈郎城邊有荒圃九分池塘一分土年來摧盡百花枝惟有垂楊秀楚楚吾從春風掃屋坐茗碗薰鑪與茶磨但將池水作藩籬橋斷那容俗兒過十二時中何所爲洗竹澆花是功課諸生莫向堦前行白鳥驚飛碧苔破

坐孫世聲藤花石上以贈行扇索詩爲賦短歌枯韵者趙子尊朱孟博李茂洪楊茂遠也

秋江之水如苔綠白葦黃蘆橋數曲棹頭蹲坐相須拏驚起鴛鴦與屬玉峭帆擊鼓浪拍空鼓聲蓬聲俱飽風有客大醉笑歌去只在金焦烟樹中樹中烟消露山色紫翠空青馬頭織白門露落烏亂啼朱樓月冷知相憶相憶故人金屈卮琵琶凄咽宜不宜梧桐颯沓井欄靜板門嘶斷黃金羈登高弔古方及暮吹簫更上桃葉渡六朝金粉春夢殘寒烏聲聲問前路孫郎鵲冠復鹿裘傲骨那肯干諸侯誰將三十禿斑管却以風流王謝收年來余絕遠遊輿雙屐付君君

濟勝他時同到三山巔五岳圖文好磨鏡

林元裕病起捉筆爲短歌贈之

皇甫書淫枕六籍起自高眠一黃石夜深竹影撩窗紗燈火熒熒照人碧無心問醉鄉終日墮詩癖半年捫腹向北窗起來月白秋楓赤門前寂寂車馬稀誰人投爾連城璧惟有一束芙容花零亂疎枝落湘席

盛伯靈以東京應召

人生不向天涯走三尺鬚眉亦何有裳頭裹足懶出門男子纓冠化爲婦吳中壯士多寂寥要離墓上風蕭蕭仰天慷慨不敢問英雄氣咽刀環凋千古風流誰斷此搜盡菰蘆見夫子白熊叫嘯青虎啼君之扼之如狐豕昔年負矢經遠遊布衣且折東諸矦談禪未了復談劒高堂抱劒眠糟丘今日逢君又離別滿路桃花擁車轍長亭舊驛不見人細雨垂楊啼百舌君之去矣年復年春風吹綠京東田此去歸來賜酒泉

壽詹郡矦三月誕辰

春風吹動海門潮鮫宮珠媚珊瑚嬌安期手拍綠玉

板雙成奏出金雲璈翩翩前爲君矦壽擘麟炙鳳東方桃君矦軒然進三酌鸕鷀之杯鸚鵡爵堂上垂簾庭艸青氷弦再鼓松筠薄君矦爲政卓無前誰爲渤海誰潁川雙魚珮響隼旗飜始知陸地多神仙仙期况當春季月海棠垂絲柳垂葉燕子倉庚貼地飛滿路桃花擁車轍行車隨處問農桑前騎竹馬後壺槳願祝君矦百千壽春風歲歲紫霞觴

舟中夜飲顧伯大擁周妓忽墮水中浮沉飯頃始得登舟漫題此以戲之

昔日周郎忽墮水浪紋破碎鴛鴦起紅綃半卷如殘霞曲聲猶在芙蓉裏顧生無端醉上船張拳欲打水底天君非李白之叫嘯何以跳躑如飛仙不如歸去抱甕坐莫向江魚腹內眠

壽項華亭東鰲

括蒼之巔多醴泉中有大令稱神仙胸中盤礴千里之雲夢舌端紛吐十丈之青蓮雙鳧玉舄飛翩翩非飛巴蜀令雲間雲間竹馬羅郊原拜祝明府多致言自言昔日水旱苦朱雀縱横射玄武福星一夜臨東

吳。鴻鴈嗷嗷翔樂土。潢池水清劒不腥。百里旗亭靜
鳴鼓。千村萬巷社酒香。醉來擊壤追羲皇。麥雲初秋
栢枝煖。家家誦讀兼農桑。太平如海問誰賜。有腳陽
春項矦是。四月欣逢壽域開。琉璃杯泛霞光紫。考鼉
鼓。炙鳳笙。赤松黃石董雙成。白雲之曲歌長生。河陽
滿縣花正明。清和棠樹啼新鶯。君矦樂矣康且寧。手
招黃雀下華亭。銀驄鐵豸聲泠泠。星幡寶幢兮。負璽
書而朝帝京。印金如斗肘後橫。御扆歲歲題榮名。

夜飲蘆花灘歌

蘆花作主我作客。蘆花點頭我拍膝。白鷗喞住綠簑
衣。使我欲行行不得。我醉欲倩蘆花扶。蘆花太懶可
奈何。不如呼出青天月。大家躍入金葫蘆。

何士抑老師南游短歌奉送

秋水冉冉雲滿谷。叢桂繽紛飛萬斛。丈夫趁此宜壯
游。人生相聚豈麋鹿。道旁半熟棗與梨。餉筐雜沓村
墟。提農家聲入棹歌裏。夕陽茅屋施殘霓。山市下車
初及燭。雞鳴馬槽桑樹綠。行行望見城上宮。紫翠飛
來何陸續。弔古還登李白臺。吾師不減青蓮才。題詩

潑墨鳳皇石。風風雨雨生蒼苔。人家丘園籠橘柚。杯底泉流吟蟋蟀。六朝金粉不見人。衰艸凄凄沒雙膝。幸有綵筆吐詞源。相逢騷客能卮言。白門紅板鳥啼夕。他日歸來知夢奪。

清明日馬鞍山遇故人佛占禪兄

人生莫走清明路。路頭半是英雄墓。鬖鬖春艸短于蒿。日落牛羊樹根坐。牛羊兩兩去復來。酒杯空瀝山之苔。斷碣糢糊不能讀。龍書龜紐何爲哉。吾亦行吟重嘆息。忽遇高僧石間出。拂袖相看隱姓名。詩篇曾向當年得。嘆余羈棲一蒯緱。有夢半落青山秋。破笠枯藤未能遁。老猿瘦雀峰巔求。一日一日還一歲。泡大乾坤豈容佳。何如擔却肩上雲。笑入巖花不知處。

贈林元裕詞丈郁季雅喝韵

北海信大兒。德祖復小兒。兩君千古風流盡。誰欲雙柑斗酒聽黃鸝。當年十五不見月。出門欲走足如刖。幸有西林元裕吾黨人。同來呼月雲方闕。夜涼漏箭聲丁東。燭花弄暈高堂中。床頭濁醪膩如乳。況有詞客初相逢。羨君不作九州伯。羨君不逐五湖客。獄底

曾埋星斗文。排霧冲天完六翮。六翮尚有眞丈夫。彌天之網何爲乎。落筆千言走風雨。芙蓉赤鍔雙昆吾。往往令余神欲奪。竹林蓮社推賢達。乾坤雖大如藕孔。不如家醉後鼻息窓更潤。鼻息能射糟丘寒。酒闌禿頂不着冠。洒然香清酒眼熱。爲若推氈眠蒲團。

贈崑山王少白夢隺歌

君不見鷺在梁。日食魚腦蝦蟆肪。腸羶舌垢骨不香。有隺有隺何清涼。自歌自舞如人長。如人長。化爲鷺。投入王郎夢中啄清露頂相紅。翅毛薄。雪中一點桃花落。口啣太上赤霄書。騎君游覔入君幕巳矣乎。髮巳禿。日月兩九共一轂。月月送汝三十幅。何不從我山之南山之北。先生百拜謝隺奴。須臾隺去雲模糊。雲模糊。不可呼。北斗柄折海水枯。

秋日過孫山人山居題山居夜雪圖

一夜雪花幾十丈。小者如絮大者掌。環戶春蟲蟄不鳴。狐狸夜宿枯枝響。先生高臥嬾于人。隱几篝燈披隺氅。梅花帶月貯膽瓶。捉麈拂書自俯仰。此人疑是於陵。君如何掇入圖中像。秋暑灼余對此人。清風穆

如雲莽莽

彥平社兄以端午歸戲作歌以贈之書於文度畫扇之左

彥平峭帆欲歸去文度爲寫米家樹秀水從來無片山此山還是九峰處峰頭月出尚可呼君乃笑踏鴛鴦湖揭甕新開麥青酒剪刀細劚灘邊蒲蒲花初白葵花紫撩簷點點雙燕子懸門絡索半桃枝入夏風光從此始老親醉倚藤下棚君試過訪秋潭僧眉公歸後衡門閉棹入湖中樓未曾樓當楊柳秀楚楚堪作清風消夏塢莫老是鄉須早來休畏內家如艾虎

朱明初麗歌壽項邑矦

括蒼之山南明水峰巒削出芙蓉紫聞有眞人住其中上騎黃鵠下朱鯉清風吹送到華亭忽見東風懸歲星案前拄笏九三近隔簾峰泖當門青兩年水旱太無賴有明明項矦在絃誦聲傳里井中農桑綠遍郊墟外君矦端冕坐琴堂一片水心秋月光桃李紛紛滿潘縣人言疑是錦河陽河陽正屬朱明麗竹粉生衣蘭吐蕙此日壺中景最長鶯雛燕子啼芳樹

紫芝之曲白雲謠。金管銀璈碧玉簫。笑進南山千石酒。丹頤赤輔仙王喬。王喬雙舃生羽翰。還看鳧舉飛天半。金貂銕豸五色驄。千秋長侍明光殿。

賀袁振南得子

昨夜長庚落如石。光芒射地馬驚櫪。團團已作五色紋。飜身便踞獅王窟。奮毛張牙氣食虎。將種從來自能武。他年攀矢射天狼。桃花酒酹燕山左。

壽李隗翁括蒼守

吾聞括蒼三百里。秀壠長岡繞溪沚。巍乎高哉十萬八千丈。上界晴明下雷雨。道經品第十洞天。蔓岫枝峰散成綺。雪瀑攀飛。翠崖削起。瑤草琪花垂石蘂。挂笏此中亦足矣。昔者太守李北海李陽冰。文章吏治推雙美。公來守郡仍姓李。下車老穉生歡喜。丞相茵尚書履。其門如市。公心如水。政聲冠冕東諸侯。風雅詠歌南二始。堂開燕喜秋光新。詞出步虛雲氣紫。玄隺可呼。青芝可餌。洗髓伐毛聳修耳。眼前屬吏拜稱觴。盡是玉皇香案吏。仙人榜上注仙名。奇山付與奇男子。

楊孝子詩（有序）

肅廟時以諫死者有兩楊先生忠愍公與抑齋公是也忠愍之子以遺詔恤錄有聞于時而懋延君先抑齋公絕食死故獨里人痛悼之而天下士大夫猶罕傳其事君之子孝廉忠裕上書於朝將以次表其忠孝大節以示天下之爲人臣子者儒野史也是爲短歌志之

男兒何必封公侯但願名節垂千秋鬚眉不挂人間羞況肯消歇沉蒿丘立朝喑啞關其口無乃纓冠化爲婦黃門簪貂獨鳳鳴白日羣羊怖獅吼叩閽竟無聞含沙暗相射　天子好長生求芝向山澤巉崖罥葛不可梯毒霧霾烟猿夜啼腰鐮負鍤心栖栖有藥莫獻空傷悲空傷悲絕粒死忠孝名照青史彼讒者誰乃如此七尺之顙豈無泚嗟哉紛紛狐與豕君不見楊孝子

題石門採芝圖

裘之鹿兮冠之雀挑筈峰頭採紅藥解衣長嘯天風寒白雲滿袖何盤礴碧瞳熒熒如少年醉來亂以松

花嚼。仰見高枝挂兎絲。拍上王喬一雙寉。

贈筆工

舊聞宣州諸葛筆。曾入東坡讀書室。白頭瘴海賦歸與。預書四喜言渠渠。已知識字憂患始。筆固我讎何必爾。銜香法酒龍團茶。後人用意卽可加。宣州絕藝那復有。莫恠當年比瓊玖。蔣生名字亞老馮。今代鍾王稱賞同。管城一泒在茗水。日費山中兎千趾。善書可使聲價都。坐進此道誠師模。後來紛紛揮翰手。蔣生縛筆連夜晝。漁陽老子墨遺香。蘭石之言慎勿忘。

壽周水亭先生五十

林底君有十五月。床頭君有十千酒。叢桂滿窗花滿畦。亭中兀坐逃名叟。蔗境不受人世甘。蒲團袖却天孫手。羣見婿嫁五岳在。笑他禽尚空奔走。止是清秋一放船。紫萸黃菊當重九。

盤花歌酬王季重

使君寄我盤花詩。夜靜微聞花嘆息。強項難教易擾馴。折腰轉徙同遷謫。拘束東皇不自由。却使花神困資格。解粘釋縛是何時。且與先生伴花癖。招以小山

之叢桂。嗽以佐池之綺石。鈴索無煩特護持。剪刀未許輕攀摘。紙窗茅屋有名姝。細雨清風無暴客。君不見長安街頭春可惜。兩肩桃李如薪積。徧走王孫及內家。論短論長無定額。賞花人少賣花多。擔出都門半狼籍。

余久不見山亭兄。以午月八日入城。偶移棹白石山。山亭解壁間李茂承子久山水索題。茂承畫。已酷得子久生韻。不復更添一語。惟著吾輩畫中出處耳。

君入城來。吾入山去。久不入城如生客。遇一入山如久住。何當載筆到艸堂。堂前看我新栽樹。籬落疎疎秋葉黃。草堂只在寒雲處。

題漱松齋贈天台松雪上人

老松作墻笋作瓦。道人來自天台者。不貪黃精不劚苓。張口如箕坐松下。一片松濤勝古冰。細咀飽嚼風稜稜。吾將礪齒齒已坼。只恐松枯化爲石。

題沈孝子廬後落雲石

沈道人。曾割股。還將割股刀。刊木復刊土。土中得石

何玲瓏。石根落地雲菁葱。鞭石石不行。掃雲雲不去。祥烏馴兎繞其旁。此是孝沈盧墓處。

蒼雪庵芷匡雲三衲結夏白石山房打松子爲爨歌以紀之二首

東佘結夏僧。竟日茶聲死。携錫入深山。登松打松子。松子敲來常數百。半穉飛花半空核。活火新泉發異香。相對煑茶兼煑石。咫尺松烟迷不見。但具竹爐無羽扇。明朝更上碧峰頭。拾取雀翎三四片。

其二

山坳古井光如雪。焚枯垂盡勞薪折。肩橫拐杖入山中。挑取花籃雙串纈。一打常數升。再打常數斗。不風不雨松子飛。鼯鼠驚啼麏兎走。薪貴炊松子。米貴掘茯苓。長頸葫蘆折脚鐺。不如醉髡眠酒甖。

雲間洞歌爲杜弢武將軍作

隴西白日大風起。風吹沙浪如江水。馬蹄簇簇行沙裏。對面相逢不聞語。有時一夕常數徙。有時百戰常千里。渴飲血兮寒墮指。眼有鐵兮齦無齒。男兒報國應如此。縛取胡兒獻　天子。天子傳宣賜彤矢。上將

貂冠衆金綺玉繫腰章珠綴履邊陲化作鳴珂里鳴珂里石爲壘洞口閑雲飛復止學道請從今日始赤松教人能不死

壽金沙馮母尹孺人九十子玄谷先生七十

漢遣使者經城東見一女子笞老翁老翁顏童髮如雪跽而拜杖言蹇拙使者怪之問阿誰女云此是妾生兒妾遇神仙傳至道敎我餌藥顏常少是兒得藥性懶餐日月荏冉垂衰殘我故責之恚且怒唯唯受笞不敢怨聞此異人入華山那知今復在人間馮家母子多隱德合壽共百有六十四世曾玄繞膝圍紛吹玉笛彈金徽母進酒兮兒起舞不飲大丹力如虎

春行贈人

拂曙挂帆行帆短三四幅花如醉客紅蒲如僧髮綠載風載雨令人愁且啼且止飛雙鳩須臾日射霞脚出山高露出松杉頭松杉中君可住石床雲寒猿歸去新斫笋蔬有餘味

大名穆中翰游江南玄宰寫贈山水爲題短歌

東去岱五百里西去嵩五百里家在中央亦足矣今

年復作江南游往返一萬二千里其師贈之佳山水素綃白日風霆起目中眞可吞餘子穆內史君游畫中何日止布襪青鞋從此始

會葬馮開之祭酒于西湖之上

素車磷磷斷橋路路直如弦樹回互歌聲哭聲秋水中南北峰高罨黃霧生徒四散賓客稀絮酒無漿肉無狐短竹蕭蕭不掩門活虎翻來守其墓世情悠悠那得知窺人冷眼白鷺絲

護松篇 有序

支硎山有晉松三十餘章傳爲支遁所裁高可巢鶴大可蔽牛土人腰斧入山賴趙凡夫護之射書關使君馬仲良捐俸買脫戴樹築石爲古公壇葛震父諸君皆有歌余因作

羣松合抱支硎側十里濃陰半山黑村翁記松不記年依稀傳是支公植支公曾向松之下調隺調鷹復調馬皮皺甲蛻化髯龍誰知復有屠龍者使君買松欲製亭烟姿霜幹仍青青一朝頓脫傖父兀要知樹老多精靈夜靜空林覺人語大松小松共爾汝願以

長生報使君。結得茯苓如斗許。

送黃仲石歸隱歌

冥鴻入高天。霜月射殘柳。攀挽征車前。黃童兼白首。賢哉子大夫。佐郡已良久。分縮三邑符。霹靂神明手。海不波。禾不莠。人歌叔度來何後。使者方騰奏最書。君何爲兮解其綬。小兒當年强折腰。英雄今日眞回首。吁嗟乎。呵嚬爲我榮。手板爲我醜。唯唯諾諾違我心。戰戰兢兢掣我肘。虎爭殿上龍戰田。玄黃堅白難爲剖。此時避世亦哭世。此時杜門亦杜口。道德何人似木雞。功名到底皆芻狗。狐狸有窟亂縱橫。烏兎無繩繫飛走。歸去來。山中藏書數萬卷。山中種松數千畝。骨肉喜團欒。兄弟自師友。老樹挂瓢笠。清泉洗樽缶。竹院閑茶無漏禪。花源且釀長生酒。酒後醉呼黃石公。留矦孺子今知否。

雪中

酸風射人雪初起。忽逢衲者是誰子。大叫驚我凍雀低。傞傞松竹頓時齊。前扶短筇後扶酒。轉入空亭手擕手。飽看梅花又看雪。春來登山眞一絕。

女俠歌

阿濤詩句當筵寫。風流放誕臨卭寡。寄書紅線去如飛。辭家木蘭初上馬。如姬夜抱兵符來。西子五湖船正開。帳中歌起虞兮埋。公孫大娘登劒臺。楊家兒逐李郎走。錦繖英雄印如斗。河陽公主十萬軍。蠕蠕夫人射鵰手。

漁父詞

胸中不著名與利。蓬髮半枕簑衣睡。夢寬之內無風波。任他飄入蘆花去。三更雁呌秋雲凉。初月依微挂枯樹。起來不喚睡人醒。鐵笛一聲天欲曙。

徐朗倩以癸丑六月三日。舉子於酉時。七夕彌月後。始渡太湖。來報諸客。客飲酒賀之。余贈以歌。

徐郎歸家何欝葱。門楣返照光曈曨。庚方月出弦初弓。家人驚喜新得雄。紫騮馬。齒如雪。披耳分騣生鬣鐵。六月產駒眞汗血。玉猤猊。塗朱口。落地便作河東吼。此兒類父全類母。徐郎笑。還拍手。爲君醉飲長生酒。酒未酣。萬事足。去年男女猶未卜。今年七月彌月過。渡河有牛兼有犢。

太湖采蓴二首

洞庭山下西風起只解家家取菰米鄒郎好詩復好奇撑出太湖風浪裏湖中采蓴自今始蓴絲翠滴蓴氷紫湘之芼之曰西子飲之食之曰園綺未許屠門大嚼兒輕向蓴羹浪染指父老一喜還一憂伊誰指動江南秋將無此味傳薊州采蓴采茶如虎丘眉公大笑君勿慮說着蓴鱸勸歸去季鷹死後無步兵當路何人曾下箸

其二

東晉歷今二千年太湖始蓴豈其然湖濱飲啄無清緣有蓴多化寒雲烟終日打魚兼打鳥紫蓴彌望如青草鄒郎一手得蓴絲絲脆葉肥秋未老吳兒自負吳兒豪太平沃土人陶陶魚船竹肉聲嘈嘈蓴菜何能饜汝曹

峩眉行 有序

丁卯六月關中憨世蜀中扈芷訪余白石山居熱如炊甑扈公極談三峩之勝不覺倚枕假寐夢游大峩頂奇寒入骨有唐孫真人與兩尊宿

煑黃獨啖余而夢已覺矣急起作歌記之筆底
凄清似尚有氷雪在

峩眉高無尺幅穿夷界走入蜀雷洞腥龍所族投彝履霹靂逐兜羅綿雲洞底生勃勃蓬蓬布巖谷雜花異色非人間數尺蒼苔挂松竹八十四盤到大峩峩頂僧居木皮屋總中遠鷲雪不消指點分明是西竺須臾變幻攝身光五彩重輪內如玉峰巒草樹增鮮姸對影隨形照眉目風吹霧散一光圓清現最奇逢者福六月嚴寒擁毳裘老氷凍汁炊難熟忽見孫恩邈又見普賢辟支兩尊宿摩我頂捫我腹招我鐵臼旁邊煑黃獨覺來暑氣殊可憎空憶峩眉夢中綠萬丈雪千年氷恨不且嚼且歌還且浴

義姑行

有雛有雛六歲而孤無怙無恃如委道塗張氏垂絕可奈何可奈何義哉姑處子不嫁之死靡他不願爲鳳凰翺翔井邊梧不願爲鴛鴦游戲水中蒲但願雛長成身作白頭烏青春逝清夜徂抱兒子淚血枯爾寒我襦爾饑我餔授爾句讀愛爾髮膚娶婦生兒美

且都孤兒活不知無母室女老不知有夫險哉一縷千鈞扶程嬰李善何難乎吁嗟兮巾幗男子粉黛妖狐汝獨不聞桂林張義姑

記夢歌

有女挍書林天素絕代姿容美無度贈別汪郎半幅綃楊柳寫枝猶帶露汪郎遙憶心茫茫夢游縹緲虛無鄉溪山窈窕連雲第松竹紛披聽雪堂堂中主人額手賀甚風吹送高軒過書畫琴尊列四隅忽見雙鬟簾底坐縞衣翠帶藐姑仙飄搖冉冉欲近前汪郎却立難造次眼波挑處生幽妍笑指侍兒曾掌記倩郎爲我覓佳婿須臾主出迎外賓侍兒拈扇身斜倚諦觀團扇多畫圖問之此是林所摹慕林才色不得見得見妙蹟如醍醐汪郎出贈生綃柳侍兒展玩頻搖手攜似美人休棄捐懷袖從他柳生肘拂拭錦箋抽繰毫題詩豈學細推敲汪郎方擬同酬和主人竹肉聲嘈嘈倏忽回頭竟何去夢後空留夢邊句小殿銀缸對短檠疎星淡月無尋處是耶非耶一片雲清心玉瑩更能文將無天素愁郎變幻出神姿來試君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著

詩

五言律

聞蟬五首

長空未寫雁。菀柳忽驚蟬。爲汝機緘動。因悲物候遷。
清言恣吞吐。曲木豈求全。落落孤騫意。終歸解脫禪。

其二

避囂聲未挫。抗俗氣還疎。志士不濁飲。仙人好高居。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著

詩

五言律

聞蟬五首

長空未寫雁。菀柳忽驚蟬。爲汝機緘動。因悲物候遷。
清言恣吞吐。曲木豈求全。落落孤騫意。終歸解脫禪。

其二

避囂聲未挫。抗俗氣還疎。志士不濁飲。仙人好高居。

北窗種柳後。南郭據梧餘。喧寂何分別。吾將付子虛。

其三

膝上乍停琴。誰將懷好音。空山轉孤寂。秋氣忽蕭森。
噲爾蘇門嘯。依然楚澤吟。終當爲清死。黃雀豈知心。

其四

爾性本隱約。爾鳴殊未休。神清百花露。聲落萬山秋。
不食竟何慕。多聞如有求。哲哉棄瓢者。洗耳向東流。

其五

乾坤一轉丸。處熱却知寒。歌嘯有玄解。清虛非素餐。
已稱丈人行。恐學小兒彈。縱汝長松裏。蕭蕭托羽翰。

謝天台僧寄杖

落落枯藤杖。支余獨上臺。愛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
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莫教龍化去。辛苦自天台。

道院作

步步穿危磴。烟蘿引蔓長。竹深山瓦綠。松古羽衣香。
睡雀冲人舞。幽泉帶雪嘗。因茲閑領略。杖底忽斜陽。

佘山訪吳玄鐵

結茆當獨樹。開戶見他山。有客此高臥。從僧得共攀。

小橋村市酒。歸鳥夕陽灣。醉倚燈前咲。芒鞋半蘚班。

讀書作

疏泉石罅下。雨餘亦潺湲。巖戶靜以止。澗花寒且閑。
讀書恥中古。絕欲居名山。鸞皇泛青漢。弋者詎能攀。

贈瞿彌兄弟讀書天馬

馬白草無賴。山青柳不如。人當踏歌日。君讀閉門書。
啼鳥衆公據。飛花奏子虛。眼中春老矣。渺渺獨愁予。

倚韵答葛震甫

知希覺我貴。身隱又焉文。到此日復日。坐來雲更雲。
樵青人不見。啼碧鳥初聞。送客尋常事。出山端爲君。

山居

數日偃書臥。開門涼滿溪。飯僧桐樹下。放隺竹林西。
潛見師龍德。陰晴卜鳥啼。冥心管寧榻。似許物情齊。

春游採樵字四首

咫尺旗亭外。春光特地驕。十千錢貫酒。三五女吹簫。
柳爲鶯虛席。花留燕採樵。無愁春路遠。如翰馬新調。

其二

生來怕春色。春已十分驕。花笑文君黛。鶯吹弄玉簫。

當壚挑過客。游騎問歸樵。後院焚香待。清歌子夜調。

其三

春霽雪初消。山中狐兎驕。朝鳴白羽箭。夜宿紫鸞簫。
起舞謝公子。行歌笑老樵。如何五陵俠。情性少能調。

其四

白帢杏黃綃。垂鞭馬上驕。千金赴急難。數日不吹簫。
花下斟沽酒。松邊雜坐樵。留人有啼鳥。珠彈莫輕調。

求仲過訪山中賦贈

我亦無如我。卿應自愛卿。雲霞滋木食。風雨感花刑。
獨坐歌山鬼。訛言付墨兵。近來蝴蝶懶。未肯花莊生。

納凉

六月驕陽伏。凄清似蚤秋。調笙添火炙。行藥帶雲收。
竹限曦光薄。松藏人語幽。笑予非釣叟。亦擬着羊裘。

虎丘詩人葛實甫兄弟唱和。極得正始之音。將詣
都門。訪予言別。訂詩梅花樹下。賦此送之三首

春淺復春寒。山坳雪未乾。客來訪田舍。我爲罷漁竿。
開並梅花下。細將詩草刪。莫愁收價晩。名俠在長安。

其二

客路減春寒。霜晴野燒乾。別時難上馬。何日共垂竿。
茆屋晝長閑。藥欄春不刪。可無書一紙。問汝竹平安。

其三

淹倒鹿裘寒。探梅草未乾。拈花先命酒。釣雪戲投竿。
客去鳥聲碎。山高屐齒刪。不辭松底臥。一任老袁安。

宿越凡夫山莊

種花先種藥。買山先買泉。泉流茶灶下。藥繞竹谿間。
冉篆供清秘。禽魚入戲禪。相看不忍別。松月共床眠。

送范長康之易州

秋色正淒清。寧親向北平。黃河霜後月。紅樹驛邊城。
馬瘦官銜近。雞鳴關吏迎。灤魚兼易酒。鄉夢不須爭。

壽王思槐六十時臘月十七日

十七傳來帖。時逢快雪晴。墻東眞避世。緱嶺獨吹笙。
酒帶梅花灩。人看玉樹清。高城聽臘鼓。小歲賀嘉平。

東洞庭翠峰山居結夏

激湍飛作雨。獨樹偃爲梁。雞犬有傲色。炊烟多異香。
清陰終日綠。秋葉幾時黃。擬住重陽後。還分橘柚霜。

和萬寅臺見訪韵

山高限湖色。松密浮雲光。三里見殘寺。一泉來上方。
連林新果熟。古井幽花香。谷口君歸後。終朝閉草堂。

同辰玉過澹圃四首

吾將老是鄉。十畝種瓜場。竹塢涼陰嫩。蓮房膩粉香。
微風初下葉。秋思在空廊。恠石門前臥。何人叱作羊。

其二

解帶入幽叢。微涼下井桐。誰爲起予者。取次得君同。
雀乳槐花雨。魚唅稻葉風。琴尊不覺暮。歸路玉繩東。

其三

不定池花影。纖纖弄曉晴。綠蘿交蔓處。紅雪隔簾明。
暈帶芙蓉醉。叢翻藻荇清。朱顏能並否。顧髩覺秋生。

其四

轉徑入花溪。風光似瀼西。桐花垂覆局。禾浪罷耕犂。
老雀解迎客。殘蕉不礙題。居然漢陰丈。高臥水邊畦。

贈山中人

幽棲一水涯。道貌似無懷。松以竹籬出。花將草木埋。
支床惟藥臼。挂壁有芒鞋。何必窮名姓。如卿亦自佳。

春游

平明挾彈出。桃李徑紆斜。粉蝶迷山寺。紅亭隔酒家。

長嘶金勒馬。小駐璧人車。有女乘雙屐。門前獨浣紗。

望雨

考室就閑矌。非關慕遯肥。娟娟北窗竹。采采西山薇。

蟬噪晚逾急。雲輕秋始飛。何當三尺雨。綠我釣魚磯。

花船

買花載花回。船底見花開。紅豔水浮去。香光烟帶來。

推篷防蒂損。粘土帖根栽。栩栩雙蝴蝶。迎風莫浪猜。

和辰玉韵贈曹以新移居吳門四首

落日照城闕。衡門燕雀時。名成大人後。心共老農期。

明月桃花塢。春風楊柳枝。年來有佳句。曾否弔鴟夷。

其二

白髮挾吳鈎。吳門好避佚。一編分蠹食。半畝老菟裘。

灌木鄰家雨。蓬蒿土室秋。舊交零落盡。誰復問曹丘。

其三

夜雨漸流澌。空山蘭蕙時。一燈高士傳。四壁古人碑。

白帢眠春樹。青菰接晚炊。重來應止宿。不負草堂期。

其四

市井稱臣倦。風塵謝客初。蕭然楊子宅。老矣槖駝書。
簾隱花間雀。苔侵雪後蔬。西山有僧至。猶惟敵關遲。

送僧

之子更何求。清霜不爲秋。山從悟後住。心向夙前休。
鳥宿懸崖樹。花明隔水樓。出門無遠近。一信杖藜頭。

壽梅山六十

布衣推任俠。長揖五侯尊。然諾黃金易。逍遙白髮新。
買書留教子。匣劍爲酬恩。老住青山裏。梅花合隱淪。

山居

況出樵人境。經營處士廬。簷峰花窈窕。潭樹寉清虛。
已愜買山志。仍焚誓墓書。襄陽有耆舊。擬爾樂何如。

送友北上

歲晏涉遠道。雄心伏莫邪。雞鳴問津吏。馬足任寒沙。
北地雖雨雪。春風多杏花。遙知京洛裏。文譽並張華。

倚韵酬戚不磷

生來負奇癖。老去厭多聞。草草水邊屋。層層巖際雲。
凉陰隨樹轉。清夢與樵分。百尺樓頭話。還留榻待君。

園居

問我園居好。行園君始知。月疑松少礙。雷覺石潛移。
欵寉知迎客。分蜂亦教兒。庭蕉初展葉。綠淨莫題詩。

蓮區上人過訪山居倚韻

雨氣生平楚。湖光寒不流。藤衣覆巖屋。雲竇見漁舟。
有衲清如水。無言淡似秋。悠然每獨往。得句碧山頭。

棲霞寺

入寺又聞鐘。窗懸前後峰。夕陽千佛嶺。秋雨六朝松。
劚藥見僧影。梯巖踏虎蹤。方愁登頓苦。從者贈孤笻。

寶劍

黃金裝寶玦。白玉琢文螭。結托豈無客。飛鳴定有時。
電光離匣走。生氣作龍悲。貧苦思售價。乾坤正可疑。

過宣房懷古二首

宵征不容晏。路出古徐東。堤樹一千里。村墟十九空。
防河芻比桂。乘據馬如龍。猶有蠲租詔。年年省故豐。

其二

莫信滄桑事。宣房尚禹功。奔流一折處。懸瀑兩涯同。
似鵲填何補。其魚歎不窮。斜陽帆外盡。彷彿漢行宮。

夜坐

山市暮燈白馬槽秋葉黃悲風笑深夜志士激中腸
寶劍空懸壁清歌欲下霜攬衣出庭際北斗已低昂

余瘧極中夢至西川萬松草堂中有名姬在馬聽其琴題詩而出眞異境也夢後詩一字不遺更奇

蔚然松桂處日直草堂開竹裏彈清瑟花間晒繡鞋
風開幽蕙性酒貼碧桃腮甚矣吾衰也寧辭一再來

壽周山亭

去山不數里經歲一登山無雪亦高臥非僧長閉關
苦吟推老手甘節變童顏衡宇雖相望龐公未可攀

送衲子叅雲棲

三載不出戶洗清塵土容心如曾面壁年似未髯松
乞食雪中路尋師湖上峰西風振鈴策颯颯虎行蹤

題陸君策畸埜

幽人開徑後卷石化名山巖戶轉如畫雲谿不記灣
簾疎花窈窕松冷寉高閑秖是詩僧至先生一啟關

舟行

蒹葭秋數里江色轉無窮老興吹長笛孤眠抱短桐

蘋香沙鳥醉月白釣絲空誰識蓬窗口逃名散髮翁

天馬山山居二首

託隱愜中年山廬枕墓田性慈疎釣弋骨傲薄神仙
花覆一雙寉松風十五絃有僧南岳至永夜共安禪

其二

何方理釣竿恰恰暮潮寛楊柳欹崩岸芙容塘遠灘
一年催老易中道覺交難深雪梅花下重來話歲寒

入山

次第渡花津山花點葛巾緣崖折屐齒覔澗洗衣塵
迷路山翁笑爭途牧豎嗔艸根相坐語景物一評論

摘花

鬬草回芳陌提筐上鏡臺親經纖手摘猶勝擔頭開
小艷分簪帶交花莫剪裁殷勤護顏色留取小姑來

送曹周翰北上

高義薄雲天君名到處傳格孤憎俗近才老怕人憐
孝友亦爲政文章別有權感時多慷慨清淚不勝彈

初夏同諸兄弟看花集酌顧中翰東園分韵得花
字

斟杯當淑景。移席就名花。漾白看飛雪。搖紅散落霞。
醉鄉喜無稅。酒畔即爲家。不覺青山暮。歸鳥下淺沙。

送李思紘太守解郡

借寇不可得。御李今何之。參差父老淚。零落柳花時。
直道三遭黜。清風百世師。心縈離別外。立馬故遲遲。

秋日山游夜宿僧房

土室秋如許。繩床夢亦輕。竹深多刻句。花亂不知名。
一鉢青菰飯。半窗黃葉聲。鐘殘午齋後。馴雀遶人行。

同印空夜坐憑虛閣時徐澤夫君賓兄弟在

人在鐘聲上。僧棲暮色邊。松枝高士麈。貝葉梵王言。
木落如飛鳥。山平疑淡烟。燈殘揮手去。曳杖聽流泉。

寄寄園

買得城隅圃。新題寄寄園。水扉青槿抱。板屋白茅纏。
經受蠻僧譯。風傳野老言。何時解瓢笠。借此負朝暄。

寄王辰玉

明月在高樹。遶庭歌考槃。谷風自容與。古調太清寒。
念予令人遠。勞心及夜闌。平生不識路。何以夢長安。

游支山

支公不可見。空有支硎名。佛壁生陰火。僧厨臥酒罌。夕陽猶在屋。怍木半成瘦。惟有山前地。年年好種耕。

送郁太碧歸檇李

野火照積雪。枯氷粘渡船。此時游子夢。但與暮雲連。沙白鴛鴦凍。霜清湖水鮮。歸來解裝橐。棠棣有新篇。

薛伯起來自四明同太碧士端集林元裕齋中

勝客乘軒至。空庭雀欵扉。城烏寒自語。霜葉凍還飛。醉擊芙蓉劒。寒生薜茘衣。聚星傳太史。莫問故鄉非。

池上

之子狎蘭蓀。烟蕪抱水村。凫鷺乘雨出。楊柳向秋髠。月白人吹笛。山青鹿候門。惟餘詩草在。讀罷火猶溫。

園居二首

一自謝塵鞅。春風殊好顔。焚香觀夜氣。隱几夢青山。暝鳥已喧樹。門生爲啟關。日高桑蔭下。歌者正閑閑。

其二

花木滿城闕。先生一室寬。春衣風力弱。香草雪痕乾。中酒多唐突。投竿獲喜歡。何如行役者。僕僕望長安。

題友人泖居圖卷後

醉鄉容稅駕。草莽許爲臣。月佳劉伶鍤。花欹元亮巾。
文章成市道。帝里半山人。泖水清如許。伊誰解隱綸。

再送郁太碧歸檇李

紫玉龍髯麈。青蘿雀氅衣。登船揮手去。對月釣魚歸。
烟雨樓中酒。鴛鴦湖上磯。朝朝讀秋水。蔓挾浪花飛。

贈秋潭師

人與寒雲淡。身如秋葉輕。非關住禪寂。兼欲遣詩名。
蘿月辭潭影。松風遞茗聲。爲憐苔蘚碧。不敢下堦行。

園居

方朔饑欲死。淵明饑所駈。慚余飽藜藿。高枕臥菰蘆。
春雨生蝌蚪。池花凝燕雛。晚來風日好。信杖立斯須。

七月十五薦先淮雲寺因過達聞超塵精舍

石滑路回互。銜泥別院來。誅茆自何日。花木亦悠哉。
俊鶻迎風健。寒蜩着樹哀。重陽有高會。無過此登臺。

同蓮儒古水夜坐

欲眠翻更出。緩緩過溪灣。獨坐了無意。兩僧相對閑。
水光寒攝月。雲氣夜攢山。此際憐春急。柴門應未關。

壽何五泉六十

蕙帶芰荷裳。朱顏髮未霜。門辭長者轍。酒共少年塲。
有子皆鸞鷟。隨兄尚雁行。百年行樂徤。秋月藥欄香。

贈張愼伯

五岳歸來後。一燈趺坐時。長留翻貝月。重補看花詩。
積蘚生瘦鉢。殘蕉覆墨池。夕陽藤底望。白髮歲寒姿。

宮人鬬草

宮樹綰游絲。池風約髩枝。笑迎知種别。徑轉誤人疑。
翻袖各含態。遺芳如有思。還餘斷腸恨。消向鬬棊時。

山中采藥

種藥滿山坳。花開歲幾朝。提筐低覆葉。荷鍤細尋苗。
避虎穿崖去。逢猿隔澗招。長生如可學。甘老谷中樵。

戊午元日大雪

此日雪漫漫。人逢上瑞難。桃符迎歲始。梅信作花看。
臘酒清分艷。春幡巧耐寒。門前堆徑尺。先喜竹平安。

阻雨晚霽時宿龍潭驛

游氛已驅盡。晴色此時分。孤閣跏趺坐。勞車日夜聞。
江明雙鳥去。山夾亂流雲。吾意眞寥寂。空離人外羣。

望歲

淮北炊骸食。江東獨晏然。飛蝗渡河死。耕犢似人眠。
但問平安竹。無愁斥鹵田。歲星今在斗。吳越定逢年。

貧士

東皐未種苗。屋外草齊腰。謀食慚先訓。無言解客嘲。
茆茨緣瓠葉。土剉積桑條。短髮垂頭面。長歌擊壤謠。

送祉衲歸山房

草深門不見。藤密路如疑。正及山光暝。兼之月影欹。
流螢度溪冷。歸羽下林遲。谷口橋危處。孤筇好護持。

春游

楊花初似雪。遊女正如雲。鳥避丹青扇。春穠白練裙。
幽溪少人處。清唱有時聞。松桂簾櫳裡。泠泠香佩芬。

鍾賈山

桃花春水清。古寺不知名。佛壁生陰火。僧厨啼夜鼪。
夕陽猶在屋。恠木半支棚。留得山前地。年年好種耕。

初去城市屏跡讀書臺六首

尋常獨往處。牢落放歌時。村酒兩三酌。籬花四五枝。
瘦筇高過頂。破笠半遮眉。付與誰圖畫。題詩一詠之。

其二

臨竹居高麓。衡門枕大河。醉邊芳艸綠。夢裏古人多。
有理從他說。無腔儘自歌。伐檀洵云樂。其奈水清何。

其三

妻奴情識短。耕鑿土風淳。野栗啼新鵲。山花揷素巾。
難消方外樂。轉憶意中人。寂莫柴桑上。深居且自畊。

其四

野處簡人事。十旬門九開。簷楹山柘綠。籬落水風來。
苦雨無他意。悲吟多遠懷。因知柳下惠。不是近時才。

其五

問我山居好。山行君始知。偶從田父飲。失却老人期。
社甕浮香早。鱗炊得火遲。往來松徑熟。沉醉也無疑。

其六

雨晴山意好。谿鳥不停飛。過頂白藤杖。袒肩青芰衣。
朝看霞脚去。晚跨雪精歸。解下雙壺酒。鱸魚秋正肥。

贈周姬

性癖愛茆茨。嫣然絕代姿。芙蓉初日照。修竹緒風披。
俠骨師紅線。清心比素絲。抱箏斜倚月。子夜有新詞。

避暑

樹底息微躬。才容靜者通。終朝醉花露。無價賣松風。
采藥山中侶。註經河上公。往來不一里。隣金竹谿東。

山居春暮

笋味如蘭蕙。能令酒不閒。草分明白路。雲寫模糊山。
百舌鳥一轉。三家村共灣。欲招隣父飲。行樂未曾還。

泛泖

澄瀾流逈碧。針影挂浮圖。直合天半壁。疑分海一區。
登樓彌滉漾。鼓棹轉躊躇。爲問掘金鵲。能知泛綠蒲。

題贈

問妾家何處。家居近若耶。里多交讓木。庭吐合歡花。
山黛臨粧鏡。池紋泛綺霞。鴛鴦七十二。可以駐香車。

種秧

卜築欣已僻。爲農苦未精。衡門夜不閉。有日晝還扃。
塍雨鷺翻白。如雲秧浪青。客來村供少。慚愧鵲聲靈。

寄贈潘隱玄

世局半如夢。輸贏嬾與聞。斷杯思捉月。高枕笑浮雲。
清散眞高古。平安共此君。潘絲猶未雪。榔果尚堪云。

附五言排律

壽沈孺休六十

八詠樓非舊。千金賦自新。奇游多作客。諧謔類捜神。
碑板光前輩。雲霞領外臣。瘦腰寧示疾。覗舌豈愁貧。
老狎歌兒板。高延丞相茵。行裝留短鋏。歸計付勞薪。
屆壽當清暑。羣賢集令辰。藕花香不夜。松葉酒長春。
世以東方玩。名因北郭眞。綵衣能起舞。髡醉尚留賓。

賀蔡虛臺

忠惠開文胄。衣冠盛八閩。世家垂譜牒。吏牘邁儒紳。
江表資雄鎭。朝端借偉人。秩宗經制舊。軍幕節旄新。
晝省雞香在。牙兵燕寢陳。如山揮吏牘。酌水見天眞。
豻虎山中遁。鯨鯢海外馴。旌旗晴不卷。刀斗夜還屯。
蓼灑憂時淚。心期報國人。賑饑如已溺。施俸任家貧。
豹略饒樽俎。鴻詞握大鈞。桃谿沾化雨。菜色變陽春。
爲憲元猷壯。維藩晉錫頻。寀皆班岳牧。慈幄賁絲綸。
栢府台垣逼。松楸湛露均。纘戎揚祖烈。述作頌　皇
仁。象服重闈金。龍章五色句。錦堂懸日月。玉誥護星
辰。泉下迴偏照。天邊賜上珍。欝葱瞻隺表。慷慨却熊
綸。望擬中臺峻。儀還亞相隣。康矦騈寵澤。下吏仰清

塵。杖鉞臨南國。徵軺下北辰。尚書聽曳履。勳業畫麒麟。

偕父登山種種可笑詩以紀之

骨相非丘壑。心期在市闤。相邀物外賞。未解區中閑。濟勝原無具。探奇但閉關。臥游私藉口。逐伴強排顏。掩耳松濤下。攢眉瀑布間。青桐云可爨。紅藥敎全攀。躡蹬嗔雲氣。摩崖剔蘚班。澗紆愁斷玦。洞折厭連環。躑躅路岐路。逡巡灣復灣。藤交疑鬼谷。石立恐神姦。旣苦峯頭峻。兼防屐齒刪。童扶神偃蹇。樵引足蹣跚。噓喘聲相續。徬徨淚欲潸。行行如履薄。坦坦類投艱。餘勇人難賈。靈蹤帝亦慳。烟霞了不異。猿雀奈他頑。周覽未云畢。先期擬遁還。登山求捷徑。何似莫登山。

半研齋

磨劒叠成礪。支機不織襄。一朝侍君子。十襲比琳瑯。敲擊如浮磬。摩挲似弄璋。觚稜多滅沒。碑版未荒唐。鏗爾呼猿鉄。居然鈌兎光。剖開公主鏡。耕出壘兵莊。紫玉鐃刀銹。青泥滿石漿。驅塵粘蘚繡。劈理截松肪。製可三隅反。才堪一面當。支離存老骨。剖破見剛腸。

體貌猶遲重。規模本直方。澄泥非鄴瓦。履砥近周行。陶甓將同運。秦城或許償。凹心曾入譜。黥面亦封王。人琢原何益。天然勝未央。小兒曾破敵。大塊亦文章。百碎尚能補。微青安足傷。好摹右軍字。勿復較偏旁。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三終

3466155 v.3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著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

詩

七言律

元旦即事

歲朝雲物報新晴。簷柳芳菲囀曙鶯。老去種花扶後輩。閑來開卷認前生。何年救世佛出世。却笑無名公有名。昨夜東隣赴春社。野人爭席子孫迎。

答范光甫

眼底風波夢亦驚桃花何處可藏名三秋病骨骫支枕千古雄心付濯纓吳市弄簫山石裂嚴灘釣月海潮生他年少伯功成後與爾平分白鷺盟

櫻桃

藥欄春盡少花開葉底朱櫻若箇猜熟後雨彈紅玉破生前烟捧綠珠來唇脂清淺疑無骨風味溫柔別有胎鸚鵡莫教輕啄碎擲他年少滿車回

登山

雨後登山老未便澗流汩汩短笻邊桐花欲落不盡落幽客已眠仍再眠六月凍雲鋤不去數聲乾鵲爲誰傳晚來置酒荷亭上瓜果當排沸管絃

寄蕭觀察于西湖二首

東海歸來氣尚豪夜深談劒髮蕭騷一官滋味同雞肋半世功名付蠏螯枕外青山供拄頰夢中白簡任吹毛相逢慷慨不能別楊柳影寒霜月高

其二

菊花楓葉滿河干旅宿空山付考槃名姓故應垂竹素兵符何似老蒲團身違日月心猶熱手卷風雷夢

亦寒使者近聞求故劒莫因秋水戀漁竿。

秋日陳叔典過訪泖橋澄鑒寺投詩見贈倚枕奉答

修竹孤燈晝掩關烟蘿小閣嬾躋攀書因病勘重增病客到山多不住山黃葉樹欹吟外影白頭僧伴鏡中顏相逢莫放漁舟去明月蘋花有釣灣。

壽周繡海

歸來卜築近南城手洒名花老弟兄數畝經營成竹塢六時功課付茶鐺手披圖史神偏王骨帶烟霞夢亦清五十何人婚嫁畢尚平應是汝前生。

龍井宿王隱君山齋

隱者何年在澗旁細流洄洑遶松房未完婚嫁身先隱無意逃禪髮任長見客入山常閉戶留僧聽雨每連床晚來不盡蒼蒼色黃葉白雲寒滿廊。

泖塔玩月

碧天如洗淨氛埃萬里秋光明鏡開湖勢欲浮金柱去濤聲忽擁玉環來微茫雁影雲間沒縹緲漁歌海上廻我欲憑虛吹鐵笛列真舉手一徘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新柳十首

新生楊柳舊生沙。柳綠沙青欲聚鴉。小立春風鬭香草。護持濃艷待桃花。漢營十里黃雲淡。楚國雙蛾翠黛斜。當此柔條不相惜。直教搖落怨年華。

其二

輕煖輕寒曉氣冥。柔枝楚楚水泠泠。宮墻未遣花如雪。客店先輸酒似澠。婀娜含風驕白馬。參差籠月露紅亭。年來怕見陽關路。三疊新聲取次聽。

其三

翠條金穗舞娉婷。野渡津頭驛外亭。啼鳥踏來枝上怯。春風扶起態沉冥。黃河水破初回綠。紫塞沙寒不放青。此日深閨游子婦。只愁飄泊逐浮萍。

其四

去年約略半池萍。容易韶光到客亭。一夜微波消積雪。滿城疎柳帶殘星。含顰眼化仙人碧。入畫眉添京兆青。如此纖纖可憐色。誰言垂老望秋零。

其五

東風淡蕩影徘徊。斂態凝愁傍落梅。疎翠護枝披早

霞。綻黃粘凍候輕雷。此時稽鍜陰全薄。幾夜羌吹花
不開。依舊西京春月色。何人走馬過章臺。

其六

新律陽和變歲寒。帶圍減盡懶加餐。建章宮曉春暉
動。太液波渾雨雪寬。碧水纖絲初放繭。綠雲欹髻不
勝冠。綉窗紗外簾籠上。非霧非烟仔細看。

其七

半含殘黛半輕黃。腰瘦眉纖總斷腸。甲破漸分榆火
碧。芽肥欲鬭乳茶香。雖然離別難攀折。得似風流漫
學狂。曾憶年年芳草路。嫩寒搖曳酒旗傍。

其八

物候驚春土脉和。未關寒食已婆娑。輕勻霜後黃柑
色。清淺鑪頭綠酒波。翡翠簾虛烟半織。鷓鴣聲凍雨
無多。河橋車馬頻回首。一片青青奈若何。

其九

正月驕陽氣序暄。茫茫微綠破新痕。漸舒密葉藏黃
鳥。誰遣韶華到白門。隔歲氷霜將共保。逐時桃李儘
教繁。先生高臥春風裏。烟外旌旗未可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其十

泥融沙漲雪痕消。到處芳菲着舊條。隔水半藏青雀舫。迎風斜倚赤欄橋。樓頭人醉初橫笛。灞口春陰不上潮。陶令柴桑歸去久。五株門外已飄搖。

贈閩中朱山人移居廣陵

自笑齋遊五岳糧。武夷何必便吾鄉。宅臨楊子濤聲壯。名借朱家俠骨香。淮苑秋風空老桂。隋堤明月遶垂楊。家貧攜得牛腰卷。還喜能堪寉背裝。

題茅山民小照

竹裏伊人何太豪。看他未許着吾曹。悠悠世態氷難飲。落落雄心僕命騷。有寉在林終展翅。神鵰擘漢不籠縶。小茅得道難皮相。休擬添君頰上毛。

題錢侍御小輞川二首

經營輞口廿年餘。山轉溪廻不礙車。石上松枝高士廛。樓中薤葉列仙書。垂楊大道春調馬。綺樹流清夜網魚。月白歌鐘催進酒。名花百隊擁堦除。

其二

家去園無百尺餘。登臨猶自上巾車。青山有政修僮

約。紅袖含香捧道書。看竹客馴啣字鶴。柔蓮舟引聽歌魚。王裴底事偏鮀寂。花落花開獨穭除。

山中作同沈孺休孫世聲

籃輿游倦便貪眠。彝鼎圖書自在繙。洗耳尚逢高士笑。折腰肯受小兒憐。白駒空谷花迷路。黃犢盧邊稻滿田。雪色後槽新壓酒。客來不費杖頭錢。

送蔡禮卿之嶺南

鵬兮鶚印獨橫行。年少江東久著名。不獨韜鈐無對壘。從來詩句亦連城。寶池印月珠胎動。犀火燒雲海怪清。試壓荔枝千石酒。臨流一爵伏波營。

壬子五月唐季陶過訪投以新詩山中答謝且訂後約

衡門風雨燕差池。寇劍何來佩陸離。穠苑縱橫無礙辨。醉鄉唐突有情痴。一瓢詩就憑誰賞。百尺樓空得我遲。早晚還期同信宿。莫教先勒北山移。

寄慧解并致蓮公

買得好山長苦出。少年羨汝獨安禪。閉門刪草不辭倦。對月讀經曾未眠。藥灶夜留桑柘火。草堂秋淡荻

蘆烟。穿林有伴携琴至。聽到松風第幾絃。

壽于宗伯六十二首

穀城橋畔石門斜。此是山中宰相家。愛客牛傾天下
士。無園不獻日南花。中原夢卜歸調鼎。便殿傳經憶
賜茶。洛理喜逢黃髮在。秋風雙鬢未全華。

其二

十年同舍先揆席。一疏歸來獨考槃。羽翼苦心成蕨
境。絲綸老手付蒲團。徵求山海黃金盡。涕淚乾坤白
髮寒。珍重清朝濟時者。人言耆德在甘盤。

送春

柳絲燕子故飛揚。杜若蘼蕪接袖香。毎過可憐寒食
節。回思眞負少年場。春深膽怯花時雨。老去情銷鏡
裏霜。此日風光偏淡爽。酒杯到手莫辭忙。

城南看桃花辰玉拈分天字

潮落城南好放船。此中風物更澄鮮。家家種竹成村
巷。歷歷夭桃亂渚田。春氣稍濃新壓酒。花光忽轉薄
陰天。無言欲去頻回首。渡口漁郎又隔年。

賀友人七夕得子

南極祥光照綺疏。充閭佳氣繞懸弧。藍田仙種懷中
玉。合浦鮫投掌上珠。令節雙星牛共女。淸商一曲鳳
將雛。晬盤笑語眞如畫。添入璇閨百子圖。

送友人蛟川幕府

吳鈎如雪照行裝。直指蛟川客路長。揮麈坐傾天下
士。飛書夜逐海南王。參軍馬借桃花紫。大將營開細
柳黃。從說君才能草檄。何須釃酒祭天狼。

贈醉茶居士

山中日日試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石桃月侵蕉葉
夢。竹爐風軟落花烟。點來直是窺三昧。醒後翻能賦
百篇。却笑當年醉鄉子。一生虛擲杖頭錢。

咏病僧

秋老終朝不出戸。蕭然晏坐一繩床。修眉遮眼漸堆
雪。破衲擁肩如帶霜。却粒每餘施鳥飯。寫經兼錄衛
生方。尋常幻質曾窺破。懶集同參禮藥王。

藝詠走馬燈二首

三五春烟月倍明。忽驚烽炬起龍城。騰空巧借旋風
色。搏影眞標掣電名。甲騎聲沉如有伏。關河永夜不

停征太平玉燭胡塵淨寄語將軍莫請纓

其二

一夜俄驚萬灶明軍中斥堠接連城虛空閃出旌旗影咫尺難分部曲名疾走玉關愁暗渡飛來鐵騎慣宵征明朝報得烽烟息誰與將軍去請纓

寄朱文寧祭酒

護竹條桑一畝宮門庭蕭寂古人同息當六月風斯下名在千秋日正中笑倚[illegible]辭黃絹婦醉嗔能恐黑頭公年來袖却絲綸手何[illegible]看山挂短蓬

壽張葵陽七十君居黌之西序

及肩短髮雪初齊日日春風桃李溪居似梁鴻廊廡下人如張緒掖垣西駐年白石傳靈訣按曲紅兒記舊題老去正憐詞賦力酒錢常挂手中藜

送曹學博掌教英山

絲絲楊柳弄新妍握手河梁思黯然借舌曹丘聲價重解頤匡鼎蓺林傳名山鼓展探佳句永日焚香檢舊編若憶松江魚膾好左慈曾釣雪鱸鮮

春暮寄項楚東

一春風雨頗支吾。花事如今近有無。童子捲簾通燕燕。先生中酒唱烏烏。村深客饌供櫻筍。水落魚竿挂荻蘆。莫笑道人多謝客。誤人頭白是陰符。

壽賀伯闇六十四首

歸來風月未全孤。不學黃冠乞鑑湖。小宰權衡參六典。大人辭賦勝三都。清商曲引將雛鳳。孝義門栖反哺烏。逐客中原頭半白。誰躭著述老潛夫。

其二

憂時抗疏欲回天。高臥滄江不記年。野老相逢推祭酒。英雄高蹈即神仙。一門孝友誰爲政。八代文章別有權。却笑知章歸計晚。白頭方乞鏡湖烟。

其三

清朝何事早抽簪。搔首秋霜髮未侵。章奏萬言摩虎穴。姓名重譯到雞林。齊眉案有長春酒。洗耳門無暮夜金。漢主近聞求故劍。肯教風雨老龍吟。

其四

日日瞻雲憶故鄉。賜歸真覺主恩長。名山桃結三千實。別業家無八百桑。大酉深藏書滿屋。長庚遙對酒

盈觴。充閭咫尺浮佳氣。掌上明珠是夜光。

朱修能別三年冬日攜仲氏過訪夜酌感賦

一別三年到草堂。相看驚嘆鬢毛蒼。擁爐騰酒深深醉。勒凍梅花緩緩香。十里寒潮不登岸。五更落月欲爲霜。天涯去住難爲計。蕭瑟北風驅雁行。

端午日公美以虎丘茶菖蒲酒見餉并投佳篇倚韵答謝

雨過山青畫不如。空山誰解問幽居。茗甌數點浮花乳。蕉葉一窗供草書。樹底科頭調舞隺。池邊麈尾戲游魚。葵榴媚眼菖陽綠。拚向先生兩鬢踈。

壽張熙臺八十

談經如屑口如懸。八十秋霜未滿髯。儒苑人推衆父父。醉鄉君覺獨仙仙。宅容蒿草求羊徑。架積湘芸老蠹編。笑指王門裾嬾曳。桐陰蕭寺日留連。

邀友

糢糊新綠欲平橋。載酒迎君路未遙。青雀舫迷楊柳渡。白鷗羣聚落花潮。相看玄鬢交應老。不遇紅兒醉易消。明日好扶餘興在。黃柑斗酒尚相招。

太原王光祿家見白燕一雙生民戶曹中其眼如丹。比尋常紫燕更雋賦三首。

紛紛白水滿春塘。淡雨微烟更渺茫。新壘落花紅粉薄。隔樓芳草雪衣涼。舞翻掌上明珠色。零落釵頭片玉香。正是懷人太無賴。五更殘月照空梁。

其二

溶溶漾漾若爲容。照影翻憐粉黛工。傳信不隨青鳥至。忘機時狎白鷗中。踏殘玉樹晴還雪。飛傍珠簾色是空。別院春光更無限。梨花夜月柳花風。

其三

從說烏衣獨擅名。鉛華洗盡更才情。粉墻飛過疾無影。紅雨拂開微有聲。總是風塵眞不染。尚猜毛羽太分明。只今時俗朱顏薄。春社歸來莫亂鳴。

壽張後軒七十

生來道骨自蕭疎。七尺修髯畫不如。曾進神仙橋下履。尚留小友架頭書。竹窗永夜閒絃誦。花徑長春獨掃除。平子老躭詞賦癖。可無佳句寄雙魚。

甲寅仲春京卪送王尚寶遜之北上爲賦二章

蕙蘭風轉草氤氲此際王孫别路分新尚鳳池誇振彩舊曾麟閣畫遺勳兩行燭引桃花綬五色泥封薤葉文有詔自天須寶册少年承寵不如君

其二

趨闕爭看綠髩郎風流文采美清揚公餘好註五千字相業惟留八百桑鵲起大家工子墨龍蟠小壘賜侯王朝歸緩騎垂楊外帶得爐烟滿袖香

喜雨

長松高挽髮蓬鬆山雨飛來暮色空風入天門排象緯雷翻陰火破鴻濛黃金布地揚枝露白璧沈河瓠子宮不獨清涼解人意桔槔聲斷綠楊中

送學師

三載歌風及講堂那堪一曲動河梁關門紫見眞人氣藜火青分太乙光束帶縱横天下士環橋到擁日南王清朝典樂夔龍在喜聽虞絃入未央

送方泉甫北上

司馬乘春向北平陰符在匣寶刀横莫因雨雪愁行路聞說關門欲解兵芳草未銷殘火近黃河直壓飽

帆聲。到時知爾烽烟淨。好爲題書慰耦耕。

賦得日煖龍池鬬春草

內家結隊鬬春光。雜坐花茵笑語忙。歷盡夜來金輦
路。不禁扇底畫衣香。羞粘游女尋常種。試問宜男若
箇藏。莫憐幽叢候新月。后宮卷耳未盈筐。

偕佛占嘯民下山同汎嘯民善嘯

下山廻棹晚風和。扇底魚吹樹底波。欹枕卧看山氣
好。焚香靜覺鳥聲多。青天渺渺仙人嘯。白石粼粼漁
者歌。歸去只愁車馬路。板扉何日長深蘿。

題泖塔圖

寺門楊柳聚栖鴉。泖塔寒燈落葦花。水月平臨空作
觀。烟波縈繞樹爲家。鐘殘鳥食施荒草。日午龍髯曝
煖沙。一片石臺秋色裏。老僧時出浣袈裟。

送王辰玉

岐路徘徊淚欲潸。臨行細雨菊班班。秋深霜煖未聞
雁。日落草枯惟見山。幾向斷橋鞭欵段。何時修竹坐
潺湲。欲知別後愁如許。滿篋新詩爲爾删。

題馬郡倅從祀錄

氷雪孤操鐵石心。莊嚴廟貌樹陰森。高山仰止春秋祀。如水曾無暮夜金。百二關河推世德。六千君子獻謳吟。貽來燕翼孫謀遠。透膽清風滿士林。

飲沈司馬

節旄零落厭時名。白髮黃柑酒暫傾。下士不辭虛左見。何人堪入汝南評。臥龍歌罷悲風起。羅雀門深夜色清。相對一燈憐晚節。梅花籠月散高城。

贈李少保功成以墨衰平播故及之

男兒忠孝一生心。灑淚從戎戰轉深。山斷中原纏殺氣。兵稱神武盡謳吟。特開郡縣長春地。清絕門庭暮夜金。爵土酬功應列等。摩崖誰爲勒碑陰。

壽沈夫人七十時日峯翁家居具慶

幾年無夢到京華。燕喜高堂樂未涯。綠鬢歸來歌進酒。白頭相對笑看花。嶺梅傲晚香生艷。庭樹迎春玉吐芽。毎向筵前拜家慶。郊居眞覺主恩賒。

送友人之金陵二首

芙蓉初綠蟪蛄啼。霜滿蒹葭月滿溪。樹裏白雲宮闕逈。夢中紅樹酒帘低。人當別處吟偏劇。馬識曾游路

不迷。遥想秋風登賦日。松陰十里孝陵西。

其二

西風送客出旗亭。握手臨岐酒易醒。江畔疎楊帆底露。石頭新雁月中聞。環橋冠帶今園璧。繞闕關河舊漢京。總是鐘山多紫氣。秋深應念九峰青。

題餐霞館

空山伐木鳥相求。卜築東巖枕一丘。落日倒懸紅寺影。清泉洗出碧苔秋。客筇點處眞如畫。仙館憑虛不用樓。我欲飽餐霞五色。人傳笙寉在峰頭。

壽節婦

白首孀居影並憐。弄孫抱子總凄然。春衣縫線每深夜。晝錦稱觴如有天。夢斷保孤存趙日。恩餘垂老報劉年。明朝女史誰椽筆。好記雙清冠簡編。

送王州尊丁內艱歸

落木蕭蕭咽暮蟬。悲歌相送淚如泉。誰知一寉隨行日。失却慈烏反哺年。南國雨深棠樹影。北堂愁絕蓼莪篇。千秋遺愛穹碑在。擬共羊公峴首傳。

新秋六首

夜來秋色到梧桐片葉分飛禁苑中鴻雁一聲長塞
北鱸魚七月大江東青樓少婦調砧杵白馬胡兒問
角弓大火西流寒欲近授衣誰復念豳風

其二

一片秋聲入楚塘西風蕭瑟響寒螿馬嘶大漠川沙
白鷹下平原草木黃疎菊籬邊如待酒芰荷池上可
爲裳懷人萬里情無限隔岸蒹葭夜未霜

其三

悲秋無奈獨高歌歌罷其如秋色何金屋佳人啼素
扇玉門老將枕琱戈玄蟬咽露驚飛葉烏鵲披星欲
渡河聞說洞庭湖水闊朝添新綠漾微波

其四

西望瀟湘秋水長大風初捲白雲揚銀河夜落機中
錦玉露朝侵陌上桑螢渡空梁棲燕幕魚翻靜渚戲
蓮房亦知此日行吟者一段愁心挂夕陽

其五

暮雲縹緲大江邊搖落秋風又一年古堞啼烏星欲
暝荒臺游鹿露初鮮陰陰樹色遲清夢杳杳鐘聲兀

懶禪。多少天涯游子在。劍花彫盡苧衣單。

其六

門掩秋風正寂寥。荒原落日草蕭蕭。獮猴趂月窺山果。鳥雀驚人下黍苗。華屋珠簾嬌白苧。疎燈角枕怯冰綃。鬪豕偶渡前溪口。柳葉菱花一尺潮。

秋夜對友

城隅黃葉杜門時。不是深秋也自悲。珍重故人雞黍約。凄其風雨菊花枝。蟲經霜氣頻啼夕。酒遁村瓢進餉遲。相對梨床燈燼落。爲君三咏伐檀詩。

壽汪太公九十

滿肩雪髮老南華。九十春光日未斜。鳩舞杖頭啣綠玉。雀隨屐齒啄丹砂。新詩帶月題蕉葉。清嘯臨風入澗花。長飲一杯廉吏水。不須洞口問胡麻。

送許墅游使君還部

蘭省爭推使者賢。分符轉給水衡錢。官清長讀五千字。山近惟供第二泉。行李出關眞氣紫。及瓜廻馭使星圓。臨軒若問東南事。麥隴蕭蕭水接天。

題二陸祠

積翠遙含最上層。草堂殘壁半垂藤。一時兄弟眞豪士。千古蘋蘩但老僧。松偃空壇巢野雀。客留深竹話孤燈。明朝又有黃花酌。山下扁舟到未曾。

咏虞山星壇七檜

禮斗壇空風雨聲。歲寒千古自崢嶸。仙人劚杖雲根斷。山鬼馮枝霜影清。闢罷怒龍髯半脫。飛來靈鷲石初橫。支離老狀君休笑。縱有秦官不受名。

送林令君入覲

救時爭頌使君賢。蒿目東南似解懸。誰使民皆無菜色。直看海已變桑田。笑談盤錯多餘地。旋轉瘡痍有二天。增秩賜金明主事。此行端不愧臨軒。

頑仙廬

新築黃茆手自編。開窗面面入雲烟。吾衰不羨凌風御。才盡如行上瀨船。懶向山中稱宰相。偶於陸地作頑仙。出門花底家家醉。剩得青藜數百錢。

壽吳司理

竹馬兒童迎下車。使君風節正懸魚。但教澤國垂棠蔭。甘向官齋飯草蔬。執法猶開三面網。焚香欲飽十

年書只今已是神仙吏道骨清虛寉不如

送陶大冶入武林

滮湖蘋綠正堪漁靈鷲山頭又卜居終日據梧南郭子半生種樹槖駝書石橋臥月吹猿笛花徑逢人下鹿車爭唱西湖柳枝曲五株門外莫教疎

送王辰玉北上

出門莫問踏寒沙只尺春風矦物華三月啼鶯頻勸酒十年騎馬始看花文章真合題黃絹姓字從教護碧紗醉領六街絃管月思親還道不如家

壽吳蘊臺

芰荷衣冷葛巾斜人說當時季子家片片青山落君手年年白髮賣烟霞杖頭錢挂十千酒籬下菊留重九花來去扁舟有秋水逍遙不復讀南華

贈吳白雪奏最

治平第一吳公優文采風流擁上游白雪高歌南二始青天傳誦東諸矦如山牘似承蜩掇酌水錢因飲馬投試看野人岐麥秀肯教循吏積薪留

壽顧蓉山七十

少年俠烈氣崖裘。鏡裏秋霜近若何。三刖連城翻售楚。千金寶劍合歸吳。御屏親勒循良最。文苑遙傳姓字多。咫尺家山身未老。新詞好付雪兒歌。

壽友二首

勝日籃輿到處逢。投簪更覺主恩崇。青山不解催頭白。丹輔非關借酒紅。萬卷老能游竹素。百錢閒付看花笻。門前五柳風霜在。猶避當年御史驄。

其二

于門列駟主恩崇。貂錦文孫屬上公。名入丹青循吏傳。人推清白舊家風。栖臺烏靜霜威肅。花誥龍蟠瑞氣封。祖德千年彝鼎在。對揚長祝翠微宮。

題施子野山居八首

空山猿雀久相安。熟睡松根夢不寒。種竹近添千百箇。選笻常得兩三竿。春來幾許新鶯早。草去無多舊路寬。門外隔籬村犬吠。買花船已過前灘。

其二

才背城居夢也安。棱峰蔓壑氣清寒。孤亭直插雲千項。別館遙通竹萬竿。人擁如花香國近。酒逢對手醉

鄉寛秋來最愛芙蓉信先結茆茨在釣灘

其三

榆柳村墟處處安春陰更覺北山寒鑿成芳沼猶餘地添得新潮釣半竿衲野負琴松磴滑鹿麋分席草坪寛移家經月峰頭住不到花開不下灘

其四

偶設柴門位寘安日長門靜午炊寒雀雛眠處花如雪燕子來時笋透竿放入白雲巖竇小展開青嶂畫圖寛忽然清嘯林端發驚起羣鷗飛過灘

其五

入門先問竹平安脩竹娟娟晝亦寒閒掃松陰留藥灶亂飛花瓣打漁竿板橋回互投筇險石路盤旋進履寛醉後不妨乘月去小舟撑出綠菼灘

其六

草堂聊托一枝安白日長松起暮寒人對鳥巢如比屋子知魚樂莫垂竿好花四面帷常下新柳三眠帶較寛風雨收晴春事盡空香隔斷浣紗灘

其七

山北山南性亦安。澗流清淺薜蘿寒。振衣木末閶千
仞。高枕窗西日幾竿。家釀但容名士飲。酒杯徵逐碩
人寬。赤欄橋外青油舫。只在桃花放隺灘。

其八

小桃折向胆瓶安。侍女開窗罵曉寒。紫燕故銜花圃
屐。青騾遙識酒旗竿。排當座右圖書富。搜剔山陰水
石寬。蝌蚪新生春雨足。茭蒲綠過幾迴灘。

送畢司理

翩翩仙鶴戀王程。不減河陽萬里情。向闕已瞻紅日
近。專司更喜白雲清。北風爽氣歸環佩。南斗文光擁
旆旌。他日思君無限意。陰陰茇樹五茸城。

花朝

美滿春眠春較遲。五更常失圯橋期。愁添白髮餐雲
母。戲寫青山付雪兒。暖玉碁消千日酒。冷金箋譜百
花詩。年來學得長生訣。一味賣獃兼賣痴。

陝西楊中丞父母雙壽

黑頭幕府擁專城。萊舞堂前晝錦明。北極星懸中執
法。西方月殿雨長庚。烏臺栢葉風霜古。鸕杓葡萄酒

艷清太華峰高通帝座雲中笙寉好相迎

漁　起字用八音

金鈎釣得錦鱗歸石上磨刀月滿衣絲網捲來蘆葉岸竹竿放在蓼花磯匏樽有酒君須醉土灶無風火自飛革盡世間塵俗事木頭爲枕夢寬稀

樵

金焦山色大江邊石壁千尋一片天絲網落花蟲子細竹橋秋雨斧聲連匏瓜當徑逢新鹿土室生烟臥老禪革去世間幾番夢木根桃盡白雲還

讀

金谷花明日正長石床氷簟碧梧凉絲成步障開雲錦竹劈雙簫吐鳳皇匏葉蕭蕭緣水岸土花點點綉山堂革除俗事惟書史木几閑披一兩行

壽杜封公七十

世業城南尺五天掖垣花㛹彩衣鮮似開丹穴春申浦恰捧綸書建亥年瀚沐恩華　明主賜逍遙眞訣至人傳祝觴漫進鳩頭杖寉背洪崖與拍肩

送項東鰲入覲

昔年鳧舃影翩翩。仙令華亭度紫烟。縣底依然桃李色。囊中幾賦筆花篇。朝　天重拍一雙鳧。指日還調十五絃。共說張華今入洛。劍光高逼斗牛寒。

壽吳醫者父

君自延陵季子儔。黃花酒熟正當秋。閑來共客扶鳩杖。醉後憑人整鹿裘。茶碾就烹蕉葉下。藥瓢斜挂杏枝頭。仙郎更有長生訣。海屋新添七十籌。

賀詹太守考滿幷壽

百里陽和大海東。循良今喜得文翁。治先禮樂吳稱最。邑有絃歌魯識中。春風馬帶桃花色。寶篆香隨柳絮風。御屛已自親題姓。千載還知勒鼎鐘。

壽人母

曳月簪星下絳霄。銀罌金管奏笙韶。曲池半渡歌黃竹。南岳相迎贈翠翹。玉女承漿甘露色。錦衣翻綵碧桃嬌。畫堂三月開歌席。九十春光正未遙。

三柳重陰賀項華亭課最北上

月明花影滿河陽。奏最曾聞達建章。十道徵書隨鳳下。五雲飛舃化鳧翔。珠簾不捲絲桐靜。寶匣猶藏諫

草香。遙想縣門垂柳色。他年應擬似甘棠。

贈吳本如方伯

征車到處擁兒童。游宦真如戲海鴻。列國覲風推季子。西京循吏首吳公。四知金絕門庭肅。百折川回砥柱同。一自投錢渭水後。誰人飲馬到河中。

贈竇淮南憲長

外臺清似列仙居。南北峰高晝不如。執法猶開三面網。焚香只讀五車書。鏡懸照膽神奸遁。火出燃犀海怪除。共擬黑頭新賜節。虎旛熊軾佩金魚。

泖上登塔三首

明河秋水浸長天。倒影奔流瀉百川。地脉空虛浮色界。波光搖蕩入村田。江清霜氣酣紅葉。月暈寒濤吐白烟。醉後乘潮弄歌去。浪花不動老龍眠。

其二

湖上扁舟酒一瓢。蘆花影裏碧雲遙。風吹大澤生陰火。天入平沙斷野橋。神女弄珠乘夜月。支公餘酒浴春潮。茫茫烟雨無尋處。鷗鳥飛來欲聽簫。

其三

四面空波捲大荒中洲有寺繞垂楊水扉風送青蘋色石塔烟籠白寶光虹氣吸雲疑海市神燈騎浪渡魚梁臨流無限懷人意愁殺蒹葭一夜霜

壽朱近溪

幾年踪跡嘆飛鴻歸隱攜家泗水東回憶兒童騎竹馬漸隨長者看花節心閒未許催頭白容少非關借酒紅四壁雖貧書萬卷衡門紫氣巳成虹

和沈司馬純父韵

英雄垂老未藏名廿載深心向客傾樵牧誰數文苑傳聖賢還付醉鄉評老梅約束香中韵凍月虛騎格外清自倚氷霜諳歷盡不愁寒色動江城

檇李丁烈婦伏劍殉夫士大夫卜壤葬之送者萬餘人拜墓之後感而賦六首

欲罷招寃調轉哀傷心今古自徘徊等閑白骨成秋草爾獨黃金築夜臺照鏡孤鸞隨影滅讀碑下馬幾人來雙旌莫遣經羞墓怨霧愁雲黯不開

其二

孤墳半畝枕蒿萊一點氷心若個猜老樹叢祠狐窟

泣。百花香土鳥啣來。永傳幼婦江邊石。不作秦王劫裏灰。寂莫千秋誰吊古。短衣白髮掃蒼苔。

其三

伏劍從夫亦大奇。清風百世汝眞師。鏡分地下終當合。兵解人間未可知。名士如雲爭上塚。使君不日起專祠。玉鳧金雁豪家墓。仆盡空山沒字碑。

其四

蕭條露屋度年華。女史何曾授大家。不分紅顏輕白刃。却勝青塚怨黃沙。血痕黷淡凝啼竹。燐火微茫照績麻。松栢凌寒高百尺。嚴霜休打女蘿花。

其五

撮土雖新骨尚香。行吟到此盡沾裳。劍花血濺千年碧。墓草陰扃六月霜。正氣晝能驅魍魎。清魂春不化鴛鴦。道傍古塚纍纍者。誰采溪蘋薦一觴。

其六

少年慷慨激頹波。綦縞今朝勝綺羅。有鳥求凰劉球侶。生男如虎不如宅。英雄半向烟花死。仙骨須婦節義多。化隺夜歸華表上。令威消息恐蹉跎。

雪中舞雀十首

舞鶴曾披鮑照文。雪中妍態更紛紛。碧空搖曳仙人馭。縞素騰驤君子軍。響作珮環敲夜月。影飜簾幙卷晴雲。寒鴟饑鶻空相妒。雲漢孤蹤自不羣。

其二

秋暮遙聞警露悲。凌風獨傲歲寒時。六花玉剪青田翮。三樹珠縈碧落姿。北海霜鴻猶避翼。西雝雪鷺可爲儀。從今清賞銀屏夜。不遣紅兒按柘枝。

其三

形雲黯淡景凄凄。密霰疎翎高復低。枚罷臨風梅墮額。袖長垂地絮沾泥。貞姿不羨彈朱雀。清影如調吐綬雞。聞說越裳來白雉。鳳池春煖好同棲。

其四

雪花輝暎雀澄鮮。上下參差兩鬬妍。丘壑自誇孤翮健。風塵不作折腰憐。竹巖墮響頻迴步。茶灶飄香欲避烟。聳翮直憑高處望。何人乘月剡溪前。

其五

九皐逸格杳難攀。更喜氷霜爲洗顏。四望流光眞淡

宕一回弄影亦高閑鮫人風動褰珠箔羽客春酣倒
玉山多少雕籠雪衣女羈心空托隴雲還

其六

簾籠佳氣曉氤氳掠袂低鬟屢顧羣碎羽瀟空遙莫
辨清音摩漢始相聞纓頭點綴紅番錦灑翰淋漓白
練裙蕙帳依然明月在夜光休怨北山雲

其七

霜紈氷繭疊輕茵有鳥來儀小院春穿入梅花傳素
彩撲殘瓊樹落香塵御風玉洞肩高頂弄月珠簾影
似人太史書年方表瑞兩階于羽莫辭頻

其八

飄蕭松竹偃雕欄頂颭桃花只未殘洗刷但教塵上
淨翩躚不惜羽毛寒氷絃凍拍雙飛雁玉鏡春描對
照鸞繽嶺月明多故侶乘軒雖好莫盤桓

其九

瑞葉玲瓏映綺疏蕭蕭仙翮戲庭除花林索伴騰猿
影苔砌尋踪印鳥書寒色離披珠母障春風蕩漾玉
人裾當年有客呈鸜鵒誰信氷山化子虛

其十

兎園春動物華新靈羽聯翩顧影頻欲逞華姿全嚲翅不禁寒艷巧廻身電飛俠骨雙丸劒風卷蠻腰獨步塵殘毳一庭如積葉莫教齊付掃花人

叔奐弟二月十二生作詩壽之

初度春逢兩度晴晚年應學少年行田園共樂貧長統婚嫁粗完老尚平何必洞天藏大酉漫攜斗酒祝長庚誰云一日長乎爾滿世百花皆是兒

古塚

松杉偃蹇仆枯蓬苔蘚緘碑字已空狐戴髑髏私拜月鬼吹燐火怯啼風玄黃血戰千年計紅白花開一畝宮駐馬道傍君莫問樵人傳是古英雄

華聞修兄弟入山見訪雨夜止宿

鵲盼林柯報好音空山有客解招尋高談欲散天花雨息影非依曲木陰我愧晚來營兎窟君名早已到雞林床頭底是風雷吼雙劒飛鳴夜轉深

題杜弢武經武堂

珠幢玉節錦爲車衛霍當年似不如生縛名王編部

伍直教厮養破穹廬營開細柳鳴鵰箭幕擁桃花絕羽書盟府籌庸眞異等襁中兒亦佩金魚

題緯文館

草檄兼工絕妙辭圯橋黃石是吾師穴中格虜人人虎頷下探珠字字驪報國全憑三世將長城不獨五言詩借君大手如椽筆摹取陰山舊漢碑

壽宋石門八十和韻（石門三月晦日生）

九十春來八十閒萬峰遊到幾峰灣醉扶七尺過眉杖寫出千金沒骨山道格養成孤隺健禪鋒摧倒老狐頑一龕願與先生共松火梨床晝掩關

寄兒

西山晴壁晱朝暉有客行歌到竹扉文字膽能探虎穴英雄睡熟釣魚磯志同流水何曾腐肉未生髀尚可飛慚愧臥龍牀下拜龐公老矣是耶非

贈梅顛道人

謫來塵劫度年華仙府詞臣第一家五岳峰高睎綠髮六銖衣繞綉丹砂新詩帶月題蕉葉清嘯隨風入澗花骨相從看似山隺終將野性傲烟霞

山中結夏

山深赤日不到地。樹老綠陰高刺天。雀叫島池藏怪石。花撩窗戶睽飛泉。偶翻古帖摹青李。閒放輕舟乘白蓮。君若入山同結夏。竹風松月對床眠。

壽周崇德

年少初傳卓魯名。德星遙傍歲星名。綵毫曾寇三千牘。綠綺新調十五聲。花縣雲開鳧舃近。萱城雨洗鵲橋清。天孫謾說支機石。爭似神君製錦城。

壽丘伯畏六十

清時乞得五湖身。自許烟霞嶺外臣。金却四知無暮夜。酒逢千日有長春。鳴琴堂上絃如綺。舞袖尊前錦更新。玉琯陽和生氣轉。夜來還送石麒麟。

題不繫園

西湖誰與鬪生面。不繫園收不斷雲。翠壁丹崖天宿搆。黃鸝綠樹水平分。卷簾花撲雙魚洗。顧曲香飄百蝶裙。金谷玉津成往跡。虛舟一葉總輸君。

又六月望夜半立秋茗帚菴作

十五初迎夜半秋。涼颸剪剪弄溫柔。梧桐一葉落不

落絡緯數聲幽更幽生計未能營兎窟俗緣漸已割鴻溝藏書竹篠東偏屋付與兒孫住兩頭

浣香居

經春不到浣香居聞說幽居畫不如山起濕雲驅宿鳥水分崩石界游魚潺湲澗戶芙蓉暗豁達簾鈎竹樹疎洗耳枕流君亦好何妨長揖臥田盧

端午日白龍潭同楊校書侍兒青綃廿一首

楊家女史字青綃定是花妖與月妖行酒不辭呈素手邀歡微覺帶紅潮酣拋團扇眠難起斜倚闌干眼橫挑只恐鳳凰飛欲去莫教天上引吹簫

其二

步小情痴便解挑半疑神女半疑妖司空座右曾持拂鮫客宮中共織綃青雀舫依春種柳白龍潭長夜來潮含情獨立愁無限何處月明吹洞簫

其三

等閒猜作女中妖洞口曾聞度碧簫盼盼無心歌艷曲眞眞幻影下生綃射人精彩多明媚回睇微茫在暗挑見客詩成忙洗硯百花潭底汲新潮

其四

不教仙人尺八簫。烟花部裏獨稱妖。娥眉畫影如新月。雀舌茶聲似候潮。小比肩時私送約。大垂手處冷相挑。何時走馬新堤上。脫却青綃換紫綃。

其五

劒俠豪雄不近妖。無情却被有情挑。奩前巧賣千金笑。短後偏宜一幅綃。洗盞水清兼弄月。薰衣香透不生潮。箇中潔癖難描畫。新琢無瑕白玉簫。

其六

戲浴蘭湯似弄潮。燈花黯淡莫輕挑。帳粘百蝶撩春夢。曲引雙鸞咽夜簫。密吐纏綿留好伴。嬾施羅綺鬭羣妖。老夫自有崑崙手。不用傳書托素綃。

其七

天生姿媚十分妖。不學吹笙不弄簫。似爲乞書拖白練。何須試舞贈紅綃。榴花着意含風笑。鸚鵡垂頭怕客挑。誰借五絲長命縷。綰他船住莫乘潮。

其八

紅兒兼帶雪兒妖。留取尊前弄紫簫。五夜欲闌催燭

換。三分霑醉背人挑。風生薤葉新氷簟。汗滴桃花舊
雪綃。願得歡情俱定准。幽期恰似往來潮。

其九

聽得鄰舟已罷簫。隔簾喚出小蠻妖。醉鄉縹緲誰同
夢。酒政精明不暇挑。公子風流偷解珮。夫人露坐勸
添綃。飛觴促板更籌急。月落空潭欲上潮。

其十

人說妖姬果是妖。白蓮出水復迎潮。若非曲誤何緣
顧。別有心招不借挑。好舞魚腸三尺劒。輕籠蟬翼五
銖綃。何人能拾珠千斛。擲向韋家換玉簫。

其十一

朝乘雲去暮乘潮。洛女湘君不是妖。提臂共傾蕉葉
酒。瘦腰無奈藕絲綃。錦衾六六鴛鴦宿。玉串雙雙燕
子挑。眉眼低迷多睡纈。惱人清夢一聲簫。

其十二

阿環重見馬嵬妖。彷彿當年子夜簫。白袷玲瓏親浣
濯。彩毬旁落解勾挑。欲裁明月爲紈扇。不剪飛霞作
艷綃。別後雙魚書一紙。秦淮江上正通潮。

其十三

白門紅板漸平潮。儂比垂楊儂更妖。豪客有心將劒換。少年無賴擲梭挑。枇杷花下吟佳句。桃葉渡頭吹短簫。醉後思家留不住。倩誰同挽紫霞綃。

其十四

家家絃索雜笙簫。獨舞扁舟盪夜潮。面熟不遮雲母扇。月明難辨水晶綃。天生太白非施粉。帝賜樵青豈是妖。願學江心新鑄鏡。朝朝形影鏡中挑。

其十五

短衣擊鼓勝長綃。花朵交飛滿座挑。皓腕數擎金鳳釧。朱脣徐接彩鸞簫。兼人飲量能吞月。一道眼光堪射潮。自古偏師多取捷。縱然閨秀不如妖。

其十六

迎烟籠霧月中簫。樂未央兮夜未潮。寶鼎細飄香篆縷。紗牕新網水紋綃。送來半臂難開褶。結得同心未忍挑。燈影朦朧情恍惚。明知侍女也疑妖。

其十七

往往來來客似潮。無心重理舊時簫。不衫不履應無

價。傾國傾城未必妖。調笑巧如梁燕語。嬌痴猜作野
狐。挑芙蓉脂肉桃花眼。何必紅衫襯素綃。

其十八

雪鷗點點拍空潮。炙罷笙簧復挂簫。生怕貴游偏落
落。故嗔公子太挑挑。丰姿香艷能驚座。酒德溫柔也
勝妖。疑是傳書王母使。一雙青鳥化青綃。

其十九

綵鷀紛紛競渡潮。吳兒不及女兒妖。尋常梳裏拋新
樣。取次排當着舊綃。艾葉小簪輕貼鬢。葡萄文錦恰
囊簫。當筵未必眞心死。司馬休將綠綺挑。

其二十

蘋末風生柳外潮。解衣盤礴對吹簫。買來荊玉難酬
價。燃盡溫犀不照妖。第一條絃吾已斷。十三行賦汝
堪挑。幽情多寫鮫綃上。但浣溪紗莫浣綃。

其二十一

羞向秦樓度曲簫。偏隨鷗鳥拍空潮。一彎柳葉眉間
畫。數點梅花指上挑。才及飛觴先惡戰。未經對壘半
藏妖。夜來何處逢行雨。濕盡黃衫復絳綃。

友人納姬

仙女吹簫忽下樓。問年十七尚含羞。五銖錢串同心結。百和香勻半臂韝。鏡裏見人驚卻步。夢中索母學梳頭。起來笑點花簪戴。多子先教採石榴。

月明睡起閒步庭中

窈窕簾櫳曲录牀。空山寂寂漏偏長。秋生幽徑蘭芽長。雨過柴門稻葉香。小睡片時游混沌。閒行幾步納清涼。凭闌卻笑南華叟。蝴蝶飜飛徹夜忙。

和周公美感時之作

竹簟清涼松徑幽。傳來時事亦關愁。浮名何苦車生耳。解語嬾嫌石點頭。黃鳥聲中分夢覺。白駒隙裏快恩讐。若逢棋局何須看。收拾樵柯去便休。

繡鞋

紅牕曉起奈愁何。輕剪新裁半寸羅。珠結似花粘早露。玉尖如笋透春波。纖纖怯上鞦韆索。步步飛拋織錦梭。若使君王教學舞。掌中餘得幾分多。

李道生詞丈詠枯蘭再花。名士和者甚衆。余為小引。并撰近體一章

藝蘭蘭種本都梁歲久中庭萎夜霜不死祖州多異草返冤湘浦即靈香清風披拂黃磁斗甘露輕盈白玉觴敷艾榮蕭何足羨蟠根仙李是同鄉

送別彭仙翁（有序）

仙翁老師芝馭再臨雲間故人已如晨星矣九月話別青溪不勝感嘆

三十五年前送別前人送者近應稀重來喜得顔如昨老去恨無山可歸龍性少馴終變豢雀裝多載恐難飛神仙定有清虛路不問騰空問息機

贈南中丞

樓船組練擁琱戈飛渡中流海不波風捲化城空結蜃雷轟戰鼓似鳴鼉黑頭公已崇三錫蒼水龍能治九河南仲功高誰載筆摩崖碑版正巍峩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四終

眉公先生晩香堂小品卷之五

雲間陳繼儒著

詩

五言

月夜登金山

江平秋萬里。山靜月三更。彷彿寒烟外。瓜州有鴈聲。

題郭璞墓

浩浩風波中。悠悠利名路。若個舞扁舟。垂綸郭璞墓。

吳師明臈月雙壽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五

雲間陳繼儒著

詩

五言

月夜登金山

江平秋萬里。山靜月三更。彷彿寒烟外。瓜州有鴈聲。

題郭璞墓

浩浩風波中。悠悠利名路。若個舞扁舟。垂綸郭璞墓。

吳師明騰月雙壽

月白人吹笛。山青鹿叩門。梅花新壓酒。迎取眼前春。

送超然入雲棲

錢塘羅刹潮。吹汝肩上錫。雨過踏春山。泥印闘虎跡。

贈無瑕上人

寶劍繡不飛。化作長虹影。霜月照禪床。何如鐵衣冷。

贈玉湖漁父爲周叔隱高士作四首

風風雨雨中。新得老漁父。長嘯不驚鷗。花溪蕩雙橹。

其二

月出浦沙明。掀篷望高柳。痴筆寫青山。換得烏程酒。

其三

醉披白鷺簑。撥入寒山影。模糊雲在頭。蘋殘笛聲冷。

其四

樵青與釣童。嚮人復安在。周郎三尺竿。補公烟雲債。

遠興

凉雲如水流。遠渡鵲巢去。林葉歷亂飛。仙人嘯高樹。

紅梅

十月衆芳歇。寒風更凄咽。一點漏春光。紛紛落紅雪。

登烟雨樓

樹色度平沙。雞聲在空水。高秋獨上樓。風晴亦烟雨。

夏日贈山中友

長安諸大人。夢逐車馬足。誰能坐山寒。隔橋望空谷。

青塚

一自埋胡土。荆蓁掩墓門。至今明月夜。青草語黃昏。

新秋寓山寺

禪誦晚風前。風微遁暮蟬。起來池上坐。洗鉢澄青蓮。

招隺

仙人掃石坐。手揮石上琴。不知山隺來。踏破松花陰。

李夫人

金屋網流塵。松風吹錦茵。珊珊環珮聲。欲去還逡巡。

相如滌器

有婦顏如花。有酒色如銀。擁婦復飲酒。長卿不自貧。

鴻門碎玉斗

拙哉騃孺子。乃爲漢所誘。玉玦爾無成。玉斗爾何有。

江皋解珮

相見不相識。可望不可呼。明月照空水。猶疑遺佩珠。

高漸離擊筑

仰看白日徂。俯傷朱顏酡。擊筑道路傍。相視欲如何。

細腰宮

朝來不飽粟。夜來侍君宴。妾腰如柳絲。東西任風捲。

韓重答紫玉歌

鴛鴦飛差池。載鳴還載悲。情知張羅網。到死不相離。

宿龍井

薄暮日氣黃。腥風戰林莽。行者避虎皐。居畜發精爽。

橋上

兄弟自兩兩。逍遙板橋上。一道柳風來。褰衣渡花浪。

贈楊姬

少婦顏如花。妬心無乃競。忽對鏡中人。樸碎粧臺鏡。

登攝山

凉風吹雪驢。送我秋木杪。頭上有殘雲。足下有飛鳥。

讀李廣傳

天子老將軍。不遣入部伍。見種東陵瓜。還射南山虎。

聞鶯

風光尚寞寞。黃鳥啼不住。借問隔窗僧。曉來聽也未。

蜂

羣蜂乃排衙。剪綴百花色。菓底蜜房懸。纍纍衆香國。

壽王母

玉瓚貯黃流。丹砂忽吞吐。何如阿母顏。桃花方十五。

飲惠泉有感

陸羽竹爐寒。清泉氣若蘭。如何出山後。便作下流看。

雪夜

一斗紫酡酥。百石葡萄酒。粉面褁貂褕。琵琶不停手。

顧校書折梅寄姚百雉花郵爲誰髯道人潘景升也代顧祝潘戲得二首

摘花豈不憐。分香憐自我。花得入歡懷。投儂一車果。

其二

所思美且髯。花郵髯亦好。寄花不到歡。剪儂鬟鬭草。

仲春過吳門游虹橋積善庵題畫

絕壁挂松陰。遮絕游人路。好着支筇僧。石上成三箇。

題碧梧高士

閑揮白羽扇。一再讀靈文。世外無生客。胸中有活雲。

送友

三年一鬬草。萬事總空花。是人能逐鹿。無筆不驚蛇。

送維默上人

汝爲看梅花。不待花謝去。香雪白莚莚。尋汝知何處。

新夏

細雨滴梧桐。新枝覆新葉。露頂凉風前。雙鈎青李帖。

題畫

茆閣架空巖。飛瀑如亂雪。有客抱笻來。行吟踏秋葉。

題馬姬畫蘭

畫蘭不在肖。寄與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山居夜望

兒童逐白鷗。轉入松蘿影。夜深不歸來。月照葛洪井。

春日

飛瀑界桃花。幽雲幕修竹。門外無人來。家中有書讀。

棲真洞

白雲扶我來。轉入棲真洞。記得月明中。鐵笛曾三弄。

泖橋

水月吾無隱。松風汝彿如。草堂清不掃。一卷圯橋書。

題飛瀑圖

初夏雨新晴。濃陰沒石齒。空巖雪瀑飛。中有巢居子。

山居

屋在嶙峋上。人宜淡宕中。每逢花信後。如意一枝筇。

望鄉臺

登臺望故鄉。空慚氣如虎。祖老不封侯。孫敗爲降虜。

題芭蕉二首

芭蕉大於扇。覆君之古書。門外有客來。買得新鱸魚。

其二

秋夜夢無聊。芭蕉雨又敲。園西多隙地。移近赤欄橋。

秋色二首

新雁已渡江。尚覺秋陰重。舉世大槐宮。焉論醒與夢。

其二

飛瀑白于雲。泉清石根冷。道人曉開門。十里松杉影。

白門柳

菀彼白門柳。垂條近左肘。月宿宮鴉青。春風對面酒。

五大夫松

咸陽一炬火。宮殿成荒蕪。睠彼山上松。猶稱五大夫。

爨琴

軫以白玉絃。塗以黃金徽。寧知爨下材。清音世所稀。

梅

開時在花始。落時在花終。名遂乃身退。汝乃善居功。

菊

桃李領春色。黃花點秋容。萬物各有時。而况眞英雄。

蓮

吾欲採蓮花。安坐如車輪。吾欲採蓮葉。酌酒弄明月。

雨中泊烟雨樓

烟雨織河光。半露垂楊樹。却笑來游人。番因雨中去。

風竹

藤花復高眠。窗所忽驚寢。不是故人來。風動新篁粉。

客至

綠楊覆其上。白鷗繞其側。扁舟何處來。六月羊裘客。

鄭櫻桃

婉孌鄭櫻桃。無奈此狡童。挾彈長安街。賣珠館陶宮。

題咏蕉圖

我築讀書臺。滿種芭蕉樹。夜聽風雨聲。閑來寫詩句。

弄魚

小兒學弄魚。却爲魚所弄。司馬有相公。少時能破甕。

兒肩弟

少小兒弟時。有力負而走。如何中道分。推挽不出手。

商拳

兒曹不識數。呼十常道九。自誇能弄拳。還是模稜手。

避暑

避暑先避客。就水先就陰。臨風一杯酒。無枕一張琴。

梅雪二首

羣鳥鬧梅花。不避春雪冷。我亦如鳥忙。欲立高峰頂。

其二

老僧與韻士。翁集我山家。鳥亦頗不俗。雪裏餐梅花。

題畫

秋高木葉丹。月出水容白。吹笛看飛鴻。我是烟波客。

呈卷懷和尚

有一大比丘。能持菩薩戒。長讀南華經。青松寒影下。

春日山中人招飲

醉舞春山中。雙袖如飛霞。倦倚白石根。遠見櫻桃花。

耽隱

醉鄉眞太上。高枕亦何言。我意誰能解。青松晴暮泉。

題淡雲上人碧桃圖

寂寂倚春風。但伴竹與石。禪心淨如水。洗盡朱顏色。

山水居

孤嶼俯春江。天青浪花冷。石竇小如錢。窺見飛帆影。

穆天子

白雲滿瑤池。爲樂歌且飲。三年復來翔。何以娛樂朕。

贈池上人

獨坐峰頂時。寒雲繡磐石。千山飛鳥外。望見江清色。

讀書山寺

山風掃竹窗。半弄梧桐影。一卷古楞嚴。床頭瀑泉冷。

題竹石茅屋

竹色冷于泉。泉聲響于竹。有客對山僧。幽冷白茅屋。

秋郊晚酌

漁郎不採魚。維舟在高柳。日暮浦沙明。秋霞落杯酒。

避雨陵

殽北有高陵。風雨一何駛。勿剪陵上松。美人曾至止。

習家池

渴取明月飡。醉處浮雲眠。安得習家池。忽然化酒泉。

題淡雲上人綠雲圖

手書華嚴經。已得三四卷。鷓鴣啼竹中。說偈自清遠。

九微燈

青鳥集殿上。龍膏焚九微。阿母太眞冠。晨纓綠葳蕤。

玉鏡臺

遺妾玉鏡臺。白色那可比。偷覷溫家兒。兩髩亦如此。

梁公博裘

千金襲翠裘。着來殿上賭。一言誓如山。媚娘不得取。

解語花

嘆妾解語花。妾小不解語。所以君王前。錯呼爾與汝。

贈姚叔梁來游華亭二首

山高鳥不巢。水清魚不住。至人渾是非。一味糢糊樹。

其二

運肘如風旋。雲起障中樹。他日游華亭。與爾騎雀去。

題竹柳圖

竹以招伯夷。柳以招靖節。安得同此人。踏殘滿庭月。

木筆

春雨濕窗紗。辛夷弄影斜。曾窺江夢彩。筆筆忽生花。

蘭

誰將清淨水。浣茲根與塵。幽香不出戶。本色佳山人。

山茶

少小倚朱顔。婍妮山園裡。何如玉川翁。松風煑秋水。

芍藥

上巳臨溱洧。春風轉一枝。枝頭落花後。留爾結相思。

茉莉

美人新浴罷。團扇慵無力。月白香風來。倚欄空嘆息。

繡毬

白玉琢花文。紛紛復似雲。休教獅子吼。攪亂一團春。

桂

有人夢廣寒。桂叢千萬樹。宮門鎖不開。留與眉公住。

方竹

外方而內虛。得道已無上。不劚魚郎竿。還劚仙人杖。

題東方生圖贈孫嗣洲山人

吾聞上元桃。其核及徑尺。持贈孫山人。同作東方客。

春雨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

題葛稚川像

勾漏白雲多。雲度松花冷。五色泉可餐。月沉葛洪井。

詠螢十首

懶向囊中處。羞從草間活。自有黯然光。風塵不能奪。

其二

光彩有時呈。風流無所住。不愧暗室中。明來亦明去。

其三

晚躭書史中。不甘草同腐。帝子借餘光。猶能指迷路。

其四

本非炙手熱。偏惜然膏苦。照書不焚書。却賢祖龍火。

其五

蛾爲燈光滅。螢燒火不眞。還當保明哲。切莫近宵人。

其六

數墨但尋行。沾沾逞夜光。何知大人相。離照出扶桑。

其七

夜靜簾初捲。風微帳不開。似憐無睡客。特遣小星來。

其八

瞥爾入門來。照點何曾徹。但使眼前光。心腸終不熱。

其九

弄態秋容淡。撩人冷焰青。且前還且却。或恐假星星。

其十

休誇入幕賓。光焰終須了。記取本來因。小人之德草。

山居四首

手持玉如意。清坐花陰冷。新詞世所稀。一曲紅窗影。

其二

山中雪色猿。子母常連肘。挂壁飲丹泉。攀花釀仙酒。

其三

春陰壓杏花。欲落猶未落。翠羽兩三聲。飛上秋千索。

其四

微雨洗梅花。空池影修竹。偶來亭上坐。頓爾歷清熱。

艷曲

羅幃少風來。流蘇轉不歇。春貓滾繡鞋。鞋瘦如新月。

天目盆松

此松天目孫。差峩類其祖。中頂秀擎雲。猶堪坐巢父。

雀哺燕

燕死雀還來。啣花餇其壘。未省烏衣兒。誰爲報恩子。

步月雨花臺木末亭二首

月中一點山亭下千章樹葉落路荒唐孤筇自來去

其二

山烟流出山樹影重生樹秋光如有情分月隨人去

宿句容市

車鐸不停聲中宵羣動起此時高臥人月射山窗裏

新秋四首

東方漸欲明朝霞月光接披髮草亭中疎螢坐荷葉

其二

薄薄早秋光偏與竹相入小雨灑紗窗拂曙翻凝夕

其三

朝霞浮水上水氣綠于眉殘月猶在樹櫛髮雙絲絲

其四

偶搖白羽扇閒挂青松枝心手多無事況遇秋聲時

山中

溪邊不垂釣山中不開門開門山鳥驚垂釣溪魚渾

招友

松葉堪爲酒春來釀幾多不辭山路遠踏雪也相過

梅花

梅花冷如雪。半落山之嶨。不用復彈琴。無絃花自落。

種梅

種梅三百樹。月下落香雪。英雄多負心。難負梅花月。

偶題

長江無停流。古墓無靜樹。笑我獨垂綸。月中自來去、

附六言

山居

籬落不衫不履。草花半笑半啼。老我簞瓢陋巷。看人走馬鬬雞。

春游

平明欲來山寺。半路醉倒酒家。燕尾剪齊新草。游絲釣得桃花。

飲虹橋

柳醮鴨頭春水。草分燕尾晴沙。莫問旗亭遠近。窗前認取桃花。

月下惠山飲泉二首

初光漸辭遠樹。飲彩忽散游塵。月下有爐宿火。山中

無個人行。

其二

却笑品題陸羽。可憐醉飽王孫。曾飲中泠泉水。不如此處清眞。

題野僧茆舍

剪得白茅縛屋。半界山涯水紛。懶向軒前補衲。衲破自有殘雲。

懷公言天目上晴下雨戲作

上界星河燦爛。下方風雨迷離。雲氣幻如蒼狗。雷聲啼似嬰兒。

贈龍潭上人

每欲一挑山月。笑尋大小龍湫。何似寒塘半頃。蓼花白鳥新秋。

題月夜送花圖

藹藹樹交巖澗。凝凝月上亭臺。卷幔忽聞荷氣。開門客載花來。

日與僧照白公讀書博奕于其別也賦此送之二首

十七史多刺謬。三千界亦模糊。試問鳥窠和尚。何如虎圏齋夫。

其三

臨水知魚樂否。賭棋逐鹿爭先。汝去汝來誰縛。我仍我與周旋。

澄鑒寺作

高屐見山雀躍。短笻覺我龍鍾。合作無才老子。差强能恐三公。

山中臨水僧舍

石橋忽斷空沙。垂楊影帶蒹葭。客至一鐺新火。半是門前浪花。

題雲山

雨過石生五色。雲度山餘數層。時有炊烟出樹中。多處士高僧。

自詠

若非睥睨乾坤。定是流連光景。半瓢白酒初醒。一卷黃庭高枕。

避暑二首

雨曳新蟬微響。風梳老雀殘翎。探洞却疑二酉。開山不煩五丁。

其三

並坐人如溫玉。乞書箋似冷金。翠袖涼分竹色。朱紘淨拂桐陰。

九月一日

籬下黃花堪把。城頭風雨初來。欲問重陽消息。不知何處登臺。

題畫

筆在大痴畫中。畫在大痴筆外。恰好二百年來。皴身出世作恠。

山居

手持班竹鋤頭。曬起刪花理草。忽然走入深林。驚散一羣黃鳥。

有感二首

明明開眼作夢。急急掉頭是誰。二十四番花信。三百六旬酒杯。

其二

世事向同談虎。人情却類泛鷗。莫問大方見笑。我已小事糊塗。

聽經畢

聽罷一參法語。散堂三僧五僧。麈尾却掃何處。明月山頂松棚。

讀書二首

夢贈江淹朝筆。鬼鑄張說横財。老子近復與淺家兄又絕書來。

其二

水月流光灎瀲。梧蕉弄影糢糊。老雀曾爲君子。蠹魚猶勝凡夫。

贈道南上人

達磨踏西而去。誰知此道南來。了却本無住着。請看鹿印空苔。

贈濂上人

錫杖半隨青席。獨宿萬項寒雲。雲氣夜來飛去。藤花又復紛紛。

贈古宗上人

兩祖東來心熱。文字一掃都空。欲鼓向來宗旨。莫教心路常通。

贈雲麓上人

雲去雲來空谷。壁苔暗生茅屋。日斜一卷法華。坐對飛泉自讀。

贈靜庵上人

山鳥一點秋色。藤枝半樹斜陽。試與僧雛掃石。消受水影橫塘。

贈法空上人

欲與雪浪和尚。船頭一卷茶經。笑拍白鷗飛去。踏破千頃洞庭。

坐僧舍紫藤花下

曾訪雪公到此。藤間一坐殘花。花落山僧掃盡。客來惟有新茶。

寄居山寺

且從山水去來。莫問是非今昨。衲僧掃地焚香。童子開籠放雀。

客至

瀟洒矦多編戶。清涼國有吾廬。忽覩快風快雨。恰逢
異人異書。

山中二首

野寺一里二里。山鄰三家五家。燒筍味兼蘭蕙。煑茶
香帶梅花。

其二

燕子飛來桄上。荷花開到橋西。新涼幾番客至。永日
不住雞啼。

泊舟吳門

要離墓前草白。專諸巷口塵黃。一片雄心誰寄。移家
試劒石傍。

題恒修法號

昨夜一番大雨。飛塵亂揚海底。北斗釣得蝦蟆。臭聞
三千里許。

題友人花圃

細摘岕茶秋早。新開五菊霜遲。成名付之孺子。痛飲
眞是吾師。

看鄰菊

處處栽蔬鋪地。家家穫稻登塲。携我床頭斗酒。醉着籬下重陽。

眉公先生晩香堂小品卷之五終

3466156 v.4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六

雲間陳繼儒著

詩

七言絕

山居

西崦茶塢有人家。雲抱青山水抱沙。記得春深無箇事。梅花看盡又桃花。

鼓琴

老樹槎牙匝澗生。彈琴樹底月凄清。有時絃到眞悲

處。古戰塲中。騷鞞聲。

村居

青草湖邊白石西。花籬茆屋酒帘低。來來去去雙黃鳥。不到濃陰不肯啼。

余嘗過一山隣。老而嗜[illegible]。杜紫蹸戶。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況京師滾滾塵耶。贈以詩。

有箇小扉松下開。堂前蔬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剛欲灌花山雨來。

山行

羣峰盤盡吐平沙。脩竹橋邊見酒家。醉後日斜扶上馬。霜楓一路似桃花。

西湖

空山無雨欲生烟。綠樹黃鸝幾箇船。三尺孤藤尋着汝。不教獨坐水聲邊

讀神僧傳二首

寂寂空山報晚鐘。繞身三匝見獰龍。戲將絲繫龍鱗上。明日尋來是老松。

其二

百尺龍湫徹底清。風吹一葉毒龍驚。老僧浴罷腥風
起。霹靂光中嘯幾聲。

梵園

梓樹新移綠蔭門。此中獨坐了無言。藤花堆裏鐘聲
出。却合山僧號梵園。

椿林夢雀（三教逸史八詠）

羽扇綸巾坐嘯臺。邊塵不動塞雲開。碧霄欲展凌風
翅。墮地原乘雀下來。

榆谷餐霞

餐霞夢到赤城邊。綵筆花生字字妍。人世不禁天際
想。英雄退步即神仙。

鈴閣談兵

威名能止小兒啼。更出韜鈐共指迷。麈尾風生雄辯
發。數聲清柝五更雞。

衡闈講學

少小能彎五石弓。年來絃誦更雍雍。自從洙泗傳心
後。爐雪功名一點紅。

芝屢問道

間關百戰命如絲誰覺黃粱夢熟時留得樓蘭三尺劒華山絕頂掘靈芝

蓮界叅禪

茫茫萬事總成空稽首曾叅亡是公欲辨戰場眞勝負春風百草鬬兒童

五岳壯游

將軍三十已登壇草木知名盡膽寒幾度凱歸思卸甲名山深處學龍蟠

三教會極

青天無滓月無塵勳業空花學道眞誰識圖成麟閣像本來三教一閑人

山園泉石

五色離離石子班誰開新溜放春泉泉聲如此聽不盡多買桃花種兩邊

同郁季雅過庵山

窗中榆柳映繩牀野色蕭疏納晩涼却笑城邊僧寺裏叩門游客送迎忙

題閒一上人壁

樹色周遮護水西。竹扉花落小橋低。庭中不獨馴飛鳥。雞爲聽經不敢啼。

初夏欲往小崑山題包彥平扇頭紀事

當年曾築乞花塲。花事闌珊二陸堂。今日棹歌山畔去。新蘆高柳半斜陽。

米子華。金華居士也。彥平來雲間。諸社中皆集鴛鴦湖頭送之。渭城之句。子華獨闕。留以待之。余爲拈此。米南宮癖絕。東坡謂吾從衆。余亦類是耶。

湖頭舞棹入蒹葭。空望鴛鴦拍浪花。臨別不曾留半偈。數行空待米金華。

題野寺

城隅瀠水帶斜暉。如雪楊花點客衣。犬吠隔村烟曖曖。僧棲獨榻對霏微。

感世

兩丸日月推名利。一片乾坤夾是非。試聽中峰道人偈。不如簑笠上漁磯。

雪中

買酒村中上馬遲。梅花歷亂開南枝。誰知風雪冷如此。正是英雄射虎時。

題僧畫

山南山北弄新晴。日出湖頭水氣明。記得斷橋臨別處。數行秋樹共師兄。

題畫

別一山川眼更明。幽居端得稱幽情。由來老筆荊關輩。施粉施朱笑後生。

得純陽焚香掃石之句偶作

掃石焚香過此生。隱居亦自有勛名。猶嫌剝啄驚門雀。何日峰頭坐月明。

新秋雨中贈士倩女俠畫扇

翩翩俠骨較書才。才寫殘山未點苔。獨坐小窗停筆想。畫中添却載花來。

戲題伯大渡水

雲山不斷蟬聲送。潮聲半壓蘋花重。漁郎忽入水晶宮。誰將鐵笛來三弄。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題隱士

結茆半在古松層。松下清池好濯纓。此際斜陽淡如許。更求添畫鬭茶僧。

舟中

出門沙鳥及江魚。臥看雲山坐讀書。却笑柴桑飜計拙。門生二子荷籃輿。

供花

水晶瓶子折花栽。欲倩東風未敢猜。昨夜一番春夢好。果然養得海棠開。

贈武士

紫閣花飛散吏牙。肘懸金印淨胡沙。山中亦有閒勳業。榻得蘭亭上白麻。

早秋曉櫛

蕭蕭洒洒數點雨。磊磊落落千章松。早起路旁無過客。隔谿明月打山鐘。

春日

一夜東風半柳枝。家家小雨綠絲絲。如何漫與爲圖畫。又乞先生一首詩。

春游過貞女墓有感

濯濯新楊破水痕。纍纍孤塚有貞魂。烏啼深竹藤花
落。落日輕烟罩墓門。

春閨曉起

一簾晴色養花風。鸚鵡馴人不閉籠。曉起恰當殘月
白。提壺親自洗梧桐。

湘妃竹

翠筠點點滴珊瑚。帝子春寃若可呼。夜半洞庭風雨
過。不將清淚滴蒼梧。

吳王試劍石

空山片石護蒼苔。醉倚秋風一劍開。荊棘蕭蕭零露
白。夜深麋鹿下荒臺。

高帝斬蛇劍

王氣千年屬至尊。劍捎星古赤黃昏。陰陰大澤黃雲
起。空望咸陽哭帝閽。

賈佩蘭出爲段儒妻

天上人間不可期。扶風月色淡蛾眉。御溝一片楊花
水。曾入深宮百子池。

採丸

夜行曾不問金吾。走馬採丸意氣麤。斫吏歸來明月落。劍光寒濺血糢糊。

送僧徧通游天台

夢游同汝坐莓苔。飛瀑懸崖萬丈來。夢裏瀑聲還撼夢。不如眞箇到天台。

納凉二首

高柳陰森蟬咽時。橋西浴馬散騌絲。有人閑到山門過。欵立風前讀舊碑。

其二

簷燕銜簾帶子飛。青蟲風颺墮人衣。日長散髮湖邊坐。松結凉棚傍釣磯。

新秋

田田蓮葉起凉風。支枕高吟草閣中。何處歌聲振林薄。采菱船在蓼花東。

荷池凉夜

竹外田田蓮葉風。朱欄艸閣小橋東。不知若個能圖畫。畫入盈盈團扇中。

檢史有序

萬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迄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遺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欵之便。及纂修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闊。丹鉛總錄。雙槐歲抄。亦嘗言及之矣。春日課兒山房。偶談前事。戲題。

雪滿前山酒滿瓠。一編常對老潛夫。兒曹空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新豐行

新豐高貲十萬戶。沽酒蹴鞠消殘春。莫嗔子弟多無賴。此是上皇諸古人。

夏熱思深秋之樂

秋風吹得蓴絲滑。夜雨新炊秔飯香。正喜故人茆屋下。橙虀鱸膾話斜陽。

同秋潭看花

暮春猶是怯春寒。病骨支離看牡丹。小幞無風僧話久。一齊花與共平安。

天池

春當三月鳥聲忙。柳浪參差麥浪凉。此日吳閶好風景。僧厨十里焙茶香。

西湖

閒往閒來獨和歌。柳花燕子水微波。西湖堤上平如掌。春艸青青放白騾。

洛陽

春夢時時到洛陽。牡丹開處酒亭香。尋常送客花千柄。蠟蔕筠筐接道傍。

廬山

古壁寒泉積蘚長。春潭雲木幾千章。何年乘犢入山去。醉石前頭結草堂。

乞牡丹

朱欄碧幄護輕紅。燕尾游絲蝶翅風。更與名花駐顏
色。小鬟偷揷膽缾中。

同南華載菊候士倩代題

斷橋荒屋點秋沙。楓葉林端是妾家。曾記重陽新雨
後。扁舟有客送黃花。

題觀濠堂三首

楊柳垂枝掃落花。花飛起處是誰家。曲城新築觀濠
室。十里桑麻五色瓜。

其二

城頭人向樹頭行。半聽歌聲半鳥聲。此日觀濠堂上
客。何星不是白長庚。

其三

粉榭朱廊遶曲城。花枝竹篠水痕平。此中幸有吾師
在。日日雙柑醉聽鶯。

池上二首

一溪樹色一簾烟。茗椀薰鑪秋水篇。正合香山居士
句。芙容開在臥床前。

其二

曉起科頭坐竹邊。無聊拄頰更高眠。何來瑟瑟松風度。却是花闌沸茗泉。

題壽山福海圖二首

酒甕嘈嘈杷菊香。解衣松下月清凉。年來數畝山田熟。半作花錢半雀糧。

其二

蕭蕭綠髮映朱顏。買宅修琴不記年。門外客來無酒器。銕冠長汲杏花泉。

春暮山居

萬壑松濤撲澗花。繡幢垂影打新鴉。猶嫌山淺通游屐。小閣峰頭別種茶。

贈山中人

松邊老雀雪爲翎。三足磁鑪數卷經。彈罷絲桐過山去。風吹芝艸滿籃青。

送郁大碧歸檇李

楓葉黃時滿屐霜。歸家新秫酒花香。何當撥却蘆花棹。烟雨樓前話夕陽。

送人還山

一片空青迤遠鐘。鐘聲出處冷雲封。採得黃花送歸棹。臨行又贈白芙蓉。

贈醫士

山中親啓石函經。到處逢人號客星。才下刀圭枯骨起。醉騎雙鳥羽毛青。

游仙詩

閑將虎子浴前溪。有女如花坐奕棋。贏得一雙紅玉板。逢人便唱踏歌詞。

少年行

紫衣綠幘的嬌嬌。騎馬吹簫渡野橋。若使石郎應見此。宮花肯賜鄭櫻桃。

限韵

簷鳥初喧午夢長。荷花開盡白蘋香。鉤簾撥出爐頭火。摹得黃庭一兩行。

詠柳

紛紛白花初下柳。柳色青青膩如酒。樓頭人望陌頭人。春愁忽忽君知否。

詠桃

游人隊隊摘含桃。鳥食桃殘半帶毛。擲却桃兒上船去。柳洲亭外刺雙篙。

詠石

不獨橋邊有黃石。西湖之西今復赤。骨青帶雨更帶苔。半匝松花與桃核。

詠松

曾笑西湖九里松。樛枝數尺不成龍。只因枯頂時多月。照見南高峰外峰。

詠寺

我曾醉上西湖寺。紅葉梢邊影三四。三三四四白雲來。時爲雲多見其二。

詠舟

西湖一百提魚舟。半賣游人半酒樓。惟有漁郎只如此。許多紅粉付東流。

詠馬

醉來峰頭橫鞭馬。松梢綠生松外瓦。馬倦爲我繫松根。臥而看山聊且且。

詠泉

長嘯無心惟咄咄。手摘松花及三撮。掃來枯葉煑新泉。半是蠶聲半魚沫。

詠妓

琵琶不彈愛彈蒯鍔。如芙容字如薤。女師元是聶隱娘。劒術不向人間賣。

詠僧

生嗔詩債欲爲僧。一頂蒲龕半壁燈。却怪支郎太多事。醉牽白馬月中乗。

題雪蓬

一領簑衣一席風。滿天雪色稱詩翁。釣竿時向烟波宿。海底珊瑚夜夜紅。

書扇

楊柳陰中洗馬時。涼蟬響在最高枝。醉來獨擁月明臥。不與紅綃鬭賦詩。

題季仲舉扇二首

一畝新塘半折開。石頭溪出水潆洄。門外酒船何處發。楊花桃葉渡頭來。

其二

數株楊柳數株桃。籬落稀疎薄暮潮。中有幽人住溪閣。讀書初罷學吹簫。

送黃孟威之金陵（太史唐元徵甥）

紅板月明桃葉冷。白門霜薄柳枝黃。從來甥也多如舅。此去何人敢雁行。

長夏訪鄉居友人

槐樾疎疎急暮蟬。看人洗馬月初圓。博山沉水香烟靜。楊柳灘邊刺小船。

題畫

老去支笻已不勝。輿來猶上最高層。長松落落微陰裏。只少斜陽掃葉僧。

壽朱錦林母七十

五色雲綃白髮新。前身元是魏夫人。一從雀到西池後。猶有青蓮花在巾。

周公美得婉兒稱心戲作二首

明河如水夜何其。晏坐非關中酒時。女伴不知人冷熱。鬢邊抵死插花枝。

其二

芙蓉紫褶稱身裁籠袖含嬌倚鏡臺數日秋陰笙板
澁郎如顧曲莫先來

看芙容

太湖月出秋冥冥辦得漁裝上釣舲兩岸芙蓉一聲
笛侍兒新賜號樵青

秋日贈妓

拂紅束素日初斜笑語居然是內家欲取秋光輕貼
鬢小鬟相得瘦黃花

避暑

萬壑松濤碧欲流石牀氷簟冷于秋卷簾飛瀑三千
丈恰對我家竹裏樓

郁伯承留吳少君過年戲代一首

短髮禁風不出戶擁爐聽雪西城隈好待杏花春鴨
外一篙直度到門來

春日訪殷方叔

櫻桃花開春可憐何處游人不放船却羨白頭殷處
士鵓鴣聲外獨耕田

戊戌四月四日積雨初豁峰泖清妍簫鼓振林送

春船至乃太史唐元徵也。訪余讀書臺。一宿而別。得絕十首。

登閣望泖

斜陽約略水西頭。餘景還能上竹樓。天際蘼蕪半窗綠。釣簑歸處起雙鷗。

看白駒泉

僧廚杉影野茶香。曲徑逶迤到草堂。笑倚山根覘泉脈。薔薇紅白道衣黃。

聽僧夜話

殘鐘忽報竹林東。古殿烟寒佛火紅。晚課罷時僧影散。院門雀叫落花風。

酌婉孌堂中

攜壺遙度嶺頭來。驚起棲烏下石臺。春雨燈花寒自語。夜深偏傍故人開。

宿園室

甕牖分明屬臥游。一齊峰泖鏡中收。曉來霽色排天眼。千里雲濤見釣舟。

初聞黃鳥

雨餘石壁綠初齊。細拂苔痕認舊題。讀罷支頤碧窗下。松花如雪打黃鸝。

僧乞書

素練烏絲百尺長。含毫飽潑墨花香。偷閒欲與山僧話。却笑差科半日忙。

饌香積

抱花尋壘燕飛飛。椿樹抽芽蕨葉肥。一餉平分僧鉢飯。歸舟已候綠楊磯。

臨行以舟中瓶花爲別轉游佘山

欲別殷勤贈牡丹。膽瓶春色未全闌。不知嘯入東山去。刻竹題詩遍幾竿。

元徵有入林之約戲嘲訂之

碧山學士少山居。若比愚公尚不如。何日巖扉喜隣竝。五千佛藏萬籤書。

送友應試南都

五花龍馬齒新齊。何處行空汗血蹄。八月桂叢秋正好。聯鑣十里孝陵西。

吳德言。念松石翁不忘。乞介公寫圖。索題以詩。

風吼松濤萬壑哀。寒泉迸石繞泉臺。老僧墨濺孤兒血。攝取先生曳杖來。

和令則題畫七首

山中雨後綠交加。淅淅棕鞋樹底沙。坐歇草庵僧不見。白鷗如雪挂藤花。

其二

綠到春山不可加。卓庵峰處盡丹砂。湯泉難化千年雪。雪裏常開五色花。

其三

山村雨霽水痕加。鴨嘴灘頭燕尾沙。新結松棚新試茗。好風無力掃藤花。

其四

十載開山老漸加。偶然鴻爪印泥沙。曉來梳髮池亭上。不卷疏簾對藕花。

其五

鏡中不怕鬢霜加。且與兒童學聚沙。三疊黃茆千箇竹。四邊青嶂一池花。

其六

睡起難禁酒力加。醉時隨臥白鷗沙。草堂位置新籬落。蕉葉西邊橘試花。

其七

攀上孤峯力更加。村墟簇簇水中沙。農師老稚無憂色。社鼓鼕鼕鬢插花。

采蓮曲

雙雙齊唱采蓮歌。十里荷香暗綠蘿。不怕溪頭秋水潤。由來少小慣風波。

若耶溪

苧蘿山下住西施。昔在吳宮今在誰。流水無聲村徑隔。小桃新柳坐黃鸝。

北風吹裙帶

一鈎斜影上荼蘼。羅帶飄風不自持。背却小姑私拜月。水晶簾外又來窺。

宮蠶

女桑新綠映宮槐。三月春風戴勝來。織就鴛鴦錦千疋。金刀先取合歡裁。

燕姬墜馬

十五妖姬髩似鴉。金鈿彈面玉釵斜。驊騮忽墜珊瑚
鐙。燕子低飛掠杏花。

春閨怨

寶鏡春花嬾畫眉。紗窗明月鬭彈碁。閒來偶向池邊
去。楊柳青青叉幾枝。

藏菊

取次山人酒一瓢。趁潮歸去路非遥。當船明月纖如
許。載得黃花不碍橋。

贈雪大師

曲水廻舟度九峰。坐來窗外落疎松。何緣二陸干將
地。無限藤花蔓草封。

題山僧黃雀山樵卷後

帶粉新篁半度墻。入門松影落匡床。畫中詩句詩中
畫。付與山僧半日忙。

山中

薙草澆花老比丘。焚香時坐最高樓。年來踪跡厭城
市。不向隣家借釣舟。

藏鈎

隔墻垂柳似章臺。花濕胭脂帶雨開。若箇巧藏鈎在
手。盈盈含笑誤人猜。

蹴踘

繡陌花明艸色繁。綵毬飛處萬人看。不禁香汗羅衣
濕。其奈輕腰錦帶寬。

鞦韆

粉蝶朱闌挂綠楊。春風飄蕩綵絲長。只緣睡起嬌無
力。落地花泥滿綉裳。

春日獨當壚

石榴裙帶漾春風。酒幕高張綠樹中。脫下金貂須醉
飲。阿郎騎馬獵新豐。

七寶避風臺

太液春風絕可憐。朝來吹綠一池烟。雲屏錦帳當空
起。千尺金臺九品蓮。

薛夜來

紅粉三千獨擅名。暗縫龍衮自分明。六宮減却驪珠
價。神女新來不夜城。

清夜游西園

蘭葉疎疎白露漙。珠簾銀燭夜光寒。西園公子風流
甚。千古才名屬建安。

愛妾換馬

紅顔黯淡破新裳。紫燕翻飛服上襄。總愛桃花文五
色。寧憐柳葉淚千行。

題泖塔

泖上空波疊亂沙。寺門橋斷半蒹葭。何從一借風帆
力。醉挾飛鷗拍浪花。

山中寺

一天秋色淡松花。獨雀歸來帶落霞。石洞草深僧入
定。白雲飛出護袈裟。

題畫

秋氣叢叢撲暗沙。紅樓燭冷聽琵琶。曉來憑几看秋
色。隔浦芙蓉未着花。

初夏即事

梅雨晴時處處蛙。尋常家釀不須賒。老親醉後盤飡
散。瓶裏初開夜合花。

題徐孝廉瞻親圖

當年堂上舞衣鮮。此日瞻雲思惘然。底事蛛絲網書篋。涕餘愁見蓼莪篇。

春郊即事二首

十里松陰水上浮。晴沙細草臥江鷗。過橋欲看春山色。一片寒雲落杖頭。

其二

桃花春水鱖魚香。帆影飛來挂綠楊。一帶平沙似圖畫。醉聽黃鳥濯滄浪。

贈陳鏡仙風鑑

兩髩蒼蒼毳布青。山中親啓石函經。相逢笑我烟霞骨。知爾前身是歲星。

題壽安寺壁

灌木陰陰殿角斜。寺門一帶好人家。春潮退後溪風急。破網無魚挂落花。

題漁者圖

挐罟坐釣秋江滸。沽酒容易求魚難。世間好物不在速。三尺鱸魚晚上竿。

秋隱

芙蓉如樹不開門。水氣泠泠花氣渾。長日山扉無一事。蕉陰滿地鬬鵪鶉。

送友人游南都

長干明月酒如泉。叢桂紛紛撲畫船。匹馬踏開紅板月。綵毫題帶白門烟。

過孫世聲園居

出郭行游日未斜。尋常笋蕨稱山家。枯藤半挂疎籬畔。一道香生罌粟花。

晚泊

近來學得倪迂法。藏酒緘茶更惜香。不是留些窮活計。若爲消得這斜陽。

園居

凉蟬晚咽芰荷風。茶熟香清草閣空。忽憶閨中新雨後。峰頭金碧荔枝紅。

花生日戲作三首

百花生日雨初晴。年尾年頭果價平。恐是有花郎不識。戲將紅綠記花名。

其二

的的櫻桃當井開。笑郎終日不曾回。入門便有好花
插。花少郎多次第來。

其三

一陣春風萱草西。團團如雪滚春泥。若非生帶桃花
煞。何故終朝不住啼。

對雀

獨眠石室竹千竿。看爾仙姿振羽翰。別後山僧寄書
至。開函先問雀平安。

得雀

開籠有雀印蒼苔。雀到眞如道士來。我已機心渾忘
却。自鳴自舞莫相猜。

再題烟雨樓

秋老蘋花帖岈開。雪鷗一點夜飛來。逢人盡道游烟
雨。月白何曾獨上臺。

丙申閏月築小崑臺

恐飢買得山陰地。赤足來疏雨後泉。何日歸歟蓮社
裏。故鄉重結白頭緣。

題王楚玉蘭

年來空谷半霜風。留得遺香散草叢。只恐樵人混蘭艾。紅顏收在束薪中。

山中自敘

榻得平原爭坐帖。放開兜率照顏花。此時穀雨新晴後。櫻筍初甘又試茶。

游資慶寺

我來入寺非生客。曾與名山夢裏游。一笑相逢借盧橘。滿筐分破洞庭秋。

登縹緲峰

十項湖光四面開。松陰上下點如苔。莫言縹緲君曾渡。先有樵人雲外來。

贈洞庭種桃道士

椰瓢葵扇竹筐斜。每對松風一點茶。却笑閒人有清病。白頭辛苦種桃花。

贈醫

採得神芝已滿囊。一籬春雨喜初黃。門前底事多車轍。人說君家降藥王。

送戴望之富陽讀書

松風十里冷于秋。江水潺潺及馬頭。君去若尋消夏
處。釣灘六月好披裘。

題恰愛舩

菱葉疎疎不碍舟。綠蓑時挂釣竿頭。此中無物堪容
汝。剛許沙鷗一點秋。

燕未來

百花深處艸堂開。風雨愁人燕未來。無數落花思燕
子。莫教容易掃蒼苔。

題仙館圖　有序

玄宰爲季重王使君。作仙館圖。極得董巨筆意。
半以吳興運之。今使君出宰青溪。蹔作峰泖客
卿。有玄宰烟雲供養。勝於玉宸香案吏多矣。佛
經有人非人等。故題一絕于上。

北窗一榻我愛我。南華半卷人非人。仙曹官吏如蟻
蝨。傲骨難甘作弄臣。

題雲山

谿山鶻突雲懵董。大年直接襄陽統。古格寥寥誰賞
音。琴上無絃笛無孔。

題松

入林松影綠蒞蒞。叢艸多聞琥珀香。雀子解飛乘月去。空巢生出野鴛鴦。

題畫

翠壁丹崖赤板橋。隔林黃葉更蕭蕭。何當踏月橋邊去。千尺飛泉酒一瓢。

贈堪輿

緊絆芒鞋未肯休。月明長嘯萬山秋。異人傳得摟龍訣。到處能教石點頭。

讀項羽傳聞畫眉

疎星淡月曉風輕。熟埵山樓夢亦清。讀到虞兮離別處。英雄那得畫眉聲。

和葛實父

風風雨雨無人至。有客繫舟來看花。君號懶髯眞箇懶。酒瓢不挂別人家。

山中

空山無伴木無枝。鳥雀啾啾虎豹饑。獨荷長鑱衣短後。五更風雪葬要離。

壽沈節母

五更機杼讀書檠。膝抱雙孤課一經。兒已成名婚嫁
畢。女中原自有程嬰。

結夏翠峯寺

古院濃陰夏亦寒。追涼更喜石臺寬。蕭蕭記得東軒
竹。綠玉無塵粉未乾。

妓席不赴詩以謝之

桐花如雪散空堦。香氣絪緼百和諧。不及綠毛么鳳
鳥。飛來先挂美人釵。

洞庭白馬廟。楊梅萬株麝香百合不計數。同蓮儒
平叔諸君探之

筍輿直上白馬廟。更下太湖浮酒杯。百合滿山香麝
發。人人登樹採楊梅。

夜宿沈謙之庄口二首

太湖風送波如烟。收入荷香淺港邊。小閣曲橋臨橘
柚。日斜恰到捕魚船。

其二

買得湖魚鮮更肥。坐無遷次酒交飛。雪花梨白葡萄

紫。明月紅樓在翠微。

睡起

妖姬十五髮初齊。倦倚花欄日欲西。幾度小鬟扶不
起。畫眉人怕畫眉啼。

吊達觀禪師

當年曾住碧山頭。未必公卿盡海鷗。莫怨網羅彌世
外。鳳麟只合赤霄游。

胥口伍相國廟

廟門老樹何年栽。赤日生火陰風哀。神騎白馬湖中
來。鴟夷子皮浪打開。

太湖石

嵌空巖竇綠氤氳。半是霜灘舊水紋。昨夜何人弄湖
月。笛聲吹裂洞庭雲。

九月送古水游天池諸山得六首

斯人不可使常閒。緊絆芒鞋踏遍山。月落雞鳴未歸
去。歌聲猶在水西灣。

其二

偏袒松根懶下山。斯人不可使常閒。夜來搜得新詩

句。月照碧窗黃葉灣。

其三

家家種橘住溪灣。籬下黃花屋下山。如此秋光如此
月。斯人不可使常閒。

其四

斯人不可使常閒。閒看青帘不看山。底是危橋偏欲
渡。酒家遙住桂花灣。

其五

年尾年頭只愛山。斯人不可使常閒。爲儂鈎榻殘碑
字。碑在松杉灣更灣。

其六

小船撥過小溪灣。菱葉紛開見遠山。放却漁竿便吹
笛。斯人不可使常閒。

題杜少陵集

兎脫如飛神鶻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却悔輕吟
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新燕

趙家姊妹不如他。穿入珠簾疾似梭。輕俊無過新燕

子小時喫得落花多。

題龍華寺

浦邊分得一袈裟。勑賜龍函出內家。好向東軒開一簣紙窗修竹對梅花。

題香山九老圖

蓮花巾揷舞山香。南岳吹笙月似霜。侍女雙成休誤曲。曲中能顧有周郎。

初夏

小舟貼岸綠陰齊。爲愛西峯更轉西。茶後香前圖一覺深松細雨叫黃鸝。

休夏山居

六月貪看瀑布涼。兎絲風搦茯苓香。攜笻轉入深巖裏。冷對長松坐草堂。

避客

叢竹名花一畝宮。猶嫌闤井認山翁。重巖洞裏松泉下結箇小庵東更東。

登山

緊絆芒鞋未肯休。月明數里到峯頭。不須榔栗過眉

杖。我狎山君似海鷗。

鐘樓

雲物晴開萬井塵。滿城花鳥換新春。一聲敲破乾坤夢。喚起茫茫未醒人。

漁舟

有白鷗處不受暑。多綠楊邊好放船。却把功名都打破。一竿風月弄江天。

雨霽

忽得松風梳篁清。前山雨霽石樓明。卷簾不見樓中客。竹裏遙聞落子聲。

出塞行

秋風何處起悲笳。塞草荒荒一片沙。白皙將軍紫騮馬。千鍾虜酒面如花。

梅花二首

酒清花綺雪交加。曬足春宵春夢賒。夜半微風打窗紙。不知是雪是梅花。

其二

月中無際定花光。春氣絪縕別有香。半臂黃衫何處

客。一聲長笛滿樓霜。

燕未來

輕寒輕暖軸簾鈎。花月虛無燕子樓。樓上美人慵未起。殘粧冷落玉釵頭。

種松

新髮鬖鬖碧似松。曉岑夜坐候孤鐘。莫教洗鉢石臺下。山後年來有臥龍。

坐友君軒

竹林深處小亭開。獨寉時時啄紫苔。羽扇不搖紗帽側。晚凉青鳥忽飛來。

同玄宰看梅二首

一瓢隨意坐山家。醉後重扶上小車。不是向人驕健骨。春遊只恐負梅花。

其二

先生杖屨故閒閒。每到花時嬾出山。只使下山常送客。不離香雪幾回灣。

客至

小窗前後對山開。樹底幽禽去復回。簾外忽聞人語

嚮柳陰誰抱短琴來

春暮

杏花如雪雨星星病骨支離一草亭三月芒鞋猶挂
壁門前山爲阿誰青

山中

燒却兵符臥草萊春醪初熟早梅開深林雪暗多虎
跡荷蓧丈人何處來

贈友

不到山中三十年布衣芒屩髩蒼然門前丈許籬

地曾坐桑陰一聽蟬

訂友

雙鳩喚雨單鳩晴笛中柳枝縱復橫好風忽捲讀書
幔待君到此新笋生

見楊花

爲憐春去一登臺非雪非梅不可猜半百老人頭漸
白莫教吹上髩邊來

題花主人家三首

春風無力柳條斜新草微分一抹沙欲向主人借鋤

鍤掃開殘雪買梅花

其二

返棹山中日未斜釣磯潮退弄平沙雨餘茆屋秋無恙一樹桐陰覆菊花

其三

同僧來訪夕陽斜綠樹模糊界白沙風咽蟬聲吹不斷一窗幽夢紫薇花

深秋

草綠蘋香縠水紋秋山寂寂冷斜曛庭前雙桂窗留影時宿寒鴉與斷雲

南都

太平風物是京華白馬黃衫七寶車寒食鬬雞歸去晚院門新月印梨花

春游

柳葉沉沉蘆笋肥碧湖青草鷺鷥飛桃花一樹魚三尺不醉月明人不歸

銷夏

幾日不登峰上頭參差竹樹已沉樓到來不用尋銷

夏雀叫一聲天欲秋

秋夜歸

蓬底寒蛩點客衣村邊漁火度橋歸空山何處吹秋
笛深夜無風雲自飛

有懷

村邊楊柳已掩黃一路雲埋舊講堂偶向梅花村裏
度芒鞋到處雪痕香

題畫

怕將名姓落人間買斷春江蘆荻灣幾度招尋尋不
得釣魚船子在深山

春日山居

花谿柳浪綠參差一路黃鸝弄舌時笑我姓名藏未
穩白頭田父解求詩

渡泖

秋老江瀕漾夕空蕭蕭楓葉挂疎紅那知三泖清秋
思偏寄蘆花一寺中

看菊

四面羣峰入草堂尚餘竹木繞廻廊雖然處士無功

業。也種黃花滿地香。

題壁閒偈（附）

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何處尋。

靈隱作

竹引峰頭泉外泉。幽栖恰入畫中禪。牕前五箇老松樹。松鼠窺人自在眠。

讀陽城王典傳

耳由頭顱下及肩。嵩山人說地行仙。長飡九節菖蒲葉。十五桃花美少年。

和西生乞松詩

栽松莫問路西東。補足前朝十八公。我願化爲長耳佛。來來往往聽松風。

題版築求賢圖

兩番卜相屬英雄。時事違心進洢東。 新主詔書求版築。登朝猶是黑頭公。

法相寺祈男得男者許種松一萬。有損松者報亦如之。

六橋徧種桃千樹。攀折花枝委道邊。我欲種松三四里。生男箇箇耳垂肩。

和陸劬思二首

儲無擔石任人嘲。數卷殘書續命膠。負米有時曾再出。蓬蒿門外莫論交。

其二

自笑自歌還自嘲。生平不與俗緣膠。草堂種得百竿竹。唯有此君堪定交。

牡丹

天彭牡丹天下奇。王孫買種騎交飛。馬頭籠得名花至。馳入成都露未稀。

壽吳永錫母夫人五十

客皆將相兒應貴。經世文章已大名。莫向君平常問卜。夜聽機杼讀書聲。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3466157 v.5

眉公先生晩香堂小品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著

詩

四言

山居集字

升高刺深。谷窈泉甘。既安既閑。南山之南。俯仰百歲。消磨豪傑。何如此中。飲氷聽雪。裂石介嶮。老木蔭廬。上德不德。左圖右書。簡欲刻名。休養生息。疏鑿畎畝。以樂賓客。

春日七章

春風婆娑。楊柳之陰。林有黃鳥。如歌如吟。

其二

十畝之郊。菜葉薺花。抱甕灌之。樂哉農家。

其三

春水漸寬。青青者芹。君且留此。彈余素琴。

其四

板橋之上。宛宛蘼蕪。誰將輕舟。弄此春波。

其五

遠觀諸山。春陰欲雨。風雨之朝。惟余與汝。

其六

塲頭平平。鋤棘及草。留此好花。以待春鳥。

其七

春日欵欵。春風洋洋。予寧匪人。而勿翱翔。

贈西域僧

師從西天。來游東土。十方程途。不記年所。懶縛獰龍。怒叱劣虎。迦毘盧佛。是汝初祖。

西湖二章

孤艇一尺。躍於中流。酒在船尾。花在船頭。

其二

旅旅酒亭。落落水亭。紅衣者客。白衣者僧。

題畫三章

車塵馬足。繽繽紛紛。吾獨幽寂。青山白雲。

其二

非葉公龍。眞裴旻虎。南宮之孫。北苑之祖。

其三

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木有石。有橋有舡。

山居

高梧修竹。靜者之居。風瓢不鳴。夢亦清虛。客至有酒。客去有書。披裘種花。著屐采蔬。南山雪霽。北牖風初。如此不樂。歲亦云徂。

秋山行

落落㵎壑。瑟瑟江楓。野人獨往。凄其以風。

游仙招隱章

芙蓉之邊。着我高屐。朝餐紫芝。暮煮白石。鮮芝滿囊。奇石滿床。修眉披肩。清風來吹。

題枯木竹石

新篁含粉。枯木生苔。一讀道書。清風徐來。

贈見無上人

萬法既無。從何處見。若欲見之。石火間斷。

贈本空上人

萬法本空。汝心自喧。喧者若寂。火斷無烟。

贈僧塵

新剪松枝。縛作談麈。曾悟如來。客來無語。

聽經罷

茗戰而肥。綠香滿路。永日忘歸。

書壁二章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吾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

其二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何以親。我求良友。實覯懷人。懽心孔洽。棟宇誰隣。

題隱居圖

十畒之園。數椽之屋。旁列圖書。隨意花竹。召客有酒。

耕田有犢晚厭娥眉餌藥獨宿

避客

吾乘小舟避暑避客高柳之下密蘆之側卷簾焚香施簟布席閒拂壺觴或游翰墨酒罷科頭山前月白

新開園圃

行高初筮飾甘暮年愛素好古辟事就閒裂石介道植竹引泉少時繁密有若自然誰羨同此山癯列仙

題杏花鴛鴦

春水瀰瀰杏花初香拍而來者五色鴛鴦

壽張三星

清如長公喬出留侯六曹粉署十石碧油投錢飲馬鐙玉鳴騶息偶六月名垂千秋宜男堦草多子庭榴綦舄交錯羣心獻酬何以壽之三公黑頭

題百子杯

天錫之祥蘭桂承芳飲此醑矣以世其光

題桃杯二章

東方獻桃玉女承漿酌言嘗之萬壽無疆

其二

瑤池桃實千年一生東方獻之以作壽樽

題杜癹武榮福堂

桓桓將軍世鎮西土修髯若神猛氣吞虜馬豢飛龍士臥虓虎霞閃旌旗雷轟笳鼓巢擣雪中凱歸月午辮髮欵關移帳深塢百二秦關十九安堵上將紫貂偏裨青組玉冊金書煌煌神武世福實榮功高勞苦持此忠貞以作干櫓

烏孫公主

我來烏孫自治宮室歲時一會置酒飲食烏孫龍鍾

一雙秋鴈飛度雲中中不留鴈不留空

題蘭

寫蘭之玅氣韵爲先墨須神品水必新泉研滌宿垢筆純忌堅全憑寫勢正背欵偏含三開五總歸一馬石須飛白翠竹一竿

題東坡笠屐圖

無雨無風戴笠戴屐此老童心也消不得

夏日園居

梧陰滿簾荷錢滿渠鳥聲乍變粉籜半舒前有紫榴

後有綠葵。奇石古彜。故人異書。茗椀水沸。香烟篆紆。
燕雛兩兩。遶簷學飛。老農三三。荷鋤始歸。破醒夢闌。
結逍遙廬。既康且閑。不醉何如。

避暑

廬山瀑布。峩眉積雪。泰岱秦松。瀟湘竹葉。各繪一屏。
左右陳列。簟紋清涼。石几凝滑。卷簾看花。欹枕候月。
蘭泉蕉風。新浴方潔。此避暑方。贈君怡悅。

試茶

綺陰攢蓋。靈艸試旗。竹爐幽討。松火怒飛。水交以淡。
無語不通。罷飲悲歌。滂洒縱横。

清明四章

磊磊落落。大石小石。新鴉初青。楊花已白。

其二

城南齲齲。影臨流泉。醉人白馬。相逐於田。

其三

白皙紫衣。浴馬橋下。願言從之。夫我不暇。

其四

汝醉倩我。我醉倩汝。鵓鴣烏烏。載風載雨。

村中四章

鹿皮班班敷於岸側。仰聽黃鸝。花落我幘。

其二

落花無聊。以逐新潮。願爲漁父。刺舟溪橋。

其三

橋頭班坐。新草如縷。盍歸盍歸。炊烟欲午。

其四

新酒既開。故人方來。清風穆如。當予好懷。

秋山即景

雲岸歷眹。杉栝竦直。碧山之下。寸寸秋色。野人樵子。
何處不居。冠劒百族。誰知此極。松深景暮。悵然嘆息。

雪景莫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目擊而賦四言。
夜啟巖牖。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雞鳴雪中。

山中五章

烟白雲青。竹樓茶塢。中有潛蛟。呼之或舞。

其二

楊柳菰蘆。回互寺前。俗客不到。詩衲高眠。

其三

奇雲盪胸我懷英雄濯足湖上蕭然以風

其四

踈踈蕭蕭木落草凋有客來此臥詠離騷

其五

蕭蕭踈踈木落草枯誰與共之孫登其徒

遊仙曲同王修微雷月下作

月白雨霜揮一條絃聽者爲誰三五列仙有美少姝衣錦奇鮮舉袂揚風詞麗以閒彈曲未終清淚潸然天上無憂人間可憐

附賛

四先生賛（有序）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遁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戸既爲男子恐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迺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系以賛

越大夫范少伯蠡賛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

周處士魯仲連贊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棹富貴。若雲烟。鴻宾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

韓義士張子房良贊

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唐鄴侯李長源泌贊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十六應真像贊

第一尊者趺坐結跏。蠻童鬅頭。簪揷野花。有鬼使者伏地稽顙。童側取書。珠在象罔。

第二尊者橫玉如意。老人何來。擎琉璃器。傾器瀉出五色舍利。光明熾然。照天照地。

第三尊者扶烏木藤。千載老猴。雪髯垂膺。跪項珍果投誠。聖僧笑而受之。曼笑騫騰。

第四尊者細眼蹲坐。張口如箕。捧腹如瓠。好醜聖凡。

但笑不嗔。惟無所嗔。故曰至人。

第五尊者石印雙趺。左手持頤。右手弄雛。雛猊妥尾。搖首吽呼。金繩黃環。付彼髯奴。

第六尊者坐臨淵濤。擁膝不語。目瞠雲霄。神如止水。綠髮素綃。投函侍者。兩頰紅潮。

第七尊者彄眼獰貌。松深草香。㾸熟始覺。龍蟠掌心。鬠甲飛掉。戲攫其珠。雲霆雷雹。

第八尊者頷語相向。金膝而坐。加肘其上。侍兒汲水。神湧地出。異寶滿盂。賊等尨石。

第九尊者蓬髮蝟鬚。骨見衣表。非仙非癯。食已撲鉢。指歷數珠。沙彌搆火。烹紫琳腴。

第十尊者年少橫經。老宿霜髭。俯首以聽。生死無常。日月甚駛。擢黃高山。道無老穉。

第十一尊者短衣腹褌。骨面皴古。如枯樹根。垂足虎頂。如狎假豚。孺子怵惕。却步逡巡。

第十二尊者鹿鞾虎皮。水晶軍持。中插楊枝。飄洒甘露。鸚鵡來儀。聲無凡音。自稱雪兒。

第十三尊者不譎不詭。欹坐栢下。手屈三指。荷葉田

田其花如綺巢者神龜捕者童子

第十四尊者顏若朱塗紫衫青屩裂眦鬈胡一臂怒張手托浮圖豈惟浮圖大地山河

第十五尊者披笠覆鎧牽臂褰裳浮涉大海世外之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

第十六尊者[illegible][illegible]齠齒修眉掛節長尺有咫有客問道不言哂爾五百年來懶鑽故紙

大士贊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布袋和尚像贊

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達磨贊

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束付東洋大海郤向震旦專逞口尖舌快早是踏蘆西歸若遇肙公斷不許膝鬍千奇萬怪葉畫神龍見眞者自應膽碎此何故壓捺這人只爲後世野禪卜度思量偷心猶在此之謂陰符有云害生于恩恩生于害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問渠枯骨頭上覓恁麼討若遇陳居士熱

掌縱打潑皮只打他青天白日如何鬼出

餤口施食賛

焦面鬼王施喜法食山魈木客嘯樹頭羅刹哪吒倚石骨山僧持眞言髭蓊仗佛力揚眉瞬息明月中龍臥鉢泉虎臥錫須臾陰霾戰玄黃神燈半餉蘆根出劃開鬼門與鬼甯小鬼笑侮老鬼泣何以故般若波羅密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七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八

雲間陳繼儒著

詩餘

宿吳延陵山莊（漁家傲）

虎丘南去谿流曲墻頭露出茅茨屋打掃新塲堆舊穀雞犬熟估船慣伴漁船宿　轉箇廻廊松簇簇小橋淺瀨粘修竹好山好水看不足綃一幅雪花酒嫩梅花綠

村居（風中柳）

掌縱打潑皮。只打他青天白日。如何鬼出。

燄口施食贊

焦面鬼王。施喜法食。山魈木客嘯樹頭。羅刹哪吒倚石骨。山僧持眞言。髮蓊伏佛力。揚眉瞬息明月中。龍卧鉢泉虎卧錫。須臾陰霾戰玄黃。神燈半餉蘆根出。劃開鬼門與鬼窟。小鬼笑侮老鬼泣。何以故。般若波羅密。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七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八

雲間陳繼儒著

詩餘

宿吳延陵山莊（漁家傲）

虎丘南去谿流曲。墻頭露出茅茨屋。打掃新場堆舊穀。雞犬熟。估船慣伴漁船宿。轉篙廻廊松簇簇。小橋淺瀨粘修竹。好山好水看不足。綃一幅。雪花洒嫩梅花綠。

村居（風中柳）

近侶漁樵。疑是白駒空谷。對青山。悠然自足。北窗疎竹。南窗叢菊。愛村居。玲瓏委曲。　風烟草履。滿意一川平綠。問前谿。今朝酒熟。葛巾可漉。花谿可浴。欲歸來。故人留宿。

七夕二首　釵頭鳳

梧桐墜。秋光碎。一痕河影添嬌媚。錦梭擲。緑橋結。今宵天上。歡娛節。嫦娥凝望。也應痴絕。熱熱熱。　天如醉。雲如睡。朦朧方便雙星會。雞饒舌。催離別。別時打筭。開年月。自從盤古。許多周折。歇歇歇。

其二　惜分釵

拋團扇。拈針線。畫樓笑擁如花面。拜中庭。問雙星。何故牛郎。偏對娉婷。卿卿。　時光箭。恩情電。一年一度來相見。天河清。萬里明。月墜銀鉼。犬吠金鈴。行行。

讀書臺作　臨江仙

婉孌北山松樹下。石根結箇巖阿。巧藏精舍恰無多。尚餘簷隙地。種竹與栽梧。　高臥不須愁客至。客來野笋山蔬。三杯濁酒儘能沽。倦時呼隺舞。醉後倩僧扶。

初夏夜飲歸（增減字浣溪沙）

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聽鮎鳴。曲曲柳灣茅屋矮。桂魚罾。　咲指吾廬何處是。一池荷葉小橋橫。修竹紙窗燈火裡。讀書聲。

過泖橋澄鑒寺（點絳脣）

烟水茫茫。溪雲半捲埋僧屋。闌干數曲。窈窕藏花木。三度風吹。送我來投宿。西窗竹。月明茶熟。橘柚墻頭綠。

與妓二首（霜天曉角）

紅顏雖好。精氣神三寶。多被野狐偷了。眉峰皺。腰枝裊。濃粧淡掃。弄得君枯槁。暗發一枝花箭。射英雄。應弦倒。　迎醫問禱。疾病來纏擾。悔殺從前草草。遣煩惱。自家討。填精補腦。下手應須早。快把凡心打疊。訪仙翁。學不老。

其二

仙翁笑倒。同志如君少。有甚風吹來了。日月明。乾坤小。利名擾擾。還是清虛好。不病不貪不老。醉騰騰。漫昏曉。　洞門深杳。樵牧何曾攪。一片野雲縹緲。白的

猿青的。鳥山圍水繞。圖畫天然巧。寸寸異花香草。地無塵。松枝掃。

西湖作（點絳脣）

曾記東坡。重陽前後休教挫。挨向湖山。首出風流故。攜手歌姬。約步還遷坐。羅衫素。一行白鷺。飛過西陵渡。

洞庭作（點絳脣）

鐘鼓沉沉。寺門落葉僧歸獨。晚鴉栖宿。影亂墻頭竹。長嘯峯前。清籟飛空谷。松如沐。炊烟斷續。杯底秋山綠。

秋日（點絳脣）

雪浪橫秋。秋高遊客船如馬。楊柳漸黃。兩岸芙蓉把。六代烟雲。絲筆真堪寫。詩成者。應在名山下。憑誰寄我。雁字天邊也。

花下作（增減字浣溪沙）

晏起還嗔中酒時。玉牌分得牡丹枝。花下自調新樂府。寫烏絲。　付與紫衣傳別院。夜來翻入管絃吹。吹得老夫重醉也。有情痴。

贈別（點絳唇）

凍浦沉烟。荻聲瑟瑟花如絮。雁兒成字。霜白人歸去。
歲遍清陽。無計留儂住。儂知未。黯然別意。殘燒斜陽樹。

重陽（昭君怨）

記得東坡老叟。莫負清明重九。今日正重陽。菊花黃。
花鋪滿頭歸去。落日前村楓樹。樹裏唱歌聲。釣魚人。

銷夏（昭君怨）

清晝綠陰如許。樹底鶯雛學語。顧影碧池中。忽成翁。
且自枕書斜睡。睡起一杯微醉。池上落花風。撲流螢。

泖上（點絳唇）

泖口虛無。小舡點點如飛燕。遠山難辨。又隔垂楊線。
浪拍空花。欲釣心情倦。佳人倩。花枝飄霰。未許儕雛見。

小崑山作（臨江仙）

門外青山如屋裏。儘堪老子婆娑。白雲鎖斷考槃阿。

穿簷聽秋雨。對奕有僧雛。起得西窗剛得泖。風帆來往如梭。數聲漁笛夕陽多。野鷗飛拂處。楊柳互菰蒲。

題村庄　滿庭芳

五鹿山邊。晉文投塊。至今漳水依然。使君住此。花木已多年。粧點亭臺橋道。長消受夜月秋烟。庄前後。赤城綠野。塲圃又鈎連。斜陽新雨外。蘋香菱熟。鷺醉鷗眠。忽村墟牧唱。野外鐘傳、一片風光似畫。界不定江北江南。相隨去。筆牀茶竈。同上釣魚船。

山中初夏　浪淘沙

風雨霎時晴。荷葉青青。雙鬟捧着小紅燈。報道綠紗廊底下。蕉月分明。　梔簟嫩涼生。茉莉香清。蘭花新吐百餘莖。撲得流螢飛去也。團扇多情。

茗帚菴作　風中柳

燕燕于飛。補葺舊巢堪宿。草庵寬。何須華屋。水兒一曲。山兒一幅。畫中人。鬚眉皆綠。　拄杖敲門。有客來看。修竹。但家懐。園蔬野簌。菊花酒足。松花飯熟。日三竿。受此、清福。

新秋　浪淘沙

早起未梳頭。倦倚高樓。添些半臂挂簾鈎。剪剪輕風來拂面。微帶溫柔。　鶯老燕含羞。交付輕鷗。荷花十里蓼花洲。對對雙雙眠水上。賣弄新秋。

閒居書付兒輩　清平樂

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箇新生黃犢。　閒來也教兒孫。讀書不爲功名。種竹澆花釀酒。世家閉戶先生。

山居雜咏七首　霜天曉角

背山臨水。門在松陰裏。草屋數間而已。土泥墻。窻糊紙。匡牀曲几。四面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灌園者。陳仲子。　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隣叟偶來爾汝。九寸鱸。一尺鯉。菱香酒美。醉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喚先生。看月起。

其二　昭君怨

記得去年穀雨。柳蘸鵝黃春水。水上奏琵琶。一痕沙。　曲罷留儂歸去。家在竹溪西住。古木挂藤花。喫新茶。

其三　點絳唇

山縈雲疎。桂叢如雪芙蓉瘦。醉殺秋光。何處尋歌袖。有箇香車。水上偏拖逗。人來又。波紋微皺。風送蘋花溜。

其四　增減字浣溪沙

蜂欲分衙燕補巢。清和天氣綠陰嬌。一陣牕前風雨到。打芭蕉。驚起幽人初睡午。茶烟撩繞出花梢。有箇客來琴在背。度紅橋。

其五　同前

曉來露井看櫻桃。羅袖迎風不奈飄。轉向碧牕還小立。再吹簫。簫咽春愁愁正劇。自拈香在博山燒。日暮欄干楊柳外。落紅敲。

其六

黃冠白塵太清閒。家在沙青水碧閒。竹籬門。蕉葉參差見。槿爲墻。草閣茅簷。酒腸鬆。詩債畢。彈一曲高山調。讀一行秋水篇。笑呵呵。如醉如顛。

其七

有箇人家。半藏山翠楓丹裡。獨坐屏風。消受香烟縷。

檢點生平。默默常無語。何方避暑。但思量泰山松。峨眉雪。渭川萬竹瀟湘雨。是誰共與。嵇阮眞爾汝。

附

清明曲

粉蝶兒

天付吾曹。浪神仙。短歌長嘯。醉模糊。批判花朝。任他風。任他雨。將花囉唣。這春光。似酒難消。肯付與落紅時。一羣啼鳥。

醉春風

紫燕貼風飛。黃鸝試雛巧。粉墻門外。賣花人。一聲聲道。穀雨新晴。禁烟乍歇。清明來到。

滿庭芳

家家祭掃。畫船容與。白馬逍遙。提壺挈榼。沿村到。難畫難描。青竹杖。半挑山色。紫藤筐。亂插花梢。紅衫粉面。爭調笑。高呼低喚。齊度小溪橋。

普天樂

北邙山。東陵道。英雄氣盡。松栢蕭蕭。太極見。虛圈套。一片斜陽閒花草。到如今。白骨堆高。紅顏粉銷。狐狸

來弔。野鳥悲號。

折桂令

一塲槮淡。滿眼蕭條。舊墳兒却翻了新墳。短蒿兒。却變了長蒿。老農也難曉。把三尺白泠泠的鋤來犂着。唐寢兒不分茅草。漢陵兒任意蕉樵。麥飯誰挑。椒酒誰澆。蒼兎青蠅。夜夜朝朝。

錦上花

粉塑的骷髏。十分輕俏。泥揑的皮囊。百般喧閙。蟻穴裡肌肉。浪薰腐腦。鴉啄上肝腸。枉弄花巧。么 牛羊眼一回。牧童睡一覺兒。孫們在一處兒耍笑。七尺碑向神前路。踉蹌撲倒。龜背的文章。拈不出了。

碧玉簫

洒淚荒郊。天地總虛泡。挂劒松梢。凡聖總衰草。忒懊惱。紙錢飛。鬼燐號。風雨又飄。行人又勞。杜鵑喚道歸來好。

鴛鴦煞

彈丸世界多煩惱。轆轤心地眞顚倒。名利何時了。際中駒。夢中鹿。空中鳥。只恨只恨聖賢拘繫得急。造化提

戲的巧。一杯土。匆匆草草。空博得滿地桃花。紅零星。沒人掃。

薤露歌三首

薤露晞。日出早。人生何草草。寧葬田橫島。

其二

薤露晞。日出暮。生甘首陽餓。死傍要離墓。

其三

薤露晞。日方中。人世何匆匆。南陽病臥龍。

憎蚊賦

山有靜者。高臥匡牀。解衣褫帶。一枕羲皇。何物么麼。號曰蚉虻。體肥而脆。嘴銳而剛。粗成羽翼。別有肺腸。居心不淨。巧言如簧。乍離乍合。忽低忽昂。無貴無賤。時陰時陽。競刀錐之纖悉。藏牙爪于毫芒。覬左右之狎昵。恣膏血之噉嘗。樂袒裼。戾寇裳。性縱橫。身毀傷。曷不蟻夢而王。曷不蝶夢而莊。曷不蜂釀衆香。曷不螢投夜光。曷不當車犯轍。賈勇螳螂。曷不餐風吸露。羽化蜩螗。爾中則熱。爾德則涼。閃倏似詐。飄蕩似狂。潛伏似怯。煽動似強。細同蠓蠛。毒共豺狼。諒負山之

匪任。倚入幕爲智囊。逐臭既慚於清白。剌譏又邇於雖黃。若夫幃帳稀疎。簾櫳穴竇。隱隱啾啾。轟轟驟驟。去若風飄。來如雷吼。明嘷大庭。暗欺屋漏。恃謀夫之孔多。喋邦家之利口。苟有愛於髮膚。遑恤變生乎腋肘。使人扼腕。欷歔攢眉。抖擻如困重圍之兵。如失孤城之守。壯士怒而裂眦。美人怨而搔首。隱几失聲。于子綦曲肱。變色于曾叟。驅之復來。覺之善走。柔若無骨。不足以安尊拳。實繁有徒。恨不飽孤毒手。于是正身危坐。捍禦唯謹。略經揣摩。忽爲虀粉。好聚亡身。多欲殞命。醢雞大笑於甕壘。蟣蝨遠爭於項領。偶脫蛾火之燈。或逃蛛網之阱。自謂遠舉而高飛。實則行險以徼倖。猶且廣布虛聲。乘間思進。掃蕩不能。渙其羣。吹噓不能變其性。我唯束手而待。望赤日之當空。冷眼而觀。付白帝之司令。蚉乃善幻。禍終不悛。翕翕訛訛。捷捷翩翩。號召羣小。援借聖賢。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後。忽焉在前。此天之未喪斯文也。其然。豈其然。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八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著

書序

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著

書序

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

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矇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姦。圖旂章而昭軌物。圖豳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烟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筭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秘術之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總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祕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矦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

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于揚州。一沒于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讖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摟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裒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甗。鴈燈。悉輦虜房地。即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眞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搶攘狼籍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記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遠。通志所記。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　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來。　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祕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串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

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即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無遺。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覩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衞漫矣。老儒莊

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酳酢之間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蘀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敘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敘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棓擊小敘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弟論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

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韵其齟口者盲師傖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韵韵之韵不叶不能攄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艸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簸汰繁冗而衷出之不羣渙大羣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蘭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是爲敘

呂氏春秋敘

南亭蒼巖李公繇戶部尚書郎。出權滸墅。寬仁廉潔。商氓詠歌之。貽書陳子云。僕諸生時。好流覽秦漢來諸書。而呂覽尤所篤嗜。丹鉛品題。囊手跡尚在。子盍爲我序。余惟秦漢時。晏子陸賈呂不韋。皆撰有春秋。而呂氏獨著。不韋嘗愧秦之强。不如四公子多客。招致三千人。使著所聞集論。幾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千狐製裘。百雞取蹠。非若晏子陸賈所自撰一家言也。夫秦素稱無道無義。其君若臣。烏

知先王之仁義禮樂詩書而不韋又陽翟賈也呂覽曷爲而來哉秦法烹儒而不韋獨養客如故燒焚文學百家語甚急刻而不韋暴其書于國門如故非特目無始皇抑且目無李斯丞相豈不韋上挾太后母子肺腑之親下踞仲父文信侯之尊所在震恐莫可誰何耶非也按史記李斯故不韋客也斯爲郡小吏西入秦求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斯遂以布衣至秦長史因勸始皇陰遣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名士可啗以財者厚結之不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即使良將隨其後彼曷嘗一日忘諸侯之賓客哉秦取天下於六國六國取之於一百六十國天下一統諸侯客渙散無所屬不韋詡可籠而致也給傔賜筆札使之聚而著書既解其旅況羈愁又耗其雄心異志如唐三教珠英宋修文御覽之類皆出于亡國遺老諸儒正用是術也向使不韋盡收列國圖籍付之羣賢之手互相較索更翻註述使天下後世復見皇王結繩以來蝌蚪鳥跡漆簡竹書之盛豈非古今極大快事奈何咸陽一炬外僅僅呂覽而止哉當其懸千金

於國門之上。使無敢輕易一字。妄覬一錢者。不過齎奇貨故智耳。市魁駔賈心計亦綦深矣。嗚呼。以秦政之惡。荊軻匕。漸離筑。張子房椎。不能一中。而天生一不韋亂秦于前。不韋又進李斯亂秦于後。跡其行事。與呂覽大相刺謬。而欲表裏爲奸。身名俱泰。其可得乎。始皇負聖人之威。威喀所及。東至開梧。南撫多顯。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而不韋弄之如嬰兒。始皇曾不覺。必欲焚絕詩書。以愚黔首。詎知其先爲不韋所愚乎。未幾亡秦輩出。皆吹簫屠狗。揭竿奮鋤。目不識字之。即識字者。獨圯橋孺子一卷素書耳。不省當時撰呂覽諸賓客安在。豈其不願挂姓名書中。抱魯連不帝秦之意乎。名氏雖難知。其人可思。其文可覆而讀也。今觀使君之品藻通章。逐句抉奧剖疑。不遺餘力。夫亦謂此書非不韋書。并非秦人書。適列國故老斥秦寄慨之書。猶有成周遺風焉。讀者其知使君梓書之義乎。

左氏春秋敘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掊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痾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周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

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誣。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誣。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刱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辨之乎。

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况文章典艷。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蠡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曆。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噫。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南華發覆敘

南華發覆。清涼山孔雀菴蘊暉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長于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內方外之書。旁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蓋少而習之。長而遊於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後發覆之註出焉。正如稿木蒸爲芝菌。精神肅爲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爲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

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隣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惝惝然笑之烏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遙齊物之說由而救之蓋破我然後能破執破執然後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爲虛空矣老子爲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爲老氏解粘釋縛者也昔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濵孟子不過大梁未嘗一見相宼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鬪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余笑曰孟子之怒必加於老而不加於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藴公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脚下細尋語脉亦有爲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己解莊而藴公

以莊解莊。蘊公潔淨有道人也。此註亦從三十年破我得來耳。如郭象爲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卿王雱當權薰灼。錮在黑暗鐵圍中不能出。彼方求蘊公懺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即有諸註。覆酒家錇可矣。

郭註莊子敘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鈎。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而況莊子哉。莊子注舊有四十九部。五百

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庾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敎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眞之籍。是皆可笑。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韋編郎。唐玄宗追號爲南華眞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眞君。儼若帝冊。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甘爲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輩耳。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傅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爲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固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于舊註外。

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冐爲己作。又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敘

劉須溪先生集有百卷。其子尚友亦能文。予所見記抄七十篇。及批評杜詩世說新語止矣。武林楊人駒復得老莊列。得李長吉。得蘇子瞻。得王孟。得班馬異同。裒爲九種。而辛稼軒詞。陸放翁集。則待訪焉。聞子將精校之學者。始睹須溪先生之大全。真秇林第一快事也。先生名辰翁。字會孟。以太學生壬戌廷試。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賈平章。寘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薦居史館。

除博士。皆固辭。丙子。宋亡。託遊方外。蓋殿講歐陽巽齋之弟子。信國文文山之友。文忠江萬里之幕客也。文文山謂巽齋之門。非將則相。又有與架閣劉會孟書。覩其師友。先生故是磊落忠孝人。非止于異書中作自了漢者。當宋家末造之時。八表同昏。四國交阻。刀槊曜日。烽烟翳天。車鐸馬鈴。半夜憂憂馳枕上。老書生輩。偷從墻隙戶竇。窺噤莫敢正視。先生何緣得此清暇。復弄筆槧文史耶。抑亦德祐前應舉所讀書也。德祐以後。軍學十哲像左衽矣。萬里以故相赴止水死矣。文文山入衛徼。勤王師。無一人一騎至矣。大勢已去。莫可誰何。先生進不能爲健俠。執鐵纏矟。退不能爲遁人。采山釣水。又不忍爲叛臣降將。孤負趙氏三百年養士之厚恩。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寬于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待裂背痛哭云耳。吳草盧稱須溪之文。奇絕變化。子尚友之文。浩瀚演迤。皆能自成一家。惜其父子失編宋史。并集百卷。皆不傳。獨喜評點。九灌書不爲胡

血腥風所吹盡。垂及吾明。出見于聞子將。暢人騶手中。其須溪之子雲哉。須溪筆端有臨濟擇法眼。存陰長生返寃丹。又有麻姑搔背爪。秋林得此。重闢混沌乾坤。苐想先生造次避亂時。何暇爲後人畱讀書種。更何暇爲後人畱讀書法。而解者咀其異味異趣。遂謂先生優游文史。徵溯風流。雖生于宋季。而實類晉人。得無未考其世乎。故悲而敘之如此。

武則天刪僞經目敘

余於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於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減。蘭草混於束薪。鳳鳥雜於鳴鳩。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曌。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

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旃幟。易服色。更廟號。竄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麀。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敕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剎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於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賷梵經自西域還。敕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敘。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法師。抵罽賓大林。以至麴閣國。與胡商八十人渡殑伽河。至中天竺。窮探

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勑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賜九道總管。又賜寶剃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敘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他。則愆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慙。而況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痍。不啻顛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凄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綉織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緝寺宇五千餘所。沓譯道僧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冉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於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呂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黒闥。立昭福寺于洛州。並官給供度。勑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

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瓢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爲嵬特。宗旨明。敎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遙之柩。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盆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卽唐文皇行方等懺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于異閫。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繙出而與之邁。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媼之

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蒭。其肯擁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卽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短長耶。予才云。按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蘓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皇明應謚名臣錄敘

武林林貞伯先生博綜古今。而尤留心　國朝史學。每當簿書之暇。輒翻討朝家掌故。以及郡牒家乘稗官野史之書。無不裒集而删纂之。其富垂及三百卷。秘不視人。今所刻　皇明應謚名臣錄。特其史函之一耳。陳子曰。謚法。人主之春秋也。而貞伯得無僭乎。貞伯曰。僭者僭竊賞罰之謂也。今有袞而無鉞。善善長而惡惡短。猶然春秋之旨也。陳子曰。國制三品以下無謚焉。而擬及于下僚布衣者何也。貞伯曰。昔者

范平以邑長諡文正。庚詵以隱君諡貞節。徐積以教授諡節孝。林逋以處士諡和靖。此非三品所得而限也。陳子曰是古人也。而與今之制合歟。貞伯曰陳獻章不諡文恭乎。胡居仁不諡文敬乎。今
皇上近典可按矣。陳子曰此從祀孔廟兩先生也。而諸君烏得而盡擬之。貞伯曰兩先生以空言錫特典。復賜上諡。而文臣勞臣與死節之臣顧反俛首出其下。即兩先生寧詎宴然而已也。此四科之所以列也。陳子曰諡法禮曹主議。史官主擬。禮垣主駁。閣臣主裁。夫既或治之矣。而子何居。貞伯曰頃者會議應諡諸臣如伍文定等凡二十九人。而二十九人外其遺者尚多也。詳于三十一年以後。而略于三十一年以前者亦尚多也。議者議。擬者擬。駁者駁。裁者裁。迄於今寂寂如故矣。陳子曰諸君子之子孫安在。而貞伯代之鳴。貞伯曰子孫或束於禁例。不敢請。或貧弱不能請。或能請而挾。故挾賢最下。挾貴賢者厭其煩。苛者索其瑕。于是剏爲五年類題之制。停一人而并罷他人。罷後人而并停前人。此其故難言哉。陳子曰乞

謚者子孫。而壞謚者亦子孫。然則謚將終已乎。貞伯曰。烏可已也。生有號。以法日也。謂日未出而明也。死有謚。以法月也。月既入而光有餘也。日月可廢。則號與謚亦可廢也。特以愛憎多。則不得謚。議論多。則不得謚。長厚者少而刻深者多。則不得謚。能察者少而衆好惡者多。則不得謚。請百年之故實者少。而徇目前之草野者多。則不得謚。甚矣謚之難也。陳子曰。謚難矣。盍不私裁而私謚之。貞伯曰。柳下之謚惠。黔婁之謚康。出於妻。孟東野之貞曜。出於友。王通之文中出於門生。朱穆之于暉。朱邑之于穆。出于子。秦法子議父。且不可。而況友議友。妻議夫。門生議其師乎。嗟乎。公謚廢。則私謚興。惡謚隱。則美謚屈。貞伯之纂是錄也。一以發名公之潛。一以伸孝子之志。一以補金匱之遺。一以聽斧扆之斷。倘有宏覽博物君子相與確訂而廣蒐之。諸公可以不死矣。若夫革除名賢。貞伯已列史函中。蓋夫人而皆節義也。則夫人而皆謚也。不具書。

史翰林致身錄敘

儒曩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　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　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叅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　帝之出亡也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薄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　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

修程濟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漼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伸鄭洽何州各徐散四方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華

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 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忽聞成祖追彬勑命 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 帝于滇南于襄陽于重慶于白龍山于浪穹之深林于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盧以待 帝或懷粻脯以獻 帝或紉衣補履以進 帝或病而旋殁或合而旋離虢虢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

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剄。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最爲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即諸君子。幾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帝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蔑。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亾與亾。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寃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剮臠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

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丰。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于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　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于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　建文帝得士之報。而

成祖亦且并白殺任之名。其關係本朝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敘其錄而傳之。

沈氏弋說敘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澹于聲華。蕭然如退僧遁客。一旦發其枕中之秘。鄦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口呿而不張。舌橋而不下。滾滾乎惟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塵尾相難。惟有靡旗仆轅而走耳。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遜謝。以

飛蟲之弋獲自居。彼蓋謂鳳翔千仞。龍蟠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能落雙鵰。飲羽沒鏃。能中石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麗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達不止。鵾鵬之怒飛。不九萬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騰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幼宰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說豎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取譬說。恢諧說。曲折縱橫靡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慴獨坐。可以屈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策詞。可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談數日夜。語倦意訖。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蘓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庶幾皆嗒然無事道人矣。

國策瞻敘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即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寖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于聰。國人從之而愚于兵。即其所自號墨卿者流。三寸之舌。沸于波濤。七尺之軀。閃于轆轤。卒乃以黃金爲注。至令自穿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即使策中所

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巳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劉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挍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乎隴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黿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爲金探腋而爲裘集諸瑣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既成于鼓琴鳴雀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之有經而詘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防始于七雄迄于四豪皆以徂詐相蠶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它高才奇士抑欝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士上弓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以畏客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乎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蘊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表選敘

唐李商隱屬文每喜鋪陳撿閱時謂之獺祭魚李藏匿羞澁不能解于時論及觀今學士大夫雖見一李商隱了不可得矣夫公車之業雖本于六經諸史然使三尺之童磨牙削吻以習聖賢之優笑則未有不望影而愁懼者况肯以其殘膏剩馥從事于聲偶四六之學哉四六非技巧不足以剪裁非才美不足以綢繢非韵習不足以節諧非學富不足以運使令舉子剩而讀之人人[illegible]笑然能[illegible]運風乎

舉詞以徵實能軒[illegible]文數十指可叩之而不能答能低眉掩面退而遊于羣玉之府以考其指歸乎三者否否第曰是非上所急也敢謝不敏于是空手枵腹博戰于亾何烏有之野彼此相襲而莫以爲笑蓋時俗之大陋也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此豈六合以外事哉身親其業而弁髦之如土苴芻狗然曾無有蒐羅鉤索而少涉其津涯者故曰覓一李商隱了不可得也是表爲沈太史蛟門藕督學紫溪所評選其編而註之者則亮叔鄭子讐而梓之者則叔明葉子二子有古書淫傳癖每以舉業餘暇漁畋于四游千古之閭于書無不窺而能冥搜醜記字釋而句箋之使碎金片玉皆縮而聚諸掌上辟之挹水于河取火于燧靡不有焉靡不得焉昔人稱子[illegible]爲多聞鄭僑爲博物方之二子足爲聯類矣今舉子誠能寶讀是書則含毫展卷豈特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寶筏哉

[illegible]香堂　卷廿九

3466158 v.6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

雲間陳繼儒著

類敘

百忍箴敘

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于一字。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即今紫巘仇公梓行百忍箴是已。此箴爲四明高士許奎所撰。曾刻成化間。自後日遠日亡。誰復懸之座隅。置之家塾。賴仇公特地拈出。將人間用壯用妄好挺好鬭者。痛切喚醒一番。語不期多。

期于及時。此之謂也。項者朝野之間。堅白鳴。玄黃戰。不報不休。不快不止。得無未之恐乎。夫以刃剸心。恐難矣。刃兊金也。心離火也。以火載金。恐更難矣。然而古訓曰。有恐乃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非聖人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卦有漸有巽。有濡有解。有謙有艮。背恐之象也。亦恐之義也。天地以能覆能載爲恐。山藪以藏疾藏瑕爲恐。江海以納爲恐。龍以潛爲恐。鯤鵬以六月息爲恐。鷙鳥以斂翼爲恐。猛獸以狙伏爲恐。兵家以持重爲恐。佛家以定爲恐。道家以柔爲恐。儒家以三戒九思爲恐。如仲尼之微服。顏子之不校。恐之上也。子輿氏以橫逆付之妄人。又甚而比之禽獸。似猶有彊陽之意焉。況人非聖賢。而敢不堅恐乎哉。自來修煉堪輿。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中來。順而隨之。爲凡爲庸。逆而閉之。爲吉人。爲異人。爲大有力人。甚矣箴之善言恐矣。今夫匹夫匹婦。攘臂披髮。鬭于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有逢衣先生。規行矩步。諄諄然以主敬主靜。執而前導之。不暇省爲何語。適有田庚闖師。搖手東西向曰。姑恐是。姑恐是。則剛狠之

氣漸緩訶詈譟擊之聲亦漸細漸夷往往且曳且扶而去乃知儒者多言繁稱不如單提恐之一字尤直捷而痛快也大抵小恐小益大恐大益暫恐暫益久恐久益半恐半益全恐全益庶人恐無訟可挑士大夫恐無黨可擊邊疆恐無釁可開宮府恐無題可借正如猛火聚而沃之千丈之寒冰迅雷鳴而豁以萬里之碧漢有事化爲無事不平化爲太平百恐箴者眞兩藏之大總持五倫之大藥石也恐之恐之又重恐之即鬼神且無奈我何又何論紛紛之虛舟飄瓦哉讀此庶不負仇公救時之苦心矣

俠林敘

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伊尹俠祖也子輿氏推以聖之任而任俠從此昉矣微獨孟氏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一匹夫而創二百四十年之春秋知我惟命罪我惟命夫誰得而奪之若其墮三都却萊夷沐浴而告三子直俠中之餘事耳太史公慷慨爲李將軍游說下蠶室一時無賢豪可緩急雅慕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俯仰悲悼作游俠傳說者謂此等儒不道吏不赦使懦夫曲

士貌聖賢之虛名。而不得爆然一見豪傑非常之作用。有卿雲甘露。無迅雷疾霆。豈天之化工也哉。人生精神意氣。識量膽決。相輔而行。相軋而出。子俠乃孝。臣俠乃忠。婦俠乃烈。友俠乃信。貧賤非俠不振。患難非俠不赴。鬭閱非俠不解。怨非俠不報。恩非俠不酬。寃非俠不伸。情非俠不合。禍亂非俠不克。古來自伊尹孔孟而後。上至纓緌。下至巖谷。以及婦人女子笄髽之流。何代無俠。何俠不奇。特未有拈出之以振世人之耳目者。此洪世恬俠林之所由作也。世恬新安有道士也。家貧而行潔。博學而好奇。辛苦數十年。纂成俠林若干卷。徒步走雲間。以示陳子。陳子曰。人心平。雷不鳴。吏得職。俠不出。客有俠。俠有林。似非世道之幸也。吾私憂竊有二慕。聖賢者。學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又流而爲鄙夫。慕豪傑者。學任俠不得。流而爲奸雄。又流而爲盜賊。君獨無慮此乎。世恬曰。此正余之志也。余纂是書。爲眞俠提榜樣。正爲僞俠峻隄防耳。自世之有僞俠也。小則鬬雞走狗。呼盧擊鞠。詡囂呌嘯。爲市井白徒惡少年。大則探丸發塚。焚海鑄

錢。結游徼爲聲援。倚巨室爲庇蔭。亾命山海。流言輩轂。刺姦司直莫可誰何。而甚有士大夫非狷非狂。不夷不惠。外若披胆。內實負心。以此命俠。乃郭解魯朱家鬼所唾也。俠以忠孝廉潔爲根。以言必信。行必果爲幹。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始英雄。終神仙爲果。雖未必事事步趨聖賢。若以豪傑識豪傑。則索之俠林而有餘矣。善乎古之狀俠也。曰俠氣。曰俠腸。曰俠骨。深沈摯斂。如老氏之虛柔。伏生之不鬭。而一然諾。萬人必往。一叱咤。千人自廢。惟天壤間大有心人。正大有力人。令亂鬚蝟張。鴟眼鷹視。浮態盈于大宅。惡聲沸于滿座。吾得而相之。吾亦得而易視之。此不足以泚文士之筆鋒。膏豪士之劒血。適以決裂四維。抵觸三尺而已。俠云乎哉。俠云乎哉。余少好任俠。老覺身心如死灰。頊讀俠林。類廬岳道人。聽下界霹靂鬭。僅同嬰兒啼。了不爲異。然人間多有怖而失箸者。則俠林震世之力大矣。故諾洪君之請而爲之序。

花蕋夫人宮詞敘

昔徐匡章納女于蜀後主孟昶昶喜其輕豔賜號花蕋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己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八下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水爲昶治一第一區以待昶凡出師六十六日昶啣璧歸宋夫人遂侍掖庭太祖幸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死焉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鉄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民秦民楚民三家所獻書得一敝紙出花蕋手

書宮詞。郭祥口誦數篇于王荆公。故王禹玉輩爭相傳寫。行于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艷。眞班婕妤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亾國之作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可謂巧于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遨。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後杲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作玉樓春調。最好房中容成之術。多採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卷簾使王昭遠。與其子玄喆。昭遠手揮鐵如意。領二三萬雕面惡少年。以當宋師。玄喆乳臭兒耳。又輩愛姬伶人樂器。守劒門之口。杲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鬬草採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杲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杲亾。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能死社稷。何用生爲。此母皎皎錚錚。差強人意。若使夫人嚙一劒以報杲。豈非粉黛中眞男兒哉。花蕊同時。南漢有盧瓊仙。南唐有蕭孃。及保義黃氏。皆歌舞妍姣。書伎絕倫。兵燹紛紛。詩

翰不少見獨花蕊夫人宮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之幸不幸乃如此陳亢矦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蕊才情且垂戒宮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殷鑒不遠尚當以二南爲正

撫津疏草序

往遼左之局清撫輕敵三路輕進遼陽輕信廣寧輕走於是經臣條上三方布置之說詔選習知邊務篤棐不避難之大臣節鎮天津蓋自大中丞白陽畢公始此刱局非故局也天津爲南北水陸咽喉外防海口內護　神京逆酋揚帆克日可渡新鑿漕道與彼共之難一公受命之初勅未領印未鑄幕府未開官聯未備信地未經畫一難二兵餉舟車火器甲仗之屬問之司馬司空司農非互相推委則轉相躭閣難

三內不得于諸曹而外又不得于淮揚浙直上不敢望榆關之軍實饒而下又不敢望登萊之額設矣難四奴陷廣寧其地彌近其垂涎彌速鳩工聚材造戰艦於烏龍江者以千百計其舟師彌多其中禍於我彌烈難五夫諸難畢具而終不能難公者何也公義不卸擔亦不諱言大聲疾呼一疏再疏以至數十百疏而大要以克意節省力行核實爲主募水陸兵可萬餘練主客兵可二萬餘餉亦如之簡閱實伍以備折衝撥守大沽以防堵截牽綴朝鮮以資外隣

遼人以消內禍壁壘精強紀律整肅此原爲三面犄角設非爲他方徵調設也乃經臣調援三岔公則檄管大藩以二千往援毛帥則檄金冦等以四千往援山海則檄翟子勳等又以三千往倏此倏彼朝東暮西此曹偃蹇不前似有恨色賴公鼓之以忠義均之以勞逸斟酌于主客多寡之間然後欣然就道慷慨即戎而未幾會勦東妖之　旨又下矣公念震鄰剝膚分師鵰勦遴選來監軍督之來公子倡勇當先部將董世賢劉永昌秋毫無犯一戰而克景武再戰而

破滕鄒賊穴。一空漕無梗塞。山東父老子弟。不至鳥獸散。風雀驚。枕籍而爲顱山血海者。皆公知人善任。筭必萬全之力也。公一面視師。一面應援。一面盪妖。兵分而力不單。餉分而食不窘。草眛彈丸。化爲衝邊重鎮。良工心苦。種種從核實節省中來。無震耀大言以怖　君父。無譸張虛言以誑朝野。耳聽。筆授。口占。類劉穆之。竹頭木屑。類陶侃。巨細必親。顰笑必愛。類孔明忠勤。有臣如此。遼豈能難公哉。先後遼事諸公。或勸或譴。或詔獄。或緹騎銀璫。相望于道。皆曩時橫

飛速化。一歲九遷之要人。而獨公五年授鉞。一部晏然。同官樂其無競。　朝廷信其無黨。鬼神服其無欲何施不可。何動不臧。此眞遼局之奕秋。而奏議則其東方之譜也。若能按其譜而尋繹之。而無輕動公之國手。思過半矣。雖收遼左之殘局。爲全局。可也。

射經序

漁村之程。新安名族也。鄒魯卓鄭。遞相甲乙。而冲斗見我兩君。皆節俠驍暢兵略。稱程氏兩奇男子。冲斗刻有耕餘剩技。行于世。當路遣使者束幣羞璧聘辟交至。冲斗皆以母老辭。而獨與從子見我。論弩法槍法棍法甚晢。見我點頭會心。有函蓋之契。請更以射法合成全書。小用之。可以護衛桑梓。大用之。可以報効
國家。此射經之所繇圖也。春秋之義。大夫不藏甲。而射則未有諱言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不載之易乎。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有三。一爲大射。二爲賓射。三爲燕射。不載之禮記乎。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不載之周禮乎。軒轅黄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焉。則聖賢何曾諱射也。吾　朝功令。學宮之旁。各有射圃。令强半藝蔬矣。季冬集郡國材官良家子試之。先騎射。後文藝。今飲羽沒鏃者。不得一矣。此豈射不善哉。則射訣不傳故也。見我君援古證今。訪師求友。凡射者之立法。身法。手法審法。挽法。撒法。決拾法。調弓矢法。藏弓矢法。皆輕肥少年所不見不聞。嚘嘈老將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幸見我君一一拈出之。機竅綦密。心思亦綦苦矣。君嗜古好文。豈屑與兜牟鬬技。博射後斗大印。特恨東夷匪茹。數逆執事之顏行。士大夫橫刀相揖。抵掌而談金箱玉版之書。不知練兵自練膽始。練膽自練器始。練器自練射始。緣力生巧。緣習生閑。穿五重。洞十扎。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神而明之。是在圖矣。昔王思永學射于成都工曹嚴悟。有嚴悟射訣。章

韞學射于張宗有九鏡射經張仲殷有射訓王越石有射議錢師益有益津射格今見我君此圖采擇古人要旨又有江順卿程冲斗發明參酌于其間最得射中三昧若使轉聞之當路須示各郡國材官良家子則人人皆李廣養由基處處皆种世衡之青城澗即有小醜直以一矢相加遺不過落鵰貫蝨之餘技耳何慮東夷哉何慮東夷哉故樂而敘之如此

藏說小萃敘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汴游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敘于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即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

詔栢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於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緗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粱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厨禁臠。異方雜組。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扃鐍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語。閒有諂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詫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裁剪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亾之子孫而傳之君手。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若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

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止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校讐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浹際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四面而出。史臣且將藉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聞雁齋筆談敘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爲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科額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蕩滌旅况。故其文怳惚吊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獨不然。家居退閒。往往能稱說朝家故實。及交游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荊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既得各

國圖籍。降王諸臣。或修怨言。于是收置館閣。給賜筆扎廪餼。使之編纂羣書。比時總計古今小說。得一千六百九十餘種。吾朝文集孤行。而埜史獨詘。惟楊用修王元美兩先生說部最爲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比得吾友張元長氏雁齋筆談。其流便爾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廿言令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恒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老不能狥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康吳蒙先生募勸義穀敘

古人備荒者莫善於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朱考亭之社倉法吾朝師其遺意周公忱請建預備倉于州縣王公廷相請立社倉于村落似可鑿鑿施行矣弟子錢家迫於漁利而緩于市義鄉豪不願倡姦戶不肯償社倉之說徒塵飯耳獨預備倉歲有積儲不出於官而出于贖賍官欲改陳易新則米穀化而爲金錢矣有司釁不響之鐘胥史塡無饜之壑那移影射侵尅支吾蠹蝗不在天蝥螣不在田雀鼠不在

倉皆人爲之也至於水旱一來公私告罄攢眉束手付之莫可誰何不得已請賑請蠲豈能朝發而夕下哉即下矣司農豈能遂覆即覆矣臺察豈能遂行即行矣荒熟豈能遂勘即勘矣分數豈能遂核即核矣日折曰帶曰停皆爲有田者設也而非爲無田者設也雖散粟煑糜僅僅博升斗簞瓢緩須臾無死其不幸而僵仆桑下枕籍溝中者可勝道哉吳棠康先生江右大儒也經明行修而尤蒿心于荒政戊子歲大祲先生始而鬻產繼而鬻沼減膳以助之分麥以給之又籍其里中無告者泣呈之縣大夫頒賑有差垂數年而又有儲義穀之舉時二子舌佃楚中節縮飮食得穀百斛及來年再得百斛而又耻獨爲君子也爲募疏爲勸俗歌譬之星星之火似覺無多然炎崑岡灼鄧林皆是物矣陸賈尉佗之裝遞食三子以爲樂而不及族范希文義田贍族而不及鄉晏子內外待以舉火者若而人而不及荒康先生空山寒布衣周密懇至乃如此豈非難之難者乎自先生倡舉後仲子穗與奉常少府諸君廣而演之遂成康氏義田

乃剏立則自先生募勸始。迨夫歲不登。望之君。君聽高。望之官。官泄泄。望之吏。吏姦百出。望之閭史鄉三老。閭史鄉三老多私。少公則望之宗長者。若使宗長者。盡如康先生父子。同姓異姓。豈必報名于有司。仰給于官帑。上無蹐勘査核之煩。下無奔走候領之苦。以族救族。以鄉救鄉。視州縣之預脩村落之社倉。名存而實亡者。相去萬萬矣。今士大夫脂田美宅。肥馬輕裘。陳陳紅腐之積。動以千百計。而坐視宗黨之厄羸瘠壑。如路人。如秦越。對面不顰蹙。轉睫不涕下者。

是皆康先生之罪人也。帝臨下土。必視其德之所施眞僞廣狹。以爲食報之遠近。先生非牟利。非瞰名。非索報于鬼神上帝。無爲而爲善之最大者也。天胙後賢。竟以成先生之志。推此行之天下。續命丹活人。譜豈有量哉。

栖眞志序

余性好山水。既不能如焦先孫登。露寢窟居。又不欲如戴逵陶弘景。郗氏辦百萬貲。梁武起第。月給茯苓白蜜。但于九峰間。搜剔巖岫。芟除榛莽。結艸堂藥室以居。牀頭惟老易。及栖眞志而已。栖眞志者。孝廉夏茂卿先生所撰。大約品裁類劉子政之高士列仙。而精微雋潔。又酷類臨川新語。讀之使人心寬洗刷。肩肉飛舞。恍然振衣解帶。挾我于罡風灝炁之上矣。先生束髮負大志。精綜三氏之書。筆端寸膚。能化霖雨。

顧久謝春官不上。閉戶著述。倜然抗域外之思。俯仰吟嘯。神仙耶。處士耶。其英雄之退步耶。吾不得而相焉。自古英雄玩世者。進則圖像麒麟。退則問盟猿隺。青山無恙。丹簡尚虛。上之如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無論已。次則希夷子。無名公。其得易最深。其霸王經世之略甚具。能悉歛生平之豪氣雄心。棲洛陽華山以老。蓋神仙處士皆半之。茂卿先生非其人歟。余退士無所知識。僅以丘壑烟雲自驕。而先生屬以棲眞志敘。正如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有雞犬桃花而已。居者之爲秦爲晉。爲仙爲隱。漁父不知也。

食物纂要敘

天地生人。亦甚偶巧矣。兩目兩耳。鼻兩孔。其竅皆偶。正如坤卦之象。口與大小便。其竅皆奇。正如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而爲清。食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變而爲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故曰。天地之生人。亦甚偶巧矣。易頤卦曰。愼言語。節飲食。中庸又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五氣七情五藏六腑之症。有脉可按。有情形

可摩。若飲食之病。或以驟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漸日久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益貿貿矣。婁江雲谷穆君。著食物纂要。最爲簡明。又與興化名醫陳丹宇先生三四訂正。然後行之人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即不肖老饕。亦且捫舌而懼。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況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節。知節。則自然可以身心俱泰。雖謂食物纂要。即頤卦節卦泰卦註脚可也。故樂爲敘而傳之。

秦稅紀敘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中。鉗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懾之。膽落矣。曰是嘗以司薪索小黃門者。是常案大璫某養子某奴者。是嘗械四方進金亡命兒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公發其姦。嘔惡血蠯蠱如菽者百餘。數昏瞀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疏。日夜泣。挺劒躍馬。欲執仇西入秦。交游遮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

詩不能盡者。盡載之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涕笑橫下。眞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爲公。不勝。爲膺。爲滂。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髠鉗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麗氏娥。緱氏玉。兒女子下哉。賴天子神聖。臣不死難。子不死仇。戰勝而肥。發之歌咏。即日御史西秦還。由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二十時從京師短衣单絞。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中。津吏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敘。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麗娥爲父報仇。申屠蟠十五歲上書外黃令。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恐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

討佚志。雖未行而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即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胸中之忞忞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時丁未小春夕漏下二鼓矣。

茶董小敘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芎用鹽。去橘用薑。轉於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岕爲冠。他山輔之。恨蘄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論乎。江陰夏茂卿敘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愬。詆呵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於腐脇。

何如隱囊紗帽翛然林澗之間摘露芽煮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疎闊豪士升堂酒肉傖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正恐濫觴於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韵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於是退而作茶董

酒顛小敘

夏茂卿撰酒顛修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飲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眞酒徒也畢毖盜未忘甕劉毖埋未忘鍤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且飲。

王節婦完節編敘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詠靡他之什。或尅面引鏡。或剺耳用刀。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茝不改其芳。詵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吚嚶涕流。豈惟行路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俞庭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鄰齓柔嘉。弱笄婉變。博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淸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栢結爲同心。二

豎見殃芙蓉損其金蒂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似蓬飛心逾荼苦玉韝弛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塵棲綦履屉坐漆燈之側減餐繐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劍入津雌雄拆偶螭環斷玦子母分飛恨鴟梟之太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孀婦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羣兒滿眼非若隻鸞單鵠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攖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箇牽衣慘既非常命亦隨盡倘使邦君舉旌廬之典　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摛辭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慙色敢鐫琰琬以俟丹青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一

雲間陳繼儒著

集敘

蘇長公小品敘

自古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即所謂名世夫亦待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竇儼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謂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往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一

雲間陳繼儒著

集敘

蘇長公小品敘

自古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即所謂名世。夫亦待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賓儼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謂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巳往。

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千古一人而已。史稱孝武之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霞蔚於其庭。漢世得人。於是爲盛。此帝王易爲豪耳。若長公起自西裔。中更擯竄流落於蜃塢獠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其所遭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以文安先生爲之父。文定爲之弟。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溫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爲達生友。以元章伯時與可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

賞鑒友。以參寥辯才了元爲禪友。以葆光蹇道士爲長生友。即有慧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極矣。人文湊合。如五星相聚。而長公以奎壁之精臨之。諸君子而當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宜。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八面受敵。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兵益勁。此天授。亦人力也。微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鎔而爲金也。乳之出而爲酪也。市人之驅而戰。竹頭木屑之羅而爲

用也惟長公能之即老泉頴濱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蘭亭不入帖李杜不入選無可選也長公集亦然如欲選長公之集宜拈其短而雋異者置前其論策封事多至數萬言爲經生之所恒誦習者稍後之如讀佛藏者先讀阿含小品而後徐及於五千四十八卷未晩也此讀長公集法也楚中陳元植其選法先得我心矣是故眉道人樂取撿定而序之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撿括沓拖拉攞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晩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

不多見顧崖絕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雨蘸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眞蹟以至摩詰玉躞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敕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呌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徹賜酒菓文具甚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游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

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倪雲林集序

昔太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主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巳封于延陵。倪雲林先生者。自稱倪迂。又自稱嬾瓚。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于市。梁鴻潔于傭。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臥清秘。洗拭梧竹。摩挲鼎彝。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嘿

不發一語乎能避俗士如恐浼乎能書畫如董巨詩比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知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見幾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荊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繭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勁即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余笑曰否否聖

新刻弇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晩季所譔四部稾續稾所未載也初刻續稾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錫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冏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王閑仲挍正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

兩藏。尤奇瑋宏博。此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璧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遺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敭歷中外。納鄖節。遠近贄文徵文者。無虛歲。賓客觴詠無虛晷。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于戢身靖廬。誓掃筆硯。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詧智。皆事事第一。且裁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聳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讀書後互味之。覺逴時跌宕縱横。標新領異。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臠。雖昡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觚。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葢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縣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卽欲追取更竄一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己解頤。而乃

欲使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卽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祕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爲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書記。及鼂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書籍之若存若亾。奚足論哉。閎仲爲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眞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壻也。尤婣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苦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卽以此孤行人間足矣。

王辰玉集敘

往余與辰玉並研席時弇州公與文肅公皆居南城靖廬兩家子弟更相社文成奏兩公兩公又轉委之曰且以眎兩學使者蓋麟洲先生歸自秦和石先生歸自洛一時四玉震海內然皆操制舉義相劵責而辰玉與余獨好爲古文詩歌文肅公聞之弗訶詰也辰玉每讀書自首逮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註不輕放一字余曰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而子胡自苦爲辰玉笑曰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雖

然。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乙酉。與余應應天京兆試罷歸。遊武林寓僧舍。山空月明。虎嗥戶外。兩人唱險韻。遞爲長歌。歌成而酒寒者罰。往往鬭句如風雨狎至。鶻兎交馳。落筆掣去。不復便能記憶。以後如此類者甚衆。丙戌。余擲青衫。辰玉從京邸寓書云。非久相從爲楊許碧落之游矣。余荅云。楊許且蠲。輞川王裴。吾兩人故有成言。子勉之矣。戊子中順天解額。十年不字。辛丑擢上第。遂請終養。余迎笑曰。王郎信非食言者。辰玉嘆曰。吾歸非獨謝子。且以謝高饒兩公。兩公唐子方也。家君疏薦之不報。令兩公尚頓田間。而余爲瀛州散吏。安歟否歟。請自是日月而往。與子鈎深致遠。縱讀天下之書。無爲問輩上矣。噫嘻。詎意辰玉之竟至斯也。初江陵奪情。文肅公爭喪次。救吳趙兩太史。禍叵測。辰玉和歸去來辭以招之。文肅公持以謂人曰。吾不歸。將無爲孺子所笑。辰玉方四十。名動京師。已當弇州公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點額曝腮。辰玉獨崛彊以通家子見。不以北面見。曰。大丈夫豈肯寄人籬落。傍人門戶。然

弇州公數數從他所購其詩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或與之順流而談古今成否得失之故。橫口之所出。橫筆之所書。小則解人頤。大則中國家膏肓肯綮。于是且嘆且驚。又知辰玉果天下士也。辰玉詩。沉雄鮮爽。學韓杜。文章精辨宏衍。學荀卿劉中壘。又則機局新。爐鞴足。節制整。遂成卓爾一家之言。書法出入顏魯公蘇學士。游戲而爲樂府詩餘。卽宋元當行家無以過也。分辰玉之才。自可蔭暎數輩。而不幸生於相門。爲門地所掩。又爲數十年功名所縛。若朝廷超格用人。如唐宋故事。决能吐去雞肋。何遽不爲李贊皇。韓持國。又使圭竇蓽門。布衣終老。非下簾讀易。則閉戶著書。其制作度不止是。而志意不遂。命也。奈何。辰玉病久。執手顧余曰。吾昔與子相期。一人後死。則請敘其文而傳之。今責在子矣。余低回不能答。頃念前盟。又應尚璽君遜之之勤請。爲銓次較讐。僅得集若干卷。行於世。昔者白樂天敘京兆元居敬集。燭下諷讀。淒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死一生也。題詩集後云。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

淚。一洒故人文、悲夫、余乃與辰玉今日適類此。余著述不如辰玉遠甚、忽爲吳兒竊姓名。麗襍百出。懸贋書於國門。假令辰玉在必且戟手頓足。作敘一通。爲余伸虎賁優孟之辨、而今乃已矣。後竟誰定吾文者。臨敘不覺三嘆。

雪香菴集敘

廬江湘畹許公。繇司空尚書郎出守紹興。有雪香菴集數卷。皆卓佹新麗。拔俗辟塵。言言鶴背上語也。公嘗夢與東坡夜談。明發得硯山於竹根間。硯陰刻蘓公小像。眉道人異而贊之云。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钁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彫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笑。鬚眉宛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恨不持此挑米顛。豪奪詭取空流涎。郡中聞之。欲爲建夢蘇閣。而公莫能止也。或曰許使君

故是東坡後身。余曰。其許玄度輩出現乎。昔王逸少不樂在京師。渡浙江與謝安孫綽築室東山。而許尤稱人外之契。遺書逸少云。自山陰至臨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左盧江人也。公生於元放之鄉。而又臨許玄度之會稽。佳山水。目之仙吏不虛矣。公操三不惑。行三無私。郡閣清嚴。卽是金堂玉室。四野耕桑。卽是仙人芝草。遊有記。記有詩。填烟霞爲骨髓。鏗金石爲聲聞。畢藻英篇。早傳當世。卽是自天元吉。珠宮玉檢之書。比之君家玄度。功德俱同。但太守二千石俸。頗饒於餌朮耳。東坡詩云。旌陽遠遊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祗有陰功不知數。此語若爲今日許使君而設。坡仙以天然硯傳之雪香菴主人。有以哉。

詒美堂集敘

國朝四大儒三大功臣皆在浙中近頗摧折文苑循吏傳稍見紬獨耳劉祝公自通籍以來即超超翔於世途指目之外宦不欲早達乎進而已集不欲早就晚出而已祝氏纓緌相望類古之公族世家而公復以綺歲登朝才力壯勁䟆跛跌宕于古今墳史之間發爲著作皆蘊藉而有風華肅括而有矩矱亭勻而有健翮諧合而有奇音即鮑謝陶韋之詩賈長沙陸忠州之文可馳騁相上下也生平雅道自居篤懷靜

退。韜光潛實。無間可窺。初爲王文肅公所舉士。當在政府。書籤削跡。即弇州咫尺龍門。未嘗竿牘自通。聲動文采。以煽尺寸之譽。丙戌起家。乙丑。僅轉南京兆。逡巡三四十年。垂今日始出詒美堂集。行之人間。學士大夫迨欲窺其名山之藏。而猝不可得。則往往以晚見公集爲怪。而不知公之得力正在此。其收名定價亦在此。昔者杜崔張素之書。衣袖如皂。脣齒常黑。筆成冢。硯成臼。推而至于重耳之出亡十九年。勾踐之生養訓練二十年。取威定霸。率以晚得之。而况策勳於翰墨詩文之林者乎。公生長海堧。渡錢塘。泛楊子。謁孔林。登衡岳。觀瀑布于楊瀝。酌丹泉于麻姑。督樓船于廣海。眺鳳闕于金陵。麾蓋所臨。悉見之品題撰記。而又吐納張司空之十乘。李鄴侯之萬籤。縱横八面而應之。發皇耳目。開拓心胸。沛然遊於至足之餘。耆然中乎大瓠之竅。益學問醞釀。江山睽發。歲月磨礱。交相爲助者也。公詩文大意在憂道閔世。立憲教家。直欲取呌號呻吟之故。習方言里語之新聲。一汎掃而空之。即往代名家哲匠。微有異同。何能蟠屈

時流。剽剝時調。作轅下駒。水中鳧耶。歐陽文忠晚年編集。即篇許。累日去取不能決。遂至夜分猶未睡。薛夫人謂之曰。寧畏先生嗔耶。公徐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曾南豐謂張文叔。三遇之。未嘗爲余由其文。其自進甚強。自待亦甚重。爲可喜也。古人重視詩文。如功名人品。各期於晚節無憾而後即安。決不肯輕錯一趾。亦不肯輕下一籌。審固遲回。久則終收末後之全局。非得道大有識力者。不能讀公之集。庶幾想見其爲人。可謂循吏之楷模。文苑之耆宿矣。故敘之。

澉六齋文集敘

吾師自舞象時。即已名噪海內。海內束錦結珮而禮于先生之門者。屨獵獵滿堂下。不則。遙聞聲而相慕以爲儼然耆舊尊宿也。比典謁出就客。神觀偉如。握麈尾而屑雲霧五色矣。結駟所至。自王公大人而下。無不願私其片言以爲引重。而吾師第委蛇以謝不敏。羞與噉名者共熠燿而爭蠻觸之角。惟高臥名園。洗竹灌花。上以洪瀡侍兩尊人。而下飭其餘。以與一二同調爲清夜游。墨花酒鎗。淋漓于石痕蕉蘚。間或

出而時鼓名山之㕎長歌清咏援筆千言虛往實歸明月在袖則玆集可考也葢吾師之羽翼可以擊九萬而息以六月高可以懸國門遠可以長洛陽之價而乃欲寳之帳中副之石室以自扃其藏某束髮受經爲隙探而秘讀之儵然其天樂之旒而導也穆然其寒陰松影之布席也决然而奔者其龍門之激也俄然而變者其蜃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鸞朱鷺之映帶于朝霞之末也燁然其赤霞之界也縱横出没如顛史之醉草永明之說禪而公子之聽樂也蓋吾師有兼材故能賈其餘勇以漁獵于千秋有慧心故能使五官六職悉受成于三寸之筆端而惟吾役有山川都會恣其游覽鴻寳神冊佐其丹鉛名公鉅卿儁流開士歸其齒牙故能翕張弘奬進而摧鹿角之雄談退而收雞林之駿譽嘻觀止矣至于吾師之勁節干霄熱腸如沸其氣百折而不爲弱湍百鍊而不爲繞指又往往于毫楮見之此非獨足以經世傳世抑亦所謂鄒魯之于文學葢其性然也某之操篲于吾師之門墻廿年餘矣蠹遊蠡測未及悉窺積寳之淵

今幸屬校次。乃得少嘗一臠。昔有學書者。書成而歸。師告之曰過某山之麓。則啓函以視。既發。則硯之穴者以百數。於是始大悔。返而受業。今某于此道類是矣。然則沒身不怠。以躋乎其步趨者。吾師乎。吾師乎。

謹執簡而爲之序。

竹素堂全集敘

往陸文定公嘗謂余曰。細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已無人。此東坡贈文潞公詩也。若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瓠耳。余曰。然則晚年何以爲樂。公曰。危坐焚香。手不釋卷。誦讀融液。流而爲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眞境也。余耳剽此論。求之吾鄉耆宿。獨滬海陳先生。不愧斯語云。公嫻古文詞。發於制舉義。擢丙子高魁。名與顧叔時埒。己丑登第。獨請南曹。與同志共結清眞會。直欲遡弘正。追六季而上之。自

尚書郎以至太僕。自河洛晉楚以至陪京。其歷十九在外。其數請數歸。又十九在丘壑。不在春明門埶人熱地上也。所居名日涉園。園中有竹素堂五楹。虛其中以待客。東西兩楹。一貯書。一設榻。客至相與揚扢風雅。盤礴泉石。命酒飛觴。卜晝卜夜。暇則手一編咿哦其中。撰造幾于等身矣。生平無他嗜。敦古道。繙異書。卓然以主持名教。振起斯文爲己任。宇挾風霜。語鏗金石。鴻裁英彩。業已不脛而走雞林象胥之間。今竹素堂全刻。凡中年晚年之著作皆在焉。先立言。後體物。正如賈生以過秦爲首。荀卿以賦爲尾。卷帙編次。亦猶行古之道也。公腹有傲骨。故言必簡潔。胸有直腸。故言必遒快。筆有膽決。故能橫心橫口之所出。前可籠罩古初。後可壓倒豪傑。譬猶塞蛩切切。遇雷霆之擊而失其聲。細流涓涓。遇河海之奔而失其勢。凡傖父呫呼。書生號嗄。皆公百尺樓下客耳。他人好進。公好退。他人好同。公好獨。他人緝緝翩翩。公磊磊落落。不通朝貴牘。不登講學壇。乞駒隙見在之日。讀蠹魚未食之書。後先撰造。遂至府羣玉而藏名山。

眞晚年第一眞樂境也。劉夢得寡諧。乃以文章自適。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而英華奇傑之作。日富日新。今滬海先生亦然。身經　五朝。壽踰大耋。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力彌勁。精神肅爲舍利。古木蒸爲菌芝。其著作豈可歲月計哉。夢得詩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公之謂矣。同叔美秀而文。善讀父書者也。請更緝續編而傳之。

天全堂遺稿敘

萬曆癸巳。臘月三十日。　神宗下嚴旨。遣緹騎逮南曹郎。曰譚公。安公。譚諱一召。安卽小范也。公嘗上書指斥君相。詞甚抗遂。逢　聖怒。禍在不測。賴閣臣王文肅揭救。僅獲削籍歸。一時以唐子方推公。而以文潞公推王文肅云。公返里門。日從顧叔時兄弟遊。講學不倦。退處膠山之陽。藝名花。瀹名酒。招邀親故。逍遙賦詩以爲樂。其詩仗氣愛奇而不雕潤。稱性應節而不纖阿。有詩人溫厚之性情。而無羈臣謫士。仰天

長吁之痛憤。信乎其爲學道君子也。公未五十。鬚髮皤然。嘗訪余山中。清散蕭疎。絕塵自上。曾未談朝籍升除。及人間菀枯齷齪之事。顧望白雲。引杯獨酌。不意別後。遂爾騎箕上天。今　上追念先朝遺直。贈光祿勳。而未幾朝局日異日新。非復公上書時矣。嘗聞癸巳除夕。　神考將飲守歲酒。大璫環跽曰。王某聞上怒部臣。在閣中哭未退也。　上躊躇良久。罷遣公。嗚呼。此景象今可再得哉。假公在今日。感時傷懷。必有觸於喉嗉而見於詩歌者。其將爲泣途之阮籍乎。哭世之許子將乎。憔悴湘纍之屈大夫乎。抑亦委委蛇蛇。和平如曩昔也。吾不得而測之。請質無咎丈夫子。

寓林集敘

往貞父黃公。號稱海內儒宗。遠近負笈而至者綦扃相嚙。絃誦相聞。久皆知名。取高第。爲大官。似與當路中分天下士。而天下以詩文謁者。亦蘄請無虛日。余訪公。睨而嘆曰。何致客之多也。漢曹曾門徒三千人。伏湛教授弟子以百數。時方兵起鶩擾。而匡坐談說不輟。經今

主聖時清。何疑於貞父公。登進士。拜進賢令。最負潔廉治辦聲。識者曰。文苑循吏。中興於此公矣。

天子欲召爲諫官。不果。徘徊金陵郎署中。獨策青騾某水某丘。退則堅肩楗自若。而方內外徵文之牘又至矣。公委蛇談笑而應之。珠繫衣。餅寫水。無足難公者。已督學豫章。日校練經史。更得專力於文章。其著書幾與身等。名幾與代與等。造物巧妒付之祝融。東歸以後。門人弟子訪舊拾遺于不灰之木。得若干卷。而先行其文。富哉言乎。發皇天人古今治亂之略。具矣。間有獻酬羣心者。世倚公一言如司命。孝子不得無以子。寒士不得無以士。集不得無以行遠。銘不得無以取徵。賈不得無以通五方。而走重譯。故公文輒多。雅亦自負不輕諾。而天下尋聲者趨。緣實者跡。數欲逃於坱莽無人之墟。而無可奈何。嘗撫膺嘆曰。今而後始知朋來之樂。終不如色舉翔習之大快也。林宗弘濟。括而爲居蕳。太丘道廣。反而爲獨復。老筆彌健。權度彌嚴。演漾澄泓。春容和雅。吾不得而涯涘之。其希聲晚來之至文乎。昔楊誠齋少作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盡焚之。曰。今老矣。未知能變否。變矣。未知能進否。此焚後悟後語也。公詩文屢變屢進。大類誠齋。

其拂衣高臥亦相類。生平强項多骨。見微知著。落落無用世情。而今世亦不易用。即用不能盡公六盧八面之奇。惟詩文數卷。公一生楷模所獨寄。稍賴門生子弟。爲收之餘燼而行之人間。覺曩者致客之多。公今日始得其力。然則朋來果不足樂歟。公有寓林集在。豈復爲人強著書。南屏之南。且翔且集者若而年矣。無涸乃公爲矣。

駛雪齋集敘

戊午元旦大雪。余與二三同好。擁爐命酒。酒後呼侍兒捧雪蘸墨。曰今日了張觀甫駛雪齋集敘。蓋觀甫世居金陵。其尊人德馨將軍好詩。觀甫自綰髮即工有韵語。德馨誇示坐上客曰。此吾家獅雛虎子。非特氣可食牛。即百獸聞之。且將腦裂矣。已試武闈。舉上第。主司讀其文曰。才子才子。初將婁江。再將電白。三將翁州。所至聲實相副。威能止小兒啼。清能使鬼神服。撿其裝。絕無嶺南珠吳門練。僅詩草數卷而已。當

事者輻輳騰薦業。已加銜副總戎。與大將軍協守全浙。度其躍馬枕戈。似無暇受簡抽毫。而觀甫以少年部署諸宿將。皆廩廩約束。目今海不波。風不腥。晏然稱東南半壁者。已四載於茲矣。觀甫以不律爲刀劒。以陶泓爲營壘。以側理爲旌旗。以隃麋爲血戰。以章法句法字法爲節制部伍。以飛揚閃鑠爲鞭電駈霆。燿日繪月。而詞場中始稱八面無敵。觀甫之詩法。即古司馬之兵法也。而謂有二乎哉。假令觀甫非通才。決不能讀萬卷書。不讀萬卷書。決不能當筵對客。登高作賦精麗。高雅。滚滚出騷人墨卿上。無事則約言如鎌。修言如矛。有事則上馬作檄。下馬作露布。此不過談笑彈指間耳。吾嘗讀張桓侯刁斗銘。又讀張睢陽判若詩。恨其全集不傳。今觀甫當　主聖時清之候。垂名山大川之篇。印如斗。筆如椽。文武兼資。身名俱泰。即君家兩公。不能如觀甫之遭也。故樂而爲之敘。

王季重擬存稿敘

昔人許子美詩聖。太白詩仙。陳子獨不然。曰李杜詩俠。俠非田仲朱家劇孟郭解之謂也。俠莫如孔子之春秋。筆挾風霜。字帶劒戟。詩之不亾。實繇於此。其次莊周俠而子。屈原俠而騷。司馬遷俠而史記。李杜俠而詩。此皆以異人兼異書。故名俠也。吾於山陰得王季重使君。嘗讀其游記。心怖焉。已讀其觀海靈谷諸詩。骨幹風姿。出之俱異想。咀之俱異趣。異人也哉。東坡謂俠士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者。三代出於學。

漢以後出於郡縣吏令季重經術吏治業已有聞於時而數起數躓乍沉乍浮凡生平恠恠奇奇磊磊落落之精鬼神審百未得一舒而并其所謂天民秀傑者强半出於詩弄丸舞劒擊筑扛鼎其筆力耶堅白同異炙輠譚天其嘲謔耶五百義士六千君子其驅策使令耶去陳言如仇敵郤嗌邪解如反惡聲滿腦肥腸穴胸洞腹海內二三同志外誰敢與之耦敵衡視者彼捆束聲調如墻上趨轉側姿媚如盤中舞季重直醜而唾之斯亦可謂藝林之雄已客謂季重代興曷不操齊魯吳楚音夫正惟不齊不吳不楚乃所以成王季重季重詩膽方且鞭風霆移星宿醢魔鬼豬五岳欲使童煑四大海水欲使沸躍聖人不受睨神仙不爲而肯雕蟲畫鶩局促諸君子轅下乎季重忠孝人也太公老矣摘之跽則跽杖則杖官俸所入半以衣食五宗及落鬼誰何之游士不矜其能不伐其德不驕語貧賤卓然皆古英雄之大根大本也特以俠腸熱而善柔俠骨悍而善藏俠氣猛而善調世無明眼人不解物色之遂謂季重但經術吏事中民

譽耳。正如李杜大俠也。而目之爲詩人。度兩公終未首肯。子美兒畜嚴武。太白奴使力士。兩人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旁人莫測也。詩者不必俠。俠者必能詩。卽稽叔夜子房之句。陶淵明荊軻之詠。皆有深心焉。何獨於季重而疑之。季重自題曰擬存。其詩存。則其詩俠不妄矣。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一終

3466159 v.7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二

雲間陳繼儒著

詩敘

唐詩集註敘

余纂有十異人傳酉陽唐君其一也君四歲喪明猶未受師句讀問之八方五色不復有若聲音點畫種種文字憒如也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書從旁讀三番旋卽記憶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官言而最喜作詩有集行于世多爲通人所賞太守

繩齋許公。延見賜粟帛。鹽臺修齡楊公。旌其盧曰。耳學淹通。又捐俸爲君刻唐詩集註。而陳冏卿張參知諸君爭資助之。其詩幾百卷。大約昉高棅正聲。及李于鱗選而稍益之。精汰諸箋。附以己意。典而覈裁。而文。既不揞擊古人。而又鮮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師。審樂清濁高下。皆從靜深篤摯中來。彼后夔季札雖精專門。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奇君。即奇君者。不奇君博而奇君且。嗟乎。此未易與俗人論也。經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日月。則日有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光。目雖具悉與唐君等。第世界人但能以三光見。而唐君又能以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其箋註無所不採擇。不握管而筆端有眼。千手眼皆備矣。令人六根具足。授以此詩。不解句讀。或以上註下。或以下註上。首尾顛倒。莫知指歸。間有因文解義。略雜音聲者。非熒火借光。則眼中着木揷子相似。試與唐君說詩。吾不知其明睛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廢形而用心。好學如唐君。覺上帝之五官無權。而蒼

顗之六書可廢異哉。有目者得此詩而讀之。將無愧死也夫。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敘

蘊文忠云。仁宗朝有十三榜。數其前三人。凡三十有九。不至公卿者。僅五人而已。萬曆甲辰之榜。崑阜楊公魁兩元。海內想望其枚卜。大展經綸。大平之手。而位不登上衮。年不稱上壽。往往致疑于人理。歸責于造化。將無蘊文忠之議論。果未足信歟。抑亦時異勢殊。前無援。後無推歟。頃 皇上特敘公舊勞。贈少詹。賜祭葬。縮髮孤孫。齒于冑子。 聖天子恩至渥矣。識者追悼公有出門折軸之恨。余曰。是何足以知我楊

公也即以宋論由冉甲晉公孤者獨王呂不愧科名其他或化爲飄風冷烟或散爲飛蓬敗藿兒童故老愕不能道名位里居者何限而王龜齡張子韶文文山人品才華亘古今烜赫如故然龜齡子韶以禪爲詩文山以流離顛沛爲詩使人憤使人怖使人掩卷不忍讀讀不忍竟公當　神祖壽考作人之時遼充黔蜀靜于安盂士大夫恥談兵材官良家子亦未有舞劍弄槊介駟馬而馳者朝廷但妙選宿學巨儒入侍　光考公等荷橐簪筆于鑾坡虎觀之間退而賦詩以咏歌至治獻酬群心金石俱鏗廉肉相準藹然仁人之言粹然盛世之音公亦不自覺其和雅醇深一至于此此皆時爲之亦公遭際然也往吾友唐元徵謂余云　皇上深居法宮數歲不朝叅輦上諸君子裘馬休休美食甘臥惟吾輩講臣聞雞盥櫛急趨建章門供奉　東朝每遇雪虐風饕凍齒嗑擊暑雨驟漲馬踣泥淖中病不敢賜沐勞不敢乞假鞅掌憔悴視封疆外吏勞且百焉余曰如公云講官殆無殘隙餘晷而吾讀崑阜楊公詩字鍛句煉思路微紀律

整魚魚雅雅無一語旁綴輕放者何以故元徵曰初楊君帖括之暇喜攻風騷駕輕就熟神調筆暢非入木天時始造次學有韻語也子直染其禁臠肉之一倪耳元徵公座師唐宗伯也屈指此言相去不二十年 光考纂服講求遺簪故劍思得講幄舊臣而召用之元徵騎箕公亦遊岱當時如霆如雷朝野稱第一等人物無復在 帝左右者幸詩之一百四十篇不淪爲泰山碑廣陵散則次公扃藏繕寫與門生卓令君捐俸流傳之力耳若夫廷對類董生典試類歐陽橫經竭沃心之忠掌制得代言之體高文大冊奧旨宏詞近可獨步一時遠可垂耀千古非乆將懸國門不令此詩孤行而已也公識鑒精明操履堅正得王文成良知及閩洛豫章講學之功居多生平庭訓惟清白孝讓爲諄諄今 朝廷世及之典請之次公而遜之猶子其門風雍穆可知矣官居金馬養類木雞科名之外公別有與天壤俱敝者存豈必朝脫碧紗籠暮佩黃金印人羨黑頭帝詢黃髮窮人間蔗境槐宮之樂始大快然天下事豈能一手把握之哉公

有道君子也。度必黜首于余言。

脩園詩稿敘

古詩云。因緣苟會合。萬里猶同鄉。此言定交之奇也。天寶間。李康成選玉臺後集。自陳隋而下。凡二百九人。而李杜高岑輩。與康成同時。獨遺選中。何況千秋重譯之遙哉。唐大來。才名噪滇中。以明經入對大廷。遊于吳楚。本寧太史。修齡侍御。以及吾鄉董宗伯玄宰。膾炙其文不釋手。萬里論交。遇合亦已奇矣。而大來顧獨深沉于詩。嘗讀其脩園集。靈心遒響。麗藻英詞。調激而不叫號。思苦而不伸吟。大雅正始。而不入

于鬼詩童謠里語方言之俳陋即長吉玉川復生能驚四筵豈能驚大來之獨坐乎余嘗嘆陸賈南中行記韋皋西南夷事狀不經見爲千古恨端自趙宋玉斧畫大渡河棄之異域者三百餘年賢人絕附驥之榮王道貽隔化之訟賴

聖祖恢還版圖用修纂葺文獻今南夷西僰之長書積五車樓名萬卷或不得秘典奧墳則更相嘲笑以爲愧耻蓋文明至今已極而大來適生其時發皇家學模範先民斯亦用修衣鉢之一助也大來神用清審志意貞立當安奢煽禍貴竹爲梗大來匹馬從嶺右間道行上無飛鳥下絕人踪腰箭橫鞭擊石吹火凡七晝夜始得出菁篠莽蕩中繭足萬里訪眉道人於空山余震駭相勞苦不得怡而大來謂吾友天下士方自此始眞磊落奇男子也今出其著作與中原巨公相上下得時而駕則陸賈韋臯之流豈獨以詩文行於象胥雞林而已哉

馴鶴樓稿敘

吳表東海推王弇洲楚表南岳推李大泌余不佞常侍兩先生談秇而大泌竊有憂色曰詩文厭剽襲則流而爲鑿空喜鑿空則流而爲杜撰近且攙入方言里語俳調俚詞自詭爲回換一新而不覺狸魔據其心腑無文之言能行遠乎大有力者欲出而掃除更新之莫若以多讀書少應酬爲第一義其在我鄉之錢長玉氏矣不佞與長玉別數年已魁壬戌榜官戶曹郎識者恨不以木天處之而長玉獨否否出權滸

墅闢關政荒政傳播於四方往來之口而立祠於五達水陸之衢蓋古者有德有言之君子也余硜硜不願卬闒而長玉則寄馹鶴樓稿示余富哉言乎得無啖綏山桃而豪食哀家梨而快乎長玉自少以千秋自命雖治公車言每飯不忘鉅鹿釋褐以來篤購今古異書博綜該覽醞釀欲成一家言而數以簿領賓客奪之然猶藺應對謝獻酬蹋壁篝燈終宵孤坐仰而思俯而讀出之以橫戶橫心助之以怒生怒號怒飛之筆力滚滚乎壹似洞庭雲夢之吐吞也大招浮湘之吁駭也椒蘭蘅蘪之芬芳也山鬼雲中君之縹緲恍惚也明徵伊始譽業方新自茲以往駕長轡騁修塗吾安能究其所詣所謂其官可及其年正不可及耳王弇洲嘗語余昔在爽鳩署中日與于鱗手抄史記文選各一部舉航抽誦以記否爲賞罰即大泌批閱周禮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二公讀書在弱寇後未三十在起家進士後不自經生時也積玉成圃萃珠成淵秇苑圭盟雷抨霆震于東海南岳之外前茅後勁楚實有人今舍長玉其誰哉

長玉風神條暢。志意貞立。厭薄彫蟲。別有軌正督世之意。然滿腦肥腸。時溢而爲振世奇作。于役黔中。撰使楚記。參錯古跡。始末於雲烟過眼之間。大類山海水經註。覼零陵圖志。長沙風土碑。奇麗過之。此記之剏體。而王李集中之所無也。則發于讀書至是之餘故也。千秋大業。得長玉大有力者負之而趨。直取邇來鑿空杜撰之陋習。掃除更新。使人復見左史屈宋之威儀。豈惟張楚競。卽弇洲大泌而後。代興無疑矣。故樂而敘之。

渡淮草敘

吾師遡江及淮。春秋已七十五矣。不荷陶輿。不攝謝屐。輿所至必遊。遊所至必贈荅題詠。或巨公設醴、或同儕載酒。其他欽風問道。踵相嚙而叩者。幾不能容坐。而吾師悠然應之。曾無倦色。望見者以爲神仙然。四五月之交。暑氣燔灼。霪雨徹日夜不止。低頭蓬底。良爲師苦之。及見渡淮草。天眞爛熳。老筆紛披。旣可立驅旅懐。兼能坐忘暑雨。雖馳萬里。負五岳何足難吾師哉。吾聞淮渦有水神曰。支無祈。頸伸百尺。力踰

九象。禹命庚辰。鎖大索。穿金鈴。置之龜山足下。而水患始乎。今自淮以及吳越。水且稽天。將支無祈復出人間。則請何法以鎮之。師笑曰。我過潤州。訪米南宮之海岳。登金山。陟蘇子瞻之妙高。何意覓漂母金。亦何力與水神戰。子姑讀渡淮草。以示我之豪于游。且豪于詩而已。儒退而喜曰。師如是。其壽蓋無量哉。

五言詩敘

張平仲使君居滸墅。日在水聲雲氣中。閉關以後。疏巾單複。但擁一編。燴一鬲。吸數升惠泉耳。曰。我飲水焚玉。不愁權政。愁客至頻妨清臥。昔關尹喜。僅一青牛翁。今四方貴游。輻湊度關。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腰領。奈何哉。余曰。孔明不居成都而好居南陽。彼豈眞戀戀隆中。直以南陽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豪傑。而且得周咨時事。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丈夫何必故鄉耶。此可以識武矦矣。今權事誠不足

煩使君。然賢士大夫道經于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議論。物色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滸墅官舍。故平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敢。且性懶不解訓對。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興至間一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而韵俊。神清而調眞。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劉長卿五言城不能抗衡。即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强授書矣。

芙蓉庄詩敘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游。如獐獨跳。不顧後輩。如獅獨行。不求伴侶。樂矣。然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毋欲飛渡而空躡之。無乃非老人事乎。討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眎。并出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顯有位望者。輒字之。幾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即識。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

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雁之贄。大都一仕籍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蒔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眞。故爛熳而流便。與率。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跡快。調高。故孤直而淸迥。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笑且啼。且傲且俠。且醉且醒。且仙且隱。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疇局菀枯向背之外。古者罷侯種瓜。逃相灌蔬。龎公條桑。雲卿織屨。其意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密藏遵晦。并文彩不少見。吊古者深以爲恨。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頓忘。烟火之談盡息。雖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鐵心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窪樽。臥咬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

借竹軒稿敘

元美王先生嘗曰。古之精刻於言者。往往不盡其本壽。楊子雲逃而息于玄。顏延之逃而息于酒。以此差過七袠而要亦不盡然也。檇李金伯韶。自髫年慕古。喜爲詩。十九領鄉薦。與陳伯符齊名。皆未冠未娶。都人士詫謂一時頓有兩璧人。公車往返。忽遇賢豪。輒爲停驂駐檝。相與纏綿數日夜而後別。別則猶未能遣諸胸中。往往見之夢寐詠歌。至于登高臨深。自泰山始皇廟。下邳留侯祠。以及齊魯燕趙之墟。蕭寺旗

亭。練裙紈扇。無處非伯韶詩所在。淋漓跌宕。獵獵如驟雨怒風。筆落紙飛。强半爲從旁掣去。賀之囊。球之瓢。十而不得一也。余讀其遺稿。漢書評。小史論。淹雅精辨。大類洪容齋。沈夢溪。詩文典則溫潤。潔淨爾雅。芽甲之以性情。肅括之以紀律。上窺陶謝。下亦不失錢劉。識者目爲秘書金馬之才。而遽赴上帝玉樓之召。良可哀已。伯韶秀結英飛。絕塵自上。常欲悉出精銳。一當海內文人。使之面縛啣璧。束手於軍鼓之下而後已。然而秉尚清虛好與老僧。共論楞嚴微旨。壹似子雲之逃于玄者。六擯南宮。略不以此屑意。三雅而醉。三商而起。客至弄觚仆斗復如初。高談霞擧。微言風集。壹似延之之逃于酒者。夫逃于玄。逃于酒。而又不及楊顏中壽。弇洲王先生之論然歟。否歟。公朗九齡亾父。便能讀父書。泣叩慈帷。訪求遺稿。殘璣斷璧。悉從蛛絲蠹腹中得來。其幾不爲廣陵散者。倖矣哉。伯韶無年。尤幸有子。故重公朗之請而敘之。

醉吟草敘

吾友吳鳴球以山陰名家。隱于婁江。婁江自王司寇奉常遊岱。海內騷人墨卿。不復至。莫適閠主盟者。獨鳴球與李伊玉遊從甚數。更相飲。更相賞。更相倡和。而吳醉白斲杯抵掌其間。睥睨嗷名兒。幾不復安之眉睫上。三君嘗過余論秇。余謂鳴球曰。山陰有王季重。詩文橫絕一世。錦人機錦。玉人攻玉。非王季重不可。鳴球肅衣問道。擊節不容口。因徧賛于座客倪太史諸公。人人恨得鳴球晚也。鳴球詩清快犀利。闇然

有古色。正如寶劒三千。埋闔廬墓下。時時向山椒樹杪問。騰發夜半光怪。豈不甚奇。若進而渡錢塘。試問武肅王射潮之弩。非以弩勝。以氣勝也。又進而遊會稽之山。禹會玉帛之諸侯者萬國。濟濟鏘鏘。來賔來王。此非以氣勝。以禮樂勝也。鳴球自山陰歸。其詩精猛蹶張。大有氣。法度森嚴。又大有禮樂。合吳越之勁。盡洞入詩中。而生平酒人俠士之剛骨。亦稍稍見焉。豈得醉吟之助乎。卽以此名詩草可矣。

竹香齋詩敘

余訪武山葛氏兄弟。得詩壇于桑篠中。蓋伊祖老楊居士。與吳門文徵仲。唐伯虎嘯歌處。宛轉數十年。則實甫竹香齋在焉。昔宋南轅諸名公。或扈駕以從。或遁而散處。歸洞庭。閉門課子。暇則種花蒔菓以爲樂。故洞庭極有古風。其子孫賢者。更數十世。往往遵禮導義。好客能文詞。如實甫葛君其一也。君樂從長公震父游。讀書目苦。而詩日益工。玉琢錦洗。塤唱篪和。其詩清真幽淡。率以襄陽輞川爲宗。卽近世聲調如

王李。流便如袁中郎。海内艷而習之。而實父獨不爾。又屏跡山澤。力追古道。凡少年通脫排宕。豪士鉗忌罵訶。俱葛氏兄弟所掩耳而不顧聞也。識者欲避世洞庭。惟葛氏可以結隣即入山尋伴。相與行吟于峯巔水涯。舍實甫兄弟莫適爲主。亦鮮有登壇授簡而當詩敵者。實甫詩本諸性情。興至則吟。客至則和。譬之春鳥秋蟬。聲響非昔而光景常新。此眞山林中之鼓吹也。王季重恨兩洞庭峯笥不矗。壑布不飛。頗請之于帝。以巨靈胡賁詔入台蕩。亂剪數十峯來仍割其棄餘泉瀑二十通。銀飛雪掛于花山縹緲之上。而游始快。余謂兩洞庭已饒有奇勝。所不足者。豈山水哉。但少詩人如實父兄弟耳。實父何如。曰有竹香齋詩艸在。

倚劒亭草敘

余纂逸民史二十卷。曰逸民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此史之所由作也。睢州有逸民介如汪公。垂髫學聲。偶見賞遜人。縫衣數十年。嶒嶝不第。退而課子授書。諸君皆通籍貴顯。而比部客星君志操尤異。公笑曰。兒能是。翁復何憂。惟有掀髭捫腹。作太平老詩人耳。公詩有倚劒亭草。其咏物描寫最巧。其紀遊敘狀最工。贈答纏綿而有情。寄懷感慨而多致。吐納清真。駈使流便。讀之如在喉嗉胸臆

間而不知公之朝組暮織日煆歲煉所謂筆隨人老者也大抵子弟憑藉父兄流而爲驕爲橫父兄憑藉子弟流而爲愚爲俗公榮利不知生產不問飲食惟詩寢處惟詩幾忘其老之將至公常有句云若無著作千秋業何限漁樵七十翁髮短心長自負不淺蓋公以公重雅不願以子重公也釣臺千尺之絲若絕若續垂唐而有雲英先生結廬白雲村垂宋末而有睎髮先生無日不遊無遊不飲無飲不痛哭此雖凜凜高風而至今稱述人口則太半亦以詩故今公有詩草流傳非惟見公精神文采所由寓卽身享五朝康寧之福目擊諸子志節之賢視方干謝翱遭際幸不幸何如哉故樂而敘之且以譜諸逸民之史

題秋潭詩敘

余交秋潭師三十年餘矣非禮不動卽動亦不可得時然後言卽言亦不可得晚投黃葉庵修竹百竿老桂一樹村深水曲雞號燐飛一味闃然塊坐而已苐師名自徵而顯客造請無虛日然僅見師者膚耳若其容與出沒如鷗戲春海飛動險快如龍躍天門卽唐宋以來詩人之能言者未之或先也師究心生死一切語言文字直作鸚鵡嬌秦吉了無復置輕重胸懷間而讀其詩則居恒枯木寒灰之意隱隱見于筆

端。昔人謂詩不在廊廟。不在山林。而在方外。信非虛語。昔于頔守吳興。集賢殿御書院有命。特徵皎然集。頔遂採而編之。納于延閣書府。此事豈可望今日。第詩中有元紫芝。僧中有黃叔度。而不以炤示來禩。皆吾黨之故也。故𤋮時屬敘陳子而傳之

吳凝父詩敘

癸丑結夏洞庭。先有私戒。此去科頭抱膝。非詩人不見。既至翠峰山居。履綦栩嚙。有客不通名而唐突特甚。麻衫草履。余蓋望而知其爲吳凝父氏也。凝父故名家。性不喜山中卓鄭之習。而顧獨嗜詩。詩清遠娟秀。本之以情性而擬議之以古人。久之自成爲凝父一家言。當其研深入微處。眞堪與王孟入林。而其次亦絕無郊瘦島寒之病。貌得凝父者。或咤其骨見衣表。疑以爲深山道士。而余每手其詩。輒謂數千年西

子之黛。不在東西洞庭。而在凝父詩卷中。可一覽得也。凝父素心。欲髡髮不可得。拾松枝。酌清泉以獻母。退則自詠自歌。其踪跡半在笠澤蕭寺間。幸而得志。爲垂綸捧鈞之志和。筆床茶竈之龜蒙。不幸貧以老。則依浮屠氏。如陸鴻漸擊木痛哭。發之爲長吟短謠。以寓其畸人猖者之意而已。故自序其詩曰寺稿者以此。

曹儕孟詩卷序

畫由禹之鑄十二咼始也。後世緣而爲畫。畫幽風及鎖諫之類以寓諷焉。故雖出于繪人之手。而其迹則附經以行。自宋立書院。使諸人待詔其中。率以粉墨買寵。于是繪賤。而高人奇士。如黃癡倪迂者。僅以酬歌廓落之韵。寄之山水。率非爲名也。夫詩亦然。詩始于康衢之謠。徵其音足被絲竹。然而未嘗有意于詩也。豈惟三代。卽曹孟德蕳練軍旅。不耑耑以詩擅名。獨時露于橫槊飲酒間。至子建以才著。而意緒大可

憐矣。故詩者。英雄男子之唾餘。非千秋物也。詩至曹儕孟神矣。亮節激響。如吐商金而叩哀玉。蓋嫡視晉魏以上。而季孟開元大曆之間。儕孟于此道何所不有。然豈足以盡吾儕孟奇也。生平少有奇畧。方將服乘海內之上駟。以立見其穎。曩者制舉一出。往往折其曹耦而屈之。茲特儕孟之餘音剩馥爾。譬之芙蓉紅樹。足以裝綴溪山。莧謂能盡秋色。未也。雖然。令人見王痴倪迂畫。千載而下。如想見其磅礴不羈。睥睨一世之意。今手此一編。其亦可以見吾儕孟也夫

陳無非詩敘

古人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則兩相遜避。獨割一席以擅其名。夫水火之不相親也。子午之不相見也。蓋各司其事。而卒之火爍水濕。子進午退。皆有以相化工。而載陰陽之權。以收利于天下。吾鄉陳無非。爾有振長三君。皆俊年也。洚洄磨盪。結爲彈丸。乃有三子。分茅而聚國于文壇之上。所治詩秀可食。翠可滴也。一掌之地。安能勝三子。顧無非竟以偏師犄浙士之窟。而空其羣。以麗祖

宗之苗裔。爾有兄弟。爗爗雙璧。掩映崑陽。昔儀秦二子之縱横也。西秦六國。分符而相。張長史與顔魯公同學正書。知不可敵。退而悟舞劒負薪之法。爲草聖以名世。龍德在中國。猶龍公出函關。之流沙。所謂日月不竝生。兩賢登相戹也。今無非畫浙水而伯。爾有兄弟。畫浉水而伯。而詩名熾然。皆能樹奇于兩國。而各不相掩。三君子。其亦有古人之心也夫。

戴元鎮詩敘

戴元鎮既成進士。天子賜休沐歸。爲謝一切郡國守相。及賓客之羔雁。乃從修竹岡下。發其故所埋詩草。手理之。其門閴寂。如給孤園。而其據梧詠歌之聲。遠與浦上濤相韻也。業成貽書陳子使爲序。余惟元鎮之道昌矣。顧何取于山澤之言。而强以糠粃前導哉。甚矣元鎮之好奇也。廣南之人。孔雀以爲腊。鸚鵡以爲膾。而獨烹蒲葅蕨筍以供客。仙人道士。高冠峩峩。長劒陸離。而不能舍芙蓉之佩。薜荔之裳。甚矣元

鎭之好奇也。將無類是歟。元鎭爲諸生時。其志已在千古。象緯以前。鴻寶以後。皆朝畋而暮漁之時。一奏韻語。秘不示人。弟形與影賡和而已。而顧獨暱余甚。以是盡發余以枕中之奇。余讀之。松風度而孤隺鳴也。酣者破章邯。而靜者入淮蔡也。雍雍肅肅。遽伯玉之車音。而孫眞人之嘯聲也。疎疎莽莽。灌壇之風雨。而蛾眉泰岱之積雪也。君之技何以遂至此。元鎭負經世之畧。而多遺世之志。其名落風塵馬蹄間。而其夢長在江鷗野鹿之外。即使嗒無一言。故大曆詩格中人也。況悠然矢天籟而吐清商乎哉。元鎭未遇時。嘗乞崇明一塊土。爲博士弟子師。胸中感慨犖落之氣。悉付波臣滁之。已復挾其所謂烟雲百變者。盡發于文章。而乘海之筏。遂爲浮漢之槎。今詩特君澥渤之一勺而已。元鎭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其吏材如鯨擲鶻起。人必有能物色之者。而世顧惜君。不與三尺之藜爲恨。夫青蓮浣花。豈盡老石室間哉。且石室諸公。無不束錦。願一當藏先生。則元鎭自饒有千秋矣。

汪希伯詩草

吾嘗與山中友人夜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昔王元美論蓺。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笑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爲窠舊。爲糟粕。而肯戀戀于已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爲哉。天馬抛棧。神鷹掣韝。英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于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眞解脫。此謂眞喜捨。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

首詩無一雷同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即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嘻此吾所以重賞于希伯也汪希伯新安名家客華亭爲寓公杜門苦吟其思路甚異衆人近者使之遠夷者使之險淡者使之雋蓋詩道之至新也新則變變則傳何疑若夫穿天心射月脇騰玉價走珠聲人與骨皆已朽矣我希伯能之而能不爲者也

姚叔信詩集敘

余讀青[illegible]居士詩旣已敘而傳之居士姚叔信先生之玄孫也已欲訪讀叔信先生集其孫爾肅出之襲錦中爲一奏余始知姚氏子孫之騷雅蓋自叔信始叔信當時倡和者皇甫子循豐存禮周公瑕文休承吳少君五六人此一時詩壇老耆宿也先生與子循輩皆已物化其碩果不食者僅一金華吳少君在少君如病猿驚隺不與世相馴而少年走名之士喜僻躃朱門亦遂不復物色之今支離蕭寺旁與破瓢短

杖相語而已。少君每謂余秀水有姚叔信者。眞詩人也。今老死。其人不可得。余聞少君語。退而按其詩。清眞恬和。溫雋安雅。蓋唐人之矩矱哉。三唐姚氏最以詩名者。惟姚合與鵠而已。以合之閒居二十首。鵠之綿州諸篇。置叔信集中莫辨也。叔信掩抑藏匿。不肯噪目前區區尺寸之名。至爾肅出。始能名姚氏一家言。人之不可無子孫如此。吳少君無子而鬚髮尚無恙。錢茂穀趙汝師尚能梓其詩以傳。如周公瑕八十而後無聞。度生平著作。非幷入筆冢。便作太山無字碑矣。可嘆哉。余以是益重爾肅之能不亡其祖也。爲敘之以告詩人之有後者。

顧仲方詩敘

昔人論詩。最以詠物爲難。非胸富五車。不能驅使。非識超三昧。不能剪裁。非巧手。終輸射鵰。非肖形反慚畫虎。此其解在有意無意之際。若離若合之間。求之蓺林。得仲方顧先生焉。先生吾鄉之禮樂名家也。生平嗜文史。癖泉石。其綺歲聲已籍籍。晚益名噪都下。所著有蘭玉稿。筆花樓新詞。公卿士大夫得其片言。無不以爲青鳳毛白狐腋也。先生以乙未奉簡書餉邊。出入諸將軍戰壘。及胡沙宿莽中。黃雲凍月落落

馬上。爲一聽蘆葉。醉葡萄而歸。歸買舴艋。順河流南下。途次寂寞。因于叩舷之暇。賦詩以消客况。不一月而得百篇。黃頭奴驚問蓬底五色雲起。則先生之咏物諸什在也。先生嘗以示余。余讀之。綺不傷質。艷不傷骨。巧不傷氣。奇不傷格。可謂斲輪之妙技。拔俗之兼才乎。蓋君家顧氏代有異人。而先生猶能總領大雅。冠冕東南。其結爲名園。饒綺閣古木及烟雲之勝。則辟疆遜麗。老筆酣勁。前無古人。則虎頭遜奇。四方名賢至者。爲下榻投轄。日相與焚香煎茶。摩挲彝金石以爲快。則阿瑛避俠。今天下雅道寥寥矣。仲方者。豈非一代之魯靈光哉。至于咏物之作。特得先生剩餘。余故擴其生平敘之。使海內士大夫知所以重先生者。不獨讀其詩。而且以定先生之品爲千秋人也。

文游草敘

余曬茗帚菴。彭君宣自大梁來。排闥直入。造次如平生。或曰詩豪。或曰節俠。余熟視良久曰。千尺擎天手。萬丈懸河口。其古之豪雋大人耶。留之小飲。送舟次。握手不忍別。余曰。夜分矣。公無渡河。君宣指臧獲笑曰。此曹皆鐵小兒。善刀槊。飲矢百步外。取悍賊如取兎雛子。無慮。因長嘯而去。至是遣長鬣賫風雨歸庄圖一幅。文游稿寄余。不覺大叫奇絕奇絕。董宗伯嘗作佘山山居七言律。見者艷其詞之工。畏其韻之險。

君宣舟行不數里。茗熟不數刻。和詩遂得二十首。最敏捷。最俊爽。最天然熨帖。皆吾兩人思路中所不到也。君宣擁侍御藏書數萬卷。栽名花數千種。往來多豪傑士大夫。傾海內交游之半。凡獻酬登眺。笑嘲謔。往往發之翰墨筆札間。奔逸而爲長江大河。震讋而爲飛霆走雹。不雕不琢。不僻不澁。不瘦不寒。直嘔其性靈之所欲言。乃大快。以君宣才華雄傑。議論英偉。若置之緩急要津。笑揮白羽。怒裂黃麻。明目張膽。慷慨爲國家擘畫中外大慮。必能使模稜手。囁嚅翁。唯唯慷慨於楯陛之下。敢由片語相送難哉。韓魏公生平未嘗許人以膽。君宣眞其人矣。君宣曰唯唯否否。吾家牡丹異色如斗大。秤之可得二斤許。開時遣飛騎送入山中。子先爲作詩敘。寄我時事如此。除花與詩外。勿復多言。陳子曰卓哉君宣。大有識。以識輔膽。天下事何事不辦。寧獨詩文。敘其詩同舒元輿牡丹賦寄之。卽以代徵花券。

醉禪草敘

商山吳醉禪。訪余白龍潭。恂恂篤士也。已出其詩草示余。多有今昔人不曾拈出者。余咄咄嘆賞。出入懷袖間。而君自署曰醉禪。當其瘦行孤坐。冥索窮搜。雖鬼神莫能窺其思路。至於酒醺之後。伸紙揮毫。不覺馥溢膏餘。英飛秀結。醉乎禪乎詩乎。其在三昧十地之間乎。昔管公明與子春談。飲清酒三升。然後雄辨縱橫。無敢對壘。王洽之畫。張長史之草書。醉時頭漬墨瀋中而書畫神采百倍。酒之不容已如是。夫余酒

量當下下戶。故詩思無所醞釀。頗類枯涸之水。上瀨之船。若吳君。人龍復酒龍也。鞭雷斥電。雷雨之動滿盈。復何疑哉。君自今以始。請封麯部尚書。秫林祭酒。而退院老禪和。則以遜之眉道人何如。

玉鴛閣詩集敘

欈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禰名士。陽春賡和。鸞鳳鏘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烏銜幽夢。遠只在數尺腮紗。蛩遞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煆煉成慧心道骨。惟

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艷歌。眞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韵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竇韜妻織錦。馬用文之卽遣衛夫人吮筆。啜其泣矣。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二終

3466160 v.8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三　雲間陳繼儒著

時文敘

唐道徵文敘

唐道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尨石之在地乎。小兒羣戲。或削以

爲碁。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爲碁與塔也。小兒其恐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碁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碁爲塔。惴惴然惟傾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攘袂而笑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敘我文。以代紳語。

董玄宰制義敘

予與玄宰益游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爲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篋而北游于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于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若飛蟲之當黃鵠。而野干之遇玄象。若至其灰燼糟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烟雲樹欉。則

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于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薰煉淘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畧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墻壁。予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採虎子。蓋其疎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强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爍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以雞肋。而嚇予以腐鼠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辱。豈有高臥清涼之蔭。而復置公冎俎。其肯褰裳而就哉。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欲兼取二物。蔣頴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蔣。以畫歸王。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楊彥履稿敘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閶則虬嘯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雝雝肅肅安重而寬廣如蘧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變幻多則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令天下盡欲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時爲南宮所屈彥履笑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于

百尺之竿。三寸之鈎。以遊戲而弄丸馬。于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瓶。碾茶一餅。出簏中數束文。爇異香讀之。昔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鄒公履稿敘

吾松峯九。僕得其三。縛茅纏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游。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屨至。輒便引內。間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即

雞犬皆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鴆避畫鷹。黃荃鷹掣畫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況區區文章之小技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膽。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即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楊去奢制義敘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絕一世北面執經者傾遠邇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走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不沉湎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及及門弟子强半爲顯人華裾駟馬呵嗾巷陌訪求楊先生不拒去亦不報謝釜戞罍恥不聞嘆息聲及怨尤可憐之色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去奢之語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厭之又無資以入國

學。意將罷去行游名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爲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每聞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爲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局哉。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而已。何與焉。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令無疑。僕請爲去奢梓之以傳。昔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去奢與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中踏鬬虎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猶能摩洗雙眼。待去奢也。

雕蟲草敘

昔李鄴侯。勳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託之好談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神。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于藏鉤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冉足蓺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

渚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俠覓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晝江水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爲治。其于窮啼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白吳鈞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鍔也。東南寶焄澌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嘘風雲。而令雙龍不止者。不佞以開道人。第取兩光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三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常令關右遼左之上。魍魎翕張。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升之秃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談鬼神神仙者幾希。

虎嘯軒稿敘

少年好談俠。俠者。特英雄之殘瀋餘唾也。吾授經于弇洲太原家。兩公推轂顧益卿先生不去口。客曰。大俠耶。兩公目攝云。是何言。造物千椎萬鑿。始鍊得顧益卿一人。爲國家緩急之用。張中丞肖甫定浙中二變。全賴其力。已鎮遼陽。鼓舞李家父子。節縮金錢數十萬餘。蓋將大創三韓。使東陲數十年無事。而與朝議左。其金錢悉付之後人。徒手南歸。與故交諸父老轟飲。一似貧措大耳。英雄哉。益卿也。先生嘗以書招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余不得赴而時時從王崑崙郵筒往來王崑崙者先生兄事之當撫遼築亭儲酒以待崑崙崑崙執操堅不肯單騎度漁陽作蓮花幕下客先生分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爲餉以成其介介山林之節海內由此兩高之先生之子玄岳以崑崙待予予遜不敢當今出守南雄最有聲玄岳之子元善頃拜平湖令卓異踔絕鄰郡邑有兩造者皆願摶額質成于顧令君心乃服英雄故有種哉元善寄虎嘯軒稿示余讀之嘆曰夫文亦猶虎矣題有關有糾結而元善解之則跋摩異僧之杖也題勢猛悍而元善格之則楊忠之左挾腰右拔舌也見題神而不見題如見虎而不見石則李將軍廣之飲羽沒鏃也以元善才識膽畧本之英雄而英雄又得之家授文章小伎筆墨偏師烏能展其八面才之萬一即當湖斗大直談笑一彈指間方今東省黔蜀猊若粗安瘡痍未起流亾未復金遼千餘里淪爲旃酪之侏儷奴且餌西虜之犬羊漁朝鮮之蟎蚌視門庭寇緩視門戶戰急盍復顧先生左司馬時耶沈僧照嘗挍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

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耳。俄而使至。元善之有虎嘯軒稿也。獨俠乎文也乎哉。英雄之意念深遠矣。

採珠草敘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孫楚惟採珠草。恨未見其人耳。吾聞楚惟異才博學。嫻古文詞詩歌。業已板行於世。大噪人口。而又驍雄魁岸。工騎射。善食酒。飲數百斗。精明不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曉暢中情實。將相門風。楚惟肩之矣。楚惟嘗省覲榆關。腰弓挿矢。平頭單

綾衣控疋馬往來闕吏候人不知其爲孝廉且不知爲樞相子樞相臨戎楚惟陰爲運籌大有所補益推轂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惟亦不願以此見知于人其居恒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文哉楚惟苦心於文正如珠藏於淵而欲縋數萬丈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滃生霹靂怒鬬其不與珠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卵如大月光明陸離幾不免爲南宮按劍吾誠未得其解雖然智者不問珠而問龍不問龍而問人中之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珠熟睡而又誰探乎戲孺曰眉道人何以知之陳子曰孫思邈與老人語而驚曰此必龍無疑蓋口涎香也今楚惟字字皆香非龍而何世目雖憒憒寧渠出賈胡老波斯下必有購君之珠而重譯獻之者矣

紫玉玄居選敘

王臨川云。吾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意變秀才爲學究。嗟乎。今學究且變爲老禪和矣。古經史棄勿學。日取零星貝葉之文。渾入于經生言。至名儒不能句。而輶軒使者不能譯。久而讀之。使作者身讀而前覆之。如探他人書。亦往往咯咯喉齒間矣。夫傀儡優笑。試于王公大人之前。未有不厭。且卻者。而鄉人小兒。驟得之以爲驚。再得之而目定神搖。至形于指畫贊嘆。覔夢心語之間。則何者。以其未嘗習也。習之既久。味淡

而識定。心精而辭約。其言自有不得而不平者。劉歆之古文。楊雄之奇字。史遷子瞻。夫豈不能之。而顧爲此不爲。彼則善言易者不言易耳。豈惟兩先生。雖禪家之語。飛烟噴雲。幾不可以知知。以識識。而所爲本分鉗鏈。尋常鑪鞲。故在也。今經生家乃欲乞其獺祭之餘。飾而爲虎皮之質。豈不悲哉。吾友項希憲清眞遠俗之士也。所爲文能以名理輔藻繢而行。其裒集交游之作。汰洗險仄。鬱然先民。卽臨川所謂大秀才文章皆在焉。余喜近格之一變也。題數語歸之。

王昇之制義敘

往昇之下榻余者一年。兩人每從眉睫問語。退而閉閣如壁觀僧。終不交一言。余畧無介于昇之。彌加歎重。昇之亦久而安。如是別者。又九年。兩家前後趾錯。或竟歲罕通一牘。類引避者。老氏有云。至治之世。其民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葢似之矣。乃余數數謂玄宰、開吳。今天下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者。昇之其人。兩君每歎余爲知言。庚寅。余方避暑水西園。聞門上剝琢聲。則昇之函所爲制舉義。屬余序之。初奏數章。

則清風泱泱乎從蘋末而來也。已更快甚。匡廬寒泉。峨眉古雪墜几上矣。昇之嗜古。憲副公所藏書萬卷。翻譯幾盡。寧以蠹游。而必不肯俛首蟲雕于公車之業。故歲弄金石文者十九。本伎什一。今降心操之。遂臻獨致。譬蒲元性鑄刀。利斷鐵珠。應手虛落。又如長康圖蘧伯玉車。神韻安閒。肅肅雍雍。曲中禮度。大抵伎無大小。皆從深沈湛思得之。故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又曰深心托毫素。昇之門無雜賓。床無雜書。據梧隱几。浩浩焉。落落焉。所謂其息以六月。其游以九萬里者也。天下之士。惟靜而寡慾者。此其人不可量。負人之以隱見。龍之以潛也。孰得而窺之也哉。昇之居恒扁跡。即家人罕覩其面。今一日盡脫其穎于文章。使人莫不想見其拔俗出群之韻。然則昇之雖闔戶自秘。名已不脛而走矣。我兩人室邇人遠。亦未嘗不日日面覿。若惠莊目擊而道存者。猶第二義也。

宋讓木稿敘

左手取印。右手取于戈。此嬰兒時事也。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此丈夫時事也。今遼左閉關。蜀黔戕將吏。齊魯徐沛。有張角孫恩宋子賢輩。蠢蠢交訌。　上方拊髀。而思封疆鼓鞞之臣。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當戎索。而余獨謂不然。于忠肅王文成率皆從制舉中出也。國家倚重在此。則上帝之篤生忠賢豪傑。亦在此。即有非常之才。不得從他塗捷徑進。舍制舉將馬往哉。弟文士桎梏于窠臼之內。挐瓶于訓詁之中。經史

詞賦不解爲何物況能讀太公司馬孫吳尉繚之書乎吾友讓木生長名家自束髮即有霄漢虹霓之志搖筆爲制舉義騰擲奔放光明陸離旁溢而爲古文詩歌何奇不覩何怪不儲發竅瀹心豐肉縟采眞少年中之人龍也君常苦制舉所束倘得一當知已非閉戶著述隱于仙源兒谷間則投筆焚硯操綠沉金僕姑掃蕩妖氛縛取東西叛人頭爲厮養飲器而世罕知者且從而竊笑之予曰文武非異人事也天壤閒惟龍善潛善躍又善玄黃之戰文昌六星位于斗上各有所司而有上將次將二星麗焉敦悅詩書輕裘緩帶文武爲憲其則不遠世無徒以文士相君而君亦無以一文字爲自了漢豈惟進賢冠即通侯肘後黃金如斗大吾且幾幾望之矣

附遊敘

臥游清福編敘

命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穌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宼劒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驛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笻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

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寛云耳。則臥游編者。寇劒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游。猱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鵂鶹啼。非有膽智者不能游。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游。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游。諸游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才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游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游之難也。非游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游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什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游尚在。則昔人涵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廵。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

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仲[illegible]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王季重游喚敘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雁宕諸山。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己。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

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囈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憒憒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強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佩强猶昔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曾喚此等輩哉

紀游稿序

昔游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于風騷而陰實其裝于稛槖施于今而游道辱矣吳人遊者始于季札彼豈其得已哉稅國之難而巽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臥季子之影老于太湖之濵矣今游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以爲游祖馬蹄車轂夌競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虢虢長安中如深帷臥榻青蓮有云但識

金馬門。誰知蓬萊山。游道之賤也。寧獨今日哉。王子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芥五嶽。欲以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兩斑于游記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綉。筆爲絲矣。立長安四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時軒然于烟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韵。何其處躁而彌靜也。余與長孺之嗜游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游。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游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稍鳥背上矣。倏天下他日游道少清。我當從爾騎決莽之馬。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餐。桑下之宿。而託棲齋宮。游人脫跡山中。而錯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馬游倦矣。子且解車休馬。手王子紀游一編。瞌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閩游草敘

吾友周公美。神骨遒雅。望之如巖窟圖畫中人。未四十勅斷家務。有子孝且賢。不遺世事經懐。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食酒。爲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余泖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予。鬚髮之間。尚聚雲氣。弟篇中未噉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倔强不肯服。曰我見入閩者。動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賈。則游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鍋。趾無坎。腹膝無組帛。賈勇先驅。置兩足

于空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無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爲政。游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於荔枝。而聲調警快。惟幔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几次響焉。公美得於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余至夜分。霜緘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寘。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即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盍爲我識數語。以告後之問津者。

新安游草敘

書畫有收藏賞鑒兩家。山水亦然。黃山開徑于普門老衲。張勝于景升老髯。即新安人鮮有過而問者。此收藏家也。吾鄉多向白岳禮瓣香。而身輕千里之遙。至車殆馬煩。目眩足繭。而一惟以得登黃山爲快者。此賞鑒家也。游則自吾師始。出不憚傾裝。歸不望飽槖。其眞游山水者。亦惟自吾師始。當吾師首路時。棊方臥病。每嘆曰。吾安得從而後。爲師捧杖負劒。舐筆和墨。凡叫嘯諧謔。高談雋語。皆退而筆之。以暢山水

奇麗之觀。已而躍然曰。有長君元翰在。元翰綺歲博學工詩文。寉鳴子和。當必奏數百部宮商矣。比歸讀新安游草。覺溫泉飛瀑紅葉白猿。紛來接人。雖球之瓢。賀之囊。有如此五采雲氣乎。王逸少云。秋冬之際。尤難爲懷。吾師中秋結伴。仲冬言旋。三月之氣候以日變。千里之耳目以步變。七寸筆端之描寫摹繪。又萬變而不可勝窮。至是新安之山水。收藏家所過而不問者。吾師以眞賞得之。猿鳥則應接不暇。烟霞則到處逢迎。發簫筑之聲。賁松蘿之色。蓋兩山以游重。而游以吾師之品題。當更重。雖一日三朝。何足以稱重客于臨卭哉。師笑曰。是游也。兒侍之。而子敘之。却類陶淵明、籃輿。二子在前。門生在後。無爲負五斧懸五岳圖矣。

馮咸甫游記敘

古之修史者忠義孝行文苑各爲傳江東之家惟吾鄉馮氏合而爲一廷尉公劾論權相太宰幾中法死京兆公刺血上疏救父父子忠孝炳諸史冊咸父繼之刻意好修與季父學使公争衡不朽之業蓋海內望族無出其右而咸甫邃廼挹損放絕世務咏言屬文而外下帷扃戶即家人罕見其面間一出游峰泖間惟與漁郎樵父涵雲嘯月而巳曩游兩都吳越盡紀山川之勝今春意不得復爲黃山白岳之游新安

故多大賈。賈皦名喜從賢豪長者游。游者至。車騎供帳甚都。故客往往舍山而趨市。甚有羈棲經歲。裹槖而歸。問其某山某水有。噤不能吐一字者。而獨咸甫則否。否不見官長。不借郵符。不通姓名家世。即猿鳥且不知爲小馮君。彼皦名者。得而跡之乎。咸甫惟不與俗兒作緣。往來吟眺。皆能使三尺藤。六寸管爲政。今其記具在。流便爾雅。眞有柳河東蘸眉山之風。非近世游客所敢望也。咸甫著作。播文苑中。無待余言。余愛咸甫之游以品勝佚異日咸甫挂冠神武。結會尚五岳盟。不佞請從而後矣。

紀游稿敘

余之遊于方內也。潛若拳龍。俛若拱鼠矣。至于徜徉山水。微露本眞。拾松毛。爨泉脉。甚則跳擲巖澗飛行樹杪。遊侶嘲爲野猿孤隺。余不能解。每欲勅斷家事。一了名山之緣。瘦瓢螺鉢。招尋名勝。採秦人之桃花。拭湘娥之修竹。庶幾激觸道機。開豁醉夢。末之吾黨。莫副斯盟。友人姚汝觀。性故豪宕。狀亦修偉。所謂魁然丈夫者也。方十齡。從尊人龍山先生。賦月下梨花。遂能步武。已復從婦翁中岳戚公遊。多讀異書。稍長

而交讙者半天下士詩日有名居恆歎曰男子挾弧矢而之四方不能裹足閨閫作鬚眉婦人也吾覩五嶽直螺巘之實耳頂者暮秋從武林浮錢塘逡巡山陰道中歷禹穴秦望登招寶蛟門伏龍諸山所至舉酒悲嘆掃苔拂石墨爲淋漓余不能從也歸而讀其詩品奇分勝互奏清音抽咏數章衆山皆響可謂籠天地于形內措萬象于筆端者乎昔昌黎游華岳之巔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爲訣王玄伸登蓮花諸峯至約寺僧以烟舉爲信古人之艱于游如此今虛懷觀道不杖不屨千巖萬壑縮地于掌牘之上使汝觀詩益多則余之臥游者日益廣昌黎諸公聞之未必不嗒然自喪笑余之坐馳也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三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四

雲間陳繼儒著

賀敘

賀新參機山錢公大拜敘

今

皇上好讀史書事事臨摹古人焚香告　帝手拈六相于金甌中吾鄉機山錢公特膺首簡歲在戊辰正屬龍飛紀元之始

聖人在上時乘六龍以御天錢公應之矣往公侍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四

雲間陳繼儒著

賀敘

賀新參機山錢公大拜敘

今
皇上好讀史書事事臨摹古人焚香告　帝手拈六相于金甌中吾鄉機山錢公特膺首簡歲在戊辰正屬龍飛紀元之始
聖人在上時乘六龍以御天錢公應之矣往公侍

神熹講幄威儀凝重音吐安詳左右睨而指之曰此太平宰相也乃廷推兩格于鄉袞褫奪再忤于權璫公閉門謝客噤同寒蟬幾冷春明之夢矣

上忽遣使者敦召公于田間公雖謙讓未遑而雅意亦欲陳子一言之贈于是親友彈冠者徵以詞昔王文成告楊遂翁云君子之致權也有道示之無不受之量以容其情擴之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神之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此言似矣而非相臣之大根大本也根本何在曰清是已公生平猶潔自好未嘗先容於許史厚援于金張拔自宸衷起家最稱粹白甫聞命即日榜示司閽四方士大夫遺賀者納牘反璧秋毫莫敢溷公皆及途望廬而返公根本既清近能使一鄉藜藿不釆遠能使百僚心神俱肅而何以權爲哉相臣府權其說始于鮑叔曰管仲之爲人也能不失國柄而後乃發于王文成文成恨瑾焰甚張相非權不能克亂令

上奪威福之柄于婦寺之手以還之閣中又奪閣中
是非之柄于稱功誦德之口以還之新執政救時者
不敢權亦不必權惟有以公之清恕助
皇上之寬慈以公之清約助
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助
皇上之平康以公之清鑒助
皇上之精明以公之清謹助
皇上之兢兢業業舍一清而外豈別有謬巧卓詭之
相謨哉即目前忠冤未盡褒郵謫籍未盡延登譬諸
天地陽春之候草木怒生石可壓乎魚龍怒飛水可
夾乎特俟公入朝面
陛密挽回調衆憤釋羣疑雲霧不待噓而消日月
不待揭而朗風霆不待轟而疾得人者昌順人者祥
人情平而天下靡所不平矣或曰剝復初交談何容
易而余獨謂公之救時無難者有故公之清非脫粟
布被纖嗇不近情之謂也清于家如晏平仲之三族
萬石君之子弟司馬君實之僮僕何待公而始讕勑
也清于朝如子罕之玉楊震之金鐘離意之珠璣何

待公而始謝絕也無欲自無猜無猜自無黨無黨自無爭無爭自無事上嘆曰爲君難已得公何難也公亦稽首曰爲臣不易今得事眞堯舜曷爲其不易也君臣相遇心跡雙清亞相可上相亦可鹽梅可薑桂亦可行直道之三代可法成功之四時亦可而權何與焉大抵宰天下原有正局全局未論任先論清清人之所必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必不能任塗最夷術最簡公已預定于文正秀才之時武矦初出茅廬之日矣況上且駈除穢濁以待公地乎人種而我穫之猶曰人所貽也皇上穫之而公食之可不謂天授公哉吾故曰公之出而救時無難也

賀福建大中丞南公盪平紅夷敘

天王神武。震疊百蠻。凡日所出入之邦。皆納賮獻琛。罔敢有越厥志。自逮黔告警。內外單空。大中丞南公。節鎮閩中。深維調募飛輓之苦。絕口不忍言兵。一切與吏氓綏靜休息爲主。會紅夷抄暴海上。勢難復逭天誅。公曰。此夷高準傴眼赤髮。種落名號。不載職方部中。舌人未嘗譯而問焉者也。邇來借市爲名。剽漁劫旅。城城彭湖者三載于茲。福興漳泉之咽喉梗矣。前商公遺說士傳諭。旋去旋來。覷井負嵎。桀驁自若。

蓋夷所恃者有三。一曰巍艦。其高如山。其鶩海道如地。一曰巨銃。長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一曰堅城。城則孤懸島中。艦則環匝城外。以火器爲長技。以酋長高文律爲腹心。以奸民洪燦仔池貴等爲耳目。以倭奴番鬼爲爪牙。橫行四出。莫敢誰何。彼直鸚鵡視我。度不能出沒風濤。擐甲死戰耳。公赫然震怒。誓衆擣巢。夷遣燦貴等。賫書至。獻番鏡。夷鳥。獻珊瑚明珠。公笑曰。聖王不貴奇貨。不寶遠物。蠢爾小醜。敢挾珍玩啖我乎。焚賄斬使。無市法。亦無撫法。夷乃入犯中左以犯我師。公密授諸將吏方畧。鈎致二夷艦。焚其一。燬其半。鹵斬六十餘級。生擒高文律以歸。第妖黨雖殄。寇穴尚存。公遴選千三百銳士。募漁師佐之。夜濟中洋。突入鎭海港。烟焰翳天。呼譟震地。前茅後勁。分路夾攻。又張左右翼。直據山椒。壘石爲城。以瞰動靜。而令遊兵尾擊之。犁沉之。忽見十三艦。海外揚帆而來。夷可二千餘。倭可百餘。勢復張甚。公檄水陸並進。更番火器以擾其營。啣枚犄角。以斷其援。樵汲不通。聲耗不屬。外艦猝不得泊。則孤城力不能支。夷

始大怖。請緩師。請墮城。請還信地。請歸所掠商人。公姑許以示羈縻。而高文律未燬之城樓。立遣健兒猱升而上。且曳且焚。而夷之巢穴一空矣。是夕大小夷船。悉鳥驚鼠竄而去。此甲子七月十二日事也。功成以後。公區畫善後事宜。不欲上俘宣捷。識者曰。古戎夷不恭。則必戮之原野。肆之市朝。卽水西東省毛將軍具有近事。械送　闕庭。况夷隣浙有鑛盜。粵有澚夷。相望有日本暹羅琉球諸國。伺釁觀變。恐生戎心。此不當宣示遠近。一張我武之維揚乎。露布馳聞。

天子御門告廟。優詔敘勳。各有差。初。紅夷發難。或云許市便。或云聽其往來。粵閩間便。公決策進勦。蹙之中流。則裴晉公淮蔡之斷也。浮一葉之舟。破萬里之浪。飛渡金門。躬提桴鼓。則祖逖中流之擊楫也。入虎穴。焚鳥巢。兵法所謂以水攻者強。以火攻者明。則王濬樓船之水軍也。兵餉甲仗。蒙衝遊艇。走舸之屬。不請內帑。不耗縣官金錢。纖悉從部署節省中來。則陶太尉之竹頭木屑也。撤其壁壘。燔其寶貨。則張奐之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也。來則拒之。去則勿追。談笑指

揮戎索在手則武矦之羽扇綸巾也膚功旣奏公遜之文武將吏更推本于前中丞商公直指蔣公辭封避賞則大樹將軍之不伐也公非惟不有其功并不有其穹名華胄剛經百煉氣備四時遠夷憚其英風諸執事服其德度詩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其公之謂乎是役也行且盟河山胙茅土旌儒帥勸勞臣而雅非公之志也故福郡守陸公等徵文琢石敘公之憂勤機畧如此若夫摩崖天齊可銘可書則有當代立言之君子在

賀青浦其山鄭侯榮封父母敘

京山鄭使君宰青谿凡三月肅迎兩尊人至不再月又迎　封典至白晳朱衣搢笏馬上自郊徂邑麾幢笳鼓而前導之使君稽首面　闕謝邑人懽譟擁觀者以萬餘曰鄭使君官可及年少不可及也又曰太公年甫壯遂邀

天子之譽詞又適在子舍此二百年曠典異數尤不可及也使君少年能驚憚悍奴老吏又能悚服士大夫之耆舊而賢者頗謂余曰濂洛書申韓法似不足

以治天下莫若善推其情而設身處之蘓長公之文玅在得情乃理縣譜也念青谿貧凡有兩造不遺隸勾攝遣伍伯如期即止不株蔓不駣延並訊數言洞見其表裏毫末如法即止贖鍰榜之縣壁明示無所取如案具即止徵賦以新舊熟荒爲差等如額即止使者之廚傳供帳不敢過益亦不敢過損如禮即止其他文學孝秀以秩奏爲從容談說理解而暇則篝燈讀書即嚴寒奇暑永夜不輟聲其文自開自闔自靈自異不隨世笑啼其識度淹雅冲夷絕無恢浮鑱岸不下人之色操此治邑積而至上上考以疏榮其親度何難者而交口艷羨之何也夫　國家設封爵鼓舞忠孝內外吏皆緣人情而推之然非三載最不獲請或挂彈駁不獲請或臺剡薦而中几之不獲請或遷除驟而格于令甲不獲請或不及與朝廷吉祥善事不獲請他人所難鄭使君得之獨易又得之未下車未奏滿之先此同籍東諸侯所不敢望也吾嘗嘆白頭上衮傴僂政事堂押五道黃昏文書內恐獲譽于宮府外恐見詠于少年此爲親地乎抑隱忍爲

子孫丐蔭地乎。夫子而孫。孫而至于耳孫。謂目不得見。而耳聞之也。與其經營數十年後不可知之誰何人。何如鄭使君及身而榮父母。又何如及父母之見在。而以半通之綸。三釜之養。百拜而庭獻之爲快哉。使君曰。子產相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今我青谿之治何如僑。吾年雖少。視子奇十九治阿。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畧中原。則已老矣。早掇一命以榮親。寧竟僕始願乎。區區之願。懸三無私待民。懸三不朽自待。少而壯。壯而晚。度必大有所建明。以報我　君父者。而

今遂引美言見市。何賀之早也。陳子聞之曰。鄭使君不恃早達。而期晚成。微庭訓不至此。英雄謹于末路。國手審于收局。松栢撐漢。雲霞竟天。皆以晚故也。而又何疑于使君父子。吾且以晚節晚福卜之矣。

贈內史桂南汪公奉使五方敘

新安桂南汪公儀觀岸偉深沉有大度績文潔行何太宰聘修銓部志志成典核精麗拜文華殿中書會殿工冉新催督綾紗薛司空心屬公推轂之遂有是命出使吳越閩楚豫章間公至松見郡邑長而後謝絕供帳觴飲及一切徵逐之煩但杜門避暑而已上下樂其不擾爭挽行帷而公以王命不宿別陳子首途徵一言爲贈令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公上追 閒書功令之重下憫民間杼

柚之空。心口齟齬。文牒往復。此役良非易易。而余獨私爲公幸之。夫詩詠皇華。咨諏謀度。爲王臣出使而作也。男子始生。懸弧矢于門庭。以明丈夫有事於四方也。今公以才能奉使。而當丈夫之壯游。前有輿後有騎。所至兵僧曹伍。續食郊迎。既不煩蹕屬扶節。又不煩伐山開道。探奇吊古。見之謳吟詠歌。豈必羨丘壑之謝。幼輿圖壁之宗。少文哉。一快也。公負好古之癖。凡遇經畬史藪。以及竹簡韋編。靈文秘檢之屬。生平耳目所不經見者。皆得從容購訪。而抄錄之以廋笥。又兼行秘書。其載籍幾與張司空。李鄴侯等。二快也。吳越閩楚豫章。皆人材文獻所自出。其間多名卿上衮。潛夫大儒。公加意延攬。以展其識。荆御李之誠。小者資切磋。大者告之當事。以備　朝廷異日緩急用。不勝彌生之懷刺。張敬夫之夾袋乎。三快也。古人有言。人生無他願。願讀盡天下好書。識盡天下好人。遊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南柱公此行。庶幾足以當之無負

王命。并無負異人異書。好山好水。視嚴先生卌有九。

遊其八相。去不遠矣。公歸以五方游記示余。余嘗敘而行之。以告夫壤蟲而笑黃鵠。尺鷃而笑大鵬者。公其快余言否。

賀郡司寇毛公三載奏績敘

昔者王烈陳實。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間。諸有爭訟。曉譬曲直。或望盧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戮是甘。乞勿使彥方仲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士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于處士。而諸逢掖之遵禮蹈義。行已有恥。豈恐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慰薦剡牘以數十計。皆交

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絜平亭。而余獨雅重公孳孳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紬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忍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中人。而禮以圉君子。士君子若有廉耻。重畏法之意。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愚。更相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善事。而刑不足措歟。輓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廬而還。及途而返者。今且履相躡于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與母而在。必且更徙而去之。宓子賤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吐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者。輒搖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卽庭謁形神不相親。而余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闈棘。海

內經生。爭誦式之。如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宮。而時上下其文。家被寃者湔之。窶不能治家人產者助之。其風習太甚者。條上當路敎誡之。又捐俸及贖鍰以新學宮。梓文正集。創烈婦祠。藺奇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敎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于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曰。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以是賀公。弁上之司封氏。

贈味澹康公敘

江右味澹康公。由瑞安調劇嘉善邑。赫然著卓異聲。得　制詞甚嶶。武林二陸走雲間。徵文陳子以賀公。曰。是中表兄弟張如斗如藩所轉屬也。陳子曰。浙中多魁人巨公。不他屬。而徵之山澤之癯者何。二陸曰。吾嘗讀康吳蒙先生導義一編而異之。其敘則子也。子無辭。初萬曆甲申康公試童子科。值雲臺張公爲太守。公臨試。慘飲不入口。力疾草二義。納吏人手。太守。望見許曰。第三題尚未下。生豈曳白去耶。追之反

讀至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篇。曰逃。天下者與天下絕。逃天下於天下者。又與天下同。太守捐案曰。奇士也。奇士也。更試之文。立奏。則又奇。抵暮還署。袖其文以示二陸。務令讀上口。郎之超之越也。又傳玩其文於逢掖縉紳間。特拔爲冠軍。於是曹耦物色公者滿戶外。初則疑信參半。已而心口無異詞。聲價燁燁矣。丙午。舉于鄉。張公備兵淮陽。聞之。酌酒相賀。梓其文以行。比南宮下第。公歸內愧。逡巡不敢謁。第遣尺書報聞。而張公已預勅閽者。康孝廉至。亟爲通。不得已請門。張公傾身相接。談飲數月。倍慰勞彌至。及已未成進士。張公先已游岱矣。四歲藐孤。一棺淺土。登龍無客。庭雀可羅。公千里專使捧瓣香弔公。哭詞凄絕。造公宰嘉善。謁臺察于武林。過張公家。唏噓饋奠。曰昨暮艤舟師門。夢師肅衣冠坐郡堂。余青衿長跽。師正色曰。予文字中是非未定。某對曰。如某卷是非已定矣。旋夢覺。兩頰猶有淚痕。因執斗藩兄弟手。俯仰熟視者久之。修世講禮而退。里中環聚擁觀者。空街溷巷。莫不嘆康公高義。而且服張參知知人能得士

也。公與斗藩握手不忍別。謀之楊公仲堅。欲携藩教之官署中。藩難於去母中止。又爲斗之孫復規進取。至於亟問亟傀。則又僂指難數矣。公嘗言苦心制舉時。火候適到。非遇知己、不能自信。即意興亦不能自豪。楊仲堅、劉抑之兩公。雖嘗拂拭羽毛。奎於解發。掣鞲遠繼霄漢。載我以垂天之[illegible]。鼓以萬里之風。獨張公一人耳。夫大丈夫落落塵埃。苦無根蒂。低頭跼蹐。知遇實難。故昔人感知報恩。有如姚泓之省疾拜於床下者。有如員半千何彥先成服畢喪者。有如孔瑞上書請謚請旌廬者。而末世不祥。甚則攻座師。彈舉主。逢蒙之矢。加于平生特達之異知。而不顧天下非笑者。是皆康公之罪人也。呂氏曰。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君子不與交。友賢主弗内之朝。司馬溫公曰。背師賣友之人。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旨哉言乎。使世而皆康公若也。翟公不必有署門書。劉孝標不必有絕交論。在三之義。揭日月而明中天。其關繫世教。豈細故哉。若公三載奏最。則兩邑之口碑。後先臺察之薦牘故在。不具書。

贈御醫何承雲敘

士嘗言不爲相。則爲將。乃醫則二者多兼之。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相調陰陽。將制中外。醫參虛實。功相等也。相者制治于未亂。將者圖變于預設。醫者知微于軼理。智相等也。夫醫一技耳。今且與將相絜短長而共低昂。得無重哉。余嘗心慕乎承雲何公之醫也。公克以醫世其家。家有藏書。咸禁方奇經。多秘弗傳。公受而讀之。裁以己意。核以古法。術益精良。

而公之名日益顯。于是起爲景藩御醫。聲馳吳楚間。未幾南歸。而鄉之扶疾而賴公以起者。戶滿屨矣。四方請學者車塞道矣。公不問貧富遠邇。求即輒應。投即輒中。故上自薦紳先生。以及細民之家。每見公。必拱手加敬。稱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幾與鬼隣。而復値母艱。內有哀痛迫腸。外有虛熱攻體。時命大謬。謂當已耳。適余恍惚中。若有以公告者。當是時。余未識公也。及公至。按而視之。洞燭如白日。投藥試餌。應手而愈。故自今循頂至踵。得與有生之樂者。夫孰非公所賜耶。然則公非直與將相等也。有將相不及公者三。將與相位尊驕倨。每倚富貴而羞貧賤。至疾苦不相聞。而公以藥石惠及于匹夫匹婦。其不及公者一也。虛縻爵祿。執空文以綱主上。無所稱塞。而公視人若視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公者二也。將相不賢。或巧攖善類。陰螫豪傑。以快私意。而公于賢士大夫。保恤調護。畢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心焉。其不及公者三也。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鄉。而不能施于天下。異日不肖者倘有進。則

請法其意而廣之。公借其術以醫不肖之身。不肖借其術以醫天下人之心。庶幾有以謝公也夫。

送黃學博轉海州學正敘

古稱吏隱者。始于東方生。生以歲星游戲人間。僅與諸臣。駢肩執戟。浮沉俳優中。郎日索侏儒飽。亦不可得。雖然。祉肉猶堪劒割。肉盡而事神仙辟穀之術。尚能却長安粟以老。今輦轂下食大官者。無不指金馬門爲吏隱地。乃進賢寇風塵不少矣舉足觸途。動攖鱗甲。五斗雖貴。不幾挾明月。而彈千仞之雀哉。余謂爲吏者擇隱地。莫若郡縣師儒之臣。所謂潛見半之。處于季孟之間者也。括蒼樓巖先生。禪御史公家教。

以國士稱曉而好古彌銳益與時調多左於是縱讀天下異書交天下異人凡一切軒冕及苛細瑣尾悉舉而擲之六合之外曰長安藕絲孔耳豈能着我鬚眉丈夫吾聞博士有青氊請借作蓮花座蓋登壇揮麈稱弟子師者再而始授席華亭公之師華亭也名理則平叔避席博物則公孫僑膠鬲談經則匡鼎解頤五鹿折角不言躬行則蘇湖閩洛諸君之畏友使人意銷鄙吝爲辭則公家叔度所難爲弟者公之來不再朞進而叩公之學如飲河退而醉公之德若飲醇此豈可以一日去華亭哉即被公以去百里之地六館之席何不虛左以待乃竟以海州往也公嘗屏輿人訪余池上强余復理故業余曰子大夫皆鵷鴻之腊孔雀之脯也而余以蔬筍參鮮濃肥甘中何所不可公笑而出公今腊脯乎蔬筍乎二者不可得兼公中處而兩得之信乎公之善擇術也公卷其神龍之性馴而參一博士之祿彼且狎諸生爲海鷗覗長安若腐鼠千秋者名五斗者酒吏隱雖貧猶强于東方生索飽不得者耳東方在且掛冠金馬門舍社肉

還就公苜蓿盤矣。況海州故仲尼遇剡子處。其俗淳古。又多白隺。公搴帷橫琴。委蛇而談先王之道。天青月明。有雪衣翩躚。舞而欲下者。又安知非華亭之隺也耶。公去有新詩如秋水。編峰泖記者。其盛以古錦囊。勑是隺銜以寄我。

賀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袠雙壽敘

往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袠。遠近走相告。舉齊眉耦齒之觴。牛酒羔鴈。紛集于其庭。諸伯仲謂無陳子一言以佐觴。雖鐘鼓沸天。鞍馬照地。猶之閭巷之壽其親也。于是過白石山徵之陳子。陳子曰。江南屈指聞人聞家。推海上潘氏。恭定公解綬歸。日與介弟逍遙綠野間。如二疏九老者流。而方伯學憲宰子姓捧匜斞斗于其後。一時稱榮壽無兩。今更三葉歷六帝。而虞淵公繼之。說者羨潘氏有壽種。而余獨諗

公有世德。有世教故也。公承益州慶陽兩先生後。門列車輪。床堆印笏。顧能醇謹肅括。以孝友教家。以恭儉訓族。凡朱門之鋒氣翔態。黃口之怒馬鮮衣。悉鋤治而淘汰之。恂恂如寒書生。古田畯。又如羲黃以上人物。譽之不喜。激之不怒。干之不厭。負之不恨。困之以叠役。加之以横征。不求解有司。不駕禍他氏。而楊孺人又以精心善氣迎之。檢田廬。部錢穀。潔賓祭。締婚姻。程督拏子姓。夙夜不遺餘力。或出佐巖郡。或入典大庖。或以明經超貢于王庭。珠林玉筍。國寶家駒。非其文孫。即其快婿。無論吾松諸名甲閥。莫敢與公雁行。即古來鹿門共隱。鹿車共推。有如公夫婦之壽考顯融。保世滋大者耶。子丑以後。璫焰薰灼。每讀王子騫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往往爲之踟躕而嘆。

今

新天子乘乾開泰。不動聲色。拔禍本于深根固蒂中。向來無限名公卿。顛倒榮辱。如反覆左右手。而公與楊孺人。以偕老遇昇平。拭目

聖主之龍飛。柎掌後人之豹變。冰山不倚。熱焰不趨。

皡皡熈熈。幾忘其老之將至。豈非人間大吉祥。大愉快事哉。余七十與公同。遭際聖明。又同。公有意垂訪余山。兩人當轟飲加酌。跨驢向北而笑。不令吾家希夷翁。獨享太平之樂也。楊孺人聞之。亦爲莞然滿舉一觴否。

賀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敘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　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蓋寥寥焉。近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眞逸民之流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諸生。聲籍甚。五試輒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咏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艸蔬。洎如也。庚

子。先生與姚孺人皆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鉠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釆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撲面。甚有遺簪喪屨。顛躓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

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見也先生竹牀土剉。蕭洒自得。據梧而臥。擊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瑝。姚孺人以機杼韻之。二子以咿唔和之。無論身不闖城市。即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壽而康也。余視公尚壯。未五十。蒜髮蛀齒。哀相巳現。反顧生平。精神竃鼂。從微細中夾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臺小崑山。近復薙艸種竹。築室于天馬之陽。凡以爲避喧練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攜節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盃。

清泉一瓢。當以相供。併盧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3466161 v.9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五

雲間陳繼儒著

壽序

大宗伯陸平翁壽言後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躋食僦屋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而入。金冠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盼凝遠。從容

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卽也。　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命元孫景元。以笄童趨謝　闕庭。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　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　玉音。及鄉士大夫之媚于頌者。彙爲壽言一卷。公謂　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某記一言于末簡。余生晩。猶憶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是年遂以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衮同朝。數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籠公。公九十餘。距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入諷議。聯鑣竝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氏如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如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公者。竟不知其爲四朝以來人物。卽少年晩進。公目擊其菀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顛頓。其神閒

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授一世蔭。然舉伯達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於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卽載在壽言者。特澥渤之一勺。泰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于家廟之罇罍。下敘私情。則書于宗彝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何其洋洋灑灑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輿有頌。國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與。而終亦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敘

吾友孟璜項太史以甲寅四十矣社兄弟酌大斗壽之堂孟璜謝曰蘊學士文章徧天下而集中壽言不少見徵文侑觴非古也陳子曰三百篇頌禱之詩十居二三春秋卿大夫聘問諸國輒賦詩飲酒以爲壽豈論小年大年哉孟璜僅四十其胸中包絡古今之書幾萬卷其目中歷盡菀枯譽誹向背炎凉之態幾百變益年雖少而文行則祭酒也衡量裁鑒則老尊宿也孟璜不觴則誰當壽者孟璜亦笑曰我嘗攬鏡

自照視渭川叟則誠少若以視周郎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太老矣諸君不我觴又誰當壽者雖然非我志也江南卑濕四十早衰吾嘗心憐梁武之言而不意身遘之葢少而成名長而冉冉林藪者且數年矣陳子曰寧惟孟璜昔君家小司馬少溪公負經世之畧與江陵抵吾歸玄池公勑兵薊門脫叛卒數千人於死地竟未及通顯而止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者如嚴霜一寒透骨項氏之不遇也獨孟璜也歟哉今孟璜知命待時闔門養重非異人不迎非異書不讀舌記而掌錄朝修而暮纂豈特木天貴人無此精專即蘭臺石室之藏恐未必見此秘籍耳悠悠俗目不盡知孟璜而孟璜亦不屑求知於當世書癖以破岑寂酒癖以破牢騷好古之癖以破俗韵其他非爲德於鄉則節口量腹以緩急其族之貧者雖客至罍恥歲詘橐恥勿問也方今中外時局以爭殿之虎而角戰野之龍以雛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明哲君子非學申屠蟠則徐孺子耳假令孟璜而處今日既不願奪捷走險以挑時譽又不能庸庸闒闒爲無

口瓠。不鳴蟬。則何如擁書南面。高臥北牕之爲快也。子瞻遷謫時。當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長希恩放歸里。得款段一僕。往來瑞草橋。便如極樂國。古人功名仕宦之際乃如此。今孟璜家食之樂。不啻過之。而況著書日益多。清名日益著。幸而遇。爲晩年之蘇學士。不則。猶勝窮山瘴海。萬里未歸之子瞻。孟璜安往而不自得哉。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蠖蟄必申。鵬息必飛。孟璜尚四十。盛衰倚伏。名位未可量也。於是社兄弟斞酒起爲壽。大笑而別。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甲寅春王之十九日。太史玄宰董公六十矣。遠近束錦羞璧。謀介壽於公。而公預勅門者無內客。無獻廷實。曰。我將與陳子採梅山中。或放而至於三泖五湖。犢車漁舠。不得而跡也。而華亭侯鄭公則謂陳子。曰吾師他人。辭而難辭之子。子實習我師。盡爲我屬一言以佐觴。某與公少有惠莊之契。晩而相期爲楊許碧落之游。而未有以應也。頃公雖六十。神明壯旺。如三四十許人。其名方噪於啓事。而津津於有道賢士

大夫之口。中外想望公者。即東山不出。洛下不相。而班孟堅蘭臺范蔚宗之詹事。則公舊物也。而公意獨不爾。嘗謂余曰。吾曹無他覬。博得一活勝人足矣。余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中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此三者。皆公壽徵也。公大笑以余爲知言。而自余以外。亦鮮有能盡公之奇者。公科第高。言語妙天下。度無可一世。而寒生晚進。操秇謁公。至與之衡禮。順流而談。無所忤。亦無所揀擇。則甚奇。或一餉而接數士。一日而發數十函書。緩急乞覓。多恒順如意以去。則甚奇。端居則神游四海。廣坐雖鐘鼓鏗訇。絲肉雜奏。湛然如不見不聞。則甚奇。自禁近出爲藩憲。落落幾十五年。瀟灑咏歌。如平生。而無怨誹不自怡之色。凡邇來路岐而徑捷者。公羞而不恐爲也。則甚奇。不禪而得禪之解脫。不玄而得玄之自然。不講學而得學之正直忠厚。則甚奇。揮毫掃素。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霆飛電。山僧逸民。狎得之。而上相巨卿。豪璫貴戚欲乞公尺寸而不可得。則甚奇。書畫出公手無十一。而借名衣食者。其贗筆往往播傳於輦轂。流通於外

夷。殘棅短褚。購募餅金。當吾世而目見其聲價百倍者。惟公一人而已。則甚奇。泛然受。悠然辭。泊然若無所事。事事而品隲物情之向背。與時局之變遷。他人累百言而不足者。而公片語必快心。其事或發於三五年之後。其人或隔數千里而遙。公輒射輒破的。輒斷輒左驗。則甚奇。公之奇。為文章翰墨所掩。而公休休之量。斷斷之識。又為才名所掩。有如旦晚賜環。延對便殿。其筆下無疑。可以為眞史臣。眼中無翳。胸中無殺機。可以為名宰相。而顧時起時躓。旋推旋阻。天祿

之蓁。發而為名山之副草。膚寸之雲。公施於二三同志。未雨天下而雨一方。則吾華亭鄭侯是也。夫鄭侯為眾父而公為眾父父。公之壽於鄉。不既多乎。公已丑榜。最號得人。徂名者名不立。學道者道不劾。公乘運委蚍。身名俱泰。天下以公之文章翰墨。比於米襄陽。蘇眉山。雖恩寵知遇不如。而公有元章之悅生。無子瞻嶺海之困頓。則所謂博得一活勝人。公眞饒有之矣。而況更有必不勝朽者在也。鄭侯笑曰。善。昔趙綰為相。言師申公。帝遣蒲璧惟恐後。而申公已九十

餘矣。師未艾。不敢以此事公。但聞公卻避觴者。行且西出關。請學令尹喜望氣而迎公。即不爲强著書。其姑緩青犢。爲我飲長秦一杯酒。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敘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敢以牲醴鐘鼓勤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甋甀子出而游于峯泖之濱。不佞某。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溷。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爲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含香郎爲秉鐸憲大夫。蓋浮沉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之折節而下不佞于委巷之廬。及相與就軈。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

可見矣。非高車大纛。歌舞臺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捉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于游閒之手。散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官長者。誠知其後之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轡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爲此戔戔也。先生寧靜澹泊。超然出于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縶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姓凛凛。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撿押人。則甚奇。賢豪借譽。飢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甚奇。平生經國大畧。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嘿然端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甚奇。喜與人同功。而至不惜與人同過。則甚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甚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退而婆娑于少年之塲。則甚奇。人德之不應。或中之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訴。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握手。驩然無忤。則甚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爲鄉祭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葛屨。或下車徒步。則甚奇。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

兼味。則甚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隸皆化之。則甚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往往絕臧否。含瑕纇。則甚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恐以此相加欺。則甚奇。六十矣。而不倦游。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甚奇。若是者。是眞天下之至人也。先生蓋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榮啓期之徙。而去其貧。有白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淡。而無攢眉白蓮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眞可謂壽而康矣。夫先生既壽且康。則縱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鑱短杖。清歌幽嘯。而入松花芝草之叢。則此鹿且百歲。能負而走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如彪乘子之從先生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壽冏卿大咸馮先生六十敘

往戊午大馮君元颺。小馮君元飇。同舉於鄉。壬戌飇先登。舉朝額手云。此大咸先生子也。先生繇刑曹郎讞獄豫章。豫章無寃民。其于公高門之報耶。余曰。君未聞馮太守襄陽事耳。當稅監陳鳳鎮武昌。韋緹騎坐襄陽。不狐不鼠。飛而食人。蓋負嵎虎也。其間胯衫給事。衣緋掩綠者。非翦頭養子。則大腹長鬣駔市魁。鼓作威勢。割剝人物。卽監司臺使者。苐相顧太息。莫可誰何而已。先生曰。襄陽動。則全楚動。而天下與之

俱動。項者。滇以火。秦以毒。遠以兵。閩且窘御史中丞而狎侮之。消消江河。青青斧柯。此其時矣。乃密授方畧。縛韋緹騎罝之法。勅市人家投束薪。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賄一空。道途歡呼如雷震。先生緩緩乘肩輿還署。課兒讀書不輟聲。鳳慚憒。百計謀蝎先生。不遷者九年所矣。家居孝友。削跡公庭。官至太僕卿。猶貸子母錢爲用。寫書小馮君。僅搜十金寄之。其清絕如此。襄陽父老。俊說馮太守稅璫事。至今面有怖色。而先生談笑遜謝曰。此曹畏　先皇帝三尺法。非畏馮太守也。大抵彈論寺人者。輒指引漢唐爲証。而余謂不然。吾　朝不典兵。不監軍。不參機密。不與援立定策。不呼翁。不呼將軍。不侯不王。即開採榷稅之役。直以老奴下儓畜之。差有不法。小則鯨且逐。大則磔且誅。誰敢有越厥志者。廪廪太阿之柄操之　先帝。而授之子孫。故

顯宗奉遺　詔。急撤天下之稅使。

今上御大寶。盡召天下之正人。則大咸先生其一已。

昔漢元帝欲用馮奉世。馮野王迄爲石顯所格。廢不

用來瑱在襄陽程元振請託不從譖瑱言涉不軌唐代宗削瑱官流播州不返此皆馮氏與襄陽之已事也先生更

三帝神明之朝又當羣璫見晛雪消之日雖石顯元振輩不覺掉尾弭項以就先生之鉗勒眞英雄縛虎手哉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元老壯猷舍先生其誰與語大小馮君勅舍人治裝同籍諸兄弟置酒春明門內側耳屬車之音矣

壽瑯琊王閑仲先生六十敘

瑯琊王長公司寇次公奉常文苑代興學士大夫擬于眉山兩蘇氏而閑仲以束髮知名早九試輒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不去口曰鳳麟衣鉢定屬此君甲午繇明經中北闈榜司寇奉常已前逝而獨王文肅公父子奇重之操木天貴人相待逡巡三十載數奇不前謁選憲幕竟歸識者相爲慨然而余獨笑曰閑仲此舉大有識夫以閑仲卓犖命世才俛首而攻時調扛鼎弄丸何所施而不可第精爽稍稍非昔矣即與

子彥褰裳匍匐而就計偕馬背續殘夢蝸角戰虛名閑仲其能忍此否瑯琊司馬以來連圭疊笏長戟高幡門庭世世不乏而身稱老孝廉又稱老叅軍謁御史大夫跼蹐折腰需郎官太守俸歸飽妻孥抑何卑也又何憊也閑仲其能忍此否令閑仲置身于不潛不見若夷若惠之間先世之萬軸牙籤付之子彥法書名畫金石冄彝付之子彥弄幼兒躭著述雄文大篇長歌細律皆綜覈故實描寫情形不妄襲一字不泛置一詞刻成攝月樓稿悉緜兩先生杼柚而鬱鬱芊芊之氣自覺其秀而可傳恨兩先生未及見之耳子彥美少年精嫺經術通達國體撿戒舍人兒每以溷吏庭旁狐戶外事爲可耻閑仲父子相師更有重于公西華之朋友處者家風如是豈必拋晚景之桑榆而就出山之小草哉往者瑯琊諸君或趺宕少年場或馳逐大人游或談宗或談氣節性命瞠目甚口嗷名者尾而隨之予獨窺閑仲口無流涎兩眉端亦絕無栩栩羨色卿用卿法我用我法卓識玄覽早已覺于玄黃未血之先進不倚氷山退不墮火宅鄴侯

書。仲長園。陶令田。步兵酒。造化慼扃而留之。以待閒仲。郎眉山蘓氏父子。未必享此太平清樂也。自今以始。左手呼淵季。右手挽子顒。晞秋髮之披肩。沐朝霞之掬面。優哉游哉。但解富有日新。以儲攝月樓著作而巳。余曩與閒仲頗自負。丙午郎向白石山前補百毳衲。炊三足鐺。齁齁作瞌睡漢久矣。閒仲能來一訪我乎。我將斫鱸擷蓴。起爲閒仲壽。嘆舊好之晨星。顧新髭之如雪。三百枯棊。十千美酒。郎信宿流連。猶恨晚也。居然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少陵此詩。得無爲我兩人設耶。世路悠悠。則請付之洗耳。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敘

往余訪馮茂遠于當湖。因識查仍素先生。是時茂遠載酒出北郊。與先生狎坐。披賞晩香堂新帖。漏盡抵茂遠別墅。燃燭登樓。所偕有奇客。一日夜徒步六百里。有異僧。善飲至數斗。指禍福多中。言語沸發。而先生嶷然不動如山。余心知其爲有道君子也。明發茂遠放馴雀一雙。往來霄漢田渚間。採芙蓉。摘柑橘。酧酒黃花而別。茂遠種梅幾四十畝。約春時再游梅下。余逡巡未果。而先生以今年庚申稱六十矣。查氏海

上右族。纓冕四世。先生局戶下帷。無錦衣玉食之習。出試童子科。入與公度公權仲魯輩結社。摩壘相攻。數拔幟而出。晚年厭薄舉子業。游心洙泗竺乾之書。俯而讀。仰而思。其稱引指示羣子姓、率王文成以上諸名公嘉言懿行、淺者解頤。深者沃人肺腑。溫如挾纊。醉如飲醇。嚴如畏友導師。有凜然不可犯之色。兩季後先歿。先生撫其遺孤。部署其寸田尺宅。孳子母而息之。拓貲倍曩昔、悉秋毫皆授二孤。遂以名士亢宗。同堂兄有繼產。先生義不受。遜之嗣子。其他飢寒借色。吉凶借力。解調紛難。借㬎於柳下。借矢于魯連者。尤不可勝紀。而先生則逡巡三讓而不任德也。所居有龍尾諸名山、時時攜羣從嘯咏其上。涵雲弄月。達旦忘歸、歲時伏臘。過從諸父老子弟。傾尊卜爵。飲不入後。醉不入先。今春秋六十。敏武善啜。猶類三四十許、徤少年、隱耶。仙耶。其洙泗竺乾氏之徒耶。先生不欲自名。而人亦無能以一偏名先生。蓋幾于逃六鑿、游四虛、栩栩于華胥之鄉。躹躹于混沌之譜。小年大年。吾不得竟之矣。先生有甥曰茂遠。嚴事如祭父。

今以十月之朔率公度公權。與仲魯諸君子。鴈行壽先生。適當小春。風日晴麗。釀黃花以爲酒。褰芙容以爲裳。遙憶人間之樂。度無有踰先生者。恨余爲客所絆。不得從先生拍游其間。而藉手壽言以獻。俟先生百歲時。同遊茂遠別野。度梅花四十畝。烟幹如鉄。雙寉骨老。能負我兩人而飛矣。

壽益吾凌孝子六十敘

武林有凌孝子六十矣。王君元建。走書白石山。徵祝詞于陳子曰。凌公閭修士也。前諸文學博士。上狀郡邑長。以及臺察。舉古德行科。賜楔棹旌閭。里閭鼓吹聲。傾街洞巷。掖老襁幼而擁觀之。孝子謝不敢當。而以子山澤之言奏。度必且嗁然而進一觴。凌公益吾者。給諫二洲公之仲子。廣西太守梓崖公之繼子也。精嫺經術。學使紫溪睛原兩先生。拔爲冠軍。餼于官。太守公五十艱子。爲曲圖置副。黙禱舉雄。調護嫡庶

間。最爲心苦。守本生親喪不應試。弱冠妻亾。畢身不再娶。冉新家廟。推遜分產。捐貲行營高冢。蓋廩廩篤行長者也。孟秋葬本生母。將啓父窆合祔焉。啓壙。水黑櫬腐。公一見慘駭。號天慟地者。三日夜。遂至廢明不能療。或云劣地師誤人。於公何尤。公得無過乎。陳子曰。昔梁有中書郎殷不害。魏兵入江陵。尋母所在。雪天行哭。見死人塡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始得母尸。大哭欲氣絕。權葬江陵界中。宋有孫法宗遇亂。以父尸不測。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者。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脈枯竭終不逢。遂衰絰終身。自來奇男子。皆至性過人。殷不害不暇顧寒雪凍僵。孫法宗不暇顧臂脛血肉。而凌孝子何暇顧有目無目乎。目今　朝野更局。日異月新。不風之波。何刻蔑有。夷狄橫行。猶嚴門戶。飢饉叠見。猶競奢靡。種種魔事。非復公六十年前景象。時公以有道處此。自當閉目不窺。恥爭魑魅之光耳。吾聞張湛云。減思慮。專內視。老子云聖人爲腹不爲目。此實養生家要言。而公瞻合古法。則篤壽何疑焉。天道不應無知。何故使公無

目天道有知終不應使公無報今報以康寧報以元徵吉徵兩名士又報以旌廬表門之典俾公孝行與世人千手千眼共見之天何負於凌公哉若子夏喪親未有聞而喪子喪明韓熈載敝衣芒履作瞽者乞食於歌姬院多見譏名賢而無補世教不若公于父子夫婦之倫孝義皆可風也故作敘一通次于濟南瑯琊凌大母大節解後而并以祝公百歲之觴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敘

余少好曠閒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寤寐之所而蹈道不固强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客蕑通公卿罕預意甞誦而愧之間於瑯琊絃誦之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晩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隱君子也陸氏自薇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而仲華繼之仰藉先閥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於里黨蓋甞隸博士之籍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此不復與羣從徽裾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

先生於是漉泥芟艸穿池引流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薈臨之以草堂樊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柏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窗素屏先生日高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進觴奕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盤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檣亂飛田塍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啖不少衰入抱膝上見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健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隴十五俠少年其他掃轢買花種魚洗崔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蓋不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啓期不抱甕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白樂天也且今甫六十余齒肩隨當歲歲過婁東與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知名士矣

壽康孟修先生六十敘

往余與玄宰從孟修游時在城闉中每見具香茗或小飲微酡所談非禪則詩其性如山麋野雀未嘗不在長林豐艸間也孟修不奈俗又不喜治家人產門風孝友雍雍無間言即終身待人未嘗有譙讓之聲與驕謟之色舉止清疎神情蕭爽當時未五十眉髮鬖鬖如着初雪望見者疑爲山澤列仙之儒豈城市可得而狎見者近二十年不復遇孟修即遇不數數去郡十里餘卜居避世凡故交知識罕見其面其古

者麗德公蘇雲卿之流歟孟修所居田皆中下多空陂大澤及三四老楓古藤因築圃結廬其間繞田皆編槿插籬塍岸曲折不見闕扉啓扉花竹蒙茸不見徑通徑轉板橋回互不見樓庫庵扃脩竹偉木礙日簉天翠微蔚㬹惟聞春日機杼聲客至輒留留輒傾日夜仰見薔薇紫藤高懸樹顛者數百尺秋深紅葉與芙容葦花相映帶鷗鳧雞犬見人皆有傲色則孟修可知矣孟修一歲常寡出出必偕山水所交無雜賓必當世豪士偉人耆舊老衲餘則倚杖閱耕閉門釀黍大兒讀小兒抱不知人間莞枯譏稱爲何物蓋目前眞隱眞樂無過我孟修者余陳書數篋山裝一具秋圃春田去孟修不遠而聲影未消悔吝旋起王景玄有云奇士必龍居深藏林宗輩不足識也余實于孟修有深愧焉孟修今六十白髮不加短赤權丹輔不改如少年時手種核成花竹成林樹成拱三十畝之宮遂成一深山大壑如桃源苧村者然文初成竊謂孟修居然成一麗德公蘓雲卿置之高士傳逸民史中無愧色吾師乎吾師乎可以樂而老老而忘

年矣。

壽雪泉禪師七十敘

余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攢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者寺。行游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綰髮。不敢與師塵尾相難。然心知師爲龍象蹴踏中人也。徐文貞解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介于其間。如裴休黃蘗。了元子瞻。皆可入圖畫中。莫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咏呌嘯。城烏林鳥。欲驚欲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燃香瀹

茗復如初。余嘗倦而假宿。數見以爲故常。而今不可復得矣。廷韓以後。騷社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耳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臺游。及向來酒人韻流。跌宕酣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唐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余追隨舊游。時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掖。手不支笻。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爲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者舊在望。遠近皈仰。幸若飯僧。而不欲披緇擎鉢。爲居士宰官說法。而不欲談玄說妙。痛棒熱喝。爲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爲文以壽之者如此。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敘

海上滬海陳公。解中州學政歸。闔門養重者若而年。特召公觀察使。與崇邑繩齋許公同轄晉藩。識者頷手曰。此京師不通書之唐介。政府不奏記之劉元城也。主爵何自而知之。非久且擢卿寺。賜節鉞。而公堅臥不欲前。笑謂勸駕老曰。無妄言。吾壬子七十矣。姑趣酒進我。於是海上客屬陳子一言以介觴。陳子曰。古者官評鄉行合爲一。今分爲二。士大夫居官。外有臺察。內有考功令。史有筆。諍臣有簡。禮法家轉睛相

屬。耽耽馬。執清議繩其後。孰敢有越厥志。而後爲鄉先生或不然鄉先生之行。無若漢陳太丘。有爭論者輒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余嘗疑蔚宗氏頗有所描畫矣。今觀于吾鄉陳公。去太丘豈遠也。公司刑刑清。飭兵兵整。察吏吏肅。字民民安。造士士與。敭歷二京三楚兩河之間。名實加于上下。李本寧太史。詳哉言之矣。而予獨雅重公鄉行。自少至老無間言。公未登賢書。勁挺自好。精神清審。跱然後言。既成進士。絕不與里閈事。亦不與操邑大夫權。與人交。魚雅雅。和氣可搏掬也。雜以非義。即面赤髮指。雖親厚無所貸。蓋生平未嘗干人以私。而人不敢以私干公。三獻之璧。四知之金。非特望廬而退。及門而返。且鮮有謀公於心口間者。公論事必分別邪正。論人必先分別小人君子。以熱腸憐才。以冷面疾惡。久則郡縣嚴重之。小有所創革。曰陳公得無不可。里有不潔。與撿格者動色相戒。曰無令陳公知之。公眞吾鄉之陳太丘也。然太丘道廣。未免爲中常侍矦覽張讓屈。而公決不輕假易地。而處之。其百折不回之氣。千仞

不下之色度。且雪峻於太丘。公卿行如此。而宦業可知矣。公去國、朝野之風氣。日變日新。公中立屹然無所加損。流覽圖史。平章花木。間爲詩若文。以擬于古。所謂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挑之時局不應。挑之古學不應。甚則投之以雞肋。嚇之以腐鼠。亦不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垂今日而公七十年之故吾尚在。非獨行君子歟。公與棠邑許公。同籍復同調。其年齒召命又同時。棠邑猶善飯。皂帽布襦。人莫得而測識之。而公亦碧瞳丹顴。春秋著書不輟。兩公盍不出而登　朝使後生晚進。當末世而親見古之眞狂眞狷。豈不快哉。昔司徒陳耽、太尉楊賜。每拜公卿。輒嘆實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今夔龍滿　朝何有耆舊如公而久潛人後者。公無讓。且慕駕蒲璧。迎公于鄉矣。

壽元輔少師瑤翁申公七十敘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餘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錚山令顧禮初東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讓儒不佞少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閒居僮太原語次公輒嘆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表　上不時出片紙勑黃門立索回奏公

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辦悉中甘苦眞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岸儇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奬士類而人負之容有道其事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璽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値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亢不復顧蓋陰握宮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巽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　壽宮剪鯨宦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翼　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崇反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釁端易

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既門集賀賓褻陽之朝口騰僞讖雜方索鬭何暇司鳴釜且沸燃誰能調鼎古人所以嘆羨於丙魏也閣臣自　肅廟以來其賢者卽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覩矣自公與太原並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政凡閣中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鬬閧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未嘗一再覿覿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怯寒暑手料方藥傫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子之色太原一食三嘆驩無餘幾公陶輿謝屐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適若別調絕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爲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爲留者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硜硜之節

恥與鄉衮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曰。否否。峯巒金碧。幕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荷衣蕙帶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相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援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壽孫太公七十敘

余畏客喜出東郊游。柳岸荻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見積糈營一畝宮。破垣敗茆。賦詩鼓琴。甚樂也。雁洲翁多痿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即起輙厓頓。循墻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鴈洲。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鴈洲翁疾漸瘳。有客策子母驢入門。食庭下蔬。鴈洲翁笑曰。我得此驢見。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母贈子。鴈洲翁得乘驢游市中。

每上驢背。太公如掖小兒狀。整鞍引轡。扱衣裾置尻下。覗安行數十步。始安心而入。聞墻外驢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草量水。巳具棧下矣。鴈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眞率中禮。宛轉順父心。居恒非分蜂釣魚。則種豆蒔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取報謝者。畀藥如初。子幼者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玅文翰。出則丞相施床。歸則名公卿士。呵騶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草堂加腐而新。湘襲芸裹之書。加床而屋。太公褐加綺。市沽加名釀。折芰烹瓠。加而爲粱肉盈簋。太公每嘆曰。有見如此恨不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恨矣。余憶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鴈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游。甚數。日見樹杪藤踵蟠結可醉坐。庭槐交蔭。午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閭問太公者。余故命子壘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義一小傳。或有徵余文。

壽冬官見所潘先生七十敘

往太原王文肅公。嘗謂余云。邊吏必鄭經略。河臣必潘司空。兩公皆有子。以明經中甲第。顧司空長公。獨以弘雅樸重勝。黃中丹權。脩髯碩幹。望而知其爲名世偉人。與之談。衮衮如懸河。然不挺險。不走捷。又溫然古德君子也。不佞退而心識之。已聞令溧陽。再令永清武清。所至檢括豪右。捕治訟魁。披隱田。汰浮額。雪沉寃。哺敎貧諸生。裁抑稅使之橫飛者。拒謝權要之請托者。邑號神明。薦剡騰上。以中忌。僅　召爲刑

曹郎再晉都水奉　勅監惠通二河公募民開濬白河歲省水衡錢十萬餘計漕艘便之孔侍御特疏奏聞于　朝云家傳金簡玉字之書躬邇沙壅水流之勢眞實錄也會爲細人蜚流言當路遂挂考功法聞者皆爲公露齦不平而公恬不屑意郎貽書同列猶以河事相規皆鑿鑿中窾會洞情實或先發于數十年前或立應于數千里外若使援夏忠靖劉忠宣故事由冬官郎正卿席夫亦何愧不然駕輕就熟家傳而廷獻之老司空行河舊緒公可纘而理也天授國家以河臣而頓之於茗水寂寞之濱若而年今且七十髮垂垂且雪矣余嘗謂河臣與邊吏適別今士大夫骯髒磊砢橫刀相揖高談九大鎮兵事非書生浮氣則故老陳言獨河之血脉微而利害鉅與天險爭與王氣爭與中朝之群喙爭老司空能授之公而公不能得之司空又不能得之面墻豐蔀之輩公其如河哉邊事可以揣摩河事必由傳授面命之躬親之又歷試以練其膽久任以老其才河有世臣則世無河患矣自公高臥後治河使者舟行水末泛泛然隨

息上下刻泥如畫脂鏤氷歲費金錢如漏巵破釜公父子當任豈至糜耗至此昔者老司空三罷而三召之三召而又三褫之賴公純孝洒血上書垂老訟言於朝獲　賜卹典雖廷議大見昌明而公數年前胸中全河之端末百不及試一千胥之木偃于巖間濟川之舟橫於渡口吾非獨爲公老惜實爲國家之河費惜也公進不伸於　朝退而胠其枕中之秘以敎二子長公太學次公西臺皆精博辨麗工文章詞翰異日撰公家河渠畫溝洫志如司馬談之有遷班固之有彪登天府麗郡牒其所以壽公者又不與人間之大年小年較短長也公寧無輾然而進一觴否

壽楊太公七十敘

侍御楊公之按吳越也。其率屬。以推誠任素爲主。其督鹽策。以寬商恤竈爲主。其調朝野之局。以渙小羣萃大羣。化異爲同爲主。瀕行之日。松父老堵而告曰。吾儕百日中。若不知有侍御臨郡者。既行而見繪像者擁門。執香者導塗。而後知有侍御在也。侍御爲誰。曰。楚楊公。公所居何地。曰。古武陵桃源。父爲誰。曰。太公七十矣。積學貢于鄉。以子貴封矣。其孫弱冠成進士矣。父老曰。汝何從知之。陳子曰。侍御嘗顧余草堂。徵

文爲壽。具言太公恢踈魁岸。嶔嵜磊落人也。束髮攻文章。蹭蹬場屋以老。性不喜治生產。而好爲人脫急緩禍。不責人報。不使人知。其慷慨赴義。徒步躍馬。雖老雨甚風。莫能遮止。侍御公初爲長安令。經營滿咸陽者。至不避鬼矢冎鑊。太公聞而笑曰。兒得我骨。文弱賈勇游太華峩眉歸。又笑曰。孫得我膽。葢少而授書。長而教以忠孝廉潔。廩廩然。惟居盈處亢之是懼。令立　朝居鄉。一切以嬰兒眞性處之。父子祖孫之閭閻。且觴則觴。奕則奕。歌則歌。宛然牽衣索果繞膝分甘時也。夫五倫之中。兄弟狎則傲。朋友媟則瀆。婦子嘻則索。惟君臣主泰。而父子主和。公西華父子。所謂朋友處者也。然章甫束帶。趨廟立朝之重典。孔子不他與。而與公西華氏。曾子之養親也。如事嚴主烈君。然援木擊之。有頃始蘇。子聞之。愀然不樂曰。參乎來。勿內也。由此觀之。人子豈必拘撿束縮之爲孝也哉。甞讀文弱之記曰。山水之奇。以曲而生。直而散。余謂孩提之樂。以直而生。曲而散。彼其乾啼濕哭。饑嗔飽喜。此眞性情也。縛笱以爲輿。執芰以爲葢。文襁錦

襁。阿囒而前導之曰。官且至。此眞功名也。老人坐繩床。子孫擘棗捧罌。擁項而進之。口不及受。噴而流涎。僕僕歌舞以爲樂。此眞禮樂也。後世出就外傳。而孝始文。入就仕途。而孝始曲。跪上堂。跪斟羹。三時百拜而奏酒食。意非不善。禮非不莊也。然而君子有不貴焉者。謂其非眞也。今天下眞有家庭之樂者。無如武陵楊氏父子祖孫。豈特如朋友。且嬉嬉如眞嬰兒矣。太公與龍君御先生善。君御傾天下知名之士。客至。太公亦爲具主禮。近得陳氏廢圃。行且結茆編竹。如籬落村墟。文弱治一舟。奉太公漁釣其中。而侍御公又以使竣。還里門。進無隱忠。退無隱恨。所談非經世則出世。所樂非好山好水。則異人異書。趨操若一心。雍睦類三代。不知疇爲父而疇爲子也。疇爲祖而疇爲孫也。疇爲貴而疇爲賤。疇爲老而疇爲少也。則太和吉祥之至也。此非得之太公也。取漿而仆。弄雛而啼。蓋楚人老萊氏之故態也。亦非得之老萊氏也。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蓋武陵桃源之遺俗也。亦非得之桃源也。孝弟之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孔孟

鄒魯之家法也而又何疑于楊氏之父子祖孫。請以此爲太公壽。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五終

3466162 V.10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六

雲間陳繼儒著

壽敘

壽元輔少師瑤翁申公八十敘

甲寅秋。吳門少師申公壽八十。大學士葉公具題與歸德沈公並請。　上即俞旨下璽書特使馳問公於家。蓋自升儲及上慈聖徽號與今而三矣。吳中楊去[illegible]甫字[illegible]屬不佞儒一言以佐觴。余惟公七十特朝野薦詞于公者。幾無所容。祝儒何能更加於

縉紳先生而竊以救世玩世出世之說請爲公奏之當江陵秉軸操上急操下嚴自公稽首歸政而君始君相始相六曹始還爲六曹九鎭始還爲九鎭河不主異議而淮黃之安流如故邊不主挑釁而虜王之堅款約如故金不采稅不榷中使不橫出而山市寧救如故儲事有累揭而不顯諍而宮府父子兄弟之間其吉祥如故此公之所爲出而救世者也公二十有八而爲狀元四十有四而拜相五十有七而辭中書政事堂安享林下者又二十四年所矣曩時或考滿賜宴如天神或賜荅　御書如朋友或面承　召對于　毓德宮曲示　東宮諸王子如家人骨肉而公則遊寵若驚受之而不加盈也晚年閱世彌久感慨彌多屈指辛卯後之宰相壬戌後之狀元且不知誰菀誰枯誰修誰短而兒區區穴中之格鬬爨下之誶言曾何足以辱公之一吷哉即受之而不加損也此公之所爲退而玩世者也大抵江陵之局一變而爲名法家故救世者莫若以寬和近年之局再變而爲縱横家故玩世者莫若以談笑夫以談笑爲玩世

如大人長者而當嬰兒則與之爲嬰兒而已若此者豈特可至長生雖謂公得道可也近有人自洛中來言歸德大學士沈公年甚老甚健而事亦甚奇家有五愚公社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揠苗并公而五皆圖畫壁間有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爲樂此尤玩世之雄者而公特不如此之不恭耳舍歸德而外則有雲棲老人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及今皆八十而增減之味俱已覺矣則公之轉敎世而爲玩世轉玩世而爲出世豈肯落裴公休趙公抃兩相國後哉申公曰善甚矣子之老而進吾以道也爲輾然酹酒三酹康爵而退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敘

往者滬海先生七十時。不佞嘗據文以佐觴。大約謂先生鄉行類陳太丘。不通書京師類唐介。不奏記政府類劉元城。先生笑而頷之。而今壬戌又稱八十矣。禮稱耄耋于君。一坐再至。杖于朝。不俟畢。先生笑曰。老臣久私丘壑。絕春明之夢。廿年所矣。請辭。禮養老月有存。有常珍。先生笑曰。不腆秫田故在。請辭。禮鄉飲酒五豆。先生笑曰。僕老猶善飯。無以賓筵嚴我。無以哽咽祝我。請辭。退而召故人子侄。張燈梅花香雪

中。飛絲奏肉。觴詠甚樂也。客睨而駭之曰。先生殆古之至剛人也。寶刀易缺。長劒易折。垂八十而光芒不衰。將無齒剛舌柔之喩非歟。余曰。先生唯至剛故至此。當其爲諸生孝廉時。慨然以天下名敎爲己任。有俠骨而無柔情。有冷面而無脂態。有淸議而無綺語卮詞。旣入仕版。自尚書郎以及冏卿。自兩畿兩河以及三楚。其執法甚堅。砥行甚峻。權要撼之不爲動。名宿招之不爲應。私謁削跡。公啓削名。里有鬩于墻。狺于閭。居閒于公庭。漁獵于鄉曲者。見先生車。輒引去。聞謦咳吐涕聲。搖手障面而避之。雖不便者譽誹參半。而一二貝錦之言。終不勝田庚禍父之口。曰。陳先生至剛人也。假令撤城府。摧壁壘。事不論曲直是非。品不論智愚賢不肖。唯唯諾諾。如不鳴之蟬。無口之瓠。以此博醇謹長者聲。似亦甚易。而先生故羞而不忍爲也。和同不已。必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必流而爲鄙夫。大丈夫七尺未捐。三寸舌。六寸管尚在。何憂何疑。而輕擲百年之景光。盼世人須臾之顰笑。何懟何懼。而盡更老成之故轍。學少年諂媚之步趨。落落

無徒堂堂獨露如壯士之不借他力獅子之不求伴侶非特大人相抑亦壽者相也則先生是已若老氏齒剛舌柔之說此可以教中人而不可以動豪傑筆柔而敗硯剛而存藤蘿柔而善緣萎于霜雪松栢剛而似傲挺于歲寒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又何疑于陳先生

壽封修撰見峯張先生八十敘

太史君一以辛丑　廷擢第一人是年　太子冠婚禮成上　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峯先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　朝假休沐歸上觴遠近束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染筆而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峯先生獨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

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峯泖。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目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樸素。門庭蕭閒。閭史無過書。公府無瀾牘。逍遙文史山澤閒。丹顴碧瞳。疾步健啖。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山游。言貌愿朴。視寒畯無以異。詢其人。人則約歛檢弁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狷潔。弘雅精嚴。惟恐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太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壻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

藺。文信國之忠義。吾　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眞其人乎。君一沐雜賓核掌故。隱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遡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于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巳官秘書郎。授父眞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餘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敘

乙丑　皇太子誕生。太史玉横孔公。奉　詔書頒示江南江右。還壽太公於里居。出而仗節。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豔之。比時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鴈。父老子弟。茇除酒埽逆之境。宗長聚族逆之郊。有洞庭孔介孺者。太公族也。走請陳子。請屬祝詞。往介孺客蕪湖。遇長公泰華。授經曾氏。按譜相質。同出曲阜端友公裔。端友生三子。長居衢州。次居句容。三居洞庭。自是泰華介孺。敘年爲昆弟行。太公

往來京師。數向蕪湖訪介孺。而次公則魚服雀舫。直覓介孺於洞庭山中。遊四日乃歸。其敎族最爲篤摯。每爲余言。太公廪廪有道君子也。孝友博聞有行義。取予不苟。以明經官蜀中躃水籌。清節著聞。三年拂衣去。去之日。棧車羸馬。橐裝蕭條。邑人嘆賛不容口。曰。丞簿匍伏大吏堦下。往往類寒蟬凍蠅。而孔公此行。如青鴻黃鵠。翔於霄漢。豈可羈紲哉。願伐石建祠。俎豆公於永。永而太公則逶蛇謝曰。吾非耻折腰小兒。第我家五男兒。頗出杜少陵陶柴桑上。又何戀區區五斗爲也。未幾長公泰華。次公玉横。先後讀中秘書。青城靜父皆食餼。才名互相甲乙。武庫經笥家。駒國寶。哀然萃于一門。而太公又以　覃恩鉅典。封如次公太史官。得

天子制詞甚美。仕兼吏隱。祠有豐碑。清畏人知。家無擔石。眞言言實錄也。太公居恒課子。文章欲其根本六經。德業望其師模三代。蠕言蠖動。俱無愧于孔氏之家法。而後即安。今次公簪筆經幃。衡文場室。啓沃皆第一法言。甄拔皆第一名雋。高山大川之局量。金

冄玉鉉之聲華。業已揭日月而懸人間矣。有如操大柄。決大事。收攝人心。休養物力。以清靜和平之福。還之朝野。以康寧仁壽之福。分之太公。謹四知。提百忍。聚太上之三立。演謙卦之六爻。止沸止囂。去羨去泰。卽春秋八十。猶彭籛之小年也。昔蘇老泉。與子瞻子由。同入京師。歐文忠韓魏公。奏其文於朝。俾除著書郎。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而止。孔氏二史。不減兩蘇。而太公笑擲雞肋。食報鳳毛。朱黻方來。黃髮未艾。視老泉先生。所得不更饒乎。老泉蘇氏族譜。雄健俊偉。光輝明白。讀者喜其本本原原。有孔子孝友爲政之遺意。今太公邂逅笑談。忽得洞庭句容二派。合爲南宗。凡與介孺驩聯無間者。二十餘年。其猶蘇氏行古之道也。隋唐之朝譜局。隸于翰林。宰相皆帶知譜事。況孔氏以聖裔而居帝鄉。比之舊閥名家。其關繫猶重百倍。自今以始。葛庇根。葵衛足。太公百歲之年。皆介孺一家鳩族之賜也。寧容無片言以獻。故徵陳子文。授之視史。以侑人日春酒之觴。

壽雲從范先生八十敘

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麋粥飲食。巡狩四方諸侯待于境。帝先見百歲翁。次九十。次八十。東行西行弗敢過。欲言政。帝就之。三代以下。此典不再舉。僅見於漢之老更。而後則寥寥矣。我　朝惟鄉飲禮羞近古。然名實不稱。有識耻之。是故甲姓巨閥。當耄耊之年。不敢聞之薦紳長吏。而徵詞山澤之癯。如雲從先生是也。先生范文正忠宣裔也。濯行績文。介儀矩步。里落化之。遠近高才生。多廪廪執北面禮。先生擊蒙

發蔀舌佃以事二親餘廪六姻三黨父事兄母事嫂子視諸從侄極有恩孝弟章聞學使者旌其閭爲風敎勸父之用明經高第令慶雲通敏廉潔著有民譽會仲子異羽負氷鏡之望拜天官郎先生遂拂衣歸歸而遇　覃恩受子封筒衣冠藏之于郡邑庭不數數也郡邑虛左大賓迎先生一再應謝不往日摯諸故人鹿車魚刀逍遙山取水涯之旁亞雅而醉三商而起有談市朝者移他語置之或呼棋楸聲亂之暇則爲子孫衮衮談說經史與　朝家二百餘年掌故

齒及忠孝節義捋鬚拊膺慨然若撫其會晚窮性命之學宴坐凝神聲跡俱閟俯而讀仰而思神明湛如也人見先生去官早擬以九十目之淵明六百石之曼容而余謂未足盡先生大約類文正忠宣父子耳夫文正捐田贍族捐宅建學忠宣捐俸以廣義庄而先生寒賜襦飢賜粟市藥掩骼垂老無倦容其利濟同也文正文章本於六經忠宣以作者自命禁林典册及當代金石碑版之文皆出其手今先生嫺經術工詩賦而異羽言語妙天下藝苑推爲代興其文學

同也文正與孫明復張横渠胡安定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鄉飲酒禮先生弟子二百餘皆知名孝秀爲引經敘史幾至嘔心而又延闔師里老講讀高皇帝律令於鄉其整訓邦族同也文正忠宣剖斷國是好銓別邪正賢不肖今先生汲引後學異羽惓惓以搜揚賢士大夫爲已任其雅意人才同也文正忤夷簡去忠宣忤安石章惇去先生性剛嫉惡謝慶雲令與羽抗時自劾謝吏部郎其急流勇退又同也夫家常紹小父子猶有同心若去官而子謀之父父謀之子稍非大賢必且咈然于鼻息喉嗉之閒枘鑿而不相入如先生是父是子解韍掣韝不爲功名富貴所籠絡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先生春秋八十勇噭翔步其氣不少衰頃　天子詹吉視太學推擇海內篤行耆宿惟先生足當三老五更之選而異羽詔起尚璽丞將車執杖從馬有如天子設漿執酳僂而問政其將理何語置對忠宣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

也。此語與今日時事頗相類。先生有意乎。請以爲
聖朝獻老乞言之助。

壽特進元老鳳林杜大將軍八十敘

今國家九大鎭。無若榆林之士馬。號稱精强。其起家世弁。臨壇授鉞。兄弟父子相繼爲元戎。無若杜氏三傑。而杜氏之功名壽考。又無若今特進鳳林公。公以天啓改元之歲。稱八十元老矣。時當壽辰。羔雁牛酒。輻輳戟門之外。自朱袚青衿黃童白叟。以及兜牟介士。解辮胡兒。左執綏右執綏。前祝噎後祝鯁。笳鼓沸天。歌舞動地。大將軍日章率兒弘域。序立拜跪。進百年之觴。猗與盛哉。公十七從軍。以旅帥分屯城。募勇

選鋭。數與虜格。數有功。功狀載在幕府。初賜節延綏。鎮將書告急。公斬明安。走莊禿賴。得虜首四百五十。甲仗無筭。再鎮寧夏。松山酋賔兎台吉糾宰着等。蹂躪甘肅。公授策諸將。斬級百二十有奇。賔兎殁。妻比吉伏賀蘭山後。公遣子日章爲先鋒。至黄草灘百餘里。三戰三捷。比吉迎戰敗走。又斬級九百七十。駝馬千。驅。已宰着聚兵武寨外。公先發直薄虜營。轉戰數十里。斬其酋三人。虜一百二十余。諸虜自是叩關乞欵。不敢渝香火盟。亦不敢韊一矢窺西鎮。望見麾蓋。輒咋指相戒曰。杜家軍來。宵遁矣。公前後賜朱提累千。重錦累百。進階一級。　誥封三代。子日章十三拜指揮使。稍長。經百戰。神武赫然。拒吉能之請封。降猛可什力之部落。其威名潔操。幾與公兄弟鼎足。公告老于七十前。而日章解印于四十後。自古大將功成名遂身退。如杜家父子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遘也。昔馬援六十二。請征五谿。披甲上馬。據鞍顧盼。雄則雄矣。及進壺頭。則穿岸以避暑毒。臾足以覩賊勢。左右哀之。莫不爲之流涕。沈慶之自五校登三事。讓還官

舍。日與子孫中表挍獵田園中。樂則樂矣。竟以蠱言仰藥而吻。此兩人最爲千古恨端。何如公以忠孝爲前茅。以神仙爲退步。飲啾如飄風。叱咤如轟雷。轉盻如巖下電。披鎧躡蹬。舞劒鬬槊。矯矯如十五鈇小兒。今蠖蟄不欲出耳。有如邊陲蠢動。　冲圭下尺一。求宿將于卧彪蹲虎閒。日章如曹瑋之代曹彬。講邊備。蒐人材。決不出父下。公如趙充國賜安車駟馬就第。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是父是子。自應王侯。寧詎紆紫横玉而已哉。公聞之嘆曰。吾嘗念松弟忠蒐。涔涔涕不休。旣而沃酒酹之。大丈夫當如此矣。今父子歸隱我家華山。非爾家希夷先生熟睡避詔之所乎。陳子騌騄西來。吾勅兒迎于蓮花峯下。共爲長生不老事。若斗大通侯印。則請付之弘域等。老翁炊黍之夢。栩栩覺矣。日章曰。善。請進康爵者三。而後遣百隊紫綃。奏太霞眞人之曲。

壽顧恭人五十敘

往己未仲春廿五日。余嘗修祝者詞于冏卿申公。公當杖鄉之年。神審甚旺。南皐鄒先生薦公。起補故銜。今歲癸亥。始轉南太常。顧恭人稱五十矣。公迎之南來。意欲謝里中羔鴈牛酒。而楊季蘅則謀之陳子。請以清言代筐篚可乎。子盍爲我摛文以佐觴。今吳中稱高門大閥。無若相國申。舉江表衣冠之族。莫敢鴈行。玄渚公擇繼。獨推梁谿顧先生。名德方正。其女夙有令聞。納璧于歸。屏去一切時世粧。持以嚴重上下

宜馬。雞鳴候相公黃夫人于寢門。問安上食。如故嫺習者。黃夫人奇愛之。曰。吾娶婦得女。司理徐孺人莊事之。曰。吾得女兄。姬媵而下。解襦推哺。心德不去口。曰。我得母。又得女尊師。當文定拜相時。太常公避事權。收物望。夾袋羣賢。推轂衆正。外不告朋友。內不謀之恭人。恭人第謹操內秉。客至具饌醴。歲飢發庾廩。遠近以緩急告。施金錢。太常爲文定襄大事。建特祠。徵文于四方上衮巨儒。恭人拮据佐之。罄囊掃橐。無所惜。撫前夫人一女。甚有恩。程督六丈夫子。才名赫然。略不假以辭色。嘗曰。男有志。女無態。此皆吉祥善事。福亦隨之。約束童婢。不翔視。不比肩絮言。不及于帷墻。惡聲不加于犬馬。閨門之內。肅肅雍雍。非積習兩家名教。曷臻此乎。余嘗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曰有孚威如。夫世家婦無事他奇。惟一重。足以御百輕。近世明粧炫服。好爲艷。流盼媟語。好爲佻。寶馬畫船。好爲名山大堤之冶遊。始則識者嘆。繼則笑。又甚則里婦習爲故常。慕而効之。而勢不可復返矣。有如得顧恭人者。閑以嗃嗃。孚以威如。豈惟

颺相公丹青之譽。贊太常清白之風。即使女子有行。聞之且愧且悚。惟恐顧恭人知。三吳風尚。豈不凜凜朝典哉。國有重臣而國是定。家有重婦而家範端。余之有感而爲顧恭人壽也。旣爲吳中慶。更爲季蘅姻婭慶。故援言于祝史奏之。以俟劉中壘者。採而傳焉。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敘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參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秉。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睽。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夫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憤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竈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鬩墻狺帷。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

本出名家。雅著令聞。當大參司寇。倚辨于撿孺公。撿齋公心計手書。無所不精。詗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顰笑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雞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參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紞照綺。右綺照紞。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曰門未闔乎。雞鶩逸乎。牛未飯乎。禾稚秭乎。爟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盖乎。食啜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鄰嫗至。則曰漚麻乎。而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撿括臧獲。則曰無鬭乎。無羣飲徒手博乎。無闌戶外玷主人翁乎。無讎懦不事。飽臥甍下乎。大參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鬩于朿號于門譁於同室者。豈盡撿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嘿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浦江鄭氏。其他非漢嫂戛羹。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雁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

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閨範于永永百歲觴未可量矣士訓昆季驩然曰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而覸焉

壽武塘錢母陸太君七十敘

武塘錢母陸太君庚申登七袠次公康侯守大名不獲御母歸府舍盼盼瞻雲陟岵聞長公抑之持節擁傳過家休澣奉卮酒上壽邦君列羔雁父老具牛酒賁相望于其廬太君搖手曰吾家眞素不得使里閈怪人薰灼抑之謹受敎而通家如不佞輩誼不能無一言往抑之與諸兄弟讀書檇李南湖包園中湖去城遠不復聞城頭撾鼓率候雞鳴及膏盡爲節甚或過之文成奏予予謬爲塗乙間談經史以及掌故稗

官家言彼此反覆送難無諱無猜似猶有古道存焉者余過抑之忠所翁率康侯出肅堂中太君飭以上客之食已康侯先得雋抑之躋蹬公車每訪余臨饋而嘆曰我母出靜池陸氏陸氏門壻官給諫吏部獨先君困諸生未通顯先君已矣如吾母乎意蓋欲博一第以報太君也乙卯舉賢書丙辰　賜狀元及第太君聞之且喜且怖勅門者無入賀無問便利田宅無張質庫無收聚舍人兒無炫時世粧晨起部署諸力作晚視爨下薪戶下牝而後即安居恒食筭器衣大布衣而已客歲抑之歸閉門百餘日始入郡報謁郡縣及先生長者不納餽牽不置酒高會不通門人北面刺焚香堅坐日討先朝之故實而讀之自　宮府以及諸曹自三韓以西六詔以北歷歷往來于胸中而挑之講學談兵與夫朝野向背之局皆嘿然不應金馬乎木雞乎吾不得而倪之矣古來不愧科名者代不數人皆執玉捧盈自重撿點而人亦以重臣期之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緩急之用後世歲入輕交游輕筆舌輕于是羣喙呶呶衆目睽睽矣抑之以

一淡蕩滌百廻。以一靜彈壓百動。而康侯又能醇謹潔廉以濟之。諸孫襁抱者解盼笑。綰髮者解咿吾。勝冠者嫺文章。而不闌戶外十步事。門庭蕭肅清風穆如。太君雖以二子貴。猶然七十前寒書生母耳。昔陶母截髮挫薦使侃享客。以交勝已者。秦仲瑛白母請客。既至無勝友。母怒責之。是二母余尚以爲多事。蓋此可行于聲名未立之小兒。而不必行于科名並盛之兄弟。澹泊寧靜。諸葛武矦相業之所繇出也。舍成都八百桑而外。寧有餘粟餘帛。舍司馬德操龐德公而外。寧有異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羹玄酒。惟淡故不厭。天地惟靜故不朽。錢氏子母其知道乎。即巨儒經世。列仙佳世。不出此矣。吾聞其宗明吾先生者。得道君子也。太君試以不佞之言質之。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敘

吾鄉屈指閥閱則。蕭塘宋氏稱名家。其家以科第顯者若絕若續。而獨其子孫皆讀書務理道。孝弟力田。循循然有法度。無一切鮮怒務外之色。蓋庶幾先民之程哉。余與賓之明之遊。因得習于謙之坦之兩兄弟。每相對未嘗不商畧騷雅。土室藜羹。竹牕夜雨。怡怡如也。太夫人徙而鄉。則謙之坦之爲政。太夫人徙而城。則賓之明之爲政。諸兄弟遞相過從。視匕箸。候寢興以爲常。而又踖踖跽而謝無狀。太夫人則撫慰

之曰兒不憶我與汝言避倭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我與汝言汝父不幸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汝觀汝益方十歲汝晉汝履啼襁中時乎曰故知之嗟乎吾囊時褐視錦藿視肉刻視日日視歲也今吾有婦且有孫衣重襲而食重簋貴不人前行不人後吾眞有吾子矣無所事視矣余嘗笑俗學之陋者往往欲博一第以爲親榮夫必鳴玉曳綺而稱人子則曾閔不稱孝而茅容尹焞非人耶且世之科第尊顯者衆矣卿命千里山霧江瀹親老不獲從而甚則倚廬陟屺自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之于賓客笑語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以此視賓之太夫人果孰得而孰失也余與賓之諸兄弟食貧同兩家之老而安貧亦同家大人七十時諸君爲巵酒上壽而余留滯鴛湖之濱無能爲太夫人役而敬獻其一言如此非特寬太夫人且以自寬也宋氏名家多有道者請以是言質之

壽董宗伯元配龔夫人七十敘

往者董宗伯杖國之年。凡里俗羔雁牛酒。道屏不敢前。卽家居集冠蓋。懸鐘鼓。僛僛歌舞。以上百歲觴。偵之寂如也。夫人少於公兩歲。今丙寅小春朔七十矣。謝祝復如前。太守曰。古長吏崇重風化。表女宗。號母師。又如漢中太守。執子禮于杜泰姬。皆載在史冊。今率諸大夫詣門而祝董夫人。抑猶行古之道也。夫人出海上龔氏。其族有臺省兩兄弟。稜稜以風節著聞。夫人既歸公。手績以供兩尊人。中饋肅給。客至具茗

串而已。不聞庖廚聲。公試蹴則下機慰勞。亦不聞有幾微愁嘆聲。一盎粟。三浣衣。若將終身焉而已。其後
神考拔公中秘。　光廟擢公講帷。　今皇帝追念甘盤。歷登禁近。夫人邀綸告之譽非一。累茵列鼎象服魚軒。而居恒素風素德。一似諸生婦時。不誨妬。不冶游。不通門外瑱環之問。撫視諸娣媵如女。教誡諸子孫。如察吏嚴師。稍長婚娶成名後。亦不復數數也。初公在北時。廷議欲推少宰。公堅辭。擬北大宗伯。又堅辭。未幾請南。遂上引年之疏。　溫旨敦留。　賜傳還里。夫人笑曰。公少無宦情。老無媚骨。鳴犢見殞。倦鳥先還。知幾其神乎。客以枚卜挑公者。公曰。無多言。恐夫人聞之笑而齒冷。昔楚莊王聘北郭先生爲相。先生曰。臣有箕箒婦。請入謀之。其婦曰。君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山濤謂婦韓曰。忍饑寒。當作三公。夫曰。殉徵有怖心焉。曰忍徵有市心焉。今夫人尋常蔬練。習而安之。但願公卻熱地避爭門。急以得歸爲幸。不以得宰相爲憂。其賢于古人遠矣。倘夫人凝滯不化。鼻息咈然。或對案不食。或蒙

被竊嘆公能急流勇退如此快人意否自公出都門以來未及兩匝歲揆席之地露齦戟手幾鬨爲戰場譴者譴歸者歸黃金相印顛倒予奪如反覆手達人大觀直不得邯鄲枕上一笑公未老而引年先之槐宮之夢先覺蔗鄉之味方甘極人間全福晚福悉萃於夫人一門視宰相果孰多也即使公坐政事堂衣衮圍玉押數道黃昏文書豈若著作翰墨流傳於六宮四裔象譯雞林皆知有董宗伯哉宗伯之筆頓令枯者榮短者修士大夫每有家慶數千里輿金輦璧恨不能乞其片言隻字以爲家世光以爲子孫重余則烏能壽夫人夫人附宗伯而傳眞壽矣眞壽矣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敘

往吾鄉有二偉人曰大范小范大范方額豐頰目纖瞳炯議論多準繩確然若不可拔小范剛勁孤硬少緣飾口吻衮衮有面詈而無腹藏兩先生就有司試其名遞相甲乙出行衢市上里中兒及貴人長者皆引車避之曰此華亭二蘇也而兩先生亦落落意不可一世瞪目掀髯如鸞隺摩騰龍象蹴踏至今父老見少年負氣者曰爾才亦大小范耶小范者爲叔子先生大范者爲訥齋先生叔子老著書自豪訥齋先

生以鄉進士刺萬安捐賓客久矣其子若孫皆斌斌有文行則先生配馮宜人教之也先生少貧雄于才度可唾拾一第不喜齷齪治生產而性又好客客至不聽出談笑達墻壁間而宜人斂氣應之未嘗以釜戞罍恥告也先生屢上公車罷免歸宜人爲緩拂纓上塵慰勉數四未嘗不下機迎也既登賢書賀者傾妯娌未嘗以泰色見也從先生于官渡嶺截海亦未嘗以怖色見也經紀萬安之後事口血幾盡匍匐萬里以素車歸未嘗以名香珠琲點廉吏裝也歸而卜

宅卜坎有子杜門有孫遶膝且嫺于文章行就婚矣宜人日從大士龕布衣蔬食優游以恬其天年其歲月豈可量哉江東之俗家汰人侈而三吳尤甚高髻纖絺明妝炫服此不起于寒畯而起于世家世家轉相競效又不起于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宜人之慈儉莊敬老而不衰凜然自成范氏家法其堤坊陰教不淺度必有善人君子以食宜人不盡之報者其在伯斯父子耶是文苑中世世有大小范也宜人請爲覼然而進

一觴何如。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敘

余嘗嘆世俗之壽其親者。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王公大人之文高懸座隅。繡繢滿眼。讀之非倩筆。則借銜。於女史何當哉。新安夏氏有丈夫子六人。乞言壽母。不他屬而屬當代知名長者。以佐觴。六十徵之弱侯焦公。本寧李公。七十徵之嘉賓湯公。其文精核皆可傳至是則以八十文屬陳子。而陳子愧非其人也。孺人出金氏。光祿翁長女。少有德音。十六歸慕筠夏公。公父曰筠庄。母曰蘇。王母曰程。皆篤老有壽種。孺人

婉娩事之。儲甘毳上食。雅得其驩心、鈞庄翁客燕齊病歸。夫婦攜聲察色。未嘗頃刻離藥裹間。既疾革、二姑執手相向啼。孺人率諸兒嬰戲其旁。或佯取古今事更相質難。得解而後已。小不懌。孺人倚戶牖負霜雪。非命去不去也。扶掖病姑。躬爲哺糜。不委左右手、巫醫紛若。寢食廢者經旬。鈞庄翁有女弟未嬪。孺人出嫁時奩厚遺之。已孀居。藐孤在抱。爲護持其母子。以節孝聞。程姑弟瞽且貧。孺人衣食之三十載并葬其不舉之喪。生死皆無憾。其他爲某子娶婦。爲某女贖兒、皆出孺人裝、而且逡巡遜讓曰。此行吾先公與兩姑意也。初慕鈞公少孤。宗人呰其貲無餘息。審有挑釁者。孺人勸曰。尊卑分也。羸縮命也。請以勤儉補之可乎。于是掃私橐付公。而身則早興晚臥。浣衣蔬食。爲童婢先。操機杼。課樹畜。其積遂與素封等。孺人乃詔六子而教之。半受鄒魯書。半受卓鄭書。吾老矣。請受竺乾古先生之書。邑大夫以學宮委者。從臾慕鈞公樂趨之。不難籯金相助也。孺人年已八旬。敏步徤啖。猶彷彿六七十時。子孫相習爲肅雍醇謹。世守

百忍之訓家傳萬石之風和致祥仁者壽吾于孺人決之矣夫婦好汰則明粧炫服近於無章好纖則數米櫛薪近於無禮無禮無章何暇好行其德猝有叩門求者搖手瞪目而謝之至使人含赧噤不敢發聲而去孺人豐嗇中程施與中緩急懿親疎屬倚之外府者若而年孺人雖不作佛故自佛地位人也今且久坐小樓經聲徹晝夜馴至百歲度六子雪鬚半垂曾玄五十餘亭亭如珠林玉筍孺人悉攝之白毫大光明中此與老瞿曇十大弟子五百人俱何異豈必引南陔白華之詠西池黃竹之歌乃稱壽哉請以奏孺人并質之本寧嘉賓兩長者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3466163 v.11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七

雲間陳繼儒著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張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父五典。卽海虹先生。按蘓松。風稜嶽嶽。稱名御史。歷官太僕卿。公生十月。李夫人挈之歸寧。夜半火發臥下。李爐烟熖中。公無恙。二十一中鄉試。甲辰成進士。授保定推官。讞獄廉明。擢浙江道御史。出廵茶馬。丁內艱。服闋。又廵江

西。戊午建酋襲撫順。總兵張承胤戰歿。詔贈少保左都督。公奏曰。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沒。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沒則直敗之耳。今承胤輕進取敗。尸積丘山。不合邮典。請繩以喪師辱國之罪。時論韙之。又上方畧。言經臣鎬大將軍相猜。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夷不可挑戰。以封疆博一擲。未幾三路覆師。公言左驗。天啓元年。特命公按遼監其軍。客曰。公貲十年矣。俸六年矣。兩差之期報竣矣。又嘗上章請告矣。公不往誰能

駈公。迫公者。公嘆曰。遼左失陷。朝野震驚。士大夫不能爲　主上分憂。而乃私畜駿馬。預遣妻孥先去。以爲民望。何怪邊關將士望風鼠竄哉。其孤憤勃勃塡胸。請脂車兼道而前矣。旣抵關。袁經畧先納降夷三千人。雜屯瀋陽。三月。賊犯瀋。彼陷。川浙兵戰死。胡騎充斥。居民空無人。公請撫臣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救呼吸之危。以張應援之勢。疏墨未乾。而賊已薄遼陽城下矣。勸公者曰。公監軍與經畧異。巡方與守土異。跳而出圍。以圖後

舉。可乎。公曰。我一腔熱血。欲洒此地久矣。賊至。我兵出戰。廣寧標兵二千。直犯賊鋒。賊少却。明日復圍城。公與諸大夫畫地爲堅守計。公守西門。登埤環塹者。三晝夜。親以火箭焚賊車。薄幕內應。城隅火燭天。公衣繡裹甲下城。從者擁出小南門。請易服。弗許。入署。叛賊李永芳。曉來伏謁。搏顙謝無狀。公曰。汝爲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賊取公去。永芳扶公竝轡行。且說降。公自投於地。面傷馬。公見賊。挺立于庭。左右抑之拜。公曰。我豸繡憲臣。豈肯爲犬羊屈膝。戟手瞋目。大詬罵。且有力。擊人輒披靡。賊怒。捽公出。復呼画。爲撫慰者再三。又擬刀脅公。公引頸以待。賊誘曰。縱汝歸。公曰。我以死爲歸耳。奴知不能奪。送之輿。却輿。送之騎。却騎。仍令錮之公署中。父老諸生泣而隨之。告永芳曰。幸護張使君。公厲聲曰。汝等好百姓。乃爲好漢子索命賊手乎。衣冠向闕拜者八。向家拜者四。遂謝君父畢。遂自經。賊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遣永芳歛而瘞之。建祠於北門外之演武塲。流人鄭良弼。祖天弼。杜時隆。自遼歸。目擊其狀如此。撫按核確奏聞。

上悼憫卹錄。賜謚忠烈。賜廟額曰昭忠。祠省城。又合祠于都城。賜祭三壇。賜衣冠塟三百金。廕長子道濬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初贈公大理卿。再進兵部尚書。加三代如其官。從御史張慎言李日宣。給事中尹同臯之請也。公狀貌魁梧。豐頤廣額。面頳美髭髯。兩目燿燿如閃電。初李夫人孕時。夢神人裹黃金甲被髮仗劍入內。及期誕公。公官司理時。又夢入兩是亭。楊中丞繼宗許忠節公逵揖公而前曰。虛席以待久矣。至是遂符前讖云。往者遼報頗棘。海虹先生速公啓行。星言夙駕。不三月遂及于難。得報先生曰。吾知兒預有今日久矣。子道濬以諸生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公之遺骸。而海虹先生泣止之曰。徒死無益。濬詣闕上陳。請兵一旅。自效行間。如漢羽林孤兒故事。願從諸將出關。雪國憤復父讐。斯亦忠臣孝子効死畢命之秋也。兵曹但覆補錦衣實缺。以需後用。濬壯志不遂。製銳矛千枝。送部滅賊。又請仗節渡海。往勸李暉李悰廢立之情形。并窺毛帥牽制奴酋之虛實。其忠憤驍雄。所謂非是父不生是兒

矣。若使濬領勇士數百千人。獨當一隊。仗以聖主之威靈。助以厲鬼之血戰。必能手縛賊奴賊芳。活者置之檻車獻俘。死者剜其舌。霍其目。臠之磔之。支解之。祭忠烈公之墓。而後輿其喪以歸。豈不快哉。昔袁履謙與顏杲卿同坎。猶有死時一足也。張湊得杲卿之髮。妻疑之。髮動。猶有髮在也。今忠烈埋骨何方。返櫬何日。世路悠悠。如顏氏張湊之客。又何在。徒使九旬祖母。七尺孤兒。招寃望祭於數千里黃沙白草。淒風凍月之間。嗟乎。慘矣慘矣。雖然。公能令叛賊修治民之禮。畀類營忠臣之墓。又能令降者逃者盜餉者。中途觀望者。悔死慚死。恨不從公同難以死。則公之英風峻節。眞可激發未死之英雄。恢復垂殘之遼局。豈直與何公廷魁高公邦佐。咢足稱山右之三忠哉。故陳子諾濬之請而爲之傳。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跣而耕。蘆刺入足跰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臼間習爲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跽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姍笑之。久乃慴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

部右侍郎。公筮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　存問者三。冢孫景元。伏　闕陳謝。特　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訃聞。詔所司治塋。賜祭三壇　贈太子太保。賜諡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衮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雞視士大夫如鞲鷹棧驥。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寡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撿。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荅歲幣。公力主罷之。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臺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敎子無趍捷徑。無匿權門。不通輦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即臧獲皆

廩廩稟公尺度。公貧時。邑令朱公賙以鍰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竟業者。却其贄不受。既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敝衣鞝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頷竦肩。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眩每入　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穆廟登極。久趣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機務煩公。第欲　上上一見丰采知。　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　旨。宴朝鮮陪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陸公也耶。垂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于酧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麗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閭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　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跬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注書。鬅鬙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兩時許。且晩臥起。飲啜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袒裼。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跛倚之色。御

子弟和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纚纚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元本理學。尤邃于易。談笑題咏。必關于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即二三百年官爵里居。歲月姓氏。滚滚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裁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堅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

弟中丞公解節歸。尚未老。追隨杖屨。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攜子孫出游。即老雨甚。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墻。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聞遇水旱。必移書議捐賑民藉稍甦。生辰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趫捷。喜凌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斂衽嘆息。無閒言。歿之日悲慟

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於罷市。上牒當路。建特祠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肅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强仕。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

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

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文以希　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賀者皆衣緋。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謀寘私人上第。公掌卷。故混之。分宜猝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餞公。公倨牀見之。抗手而别。其後怙勢奪情。不吊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妮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覬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即倦游。宜爲

孺子恩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即此見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眞可謂大勇矣。余生晩。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援筆講易圖。寫爻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常手書示余。願諦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勤小物。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公。高風漸逵。似陶元亮。而無餅粟之窮。耆年宿德。似高伯恭。而無夷圭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譖。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羲畫。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人。知言哉。

孫漢陽傳

公諱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先世汴之杞縣人。有靖庵先生者。隨蹕南渡。居武林。仁宗延祐初。伯英舉鄉試。後辟行省爲廸功郎。上饒縣錄事。歸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元末浙東大亂。因遷于松。子昂夫。習春秋。洪武初官武昌同知。凡數傳而至延平守雪峰公。雪峰生大宗伯謚文簡毅齋公。文簡三典文衡。新鄭高相國拱。婁江王司寇世貞。新安汪司馬道昆。皆出其門。宗伯得公最晩。恣愛之。自少有器量。以門廕。授應天

治中。署上元邑篆。號稱清謹。擢漢陽太守。吏畏民懷。當衡王之國。水陸旁午。凡供帳廚傳。皆公部署。甚整而暇。路無驛騷。臺察倚重之。擬洛蘄黃兵使者。會公遣書高新鄭。道逢徐太常僕。遂與俱入都。而新鄭方修華亭故郄。捕徐僕。省臣韓楫劾太常。波及公。而公免歸。公自此無復仕進意。遂于東郊故居。修築精舍。葺奇石實庭除。環列鼎彝金石。法書名畫。摩挲其中。滌除洒掃屏榻如鑒。客至命張具。鼓吹遞作。童子按院本新聲。閒舞狻猊。及角觝之戲。人以爲安陵食輞川庄。不是過也。公旣以豪聞江東。而又坦直無他腸。四方客輻輳進。稍挾片藝者。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而後去。故人疎族。一遇之以誠。款洽隗遺。老而不倦。嘗笑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僕于魯男子差無愧色。公性巧慧。喜摹古。卽一椽一桷。一木一石。生生曲折。多位置。所居聽雨軒。東皋雪堂。敦復堂。赤霞閣。期仙磴。老圃。茆齋。夜雪。其四壁皆寫畫蒼松老栢。崩浪流泉。使人凜然不淒而寒。有澄泓蕭瑟之意。客退。就明牕棐几閒。或臨古書。或抄異

書有挑以俗事及家人生產者。掩耳瞪目。若將浼焉。公正書倣宋仲溫。隷篆八分。追踪秦漢。初寫徐熙趙昌花鳥。晚年畫馬遠水。米南宮父子雲山。遠近于請無虛日。人有贋貌公筆以衣食者無數。當路懸購十不得一眞。率采聲而巳。公聲音洪暢。狀貌疎野。居恒好着民間平頂帽。旁綴小金瓶。又好寫笠屐小像。彷彿皆晉唐遺風。非近代以下人物也。漢陽蕭象林爲平湖令。與公無生平交。而契慕特至。公感其高義。往候之。蕭虛左如執弟子禮。及其歿也。匍匐風雨中。拜之于墓。楊修齡來按吳。表公墓曰。暎澈九泉。其爲人仰止如此。公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九。得一子早殤。擇族之文而賢者爲之後。曰世稱。華亭邑諸生。拮据塋公于細林山之陽。

陳子曰。文蕑公官大宗伯。三典試。門生半天下。其所遺僅僅負郭一區。稱田七百畝耳。公自少逮老。賓客聲酒之費。垂八十猶未衰止。而能保有文蕑公遺業不失尺寸。何也。蓋亦有德矩寓焉。今世家子喜押非類。不知何者爲名士。轟飲大嚼。不知何者爲名畫法

青。彈指流盻之間。洒若驟雨。崩若潰墻。而身名與草木俱腐耳。風流儒雅是吾師。舍漢陽公。吾誰與歸。

玉峯道人傳

錢塘有玉峯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葉。閒稱引往事。衮衮不去口。風日清妍。勑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坐臥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名種。當午夜臥起。不憚風露。手灌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邀賞無所惜。父母篤老歿。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當死者數矣。編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耄耋。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

肘如風舉。與之坐。氣韵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巖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恢達。耻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為忤。事母極孝。母嗛于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扃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朞月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視奇峯臚列。上有紫芝碧草。珍禽鳥無數。入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道人圭。拜而出。視璧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遂覺。呼郎母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殆舉子乎。俄舉子。駭而名之。即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者也。道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大征。縛劇賊梁仕興于新寧山中。賑饑活十餘萬人。埋俘孛骨稱是。築三水南海堤。捕責鹽豪少年。卻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寮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甘泉湛先生遊。婁東與王汝中最婣故。晚年著書。類有道者。年八十有九。匿跡家居。不自名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峯道人如故。

樵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督郵慨然裂衣冠壞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至發喪制服何其詭也獨龔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莊砭老子解及他書甚衆跽進道人道人笑而頷之葢父子相師友云

趙瞻雲傳

瞻雲子者姓趙名淮字源長太倉人七齡而喪父又七齡而喪母遂自號曰瞻雲子志思也三娶三失偶性不喜孤坐好苦吟顧獨爲瑯琊兄弟及太原父子所知瑯琊歿王文肅公解相印歸與公日益嫟所居去文肅南園不數武文肅巾車過園輙物色趙翁在否在則相與把臂入林分蘭蒔菊舉觴鬭棊率抵暮以爲常翁又精小兒醫自文肅以及諸縉紳家多迎公爲上客決死生如神而他若單赤孤貧委巷庳屋

必側身趨覗之、去亦不復問報謝。詩壇酒社。及浮屠老子之宮。每有勝游。公不以事辭。亦不以筋骨爲解。或風雨載途。霜月挂樹。而公赴必人先。歸必人後。酒酣耳熱。曼爲長謳。四座辟易。即羣少年竹肉滿堂。嘿無敢發聲者。性慷慨。重然諾。人以緩急告。雖酣極燕笑時。輒愀然舍去。凡爲人經營勸導。宛轉詞色間。不啻身當之。貧者炊。暴者葬。具得公力居多。公父事兄。毋事嫂。待孀姊存歿皆有恩禮。與人交。坦直無他腸。所談皆道義風雅節俠。未嘗以俗務經懷。獨不耐齷齪市人態。甚則內嘔。至義形于色。雖富貴人。富家翁折行就之。而心不服也。當文肅冉盛時。坐無公不懽。公抗言無忌諱。退亦罕所干請。文肅每嘆曰。吾閱人多矣。若口無佞舌。腰無媚骨者。其隣叟瞻雲子乎。及文肅父子相繼捐賓客。物情炎冷。頓幾百變。而公以一布衣交。始終慰存太原家如故。文肅存不加腴。亡不加瘠。衡門吟咏。老而不衰。其感恩報知。勃勃鬚髮胸抱間。則又古高漸離侯生之流亞也。惜里中知公者鮮。故于七十有五時。爲作瞻雲子傳。

江陰貢太公傳

太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其先大名蒲城人宋南渡徙宣城始祖師元又徙江陰三傳而以科第起家曰斌爲戶部員外郎生子曰學靜爲南臺御史劾瑾璫廷杖削籍再召山東按察司僉事學靜之季子爲龍陽翁龍陽之季子爲暨陽公少開敏落筆有雋聲屢試童子科被放因太息廢書代翁支大役腹筭口占不屑屑爲纖嗇機利周孺人櫛東舍人見又甚整而賢家以此漸饒龍陽翁逍遙寡營但召酒人爲轟

飲。飲且盡一石。旁指公笑曰。老人臨食不嘆。甘寢不魔。此伊誰力也。公與伯兄嫗。所居距數里。餉遺書訊不絕。兄中危法。公傾貲挺救。始無恙。退亦無自功之色。遠近有緩急告者。立應之。應而負者。置不較。契券盈笥。視若故紙。并不知其爲誰何氏矣。性伉直闓爽。遇可恨人。及可恨事。輒颺去。不則。痛詆之。即名流貴介。凌折無所憚。酒後耳熱。面摘人宿垢隱癖。聞者口噤手顫。幾欲穴地入。而公刺刺不少休。諸子跪諫之。公咤曰。汝欲我爲無口瓠耶。第善詈。旋亦善忘。舌有肝腸。胸無柴棘。雖置公刀俎上。公飲噉狂笑自若。不能難也。公恨不竟儒。而癖書甚于儒者。每讀司馬氏資治通鑑。手錄忠孝烜赫者。粘之座右。以代義方。又念南渡後。宣城陽阡晉陵之族。散佚不收。纂成貢氏譜。良吏嘆謂爲弗如。二山君癸卯舉于鄉。公志意益發舒。與周孺人陰爲德甚力。撫嫡兄之孤如己出。迪王氏孀姑。養之終其身。不修故郄。不闖戶外事。從廢圃故園。芟刈䟽治之。蓺名花。灌修竹。傾尊仆斗。奏肉飛絲。燭跋雞號。未聽客去。邑令肅公。爲賓飲。公笑曰。

田庚野老。不能與子大夫相周旋。請辭。公酒杯流行。諧笑錯出。似狂。爲人畫策解紛。不顧毫髮利害。似俠。清議格物。嘗持是非名教。以詘其座上人。似戇。陳子一言以蔽之曰。貢太公古之遺直也。公歿後。二山君成進士。宰東陽、推卓異第一。其諸子皆以文行。有聞于時。陳子曰。世人談笑有鏌邪。故秀鐵面。以嗔作佛事。世人對面有九疑。故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畢露。古之得道者如此。而又何疑于太公乎。太剛則折。公不以剛損。太直若曲。公不以曲免。孤行壹意。得全其天。爲布衣則公。爲綉衣。則抗疏瑾璫之名御史。家風剛直。易地皆然。信貢氏祖孫之有種也。故諾東陽君之請。而樂爲傳之。

太學吳伯羮傳

吳伯羮諱守和。自號斗岳處士。諸吳衍於新安。獨吳田著。繇吳田徙隆阜。又降阜著。隆阜之吳。三傳而下。皆卓鄭起家。其易賈而儒。以經明行修聞於時。則自伯羮始。伯羮奇穎。自少展卷。一覽數行。弱冠補諸生。再試高等。郡大夫遴爲紫陽書院長。與名流結社。比時太常邵。中丞羅。柱史黃。皆虛左推伯羮。人人厭其意。爭自濯磨。以質大業。相繼先登。而公才高見格。游梁谿。訪顧涇陽兄弟。把臂甚驩。已遊成均。兩司成有

國士之目。入棘罷免。伯羮歎曰。海中三仙山。舟近不踰尺。爲風引去。豈技不及吾儕乎。命也。歸休乎哉。太公春秋高。繼母卞急。伯羮夔夔孝謹。能令霽色解頤。親亡。悉委家秉於諸昆弟。季子蚤夭無後。命其子爲之後。性不近驵儈。手不親握筭。槖不私尺帛寸鏹。苐擇其大者。部署擘畫。首刱宗祠。次營冢墓。徧乞四方巨儒上衮之文。伐石琢辭。以志不朽而已。江陵式田之令下。遠近驛騷。伯羮慷慨條便宜。肩劇剸煩。父老倚之如左右手。卒以報命。里中有違言。質成伯羮。爲

從容劑解甚則損金錢無所恡。廩饑民。埋道殣。以至橋梁道路緇素之告急者。未嘗以他辭爲解。居恒下帷。凡六籍百家之書。討頑抽秘。擷秀咀華。日進五屬子姪于文昌祠。身爲都講。絃誦之聲相聞。博士弟子員纍纍矣。舊有杏村書舍。伯羮芟奥草。蒔花竹。且與故人嘯詠以爲常。志意高邁。議論豁達。雖公車不售。而士大夫推事之。如通德里。如畏壘鄉。抑亦古先生長者之矩矱矣。狀貌偉岸。廣顙豐眉。踰七十神明不衰。端坐而化。子八人。孫十八人。曾孫四人。婚娶皆名

族。詳志狀。不具書。陳子曰。顧涇陽兄弟講道東南。官雖不甚顯。而身後贈卹之典赫然。斯亦儒者經明行修之報也。吳伯羹與之同時同志。涇陽百一稿。伯羹敘而傳之。而獨以韋布終。烏在其重儒哉。古之儒者。天子或遣高才郎從講。或勑大官具筆札。就家受書。錄而奏之。今伯羹不遇于時。而能以平生之所學課子孫。教後進。隆阜之吳。比于鄒魯。視卓鄭所得孰多矣。涇陽嘗徵余文以表其父母之墓。今復爲伯羹傳。皆不愧有道碑者。故不辭而敘之。

馮甄甫傳

馮甄甫。明州人。初名若皐。已更皐爲陶。甄甫其字。號遂昌。方伯修吾公季子也。家世多名臣。纓綏相望。而君獨通脫自喜。好輕俠。迫之就帖括家言。笑曰。諸葛武侯畧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法也。烏用是小兒號嗄爲。吾聞至人多好醉鄉游。近無復問津者。請撫髀雀躍往矣。性食酒。洪飲無章程。方伯肅括之嚴。君醉歸。調方伯起居。急盥櫛。問寢上食。周恭人臥病。却藥餌不嘗。君手調以進。輒頷而受之。方伯

試之家政。君任心獨詣而能行方伯意中事。往往爲君解頤。君後篤疾。猶強起故作健步武。以寬兩尊人憂。其密行多過人者。與人交。有面規而無腹背。有坦中直腸。而無軟言蔓語。有立談即令暴發即解而無終身不釋之憾。有叩必應。有應必如其所欲。未嘗叉手硬坐。轉睛不相屬。置人緩急於度外也。性好古。喜集法書名畫。延勝士焚香品題之。遇佳山水。爲橫琴作雅操。一弄。味其雋韵。似將折節改絃。不終以酒人自雄矣。然每當志敲意得。鼓三撾。雞三號。猶嚴扃門戶。倉卒不聽客歸。客亦不忍遽言去。觥籌交飛。排調錯出。強沃之家釀。不沉醉不休。竟以酒得病。下痢十日死。享年僅二十有一耳。君狀貌魁岸。廣額高準豐下。目光燁燁注射人。羈丱時。能控惡劣生駒馬。上下山坂。見者無不辟易。而君執轡如組。馳驟若飛。假令君今日尚在。目擊奴酋不逞。君必且散金結海內劒客。椎牛擊酒。突行而前。搏遼東一殊死戰。以報累朝厚恩。漆奴頭飲奴血。豈作偃蹇寒書生。桃酒徒滕上老耶。馮元仲才子也。痛父酒亡。而母孺人陳氏。

又以節殞。極引古人酒戒。便欲毀尊罍。仆觚斗。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焚醉日于秦坑。囚酒星于天獄。盡大地秫田。悉化爲斥鹵荒蕪。而後始無憾。余曰。不然。自來酒豪如李太白死。如狂旭顛素死。嬰兒不解酒。解乳死。張蒼百餘歲。噉兒乳亦死。盧仝陸羽飲茶死。屈大夫不餔糟。不啜醨亦死。則酒豈必能盡死人也。唐鄱陽王素飾。得罪被逮。路聞哭喪聲。曰。人求病死何可得。而尚須哭耶。今君不死于病。而卽死於酒。勝唐王孫遠矣。奚其悲。奚其悲。陳子滿浮大白。酹君牛山之墓。呼而問之曰。甄甫復能飲乎。試讀我身後數行傳。何如君生前一杯酒。

安硯亭先生傳

安茂卿。諱紹芳。居無錫之膠山。山有滌硯亭。因自號硯亭居士。安氏自勝國及明。多豪傑鄉長者。嘉靖間有如山公。登己丑進士。選庶常。守裕州。歷雲南僉憲。生少峯公希堯。希堯生二子。長光祿署丞硯泉。次卽公也。公自少眉目娟秀。顧盼迎人。舉體無凡。雅有貴表。僉憲授以詩句。心開意明。十歲工詞翰矣。稍長讀先世藏書。動以寸計。當廣坐拈一題。下筆袞袞。氣呑多流。而獨好有韻語不輟。少峯公呵禁之。扃一室。顱

精公車言。遂與伯兄同裹青衿。稱安氏雙玉笋。是時甫十七。娶吳孺人。孺人屏謝時世粧。德業相勗公。公不復展轉內顧。刻苦下帷。視一第如解衣相似。會貴人子。爲狡獪所穽。波及公。廢書。曼聲聊蕭不自得。跳身者父之。聞少峯公罣家難。曰。白門紅板。桃葉竹枝。豈吾事哉。疾趨歸。內外之鬩立解。而僉憲公與王安人。後先捐館舍。公匍匐。治喪壘瘠不能起。見者傷之。服闋。散橐裝。結海內畧卿劍客。入京都。上書白寃狀。投刺巨公。卽陸平原謁張壯武。王仲宣謁蔡中郎。無以過也。奏下南法曹。首鼠者居半。公嘆燕邸不可以久留。還里門。得覲少峯公含淚。奉母命析產。肥瘠讓兄。毫髮不以屑意。家有西林一片石。多偉木壽蓀。公疏清泉。累層臺。搆傑閣。結幽亭。蒔竹種松。分蘭蒔菊。時時命魚舠鹿車。往來其中。簗肉飛絲。傾尊仆石。雞號燭跋。不聽客歸。客擬之安陵食。輞川庄。詣門者綦舃相嚙矣。稍挾片長。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顧而去。公雖豪舉聞江東。酒後耳熱。勃勃若有碍膺者在。再上書走闕下。賴劉侍御挺身直其

宼。公乃更名泰來字未央。拮据塟父畢。裹篋北雍。巳酉戊子罷歸。辛卯幾入格。會房考爭甲乙名。兩報罷。公自此半耗雄心。又若艱子。建白榆閣以祝多男。連舉丈夫子五人。稍稍喜見大宅。形諸詠歌。命予珩嗣其亾兄。告廟行禮。未幾喪母。又喪婦。笑不勝啼。喉嗉閉咯咯失音。形容憔悴。竟不起。春秋僅五十有一耳。公彌留之頃。絕無遺戀。撫瓚項。目瓚者再。已而嘆曰。吾生平器高局遠。不屑屑齷齪問生產。然歷盡菀枯炎涼之感。瀕死者數矣。丁卯歲。幾落奸人猾胥穽中。可以怖死。詣　闕三上書。纏綿十二年。莫適爲援者。可以憤死。七入棘闈不一售。可以慚死。哭父哭母哭伯兄哭婦。又哭殤兒。可以痛死。嗟乎造物以六親刀俎我。以七情爐炭我。徭役冉鐺我。又以虛懸不實之功名。爲且吞且吐之雞肋以掉戲我。其幸而不死者。外則登眺有名山大川。交游有文人才子。內則司封公。肝胆相孚。膝下雛。眉目如畫。而又幸有醉鄉詩社。金石冉彝。破愁懷。結塵想。故得延歲月至此。然吾豈沉湎酒人。風流教主哉。公豐頤廣額。雙耳垂珠。然諾不

輕。諧笑錯出。親知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冷面相拒。司封公創義田。公佐產以贍貧族。處閫閣無褻容。交貴游無諂骨。暇卽枕漱百家六籍中。過目成誦。畢身不忍忘。字臨曹娥碑。畫摹大癡懶瓚。旁寫蘭竹。別具一種清芬。里中兒童購不易得。姑以自寄其瀟洒標韻而已。郡大夫嘗以修志敦幣聘公。志成。嘆賞有良史之法。詩名青萍集。二京集。芳草編。西村纂。行于世。皇甫子循序其詩。王元美爲西林記。其他四方名公。往復報贈者。不勝書。子五。長殤。次玉瓚。次珩。次瑢。皆孝謹。嫻文章卓然有父風

陳子曰。余屏山澤。不獲交茂卿。然時時聞之吾友徐長孺曰。安公動無缺彝。言無判德。凜凜篤行君子哉。獨以沉寃未洗。榮名未立。寄跡交游詩酒間。以夷其胸中五岳而已。假令早遇顧叔時諸君子雍雍弦誦。必且虛席爲東林首座。豈至偃蹇西林一片石也。故有感而爲之傳。

有道鳴鶴李公傳

鳴鶴李公。諱可教。字受甫。上海人。即聘辟不應仲昌之后也。仲昌生守中。守中生原芳。原芳生珙。珙生伯璵。宣德元年舉于鄉。官淮府長史。生十子。長曰澄。天順元年進士。官福建參議。次曰清。景泰五年進士。官湖廣左布政。八曰深。淮府儀賓。四曰湛。即公曾祖。湛生貢士傑。傑生煥然。爲晚峯翁。翁得公最暮。十二善綴文。貞齋趙翁試一題。援毫立奏。遂遴爲贅壻。子視之。十八補金山衛庠生。才名昜奕。弟子北面者屨滿

戶。趙翁連舉二雄。公謝曰。某可以歸矣。歸則舌佃以供兩尊人。具甘毳甚腆。晩峯翁爲撚鬚捧腹。幾忘其貧。翁亡。諸子鶩遠游。獨公拮据治喪。造次纖悉準禮家言無憾。行營善地。不惜罄產。贖坏土于祖墓旁。費且鉅。匿不令母氏知也。四子迎養母。母過從公頻數。曰。老人非私少兒。但覺兒夫婦酷知我痛痒冷熱耳。公授經他所。母疾輒怦怦心動。遄歸。欠身榻旁。爲擩色聽聲。疾良已。飲食衎衎者十餘年。已棄杯棬。公壘瘠焦枯。幾類死孝。卽春秋饋奠。猶作孺子啼。目爲之眚。而篤愛典墳。有皇甫士安之癖。每念先世儲書積至萬餘軸。嘉靖間倭奴闌東郊。舊居委書泥淖中。塡踏而過。自後不復更能收合。則多方訪購之。自六籍百家。以及山劖冢刻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氷。眠食減損。猝叩之某事。云出某書某卷某行。且指數以對。鉤引貫串。應聲如響。卽容軒公集與武經註疏。其手跡歷歷猶存。蟻鬣蠅頭。可念也。龍郡丞念公久困學宮。將無爲風氣所錮。移文更之。不允。公笑曰。雄飛雌伏。宰物自有權輿。老蠹乾螢。此儒者事

也。逷問其他。于是下帷益淬勵。課趙氏二子。皆補諸生。以報貞齋翁。而程督逢原逢申不假貸。小咈意。爲攢眉愁嘆。二子見之。凜凜甚於鞭笞。董中行貧而才。垂三十猶試童子科。公器賞其文。妻以女。次年遂登賢書。宗人敬庵君素封。艱嗣。雅屬逢原。公曰。非望之福道家所忌。暴得萬金不祥。兒何德以堪之。請辭。已而聚族爭立。立者之産悉殞於佗家。而訟終不解。公潛爲營救得免。而身則泌水衡門。朝絃暮誦。父子熙熙如也。事伯兄女兄謹。兄之女適倪而發。公不絕餉遺。旣歿。祭奠皆成禮。與配趙白首相莊。六十年如一日。絮語不加于童僕。惡聲不及于犬馬。介行矩步。鈍口。睟容惓惓以惜福擇交爲第一義。不喜見鐙熱貴游。亦不喜赴讀法鄉飲禮。曰。山衣田冠。未嫺磬折。所羨惟闇然篤行長者而已。丙午逢申捷音至。公笑曰。差慰寂莫。已罷免歸。亦不色慍。曰。兒豈薄孝廉乎。吾家養庵公。何如人也。逢申結草堂於笏谿之南。公過而樂之。賦詩云。此堂未易言卜築。寒士三年搆一屋。砌石栽花見遠情。板橋曲沼成幽谷。從古豪門闢麗

華只今何事傳遁軸愛我郊西半畝宮歲歲春風醉醽醁其他登臨觴咏率本之性情而無郊寒島瘦之病晚年目疾詩亦屏去強半茹素奉竺乾戒甚虔筍稿不留今逢申僅刻十之一曰碧梧軒詩系與容軒希獻兩公並傳冉足不朽矣享年八十墓在小崑山三子長逢時次逢原郡諸生又次逢申以萬曆已未舉南宮拜慈谿令聲績著聞甫擬奏滿而以今
皇帝御極　覃恩贈公文林郎如其官

陳子曰李氏自洪永宣景天順以來纓黻蟬連門業比于王謝及公已貧甚而孜孜好善好書老而不倦豈非眞清白吏子孫乎古者賢良文學坐持國是之平御史大夫蹏受濟南之簡晚至宋儒經行可覩天子用宰相奏選書吏給筆札錄其書藏之秘閣中今公經明行修豈出古儒者下而綸不挂半通養不待五鼎識者相爲惜之猶幸身沒以後慈谿君捧　誥
命告於泉臺鐫詩系傳之秇苑積德于子孫者必貴積書于子孫者必文誰云天道無券契乎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公父之謂矣故諾其請而爲之傳

松陵爛溪周孝廉傳

周公謹諱應愿。松陵爛溪人也。其祖恭肅公。爲肅皇帝名臣。四傳而生公謹。五六歲能受書。動及千萬言。其父命屬文。即以文奏。命屬詞賦。即以詞賦奏。援筆應聲。如出宿撰。父摩頂曰。恭肅再生矣。十五補秀才。十九餼于官。試必冠曹耦。邑大夫擢寘第二。公謹憤懣不能寢。盜兩入其舟。驚撼而去。已試督學不得志。遂入太學。三試京兆。兩備本房乙卷。時有郝侍御。素有國士之契。憫勞羈旅中。公謹據掩袂憔悴泣。

郝公曰。昔公孫嘗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劉向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名臣。才如公謹。豈無泣血以相晤者。何度之不廣也。公謹拭淚謝曰。某亦志士。不屑俗儒。豈以功名未就。志意挫衄。第堂上老親。冉冉日昃耳。戊子就試中順天榜。一時名噪都下。車騎填門。冠蓋盈坐。軰笑吐涕。奉爲指南。已而南宮罷免。名士送者如雲。贈別之章。不可勝紀。父當六十。先期。介觴。束錦羞璧。傾動遠近。俄遭至痛。公謹哭不成聲。形容枯瘠。襄事以後。輒已放絕塵內。無論生產。郎至親罕得遘其面矣。公謹生平意勃勃。自謂唾功名于掌上。犍鷹孤鶴。旦暮掣摩霄而去。志意不遂。退而深沈著書。每恨宋史成于胡兒。濾漫蟣弱。幾同酒肆簿籍。于是辨定名稱。隨條甄舉。收拾亾遺。綴補前事。冀成一家之書。而精神疷頓。痼疾遂作。僅可得十之六七。服闋計偕。進舟京口。忽憶慈母。廢然而返。自此臥疾凡八載餘。憒憒中猶能酬荅箋啓。閒作飛白。手不停編。口不絕咏。識者擬之杜預傳癖。皇甫書淫。不是過也。公謹自登賢書。絕不爲官府請託。里黨之中。

問有踣不能振。枉不能直者。輒爲申理。否則。郎子弟堅謝之。囊百金詣門。立斥之。祝使君王少府。雅重公謹。祈爲道地不可得。得公謹片言隻刺。如魯連矢。柳下禺云。性孝友淳至。居家雍睦。而御僕妾如朝典。內外有求于公謹者。未嘗辭以故。往往售產以貸人。人負之亦不復責。所居五畝之宮。花竹回互。禺彝奇石。法書名畫。具體而微。左右縹囊。縱橫架上。自經史子集。旁及二氏九家。以至兵法禽遁博弈之流。無不該覽。而于六書尤得三昧。先著印說二卷。行于世。文章好說龍門扶風。詩擬黃初間。及大曆。江左集四卷。海內尚以未見爲恨。公謹兄弟三人。應憲。應懿。獨于懿根蒂千古。漁射時流。進演精深。未見其止。每當燕集。羣從輻輳。觥籌觴咏。次第間作。頗有竹林王謝之風。而篤摯故舊。非法不言。恬靜寡營。不妄臧否。實與公美若出一人。故當疾亾。公美哭兄如哭父母。綱紀後事。摩撼斯文。斯亦見生平友于之所暘也。年三十有九。無子。子公美之子邦禺爲後。

陳子曰。昔唐元徵狀元。嘗謂余從友人得論策一卷。

讀之博洽奇麗。至口噤手顫。而莫知所措。蓋周君應愿所撰也。然此特公車言耳。若使置公謹東觀中。專掌昭代國書。推究總括。如李延壽政典。姚思廉時政記。未必不能辦此也。乃爲造物擁窘。所修宋史僅得强半。未有指歸。文士無年。運丁百六。環回手澤、一字一嘆矣。周氏曹大家。其在公美哉。其在公美哉。

光祿惕庵林公傳

公諱某。字仲美。號惕庵居士。錢塘人。其先有灌庵先生。篤老知未來。相傳爲仙蛻去。生子岡。家始饒。岡生六子。長曰恩。恩父子並蚤世。賴沈孺人以苦節扞戶內事。李直指疏聞於朝。特　詔旌閭。是生清泉公。亦以尚義表厥宅里。號稱名閥云。清泉公娶張宜人。舉長公京兆理。公費孺人出也。自幼淳恪。鮮少年之過。下帷鍵戶。以文籍自娛。太宰張公題其堂曰博雅。以勗之。公與清泉公偕游太學。清泉公捐館舍。公弱冠

毀瘠幾于滅性。拮据喪葬悉絜禮家言。事嫡母張宜人。善望意旨。上食侍寢。視費母加虔。甘苦必與俱。笑啼必與共。張喜甚。頓忘其嫠居嘆息之聲。既析箸。有挑公尋端於伯氏者。楊孺人曰。乖同氣。不祥。爭小利。不讓。傾家橐以狥官府。不智。公笑而領之。事立寢。終身無猜色。退而亦無後言。少病不任讀。費孺人勸之仕。拜光祿丞。歸則費母尋棄杯棬矣。公洒涕營葬。不復更夢春明門。卜築北郊。閒饒有水竹橘柚之勝。三雅而醉。三商而起。于于喁喁。甚樂也。暇則筍輿葉艇。

結社西湖。與京兆羣從指顧孤山老梅間。爲酹酒遺翁墓而返。姚冏卿子元愷。貧于儒。公婿也。收卹其子若女不啻已出。曰叔敖負薪。西華衣葛。古人恥之。吾亦恥之。吾非戀戀兒女情。直以清白吏子孫可念耳。楊孺人喜奉竺乾書。旁遴名媛以廣徽嗣。而公伉儷彌敦。壼政甚肅。適遭鼓盆之戚。且哭且病。爽傷厥心。久之遂不起矣。公任眞率。素出于自然。與人交。劃去智囊鋒刃。一切以善氣迎之。忠信足以感狡獪。和易足以諧忿爭。善不近名。施不祈報。每見機利浮少年。

行乎功名干戈之場。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即掩耳障面謹避之。不善食酒。而能與客浮巨觥。不倚素封。以侈靡相高。而能被裘褐啜蔬糲如故。眼不作青白。口不挂雌黃。而能識人情之涇渭。物情之銖兩。多了了奇中。不喜謁大吏。赴賓筵。而能委蛇巽下。未嘗以惡聲加于廝伍庄客。如王曇首之演愼。江淳之崇儉。無以過也。于聲才甚高。名甚噪。屢困公車。北游京輦。謁選一階半級。便可尾公爲巖居川觀之游。左手携琴書。右手扶杖履。父子熙熙。敦厚退讓。彷彿古者萬石百忍之遺風。日月豈有艾哉。而不幸公以訃聞。孝子嗷號。被髮頓足而嘆。曰。天乎。吾顧不如楊家婦割股療姑乎。姑即公配。婦乃大京兆淇園公女也。余別有傳。

陳子曰。余與于聲交。才品俊爽。與之談。軒軒似欲颺霄漢而去。匪獨京兆公之快婿。抑亦秇林中之快士也。一官雞肋。豈伊所好。意在善養太公。豈在祿養乎。于聲客燕中。不及視公含殮。徵文於能言之流。爲死者不朽計。余既先爲楊孺人傳。及是又且傳公。彈指

不數年。而冀野鹿門之德儷。溘然俱盡。無論爲人子者。殊難爲懷。即僕于人世存亡菀枯之感。宜何如也。捉筆不覺爲之三歎。

叅宇何公傳

公諱三才。字士中。別號叅宇居士。其先世爲汴人。始祖有爲將仕郎者。南渡家海上。數傳而獻公爲饒州府轄。鍊公爲藩府典膳。公大父蘆江公。父爲蜀都司椽。生訒齋公。授留都司城。配唐孺人。有賢聲。舉丈夫子二。公其長也。公少禀至性。雅不好弄。髮未燥。莊若成人。閭師鄉三老目屬之。稍長。値倭奴躪境上。避兵槜李。時暑月病熱。公浴城濠中。多祟浴無脫者。公汲父之憑一木而起。獨無恙。親黨益異之。年十三。從石

城李翰峯儀部受書。屢就郡邑試。輒高等。而獨不利督學使者。公下幃揣摩。靡間寒暑。年二十二。從訒齋公宦游金陵。而翰峯李公。亦起家戊午賢書。爲少宰海虞瞿文懿公、所器重、諸郎君皆北面受學。公以舊時立雪。得分半席焉。一時名士。若太史焦漪園。余幼峯、皆與公爲筆硯交、每設一難。竪一義。未嘗不反覆辯詰、若勁敵然。學成而歸。屬楚侗耿公。校士至松。郎拔補博士弟子。徐文貞公奇公卷。召見之曰。此眞古文。亦眞古人也。公素不好咏歌。或強屬之。則笑曰。丈夫既已屈首經生制義。當破除萬卷。與日本天青署。自有大用。何至刻畫宮、商。如歌兒啼鳥。供人調笑爲哉。于是益肆力于文章。其所譔著。于性命多所發明。而更佐以主氣之說。每入棘闈。日未晡而試草已削。洞心破的。語語出人意表。然竟以數奇罷免。丙戌秋。訒齋公捐館。公絕而復甦。哀毀骨立。鬻產以襄大事。退而與仲弟析箸。不問多寡。不計肥瘠。不告宗黨。不設盟言。內外皆稱其孝友。未五十。卽謝去青衿。放浪棋酒。與人處。廓落無他腸。有以機事挑。或語及時政

者。公卽引袖起曰。吾輩閒身。自分與草木同腐。幸不卽塡溝壑。惟宜逐鹿豕。課花鳥。一斟一酌。以點綴太平而已。何乃與人家國事。言者慚恧而止。性淳厚溫克。湛然如玉之在壺。故不肖者。遇之自愧形穢。而賢智者。就之更覺神淸。名宿重人。忘其爲寒士。農師野老。忘其爲名儒。至比之周元公。王徵君云。居恒好種植。蕃蘚盈庭。而最喜客至治酒。酒酣談笑。雜以詼諧。月白霜淸。不聽客去。是以產日挫。無何。而母夫人唐去世。公哀號一如訒齋公。每憑棺而慟曰。不肖子無狀。生不獲爲親捧檄。沾升斗祿。歿不能致千里客。封墓上碑。九原有知。何以覥顏人世。乃拮据經營。喪甫畢。而疾亦作矣。生平嗜古成癖。與仲弟士衡。情若友朋。至疾篤時。枕畔猶攤書。仲每過候。公必强起對奕。長君跪請不爲止。臨歿。翛然而逝。子二。皆俊爽豪士。而長君尤見重于大人先生。孫二。婚娶皆名族。人以公孝友傳家之報云。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嫺經術神阿熊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望見者如鷗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揄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貲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擩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

撫季弟孤侄。暱如良友。巧如導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爲噍讓。涕泣引諫。密祈改絃。七澤公廉于官。君鮮餘鏹。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强半質貸應之。否則。惘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矩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聞以雌黃堅白鳴。至于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無逐走于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構竹安齋。又構雨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閒中好。其詩清眞娟秀。倣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規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罍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時入東佘訪余。揚檢典墳。討論桂木。串且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穿君頰。旁墮二齒。君嘆曰。此宿業。勿剏之。投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

杖爲十八澗。挾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旃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匝歲。困肺疾。嗽嗑嗑。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歿于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偕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產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筯。則以遺眉道人爲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曹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槖耻而不使見窘容。神惗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蹤跡名場。三戰三北。雖兎注功名。而徵抱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聞廣寧破。岸幘絞衣。彎弧學射于山下。氣呑并州徤俠兒。而不意命脆蛛絲。蜕同蜩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戴顒。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枻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

化爲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盍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成書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拜三酹酒酒泣而後行

附

書陳稺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稺登之亾也栢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唐元徵董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稺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啓其書淚浹于睫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稺登入南雍新都許相國爲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士而獨愛重稺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

徐徵紘。涇上陳穉登也。徐公名宿。顧心降穉登。益其人豪似元龍。俠似孟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穉登走華亭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穉登亦欲謁文于弇洲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己丑。余與徐長孺。會葬于顧墓。因訪穉登。穉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鍵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埽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浣錡釜。而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昧爽上食。婦倉卒不能辦。爲易他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誚讓婦。伏地責無狀。哭不起。吾婦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累日。既而出饌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閒雜酒脯。枯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穉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穉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雨中薄暮。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穉登爲快。穉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黯默。既而燃燭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北游無所遇。顧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膽畧。有名將風。顧叔

時爲文選。恂恂如書生。閉門淸緊不通針芥。顧益卿司馬。時時以酒錢寄我。我得緩急人。且使者言遼陽黃鬚兒。皆折箭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馬蹄碌碌。惟有理人十丈塵耳。穉登時已大醉。復命浴。科頭坐余榻閒。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至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採詩艸奏余。一讀一笑。鬚眉奮張。臨別。復邀余贈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與穉登訣耶。穉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穉登壯旺有精魄尚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穉登賓至如歸。以穉登之年與才。心敵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豪士。酬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落卒不遇以死。其死又僅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穉登忠直孝友。能信于里族。里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穉登一言以爲解。生平視交情最眞。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侄禮最謹。顧司馬嘗折柬崑崙。招爲薊門游。崑崙行別。穉登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爲掩抑泣。下崑崙即時慷慨罷裝。顧司馬以不能致崑崙也。乃馳百金

爲王先生壽。天下聞而咸高之。今春崑崙以稱登病告余。以爲卽病不必死。未幾哭稱登訃矣。又未幾且哭王先生柩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涇陽兄弟皆歸臥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游者。如傲絃長孺皆先亡。卽許相國墓頭之艸。黃且隕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大抵人生如奕棋。遞生遞死遞合遞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卽旁觀亦爲之嘆息不已。嗟乎稱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己之痛而已哉。幸而可以不朽。吾稱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七終

3466164 v.12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眉公先生晩香堂小品卷之十八

雲間陳繼儒著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

傳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年餘。而余與之遇索笑軒。班坐堤上。日暮風起。白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慊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母詩若歌者衆。問之。皆曰伯霖有母。母之六十也。子女洗酌甚懽。而母忽嗚嗚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

像。具觴豆。先薦而後嘗之。賓客聞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舍而唁者途矣。孺人孫氏。錢塘江滸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工書筭。喜讀史。間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儉明慧。上下以諧。六年。遘內外之喪。產漸詘。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餉其槖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之。至是夫婦始相顧退息爲莵裘計老矣。而中州公視前。亦日開以止。客以壽公。公笑

曰。余之病而從方外游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間關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蛇謝。曰。嘻。婦職耳。此何足以佟君。君不見堦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丈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于當世。車騎填戶。孺人輒從屏幃間窗矚之。客滚滚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剪燈市酒。盡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弟綏拂纓

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游入則反面以盡釋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亡者孺人往往輔以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門人賢而思之謚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謚謚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子伯霖足母矣奚其謚

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越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謚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李母楊節婦傳

節婦楊氏青浦縣學生員李光初之配也其父爲中丞朋石公祖細林公稱名族少嫻于女憲甚有德音十八歸李君性剛介言笑不苟妯娌莊憚之啁李君曰新婦不曉事盍置副李君不爲動讀書山寺中風雨虀鹽晏如也戊戌應督學使試感寒歸楊氏初舉兒投兒李君懷而身則力疾藥裹閒揣色聽聲露禱請代李君竟不起楊氏號踊治喪陰挾利刄欲自殺遮止之不得忽斷一指投棺中哭仆地是時孤兒才

二十六日。熟驕老嫗衣袵間。嫗驚怖。頓足長號。兒墜地。賴寡姑急抱之。得活。食頃。楊氏始甦。己亥。葬李君于青浦故隴。奇寒裂膚。指斷處。猶痛不可忍。無何。子女病痘殤。楊氏裹血挫針。佐醫禱。費居恒屏跡一室。隣童村姆。汲漿索火。未嘗望見顏面。惟爲孤兒求智慧。禮觀音文。爲求延生。禮諸經懺。其宅巫覡見鬼人等。不敢闖入門限一步地。孤兒五歲喪祖。黽勉喪禮。兒爲宗長。漁其產垂盡。楊氏負孤兒對簿。哭而過市。兩訟庭。縣大夫憐之。事得解。而貧愈甚。勅孤兒出就

塾。余見之李先生坐隅。賞其奇頴。遂以女字之。稍長。從游于泖濵海畔。楊氏憂虞萬端。淚從腹中落。戊申歲惡。孤兒臥篤疾。楊氏營護始得痊。與幼女刺繡貿米飯兒。嘗絕粒。檢得敝桃中菉豆升許。煑糜。旋不忍下咽而止。己酉嫁女。丙辰。孤兒娶余女而楊氏逝久矣。初己酉除夕。楊氏色慘然。歎曰。未省明年此夕在何地。庚戌歲朝。受孤兒拜訖。出素履一輛授之。曰。未亡人將赴十二年前舊盟矣。孤兒心悸不自持。亟奔告寡姑。邀女兄弟競相勸慰。楊氏執孤兒手曰。誓不

食明年新。我志巳決。至八月。孤兒生月也。絕粒死。嗚呼奇哉。孤兒名大節。績學能文章。郡侯陶公。邑侯章公鮑公。學師熊公。嘗拔置第一。士論傳寫其文。以爲楊氏植孤之報。目前雖未遇。其志意卓犖。望而知爲鐵石奇男子也。夫臣殉君。婦殉夫。等節耳。然爲忠臣托孤易。爲節婦保孤難。彼其仗威靈。揭名號。收拾四方英雋豪傑。以爲忠義倡。而楊氏以孱婦抱孤兒。寒幙殘燈之與俱。畸形單影之與侶。斷指于十三年前。絕粒于十三年後。蓋女中之龍逢比干。伯夷叔齊也。若其保孤而孤立。則又加于忠臣一等矣。李之先有鍵齋翁。割心救母。操刀小廟中。血濺佛座下。世稱爲李孝子。惜不載青浦志。而楊氏之奇節。復使之泯泯無聞。非惟得罪于名教。且得罪于鬼神。余故作傳一通。藏之山中。采風者表墓旌廬。或亦有徵于斯焉。

錢母陸淑人傳

陸淑人者。　誥贈中大夫。山東右叅政。忠所錢公之配。宮允抑之。方伯康矦之母也。錢氏出表忠裔。元有修職郎國馮者。自臨安領嘉興侯。因家焉。尋析爲嘉善人。四傳爲邑庠生世華。其子蕚精于醫。纂醫海二百卷。蕚生炳。炳生貞。是曰栢峯公。中嘉靖丁酉鄉試。令尤溪。歷楊州汝寧二守。以廉吏稱。栢峯生心亭公吾仁。入太學。　贈叅政。娶曹　贈淑人。舉二丈夫子。長卽贈公。贈公自少醇謹。卓然以儀軌自居。及長議

婚。得長汀丞陸公女。十五來歸。保母趙媼。睨而嘆曰。新婦神明意審。矯矯遒上。異日襍幢褕翟中人也。既廟見。出朝尊章。調御上下。逡巡皆有方局。宗人不敢以年少目之矣。初裝遣廉薄。已叔姒盛孺人入門。絖綺相照。環珮之聲璆然。淑人處之晏如。盛產兒。外家具文襍錦綳。犀錢玉菓相屬。而淑人舉子。但率女奴治泉。以供湯餅客而已。然淑人待盛無間言。每事推掖之使前。調護甚力。贈公當析箸。探策得西第。輪奐方新。堅以遜其仲。而自處故居。稍稍漸理堂構。經營部署。悉出淑人手中。卽心亭翁嘗許葺治費。不忍索也。既居別宅。去曹太君僅百武。淑人起居不離側。老嫗小奚遺餉。趾相錯。數偵其所餐加損爲憂喜。太君常謬爲勇啖。以慰之。心亭翁病膈。贈公與淑人承嚮床第間。侍疾不解帶。治喪不勝衣。諱日生辰。饋奠飲泣。卽推及王舅姑。率子姓跽拜如禮。潔齋謹恪。說者謂其有詩禮薦洸采蘋之風。贈公性弘恕。不喜苛察。園丁有竊瓜者。家人有乘火攫金去而娶婦者。悉貰勿問。反好語囑之曰。無爲主母所知。而淑人則治家

嗃嗃。男女不比肩。寢興不失度。賞罰不僭約。卽夜半猶秉燭省視曰。雞鶩逸乎。犬飯乎。門牝闔乎。灶突爟火不息乎。則又呼其子而質之曰。而渴欲茗乎。而餒欲餅餌乎。而寒欲加袷乎。如是數四乃卽安。贈公遇荒施賑。遇疾施藥。衣食無告之人。瘞埋無主之骨。峻却祖姑比隣之產。贖史生鬻兒。撫任氏一門疫厲。沒而經紀其喪。入以告之淑人。淑人贊嘆從臾。惟力是視。不忍以拮据纖嗇謝也。贈公嘗笑曰。家秉有健婦。書種有佳兒。豈復褎縫掖。埋沒枯螢老蠹中哉。遂謝去公車。日以課子爲事。手錄古人格言警語。榜之屏障閒。諄諄以忠孝廉節相勸勉。淑人更以方嚴佐之。未辨色。蹴使與燭。垂跋趣再讀。鏟落浮華。封蔀混沌。凡一切大人游。少年塲。以及詩壇酒政之豪舉。非唯不使近。且不習也。文社有會。贈公拈題危坐。淑人走爨下。張具。繼以焚膏。未嘗敢告銑。賢師友過從。爲咄嗟立辦。皆豐腆。而約束二子。不過數臠肉。三浣衣。稍請更易。瞪目怒不許曰。孺子輩乃敢快意耶。康侯癸丑成進士。抑之登丙辰殿試第一。賀者傾城溷巷來

觀。淑人痛贈公不及見也。謝客拒筐篚。間有趨羶附熱者。禁勅勿與通。曰。先君子嚴義利。謹取予。處後守雌。素風如昔。若導之關說長吏。漁獵細民。吾家兒羞而不忍為也。嘗語仲子曰。汝司寇。無以三尺法弃人于丹書。語伯子曰。汝史氏。無以七寸管殲人于青史。二子退而識之。康侯欽恤三輔。多所平反。抑之修神廟實錄。不輕置衮鉞一字。翳惟淑人有紳訓焉。贈公玉立自晳。方頤豐下。與人交。溫洽詳緩。觸之不怒。挑之不爭。不乘急減值。不小惠市名。客有負債者。歸其券。有負心者。則俛而笑曰。此宿世事也。笑而貸之。邑大夫謝公。嚴以老更之禮。一往輒不赴。栽梧種菊。顏其堂曰。清鑒。更自號閒棲居士。日與仲弟衛慕公出入。飲食必與俱。怡怡如也。淑人待外家。無私假私與。待兩婦。無左袒右袒。質明而起。操作如壯時。勸之盡少休。嘆曰。惟懷與安實敗名。季文子之母。樂羊子之妻。何人哉。晚年戒殺。好竺乾先生之言。彌留時。命眷屬環念大悲觀音者數千聲。氣體香潔。柔和如生。雖不學佛。故是學佛作家。然巫覡師尼。及見鬼人等。

則門庭剷跡矣。抑之名士升。康侯名士。晉海內號稱兩錢。比于眉山二蘇。金華二陸云。

陳子曰。贈公戊申前逝。淑人優游祿養。幾十五年。抑之康侯。似可少釋終天之憾。而語次輒泣不自勝。曰。吾于兩親有至痛。先公手抄六籍百家言授。以句讀。若望以名世。而不聞兩兒南宮報。一痛也。臚傳首選。遠近識一面者。皆爲額手。而淑人追念先公。反爲之喜極而悲。欷嘘罷飲。一痛也。兄弟晝遊京輦。擬以板輿迎母來。重去家不可強。一痛也。士升艱子。淑人禱禳以祈多男。今舉兩雄。長者娶婦。裹青襟。次者讀書已上口矣。而母與先公。曾否對笑地下乎。一痛也。弟代北門守。兄乞南陔養。而晉有疆埸之役。母大憂。已觸璫啖幾叵測。母聞之。又大怖。一痛也。今主聖清時。禍本頓拔。兩兄弟方將式歌且舞。以薦膝前太平之觴。而母不我待。一痛也。六痛塡膺。九原誰告。所恃以不朽吾親者。在志表傳。朱少師錢宗伯。業已憐而許之矣。兩公袞而史。子布衣而史。敢稽首載拜以請。是故陳子不辭爲之傳。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烋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纍葉簪紱。多淸人賢胄。永州公與劉太公术。同舉于鄉。媼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威縣令七年。裝不滿四十金。旣捐館。盎中衰。按察公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貴。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婭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綵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蹴躤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歎。曰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

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委蛇起居諸姊姒人人解頤贊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加詈罰每病熾昏瞀干嘔頭眩不得愉淑人幸袒衣膚裏相屬掖臥起跬步不離側且晚上食無敢平面視中褁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谿官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粤官黔更官豫章淑人奉太君于家嘗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曾一本起廣中公在事轉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甘淑人曰吾矙其生平蹇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葢恭儉吉德人也即置虎穴中無死法況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轂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扃牙署日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吏啗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錄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香不點歸槖曰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笑家居門風醇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藿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甘旁媵亦不

復少有異同。寢室中木榻絺帷。卽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悁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勑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埏。太學世坊。孝廉世敎。而埏坊皆前夭。淑人哺其孤雛。成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歿。各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頫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宦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矚屏幕閒。有項。綦縞入門。單率如寠婦。問之。卽劉家錢淑人也。僕御熟視拚口笑。怪其疎質。而沈宜人憮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埏。南京刑部主事　覃恩。復從公階進今封。

陳子曰。吾讀孝廉之狀按察公也。其庾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褏輕袿。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檢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

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闔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婁柳下惠之妻何人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附外傳

唐李公子傳（并序）

余下第歸。抱幽憂之疾。以道書淘汰之。心猛氣深。强抑不下。乃搜讀稗官家。得李公子傳。唐書言鄴侯之子繁。不甚賢。今公子頗有奇韵。想繁之兄弟行也。但不知爲鄴侯第幾子耳。錄之左方。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

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饍。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于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揚。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勅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歎息曰。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顛笑閒。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

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鷺翿。曰春荑。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荑善鑒古器。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鷺翿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襍聲。其地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挹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問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馬。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歛。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

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于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覷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巵。瞠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韵。公子謝不能。曰。項困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笑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質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笑。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舡適

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罍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鷁瓦鬲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絹綃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酩酊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遶以梅花五六十里深秋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以堂廡其正中

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劒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沉浮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哭褖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馬。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穿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令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纑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

父鄰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女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范牧之外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畧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宣。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復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顧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熒。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于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媿肉動。毛孔蝟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恒單衫白袷。着平頭弁。與諸少

年頡頏而游。游遇豪貴人。牧之矢抑唯諾。陽嗛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志。客非韻。斥問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往薄來。故雜賓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閶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烝。射爲長虹。羞作湎淟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鵠。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荅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俱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擊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

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于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章筆之腧糜付之尸祝無煩撿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擿觖捃摭之過近于文致使僕不能含生于覆載强息于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旣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爲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身左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儘鬻賣杜爲賈婦牧之佯諾陰使人贋爲山西賈得之以藏于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牧之病肺疢牧之旣死杜生勑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閒雜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心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碁楸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瀾中巳復飈起紫衣裙半摺復轉踕閨而生沓然沒矣余聞牧之事光祿公泰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姬何哉漢高項羽英雄

絕世劒鋒淬人眼不爲眨乃心銷神枯終不能斷虞戚之愛夫二公賴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倔强老卒龍準公一村亭翁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眞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者得無老氏所謂勇于敢則殺者歟定盟且誓永焉勿諼沉恨幽疑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蠡首倡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挑達半臥粉黛中以老君于牧之則諱姓于蠡則諱名垂二千年而合爲范牧之也嗚呼然歟否歟

贊曰余與牧之子必宜遊生駒俊鶻抑何其似牧之也必宜入國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恥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宜少孤心不能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敎哉夫曾子于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擇也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艷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閶。習吳語。遂善吳歈。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雛手。陳歿。撫于楊媼。媼奇嚴。課書課綉課彈棊紗。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詒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媼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幸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即膺。形于咏嘆。一日遇張聖淸于秀林山之卮雲館。羣碎滿

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床旁無轉矚掠鬟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攜入竹嶼花溪遄作新弄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止堪與鬍頭奴大腹長鬣賈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者久之明日遂合鏡于舟次焉于時溽暑晝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橈別渚疎簾清簟縈繞茶烟翠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人韻事即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媟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世之想自慚絆縛不能掣韝奮飛今昵君串珠纓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宿羽流螢實聞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送別青溪注盼踶音屆指歸信竝爾杳然

及重九言旋而幽姸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腰減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余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死。郎不顧。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覘。幽姸開緘捧藥。涕泗汍瀾。嫗亮恐。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姸典簪珥。賂侍兒屬桃葉渡閔老。作字以達意馬。扃鐍斗室。不見一人。即王孫貴游剝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媼卞怒益甚。撾詈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

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偵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嫗。無得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逡逡如女士。且覘宜男。勿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强起薰香澣衣。劈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畧大義。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眞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號喃喃。手口頻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柏几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于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

過爲情痴。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傴大人新宅不祥。盍移就郡醫療之。歲偪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惙惙喘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搥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歛。延僧修懺。撤葷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衾裯間。食寢必祝。祝必啼。啼曰。吾欲採不死藥。乞返魂香。起幽妍于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綉之。倩畫師寫照百回。而未必[illegible]也。何如徵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龕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涼影。颯如有人。晝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于此乎。古有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義娼。糾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于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者。少判在鳳窠羣。鴛鴦牒中。豈死于情哉。死于數也。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通

之死乎不死矣

眉公先生晚香小品卷之十八終

3466165 v.13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九

雲間 陳繼儒著

記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剏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馬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跡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

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于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密托德宗于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叅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胥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遁。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巳酉。督學侍御楊公廷筠。訪其事于松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繼儒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

絕。自明自晦。豈惟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錮禁何異。

異日

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亾是公而已乎。古者愛羊及烏。存大體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況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盼饗相屬。夫寧不歆。于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蠲吉鳩工。莊嚴廟貌。祟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函墀滌。祭毖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儒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公曰。異哉此舉。昔者

高皇帝以夏變夷。

文皇帝以叔代姪。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縗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而投之井。此古今

一大慘也。

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孑遺所在。前有

賞後有誅跼天蹐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即有好義弔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欝也今
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冢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蹌蹌歌斯哭斯　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與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　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仗義共

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于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于禁網濶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噫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頓首而爲之記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萬曆甲寅武陵楊公以御史奉　命理兩浙鹽筴下車武林首謁于忠肅公墓下嘆曰浙中伍大夫岳武穆與公鼎立而三而公祠宇如陋巷矮屋無論謁者傴僂几筵有如公肅儀擁從出入廟中詎此一丸土能容數百萬風車雲馬乎於是捐俸命仁和令喬君鳩聚工料式增廓之而此祠巋然遂成湖上偉觀公屬陳子碑而記之大抵忠臣爲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死然後有豪傑之敢不惜名然後有聖賢之悶

黃河之排山倒海。是其敢也。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悶也。昔者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召勤王之師。虜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遏趙王會澠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由前言之。公爲宋之目夷。由後言之。公不爲廉頗。王旦何也。

嗚呼。

茂陵之立而復廢。廢而復當立。誰不知之。公之識。豈出王直李佩朱英下。又豈出鍾同章綸下。葢公相時度勢。有不當言。有不必言者。當

裕陵在虜。茂陵在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宋高。戰不可。和不可。無一而可爲制虜地也。此不當言也。裕陵旣返。見濟薨。郕王病。天人攸歸。非裕陵而誰。又非茂陵而誰。明率百官朝請復辟。直以遵晦待耳。此不必言也。若徐有貞曹石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劫局。非遲局。乃縱橫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盍去諸。嗚呼。公何可去也公在則　裕陵安。而

茂陵亦安。若公諍之而公去之。則南宮之錮。後不將燭影斧聲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昭乎。公雖欲調郕王之兄弟。而實密護吾君之父子。乃知回鑾公功也。其他日得以復辟。公功也。復儲。亦公功也。人能見所見。而不能見所不見。能見者。豪傑之敵。不見者。聖賢之悶。敢于任死。而悶於暴名。公眞古大臣之用心也哉。竊嘗謂

裕陵之返國。

高皇帝不殺元順帝之報也。天生于忠肅以衛社稷。

高皇帝廟祀余闕之報也。然忠肅以讒死。報何居。夫使公功成身退。老死故鄉。亦郭汾陽李西平等耳。鐲鏤之劒賜。而胥濤泣。風波之獄搆。而岳廟尊。迎立外藩之寃酷。而于墓慘。公至是一腔熱血。始眞有灑處矣。迄今湖山之上。古塚纍纍。身死名滅。不可勝計。而東西往來于公之廟門者。登故壠。掃枯松。禁樵牧。哭英雄。又非獨侍御楊公一人而已。特侍御倡俸修墓。毖勑楹宇。垂百年餘。而表章忠賢之典始備。是不可以無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萬曆甲辰。御史馬公奉　命按吳中。興賢軌俗。率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視榱棟。旁周門廡。咸摧圮不治。廼喟然慨嘆。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於是陶甓庀材。不半朞而告成。公十七代孫主奉太學生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子姓再拜。徵予文爲記。用副御史公表章先賢鉅典。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堀處一室

饘粥不贍進士解褐鬻馬徒步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捜庫絹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宅與其人轉盻俱盡即其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而更新之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酋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輕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旅食于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肯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太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旅舍宅建學有太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濬發道脉于濂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等乎御史特新公祠蓋推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

人而加禮于學校者過公之祠或尚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

用拙堂記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堂屬陳子記之陳子洛其義曰吾少而讀天下書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綬歸善倦藥裹不去善病治家人産善挫與人游未知其眉睫喉嗉胸臆間事善憒憒蓋世莫余拙也雖然吾道是也昔者杜子美之句若爲余設者陳子曰吾游于世而覺論語之爲異書也參之魯回之愚蓋三致意焉何者以其拙故也拙者以艮止以巽入以隨動以遯藏以謙始以泰終知此謂之至人而儇捷狡獪之

徙。顧反竊竊然笑之。庸詎知愚公之徙山。不如臥游之適也。陶長沙運甓。不如抱甕之安也。何晏之談麈。不如括囊之無咎也。石季倫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屢空也。謝康樂之挈裾捉席。不如籃輿之眞率也。夫巧者以爲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爲失而巧者亦未必得也。皆天也。鵲之巢而鳩奪之。蜂之釀而人甘之。然則巧勝乎。拙勝乎。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蝸升而枯。鸖譟而敗。雀掉而驚。鼠譎而獄。猿捷而射。人巧而禍。才賈忌。富賈怨。辯賈辱。宦賈讒。使人人而玄度若也。天下可以無事矣。故曰太沖若盈。大明若昧。大巧若拙。吾願與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傾海內名士。不索之記而索之陳子。其眞有用拙之意也夫。

占星堂記

唐元徵以萬曆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　上命秉桐圭竣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攜子弟婆娑闕門曰是錦衣朱幡廣晢而白者非昔唐氏澹窩先生之子也耶先生故長者有子矣間嘗憶往事嘉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鵬谷公安寢而夢有星岸然盤跚而走獨垂一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敕子魁碧睛朣朧朱髮葳蕤鵬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鼎黃耳金鉉占者曰金鉉印纍

纍也夫敕也爲先生名敕子而魁先生其有後後其居冉之首天官記曰魁去海岱以東北也魁旦建則指離其在丙乎時未舉元徵及元徵弱寇雖時名噪起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舊物一如占者言于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而屬記于不佞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雋者往往歸之讖符使匹夫匹婦震駭嘆羨以爲鬼神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寘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弟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

元徵之自爲占者盖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清虛面目嚴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秘讀人間未見之書必將盍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非苟而已也夫校讐則太乙星見繪字則十八星見此特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于元徵心上之斗杓而星翁曆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徵慎之哉昔于公之門馬

而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淡齋先生可謂善食其報矣顧所言鄙非吾黨所望元徵者元徵曰有官居與爲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厦千萬間蔭天下飢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余喜而爲作占星堂記

聚書樓記

聚書樓者盧陵郭筆峯先生誦讀處也先生有子章發公以邑令奏最第一贈先生文林郎又奉　覃恩贈南京吏科給事中而學者祀之督宗稱筆峯先生如故先生髫年補逢掖食餼十困棘圍三罝副榜晚以明經試　大廷例得郡邑博士竟謝歸初居荷溪再居新洲及慶嶺博綜古今典墳而尤好坐虎皮談易四方負笈者爭北面焉得弟子糈即以購書不能購則且借且錄且綴且補久之几案戶牖間皆箴銘

簡冊也。結樓三楹。題曰聚書樓。俯而讀。仰而思。遇有所得。輒吹燭書之。南面百城。殆無以易此樂矣。嘗考古今圖籍之富。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卷。唐麗正殿二十萬餘卷。宋崇文書院八萬卷。凡一切竹簡韋編靈文秘檢。或掌于宮人。或繕寫于五品之子弟。或精校于上袞。或懸官爵金帛。廣募于四方。四方有應有不應。而兵燹復出而兀之。不如民間之故家野老。猶有存十一于千百者。如廬陵郭氏是也。筆峯先生重然諾。謹取與。範俗類大丘。而不願市。獨行名。好吟類元亮堯夫。而不願市詩人名。獨其天性嗜古。鳩集異書。至不惜損衣縮食而聚之。玄泓在左。丹鉛在右。危坐孤樓。聲出金石。庭訓章發。公卓然巨儒循吏。大要從讀書得力中來。然莫敢取一縑一錢以獻。懼逢先生之怒也。先生家無長物。唯書在。亦無美宅脂田。惟聚書樓在。子孫有賢而文者。追維手澤。不忍付之碩鼠蠹魚饞腹中。會萃增補。當學鄭漁仲求書法。出入嚴可以保存。曝涼時可以持久。當如黃魯直珍書法。銓次精審。當學宋宣獻校讐法。老年窮經。當學劉貢甫

夾袋法快讀當學蘇子美下酒法至于舉子獵其辭吾獨聚其意舉子志科名吾獨志道德又當學筆峯先生課子法審若是郭氏之書種寧歲月筭數可既乎雖然書不厭多亦不厭少若欲誇籤軸之浩繁裝裹之華煥雖嘉則麗正崇文所藏亦復何益畢竟消歸自己括爲王佐儒宗之助則恕之一字謙之六爻論語之半部已覺其終身用之而有餘此又筆峯先生聚書之本意而郭氏子孫能旦暮誦讀于此樓書過半矣故諾章發公之請而爲之記

貞靜庵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于是擲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衣緇衣沿流導源甚則閨媛闔秀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釵金以布地剪纏錦以制幡貝葉蓮花蓋半屬優夷女道矣是庵所棲爲諸女眞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于樹端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寶地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爲大揔持爲大護法遂以

貞靜命庵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彫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后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撤無明之網探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定體而妄者以識風鼓之慾燄吹之勝劣頓烑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裡山河遷滅遷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眞苟能恖惟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蕋珠之宮兜率之院安知非是庵也耶昔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岳之巔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鸞者孰非昔日閨閤之淑女哉余故記之于此以俟他日庵中人道成梵笈金書與諸上眞共載其姓氏云

觀濠堂記

昔摩詰圖畫輞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討天機于逝者非止托心賞于泠然有美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爲山半簣鷗磯清淺花枝笑于鏡中雉堞參差人影行于樹杪壁月聯柳鳧鷺在汀停雲淡而無言芳草凄兮不斷四圍秀色翠籠薜荔之墻一道晴霞霜暈芙蓉之浦枯蘭吐蕙稿木蒸芝神仙于此樓居大夫從之賦作醉來刻竹清歌散渭畝之隂倦以據梧幽夢伏欝林之石夕

陽殿角蕉葉扇而鹿眠點雪鑪頭茶烟横而雀避紅亭客散碧芝風生門設不關簾鈎半上凭軒踞後猊之冉隱几披龍馬之文身侍羲皇地隣濠濮登斯堂也盍往觀乎魚鳥親人鬚眉可鑑謙而善下含哲士之虛心淨以納瑕得碩人之雅量淡成君子信爲王公進退近乎中庸安流類乎無競澄懷觀道何如世上之風波抱膝鼓琴聊爾胸中之丘壑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開渠古法也農天下之本農重則水田重水田重則泉流灌浸以育五穀而渠更重古有堰渠使有都水備使者則其官也置碓置碭置斗門則其規製也史渠白渠鄭國渠浚儀渠之類則治水者之成蹟也王介甫好興水利自熙寧三年至九年穿渠凡一萬七百有餘諸路鑿空應之多詭而少實吾朝重河不重渠行河使者歲縻水衡錢無筭而渠則委之郡邑長日有司者治之耳有司秦越視民强半掩耳掉臂去

郎遣椽相視畜泄啓閉與復之宜曾有幾人哉獨曲周邑大夫趙公則異是曲周者滏河繞城而曲周之故邑以得名其水去邑十二里自西北東漸近關之東隅稍北置閘導滏灌湟俄有漳水闌入之漳性剽疾而多濁石水常五斗泥非特淤閘行且城患故寧涸湟無敢通滏水者垂二十年滏水不通則鹽井苦澁之味無以解綆而食之往往得病趙大夫流覽慨嘆此水泉上腴而湮爲惡田汙池可乎乃乘築堤之役緣堤爲溝建二閘于漳所不到之處一截河一倚堤而滏水從此滿湟矣有青烏家過而相之曰此城外河內渠水望巽入文運其昌乎利一清流匝城魚鳥下上蒹葭采采荷葉田田利二有土可耕可稻有畦可灌可蔬利三避鹽井飲甘泉如去蟄而疾蘇如由否而冉潔利四上不關領詔書下不科配丁夫錢谷勸誘子來畚鍤雲集利五此數利者皆大夫閔閔皇皇朝不朝夕不夕經營擘畫以底于成厥績偉矣大夫父中丞叔太宰禀承家法不察察爲明而有大臣風骨在邑五年修學城城新壇壝剏社學兼置田

以助其歲饑而開渠特其善政之一耳陳子曰嗟無輕視渠也吾讀書喜搜僻事漢頡羹侯信嘗置一門三堰于舒城河渠書不載劉貢父爲廬州從事見此始表而出之魏築千金碣五龍渠立一石人若腹若東西脇皆有記其畧曰後當興工宜就西磧故書之于石以遺後賢古人不忍輕毀故渠并不欲掩作者之姓名蓋如此令曲周渠成雖趙大夫不伐功不市名而畜泄啓閉興復之故不可不以盡告後之人後之人約束而擁護之以無忘大夫之艱難雖往世名趙公渠可也故諸銓部劉公箋纂其始末而屬陳子爲之記鑱于代言之石大夫姓趙名徹昌號芝庭萬曆丙辰進士山東掖縣人

許公治青浦河工告成記

往東南三載旱潦。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典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于水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于是

天子顧太宰爲勑璽書　賜公。顧大司農爲辦水衡錢二十萬待公。顧大中丞直指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公至之日。即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

支者麗于田。而令溝澮洩且蓄焉。使旱不至于龜坼。而潦不至于皂脛之沒。幹母也。支子也。子母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于戊子之歲。而迄于庚寅。踐冰霜沐風雨。凡課督于三年。而經營于四郡之內者。即毫髮無遺力。故百姓踴躍以聽鼛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間嘗詢諸青浦鄧君。君爲余言公治河狀。公所濬艾祁橫瀝諸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于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莞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之帑藏。務爲節縮。上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世尸祝之業。舉青溪而他邑與郡可知也。蓋公往嘗奉

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

上爲賜黃金。遷僕卿矣。今徙而治吳。此何異一臠之炙。而烹之函牛之鼎哉。雖然余則嘆公之于是役也。有五難。漕雖鉅。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于諸賢。而仰成于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毖肩。之難一。

上重國本聰馬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敢愛內府之畜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請其半半則部使者扃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天子心動謗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群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薦飢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灾地不可以處衆寛之玩生急之釁起難四濬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否必冊報留臺以奏徼于朝難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惟簡書之不力是懼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之或有所梗而未必卒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念之勤苦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下不讟廣于收功而約于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上之于河急在北則借公于北急在南則徙公于南公之身如轆轤而其談笑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即往日佐漕小中蜚語而不得

縣者今竟白矣夫東南衣履天下爲朝廷外庫漕其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閭也尾閭淤欝雖有喉領將馬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余雖鄙不容無言稍倣太史遷河渠之遺以勸之石

許秘書園記

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絆于婚嫁則窘于勝具勝情于是葺園城市以代臥游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笑呶詈莫可誰何門不得堅扃主人翁不得高枕臥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濱莫若鄉居爲甚適吾友秘書許玄祐所居爲唐人陸龜蒙甪里其地多農舍漁村而饒于水水又最勝太公嘗遡地百畝蒐其前而後則樊瀦水種魚玄祐請甃石圍之太公笑曰土狹則水寬相去幾何久之手植柳皆婀娜縱横竹箭秀擢

荄牙蒲戟。與清霜白露相釆釆。大有秋思。玄祚乃始築梅花墅。賓墅而西。輦石爲島。峯巒巖岫。攢立水中。過杞菊齋。盤磴上躋眹閣。君家許玉斧邁。小字映也。磴皺分道。水脣露數石骨如沉如浮。如續如斷。躡足蹇渡。深不及踝。淺可漸裳。而浣香洞門見焉。峆岈岸崿。寂晴虢明。水風射人。有霜雹亂龍潛伏之氣。時飄花板。冉冉從石隙流出。衣裾皆天香矣。洞窮宛轉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酉洞。洞枕招爽亭。憩坐久之。徑漸夷。瀾光漸劈。苔石纍纍。嚙波吞浪。曰錦淙灘。指顧隔水外。修廊曲折。宛然紫蜺素虹。渴而下飲。逶迤北行。有亭三角曰在澗。所謂秋歛半簾月。春餘一面花是也。由在澗緣堦而登。濃陰密篠。蔥蒨糢糊中。巧嵌轉翠亭。下亭投眹閣。下東達雙扉。向隔水望見修廊曲折。方自此始。余榜曰流影廊。窈窕朱闌。步步多異趣。碧落亭。踞廊面西。西山煙樹。撲墮檐尾几上。子瞻與元章。欲結楊許碧落之游。楊爲楊羲。許爲許邁。亭義取此。碧落亭南曲數十武。雪一龕以祀維摩居士。由維摩菴。又四五十武。有渡月梁。梁有亭。亭可候

月空明瀲灧縠紋輪漪若數百斛碎珠流走氷壺水晶盤飛躍不定渡梁入得閑堂閎爽弘敞檻外石臺廣可一畝餘虛白不受纖塵清凉不受暑氣每有四方名勝客來集此堂歌舞遞進觴詠間作酒香墨綵淋漓跌宕紅綃于錦瑟之傍鼓五撾雞三號主不聽客出客亦不忍拂袖歸也堂之西北結竟觀居前楹奉天竺古先生循觀臨水浮紅渡渡北樓閣以藏秘書更入爲鶴蘂蝶寢游客不得跡矣得閑堂之東流小亭踞其側曰滌硯亭逶迤而東則湛華閣摩于羣木之表下瞰蓮沼沼匝長堤而垂楊修竹茭蒲菱芡芙蓉之屬至此益紛披輻輳堤之東南陰森處小縛園蕉鷗鷺鳧鷖若作寓公于此中旅坐不肯去此中桃霞蓮露繢繡綺錯而一片澄泓蕭瑟之景獨此寫出江南秋故曰滴秋庵者王太史游香山欲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陂隰盡田荷花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采蓮詞出沒于青蘋碧浪之間可以終老今玄祐不妄想而坐得之又且登閣四眺遠望吳門水如練山如黛風帆如飛鳥市聲簇簇如蜂屯蟻

聚。而主人安然不出里門。部署山水。朝絲暮竹。有侍兒歌吹聲。左絃右誦。有諸子讀書聲。飲一杯。拈一詩。舞一掉沿洄而遡之上。留雲借月之章。批給月支花之券。袍笏以拜石丈。絃索以謝花神。此有子之白樂天。無譎貶之李賛皇。而不寫生綃。不立粉本之郭恕先。趙伯駒之圖畫也。秘書未老。園日涉。石日默。魚鳥日聚。花木日爛熳。篇章詞翰日異而歲不同。余且做甪里先生藤轎豹席。筆床茶灶。叩君之園而訪焉。相與唱和如皮陸故事。玄祐能采杞菊以飽我否。

游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墻。花間菜畦。綰結相錯。如綉。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蓊然。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銜筵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藂中。以藏鈎輸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

又如孤猿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卮脯爲壽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騈爲十九榼十一酒七八壺觴酒屈輿信花醉客醒方苦缾罍相恥忽城頭以長緶縋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前士時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鐘言笑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髩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已昔陶徵君

以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眞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后。花下數日。問便爾成蹊。苐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后能復幾人。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梅花樓記

玉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于寂也。惟園居在季孟閒耳。然王氏之弇山桃城中朝瞰暎門遊屐麐集。即主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於曠閒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衆也寧獨。與其謀于市也。寧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横漭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柳陰翳。小池上梅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横屈曲。排簷而上。其幹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

石。范子謂吾見梅多矣。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老衲。攤虎皮。爇猊鼎。倚樓而歌之。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廸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拏嫌鬬于廣莫之野。攫瓜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勝。庶凡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冉足耳。范子樓既成。于是廣蒔霞桃芙蓉來禽之屬。以暎帶之池加闊。竹加徙。梅之爲覩日闊以敞。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甞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僧爲游客所困。至析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爾相韻者。古今梅花之知己。僅得林逋君復。迄三百年而有范子。范子于此中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幄。依微獨立于瞻香蹤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日抱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星渚。短笛悠悠。有巍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共報梅花吐

一枝以候我

虎丘三泉亭記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爲崇山峻嶺綿爲蔓壑枝峯散爲飛泉噴瀑多使人心胆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獨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嶢聳刻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又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泠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

與故人父老。觴咏其上。斟泉瀹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竈鳬猶應依此。文定夔。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大夫醵金考室。復祠公于劒池之南。崔瀾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樂也。祠北恰枕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冏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剗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脉疏。穿壁高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嶙峋隙縫間。禪窟懸崖。經聲曳于樹杪。石梁浮澗。苔紋繡于水中。周之以曲廊。扞之以闌楯。游者逡巡玩流。憑三泉亭而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即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冏卿司理。始搜剔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劒。屏侍衛。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疏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閩閣建兒。盡發魚腸三千試舞于鉄花巖畔。生公說法。何徧講經。遠道士放崔。陸桑苧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

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罔卿笑曰。眉道人是語。快不可言。即文定當爲解。願請筆而記之。

飽菜軒記

吳長卿官灤州刺史。僅六月。當遼左軍興。悉索敝賦莫能支。以彊直節省得罪去。移倅楚德安郡。郡圃蕭然。構新齋三五楹。讀書其中。餘地種菜。鮮魚甘膴。壹似野叟田庚之挈挈灌畦者。陳子聞而高之曰。吳子貧矣。倦矣。長卿曰。人生衣食裁足。已厚幸。又薄有官俸。以供俯仰。不謂貧。新齋適成。客贈花。贈隺。贈數種書。門生問字。剪霜莖烟甲。共享之。不謂倦。昔韓晉公一吏。寘司勅主人間食料。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

而有權位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村幾何此鬼神所不甚吝飛而食肉者所不暇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含菽范斷虀周顒之早韭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莧即聖賢豪傑皆然況吾儕何人而敢望五侯鯖郎官鱠乎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于王者李贊皇丹砂寶玉雜投截羹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至罨入五欲甕中幾老死不得出二公有知悔不作飽菜軒主人耳長卿才甚奇書甚博胸中甲兵甚富而能性安藿食若將終身頗得遷吏吏隱之樂玄德謂張桓侯云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徵道人生壙記

修徵姓王。廣陵人。自幼有潔癖。書癖。山水癖。自傷七歲父見背。致飄落無所依。眉嫵閒常有恨色。已奉竺乾古先生之教。刺血寫小品經。閒讀班馬孫吳書。人莫得而狎視也。嘗行靈隱寺門。見白猿坐樹端。追之展翅疾飛去。包園夜半。有兩炬炷射窗縫上。諦視之虎也。修徵挑燈吟自若。其詩詞娟秀幽妍。與李清照朱淑眞相上下。至於排調品題。頗能壓倒一座。客慕翰墨者。輻輳案前。如農訴水旱。修徵攢肩應之。擲筆

出避西子湖。避鄧尉山。避廣陵。壽獲兄。指其父埋骨處。仆地哭失聲。延僧作水陸道場。凡十五日以薦父靈。笥中綺繻環瑱。隨手立盡矣。修微飯蔬衣布。綽約類藐姑仙。筆床茶竈。短棹逍遙。類天隨子。謁玉樞于太和。參憨公于廬阜。登高臨深。飄忽數千里。智能衛足。膽可包身。獨往獨來。布帆無恙。既歸。出楚游稿示余。氷雪淨其聰明。雲霞汰其粉澤。挹名山大川之助乎。脩微曰。自今伊始。請懺從前綺語障。買山湖上。穿容棺之墟。茆屋藤床。長伴老母。豈復問王孫草。劉郎桃。蘇小小同心松栢哉。予曰。今君才貌兩艷。人間所罕。出世之盟。將無太早。修微曰。嘻。是何言。孔雀金翠。始春而生。四月而凋。與花蕚相衰榮。每欲山栖。必先擇置尾之地。然後止焉。然禁中綴之以爲帚。蠻中采之以爲翣。甚有烹而爲脯爲腊者。色可常保乎。鸚鵡馴擾慧利。洞曉言詞。官家奇愛之。或教詩文。或授佛號。而未免閉于金籠。搏于鷙鳥。則韻語又何常恃乎。予歎曰。常情仕諱歸。年諱老。而修微少不諱夭。夭不諱墓。昔者淵明自祭。樂天自銘。司空圖引乎時故交。

痛飲生壙中。三君子以後。鮮有嗣續高風者。修微達視死生。如晝夜寒暑之序。女史乎。女俠乎。一變至道矣。生壙成。諸名士爲彈孔雀經一卷。供鸚鵡舍利十餘粒。并穴置其詩稿百餘言。眉道人爲之記。

附碑記

浙督學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孫子長先生督學浙中。皆推爲人天師。徵中蜚語。旋請歸。臺使者駭歎。堅留之。將疏聞於　朝。而先生接浙行矣。行之日。士民挽轍攀帷。尾送渡江不忍別。既別猶戀戀不忍釋。諸懐乃謀俎豆先生於專祠。以志永永。王子陽云。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余則曰。士者悍而不可勝。慧而不可欺也。孫先生何以得此於士民哉。先生嘗爲吳興掌故。又以戶曹郎推

擇出守杭。愷弟廉明。強半與越人習。習公者。聞督學命下。喜見鬚眉。已又搖手相戒曰。孫公天下正人也。勿私謁。勿以非禮干。干之如捫數千尋鐵壁耳。先生下車後。其諷察加詳。而言笑顧眄亦加峻。諸生有五人連名。入溷郡邑長吏者黜。有赤舄華裾。格五博六。浮浪少年場。睥睨狹邪徑者黜。有自詭名豪健俠。談孫吳鬼谷。妄引非聖之書者黜。有挾權要之關說。倚書史之掉弄者黜。其他挺辭權貴。痛絕郵筒。大索神姦。窮搜弊竇。自先生以及郡邑之長。不唯同心。而且苦心。不唯無遺術。而且無遺力。夏冉燭妖。秦圖照膽。無加於先生矣。彼言者何爲哉。先生權稅滸墅。曾倚五千金助餉。上疏委宛不側。後人以此思清。清可知也。太守謝客有署門之詞云。齋頭脫粟。詎可留賓。嶺上白雲。豈堪持贈。簿書鞅掌。不能代湖山而稱主人。闤闠蕭條。不敢朘膏脂以供顏面。客蹕之。多及門叱馭而返。以此思嚴。嚴可知也。先生唯清嚴。故無欲。無欲故無情。無情故聞謗能無辯。去留等於閃電。譽誹付之飄風。迄今含沙鬼矢。不能秋毫有加於先生。而

俎豆尸祝於行後者則。士民如出一口。越君子之言曰。吾聞學者通利則思師。說義則稱師。說不稱師。命之曰叛。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昔季償等二百七十餘人。有詣朝乞留陽城者。漢諸生千餘人。有陳元上書追訟歐陽歙。平原禮震年十七。願乞殺身自代者。古弟子不忍叛背其師乃如此。今孫先生文章典麗。局度宏雅。衡鑒精微。清如水。執法如山。而突然牴巇於無端風影之口。吾等豎儒。上愧禦侮之子路。下慙城歙之門人。所恃藉手以報師者。唯有捧土築宮。生祠先生於西湖耳。初先生艱嗣。士民走群望祝之多男。壽舉雄。先生笑曰。吾子生武林。武林人亦吾赤子矣。第守郡肫肫。如慈父。視學則教戒肅括。凜凜如嚴師。既稱得士心。又稱得大體。悅斯服。服斯感。感斯憤。憤則不平之氣。與不忍別之情。心口約結而不得宣。其在代言之石乎。故建祠淨慈寺西。特揭貞珉。以志先生去思。而徵陳子爲之記。

戸部長玉錢公滸墅關生祠碑記

陳子耕白石山中有客稽首以碑請余釋耒而問曰何碑曰以碑錢公余曰錢公榷滸墅有廉名尸而祝之固宜三挍之士五方之民而醵金捧土琢碑無異詞何也荅曰昔之關使者通商惠民公爲關使者通商救荒雖司榷實司命也禮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請專祀公以志去思可乎甲子公以司徒郎入滸墅時方仲夏霖雨徹旬月不休米粟翔踴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扃廩以規數倍息飢者偃於

途。悍者掠於市。聲聞遠近。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吳越且蠢蠢思動。公曰。吳越腹也。滸墅咽喉也。喉一梗。雖有粟。腹得而食諸。於是刻木張諭。懸於蕪湖京口之間。遠商有販粟入境者。免料一尺以招徠之。土商有販粟出疆者。給郵符以護持之。吳撫牒至者。全蠲之。浙撫牒至者。半蠲之。他郡縣牒則衷之。所蠲不知幾何緡矣。去無譏訶。來無盤驗。粟舟不待召而集。粟價不待壓而平。而公猶未已也。飛章以控朝貴。酒滌以勸兩臺。請賑請蠲。請改折。請設粥糜。又請官遊度關者。遮下湘楚豫章之粟。而公猶未已也。捐七百金以賑饑民。又捐三百金以賑寒士。而公猶未已也。減市價之三。平糶千五百石粟。分給常熟太倉長吳諸邑。復核本關上下凡三十里。窮而無告者。按月計戶。全活不勝計。且欲與守土諸賢。盡裁關稅。共濟時艱。而籲天無從。惟有仰屋嘆耳。至於征商免量料。免耗羨。免農庄。免鬻蔬販豕。免市民貿易之貨。免回空之檢詰。免牙儈之供應。免冗役之詐冒。免訟牒之勾攝。免時值之抑勒。嚼蘖飲冰。加意節縮。修濆塘。

修奎星文昌閣修周濂溪尹和靖諸祠嘉與諸文學立社授飡談說經術北面皈依者津津矣一切善政視前使則加密視穰歲則加寛關政荒政遞相灌輸於其間公之言曰救荒非權責也然司徒事也在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散財次薄征舍禁去譏遂居其二令目擊非常之重災而恐以局外委之膜外置之乎與其藉苗櫛髮剝商以自肥毋寧通商以起溝中之瘠與其筐篚餽牽媚貴人游客毋寧以此活餓殍而杜亂萌公識甚卓公心甚慈而亦甚苦行且驅車往矣今年自春徂夏雨霈霈復不休菽麥糜爛士民牽衣而啼如兒索乳如母顧兒公一朝挈付後人懐抱中度饑飽何如哉公少年高第脂膏不染能早透義利關米粟流行又能度億萬姓於人鬼關闢吏如此事事皆可楷模雖司權實司命雖司命實導師故德公者不忍釋然于公之去巳遠近走相告特築專祠於五達之衢塑繪公像薦之清泉且徵陳子碑其文以告繼公而來者

松董漕方且心遺愛碑記

郡丞且心方公。由壺關令。移劇洪洞。其異績載在百政錄。庚戌。業已下尺一徵公。需次爲臺諫。會有洱公于當路者。出丞吾松。洪洞百餘人。走京師上疏攀留。訴太宰輿前。不報。明年公董漕入都。洪洞人猶尚在。當除夕醵錢。刑羊豕獻公。公麾之。曉諭數四乃散去。其爲人思慕若此。已下車松郡。旋領漕事。漕竣。拜南司農郎。而松之思慕公。不啻洪洞也。則相與奏牒鹽臺楊公。公特命樹碑鍾賈山之道左。是地也。軍民漕

艦之所必經華青送迎之所必駐里道均耳目集斯民之畏壘鄉乎諸紳裾父老屬記于陳子陳子嘆曰江南之俗凡司理邑大夫被徵者道有碑像有祠蓋感與羶俱焉若方公而繫去後思其三代直道之遺哉公治行最高而處公郡丞則最屈非有輕去其官之心則將更絃而鼓善刀而藏猾猾焉以刻日待遷而已何知漕事卽漕事繭者厭其煩文者厭其俗弛肩掉臂而去之已大幸又誰肯爲百姓必然之畫者乎而公獨否否蓋國家之漕有二軍漕以儲九大鎮也民漕以儲六宮百執事也等王土也獨江南五郡之民走三千里外轉二十一萬四千八百石之粟此于役最煩等郡丞也獨公轄五十八艦粟四萬餘石此于江南丞最苦何也有丞名而無丞實有漕害而無漕利故也公每論及此輒慷慨任曰孔子敘政曰食曰兵曰信而食先之唐關中時斗米千錢韓滉運百萬斛入朝德宗與太子動色相賀則漕豈細事哉漕弊久爲民困惟弊端清自君子弊孔塞諸小人而轉漕始稱便耳故事漕額水脚之費每艦八百餘金

邑上之漕大夫漕大夫以次分之鄉賦長公曰此邑事也檄使盡散之毫髮不以染指度所却恒例不下二千餘金此便于在家者一故事民漕苦軍橫苦暴關公力請之當事軍不敢虐民關不敢苛稅不查驗不車運而吾松超爲首帮矣此便于在途者二故事內官監與局庫倉塲誅求無厭而公挺身先之或轉相居間耗贈比他艦獨輕交納比他郡獨易其便于在京者三而公不止是也公堂有禁公費有禁交際雜儀有禁胥隷橫索有禁即筆楮薪蔬之屬絕不煩之鄉賦長民便公因便漕漕法一變即漕大夫之故省亦爲之一變矣公非爲是皦皦也葢北運之難獨五郡知之海內不知也獨漕民知之即五郡士大夫不知也獨漕運丞知之即他丞不知也以不可知之役而加之以不可期之程風濤不可測之險與公私不可貲之費非公設身虛地推心置腹于諸苦中漕其能濟乎公頓途既久往往不給或轉貸故人甚則典衣鎔帶童僕不堪其憂而公畧無感慨不自怡之色且曰人情不甚遠諸役人家豈盡腴即父母妻子

之慮。豈盡慹然。其勞苦當百倍我耶。衆聞之。皆感動泣下。而公又著爲感動要畧。凡苦不能盡言。言不能盡竟者。燦然筆之于書謂即此是眞學問。即此是眞利濟。即此是眞忠愛。雖舍清華而就冷署。舍冷署而就水濱。甘之矣。噫。公眞聖賢豪傑之用心也。誠廉吏也歟哉。公文章高古。酷類荀管。所著有心問。皆先賢所不經道。暇則與文學子弟揚確古今。人甚懷之。治郡攝青邑篆。聽訟徵賦皆有惠政。而漕爲大。故書其大者。張之道左。自公漕後。邑侯與漕大夫。皆相約却恒例不取一錢。公剏之也。則碑去思。宜自公始。

青浦賀令君景瞻公去思碑記

青浦創邑以來賢大夫可指數而無若獲鹿賀公品最眞聲實最著主計者儻拜刑曹郎老稚走相告詫謂無天公率諸生拜祭海忠介祠而別攀帷縶車者追送及數百里外公何以得此于青人哉青之始邑也華亭上海割其厥壤之最下下者蕞爲邑其本原業已瘠弱他復從而漁獵之貌雖類中邑而元氣索然稿矣吾鄉宦于朝者特推擇賀公來公下車甫病瘥又追於朝

天之期。不輕見短長。已覲畢還邑。精采百倍曩時。且倍於東諸侯之最有聲者。老稚喜可知也。公早起坐堂皇。左右卻立案側。屏息堦下。鮮有抱不急之牘溷公押署者。訟牒即屬本訟人刻日追呼。不遣悍隸。聽其束身自詣即止。徵比錢穀。不煩鞭箠。能如期如額即止。編審十年里排。不設公正。主戶役。客戶貼。銷其貧無衣食者。使無困即止。監司臺使者至。不浚民膏血以飾廚傳供帳。苐不失禮。不得罪即止。士大夫往來獻酬。不令喜。不令怒即止。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爲程其秕文高下。使虛往實歸即止。漕粟官民屯。悉貯於倉。粟糅雜責在民耗。抑勒。責在軍。不分左右袒。軍與民兩平則止。其他縣尉而下。肅括惟謹。無敢輕用非刑者。輕繫囹圄者。輕出白票市物。及勾攝人者。而上下晏如矣。曾見公兩年以來。有片紙隻艇下村落乎。有胥隸徵索豚蹄斗酒乎。有累日積旬。匍匐訟庭乎。有破碎大家乎。有械縛单戶乎。有宵人奸轚笑乎。有博徒嚚飲。惡少年舞于市乎。有子襟私請恩澤乎。有兵將訴餉非時乎。上官以峻檄下。公勿怖。顯

要以甘言嘗公勿受吾愛我喁吾用我法操眞實心行眞實事而青邑號稱治平且以其暇修樓櫓葺橋梁以及海忠介祠又以其暇撰史論搜剔古人之心腸以洗開士子之眼目公精神何其整暇而青邑之元氣何其休養而生息也以青邑醴泉治狀合爲卓異誰不以銓曹臺省望公而公竟擢刑曹去公論爲憤懣不平而公功名甚淡意色甚夷顧瞻邑士民號啼攀戀之情獨有不恐遽釋然于懷者而青士民豈能頃刻遂釋公哉公瀕行之日不取青谿一錢一練至貧不能治裝老稚嘖嘖奇之及問其尊人爲繕郎董兩宮之役所省金錢一百五十三萬餘特與執政中貴挺左其官而乃知公之宦不求捷徑廉不市清名蓋本之鳳山先生家教然也故樂而記諸能言之不以志去思并以爲後之司土者告焉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十九終

3466166 v.14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眉公先生晩香堂小品卷之二十

雲間陳繼儒著

祭文

祭荊石王相公文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諤諤。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尚薄。時與辰玉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于再戰。而余則決意乎蓬藿。丙戌辰玉別余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盍歸乎來。相與逍遙從楊許于碧落。公聞而

笑。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鶴。戊子領解。辰
玉向亭。余遁自若。旣而辰玉且譽且誹。且戰且却。乃
寄書戲余爲李文靖。而公亦嘆余之不爲名縛。辛丑
辰玉上第。馳　詔故鄉。金羈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
之有托。何期冢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靑天
之忽散爲氷霰。而春花之竟隕爲秋籜。晚而司馬再
相。召命入洛。人以爲慶。予以爲愕。未幾不祥之事。與
不解之詬。遂彌天而大作。昔者登龍。今者羅雀。余再
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躭躭之饞嚼。然而
心本無他。豪傑所覺。積霧浮陰。漸解漸駁。而公已騎
箕尾而游冥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于
帝心。羽翼定于
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度。獨其門無四知
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郄。不人才牢籠。不
名譽雕琢。殘花數畦。枯棊數着。公自諒機心機事之
盡忘。人亦訝世情世法之太畧。而不知者猶猜其退
而營進。坦而藏鍔。老而强飯。病而不藥。及今蓋棺而
果信公邯鄲之夢。絕不及于平津之閣。嗚呼寃哉。嗚

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望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摧殘。人以謠諑。門祚凋謝。子孫单弱。三者一無憑焉。豈月盈必虧。果碩必剝。咷不共笑。齒不並角。卽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古今。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闕茫茫。坐視爲虐。鬼神憒憒。似復相詭。物情三變。劫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壑。尚饗。

祭三高士文

辛丑歲。三月十六日。檇李人宋旭。支杖來自天馬山之東麓。同里人宋茂觀。陳繼儒。衲子蓮如。慧解。摘溪毛。沽村醪。并陳所藏廉夫鐵冠。拜奠于三高先生之墓曰。嗚呼。衆墓纍纍。埋山塞谷。先生之宮。尚衛樵牧。來奠一觴。春草空綠。異代知已。慰而幽獨。

祭馮烈婦文

余拜檇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憩讀易而客復有以新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恒易也夫易之咸而必繼之以恒者何也咸爲艮兌少男少女夫婦之卦也故恒之六二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偕老最爲吉祥善事若馮烈婦二十三而自縊殉夫恐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恒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蔑有烈婦不幸而得恒之正耳烈婦嫁裔道貧且病病且就殉

非夫子凶乎。夫死于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于六月辛丑。從一而終。非恒其德貞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爲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袞孝秀爭爲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戚戚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恒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恒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尚饗。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魁面引鏡。或剺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旨。非外迫豪强。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愍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嗣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昺在。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狥夫爲

重等死耳溺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穀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嫗竈婢以縊死勸節婦此若以蘓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即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死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既不覬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峯若首陽三泖若娥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薇奠一觴非止爲閨閫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愼無負七尺之鬚眉而茂百代之綱常也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命于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纑。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煢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檇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葢嘆而悲之。夫禮義之鄉。虔必有奇節。而委巷寠人婦。或閫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寠人婦也。夫亡爇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掖之堅不死。數日翁與姑將强嫁之。烈婦伏刀自剄不死。傳以藥。手摯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屍。鄰里父母縶其髮屍上。椎

詈之不聽出。業訟之官。天暑。烈婦不得歛。吾友賀伯闇聞而義焉。身詣巷中問其事。事核。爲解諭。呼翁姑來。釋小姑去。凡紀綱徽櫶幕旐悉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爲文以祭。且醵金卜壤瘞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檇李自二百年來。節婦湮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輓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眞有幸有不幸哉。語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愚婦之死生。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殁爲神明。則轉爲男子。將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知。將無再世更生爲孝子忠臣。湯火唯命。不可知。將無生他方。吏于故鄉爲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灾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闒吏。檇李至今羞稱之。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報檇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某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尚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貧賤

格不得旌者縷縷。追述其年歲日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宛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報樵李又多矣。豈必徼靈于烈婦之身后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下玷丹書。上汙青史。彼何人哉。死而死矣。嗚呼尚享。

祭陸君羽文

既托戒僧虔。作佛事。以資冥福。復設素祭清酌。爲位而哭告于明故文素先生君羽陸兄之靈曰。嗚呼君羽其遂已耶。當君羽病時。則賴長公飲哺護將。執手殷勤。當其殁時。則賴長公紀綱後事。含歛櫬衾。當其藁葬。則賴長公鼓吹旐旌。辭別國門。傷哉。吾曹病不藥。死不臨。除夕之辰。又不能素車白馬。爲君執紼而前行。嗚呼痛哉。君相岸偉。修髯便腹。貴宜邁族。而報不讐。讀君度遲緩。落落穆穆。老宜後富。而壽不登六。

三戰三北。家無脫粟。一字一絹。沒無尺幅。人孰無死。奪君太酷。人孰無死。出君太速。骨雖薦出。血猶附肉。族不及送。友不及哭。嗚呼痛哉。傷心慘目。君病瞑眩。兒死勿知。君若有知。當覓兒兒。夜臺寂寞。或哭或悲。其今存者。君可勿思。君羽孝友。吾曹所師。惟伯氏在。衣之食之。惟伯氏在。教之訓之。吾曹友生。愛何能爲。生死訣絕。盡此一卮。

祭潘司空文

具區天目。孕爲巨公。吳興甲閥。唯潘司空。司空治河。萬派朝宗。水走獰龍。堤亘長虹。玄圭不錫。赤舌相攻。凡三十載。埋沒膚功。孫曰客靜。年少英雄。爲祖暴寃。公論合從。原官全典。錫自九重。腁胝之勞。勒于鼎鐘。是客靜者。實推功首。伊誰哺之。產自吳母。吳裔冢卿。爲潘室婦。見素大人。則惟德耦。刀尺筥筐。虀鹽井臼。尊章上食。賓祭縮酒。撿括諸姬。部署家口。衆云母師。衆云畏友。大人倚之。如左右手。國香入夢。客靜代昌。

服官輦轂。世目麟鳳。伯非已出。愛等珪璋。且撫且教。無少低昂。兩雄玉立。肯構肯堂。大夫雖病。神氣殊强。書千萬卷。家八百桑。山園别墅。花滿新莊。出則陶輿。入則稽檜。顧謂孺人。晚樂未央。何期青鳥。迎歸帝鄉。某也聞訃。驚悼徬徨。欲操誄詞。稽首靈傍。二豎爲虐。伏枕支床。頃聞訛語。沸于探湯。吳興之市。不可以航。乃遣一介。薦此名香。寒雲凍月。淚滴爲霜。尚饗。

祭震野楊公文（代）

吳俗滔滔。江河斯決。中砥流波。仗我先哲。巍然二老。公與安節袁公。星隕。公若曉月。皤皤黃髮。是咨是疇。遂髦于荒。執政之羞。束帛于旌。我徂維求。三事夙夜。竚公莊猷。公亦皤然。爲余强起。司馬人龍。旋還故里。屢詔不赴。眉壽燕喜。古吳得歲。歲曰庚子。公躋大耋。上賜杖几。使者在門。酌酒及醴。獻老乞言。三祝而起。德薰鄙吝。身繫安危。衣冠劍佩。照耀里衢。香山洛社。舍公誰歸。枌榆相望。余擬肩隨。方春壽公。曾致

厥辭酌以大斗化而爲箕人生實難慶吊須臾嗚呼哀哉居鄉畏壘居官去思慎履無咎清德可師典言及此能不傷悲　朝樂輟奏市杵罷歛國論私情老淚如絲慶耶縮耶宜配公祠尚饗

祭黃葵陽少宗伯文（代）

歲在戊子北闈掄秀命公典考英雄入彀先子見材忝在舉首衆喜得人籍籍額手識者謂公諸葛之秤無重輕太尉之袒無左右而彈者謂宰相有兒將無澹臺善徑子羔善竇遂以激不測之天威而雷霆轟擊之太驟先文肅且辯且救請試請覆維時郎官之巡徼森嚴臺省之耳目輻湊先子臨文搦筆而就銳若新硎提如宿搆鑠金不成完璧依舊至是都人士始服主司之至公而公亦頓洗向來之浮謗抗疏歸

來自安梡嗽乆奪鳳凰之池懶學魚龍之闘荏苒十年乃屆辛丑先子叨大廷之一鳴未審公亦與聞乎九原否項者黃門次公慷慨陳奏
溫旨諭公所舉非謬位進秩宗贈邺孔厚發天子之
賜金肅有司之籩豆洞巷傾城攜老扶幼肩摩聚觀快未曾有龍章者穹碑馬鬣者故埠冥冥夜臺煌煌晝繡此雖伏孝子之上書實則逢
聖朙之在宥山峙水流天高地厚追昔感今淚滴石透嗚呼公也騎箕而上天先子亦排空而化斗痛矣夫伯牙與子期俱亡巳矣夫伯樂與騏驥皆朽獨有身後百年之定評差可開眼前一時之笑口盡爽如生歆此杯酒

祭范象先文

嗚呼。文正忠宣之裔凡五百年而發于光祿公兄弟。光祿之後。惟學憲長白公與兄耳。兄少孤。依母于陸中丞外家。長白敬事丘嫂。每見兄秀外慧中。奇愛之。奇憐之。恩斯勤斯。日望其長成以慰母心。以報父兄于地下。已長白公就贅吳門徐氏。轉隨而北。余附書老蒼頭名秀者視之燕邸。頗聊蕭不得意。余與兄語狀。兄尚少。黙然傷懷。俛而泣下。已聞策名賢能書。則喜見眉睫。舞蹈不自支。又得乙未南宮之報。則典質

書畫。買舟載牲醴告墓。醉數日而歸。曰。某煢煢孺子。叔氏實父我。實師我。自今以後。脫有不給。與意外不虞。決不恐。又手坐視。置范家一塊肉也。然兄自此愈恬和。愈檢括。進未嘗造請有司。而退亦未嘗得罪于閭師三老。鄉先達尊慈。母性嚴卞。呵詈交集。摘之踞則踞。賜之杖則杖。兄涕泣受之。不敢出挺語辯也。即有田廬槖裝。獨私諸愛女。兄談笑應之。不敢苛碎窮詰也。猝遇緩急。兄問之質庫。又轉而問之債家。黽勉有無。不秋毫怨懟也。已尊慈棄杯棬。則拮据治喪。上狀請旌母節。當事者疏聞于　朝。表厥宅里。又行求善地。徙笏林墓而合葬之。其所費雜沓不貲。而兄亦蕭然四壁矣。賴長白公憫其孝且賢。授之屋。授之田。授之歲餼。舉爲義庄主奉。而兄不以此自潤。且不欲屑屑苟且負叔氏恩。修忠列祠。修石湖文穆公祠。以長白公增助義田五百畝。建學憲祠。又曾托余請之孺初毛公刻文正集。刻忠宣集。毛公之去郡也。則徵余去思文。勒之穹碑。以酬表張之德。又刻文正公手書伯夷頌。爲玉暎堂帖。以永其傳。其種種行事。急先

務知大體。可謂范氏之功臣。而不意兄之遂病不起也。兄移居吳門。某嘗勸之曰。願兄以忠厚培祖德。以寬大調人心。兄唯唯謝教。而長白公亦愛兄憐兄更甚。瓜葛相依。肺腑相附。今中道舍之而去。有杯酒誰與驩。有心曲誰與謀。有啼笑痛癢誰與語。有巨細應酬誰與任。有桑榆晚景誰與娛。兄瞑乎不瞑乎。兄欲修范氏譜。刻石湖集。未就。長君未冠婚。未成立。學憲藍田之胎八月矣。行且得雄。而兄未及與湯餅之會。兄瞑乎。不瞑乎。若夫視錢財如糞土。視屋廬如傳舍。少無覬于尊慈。長無覬于叔氏。赤然一身。拍手一笑即有後事。後人學憲首肯之。心志之矣。兄何必悒悒于九泉哉。某故遣某兒再拜而告之。吾兄行將爲兄作傳。以不寢死生彌留之托。尚其歆承。引我卮酒。

祭汪侍峯文

語曰言無不酬德無不報此言人不相負也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天不相負也公客居吾松三十餘年人有以緩急告者告無不諾諾無不應應無不滿願而去如叩鐘必鳴呼谷必應不責劵不紀姓名歲月久則并其子母錢俱化爲子虛矣公不得索之故所貸者貸者唯唯詣門則閽人辟遇諸塗則障扇避甚有當面若不相識明知公之蕭條旅食出不能具舟車歸不能見妻子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

故也。吾嘗聞一二縉紳負公至千金。以宦貧不能償。身死不得償。其不貧不死者。似宜無辭以謝公。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公以此身家懸磬。進退觸藩。隱憂煎其中。窘迫攻其外。交游笑其旁。而病且歿矣。歿之日。一棺戢身。六親無倚。徒寄空櫬于郊墟壙野榛莽破寺之傍。嗚呼。人負公耶。公負人耶。公負天耶。天負公耶。公雖不言。諸君寧能無愧于胸中。公雖不起。諸君何以他日相見于地下。此余所以感慨唏噓。具壺漿率子弟而哭之。匪獨爲公哀。且哀吾松之交情太薄。而取與之太不分明也。嗚呼痛哉。尚饗。

眉公先生晩香堂小品卷之二十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十一

雲間陳繼儒著

疏

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乙卯年之六月九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旁翼小塔。櫨斗欄楯。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奔走駭嘆。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十一

雲間陳繼儒著

疏

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乙卯年之六月九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旁翼小塔。櫨斗欄楯。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奔走駭嘆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

六時諷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証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坐塔下專諷法華衆檀施舍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大寧海淨踴躍請曰若是二棊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掃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昱不可計量以花香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旃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古窖熟甎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花彌滿三日長于塔有石匣中爪髮髮引旋拳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欆櫚皆滿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羣燕共啣綉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連理

木。甘露降。開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栖巖寺塔有火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如水晶。其他病者能起。攣者能行。瞽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具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年間。虛空現塔否。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九峯自天目發源。而小崑山爲第一峯處。蓋天目之脉始露。由此一起一伏。自干將遷及于北固。而首尾盡矣。堪輿家謂九峰固龍也。其龍南窟海。而北宅泖。而龍首故不可無角。蓋一郡之文明皆係焉。小崑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隆慶時始廢。今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復舊勝。山在郡治乾隅。乾峯立而天門開。豈獨建赤霞之標。横白蜺之氣哉。余以僧是舉甚鉅。頗艱之。而僧謂童子聚沙成塔。談笑兒戲。皆有勝因。阿育

浮屠未立。其下遂聞鐘磬音。今崑山固其時也。于是因其請倡之。以作天人觀。

修李塔滙鐘樓疏

松郡方塔。瑞光發現。多與李塔滙寶塔。空中交映。如青白兩虹。父老兒童皆見之。今歲庚戌。郡邑大夫以方塔居巽方。命僧重修。而李塔之寶塔。亦復更新。此一奇也。李塔舊名延壽禪寺。里錢氏捨地。蓋始於宋嘉定六年。易額。則同知新昌州錢大信有記。蓋始於元至大中。凡四百餘載。而漸庵錢公。與子太史機山。倡修塔寺。又皆錢姓。此二奇也。傳聞二禪師。師弟師建超果。弟子建延壽。今超果王伯符爲政。而青蓮居

士助之延壽錢太史父子爲政而裕湖郡守佐之皆煥然一新頓復舊觀隱若兄弟名剎矣此三奇也三奇符合天人協贊獨李塔滙鐘樓且垂剎矣寺僧界虛發大誓願願支此樓并鑄法鐘庋于閣上夫天有號震以雷霆佛有號震以鏞鐘非特宣鬱警惰且于西方金位有虛空傳響金白水清之吉祥寓焉此堪輿家之微旨而寺僧之力請于檀那者其以是夫往歲饑郡邑設粥局于樓下雲來朱君實司之克殫厥心所活以萬計有紫芝二十餘本羅生堦除說者謂此寺當與雲來既已成進士願祖佛地而錢公又前爲之倡諸善信起而應之不日有朱甍碧瓦聲出雲烟林樾間者必左偏之鐘樓也樓成當倣金輪僧故事吟嘯此間得有佳句喜極撞鐘界虛上人其容我否

朱錬師募請道藏疏

余從弇州諸孫授經。勑圜丁日進道藏一函讀之。凡三年稍竟。其中符籙科儀烹煉居半。而兵法醫方老莊易僅得十之三。若天文星緯皆稱是。語錄稍稍而已。大都佛藏五千四十八卷。多而次之者也。道藏五千四十八卷。少而附之者也。其爲幽秘巨麗等也。余每欲山中結樓。分爲三楹。中庋儒書。旁列二藏。恨家貧不能具貲。而錬師朱玉陽。亦將縛茆溪上。募請道家言諷讀展禮。吾友周公美實贊輔之。昔王右軍謝

靈運。許旌陽楊羲共締碧落之游。所書黃庭陰符。爲歷代所實。若淵明之於陸修靜。子瞻之於葆光。倪元鎭之於張伯雨。塵尾杖頭。皆山澤逍遙之游。長生難老之事。今世爲浮屠禍福所劫。不復向玉宸案前。禮一瓣香。至問其絳蕳綠字。都付之亡。是公。即有舊藏。非飽老蠹。則轉授酒家。唐告身僅博一醉而已。余以爲釋道宜並扶。不當有左右袒。若使各募法寶。焚香披玩。雖不敢希冲舉飛拔之術。然清虛靖深。以無欲治心。以無事治國。抑亦有識度者之所不能廢也。公美今之王謝楊許也。試以齒牙間片語。作刀圭雲脊笙鶴。去人不遠矣。

遷三茅眞君文疏

余嘗厭世俗喧沓每欲黃冠白璧相與蜉蝣于沙青水碧之間招柳絲之丈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寒霜踏歌明月豈不甚快願言斯盟同志者寡每思古人如茅仲初兄弟舉家修煉共入名山句曲青松華陽瑤草至今有丹鑪泉井及遺像存焉四方士女願匍匐而從于茅峯之麓者至今如鴈行蟻附也道里頗遙水陸跋涉貧士或困于餱粮老人至艱于杖屨往往臥對白雲空占紫氣而已今城中舊有眞君法堂

在廟中之東廡。金銀黃碧。宛然茅峰之像。雖天池一隅。不足當地肺之諸勝。四方長者若欲瞻謁祈禱則不必擊槳牽車從事數百里之外。而此固可一褰衣相就也。但像居樓下。所處卑褻。而四方賢豪扶短筇。著高屐。以登斯樓者每爲悚顏禁足而返。故道士龔君欲徙而上之。仰簪星辰。俯瞰城闕。浮埃不到。聖馭可招。庶几所謂神仙好樓居者耶。不然。溷處上尊罪。垢不小。既非龔君奉傳香火之意。亦非諸長者永壽祈福之初心也。況龔君修髯玉骨。有山猿野雀之致。又余之所雅信。而許與之爲雲朋霞友者。是以喜助其事。而願樂爲之疏。

重修馬者寺疏

經有六波羅密。而布施居其一。經云。施一椽一棟。皆能長養功德。滋培福慧。吾松珠林寶剎。相錯如綉。然皆蹲峙闤闠。枕臥田野。不便游覽。馬者倚城東之勝。自古衲老宿。往往挂錫于此。四方白衣居士。亦無不携瓢提笠。負琴挾杖。以從事馬。寺門清幽。溪樹層映。而殿廡廊屋之下。暮鴉灌木。秋幢燈火。非空非色。與水田城草。低回上下。益闤闠田野之勝。合併四出。若爲茲寺左提而右挈之者。今厇落石圮。鼠號鳥啼。世

尊菩薩。俱爲顰蹙。吾黨幸生閻浮。若能喜捨一絲一粟。無論他生廣種福田。即今日所以護持樓葺之意。亦可謂載錫之光矣。

馬者寺募化月米疏

馬者爲古刹。佛事極盛。兩年歲儉。僧貧。雖鼓鐘香火。未嘗斷絕。然綉幡寶座之間。往往鳥啼鼠立矣。茲者悟空上人。愍然悲涕。思欲一振祖家之式微。而以主持自領。曰願得居士長者。歲給米一石。月支米一斗。其不能者。歲給五斗。月支五升矣。月支一斗。則一日所施捨者。不過三合三勺耳。月支五升。則一日所施捨者。不過一合六勺半耳。歲總之。月分之。出之不驟。納之不驚。與之不吝。取之不貪。庶乎其可以久長也。

今人修福禳災日屠牛羊猪狗之毛血以佞淫祀之饞鬼雖床頭甕盎中一二殘粟亦傾盡無餘者孰若轉而禮佛禮僧香花燈燭常饒三寶冥福往來定然不可思議矣且城市赴應僧多茹葷飲酒而馬者自尊宿以至小沙彌皆清淨齋素衆皆見之然則長者今日之舉亦非唐捐功德也語曰請自隗始

題泊如上人疏

洞庭諸峯在震澤中微烟窈水如在世外故眞人隱士往往息躬于此自泊如上衲爲東湖住持勤修爲衆面墅種花洗石延客四方名僧聞而游焉每每結夏過臘至有老不出山者顧山中課橙橘辦櫻筍爲稅不能聚穫儲粟作客僧供不得不仰藉四方長者余貧亦撥斗盎鼠餘之糧應之但恐他日扁舟出胥口訪之鷗背鷺頂之間却又分諸僧數日供矣如何如何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說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因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消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戒行緇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善者頓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卽此一念非目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高皇帝云佛說因果所以助帝王刑賞之不及此殿

是已遠近檀那幸相與助成之

募寫華嚴經疏

南禪了因上人發大弘願願沐心手親書華嚴八十一卷以三載竣業昔人以佛寶難遇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不恤身命願畢此念今上人以龍藏之文欲募寫以鎮山門以希開悟則諸長者爲之左右使紙墨應手如水映月如鏡應象可知也因地下種累刼不差世世生生同轉法輪游華嚴海矣苐居士尚有一問禿管未握文彩未彰處從何下手速道速道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十二

雲間陳繼儒著

題跋

牡丹亭題詞

吾朝楊用修長於論詞而不嫻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于南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刱爲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一經王山陰批評撥動髑髏之根塵提出傀儡之啼笑關漢卿高則誠曾遇如此知音否張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十二

雲間陳繼儒著

題跋

牡丹亭題詞

吾朝楊用修長於論詞而不嫺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于南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剏爲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一經王山陰批評撥動髑髏之根塵提出傀儡之啼笑關漢卿高則誠曾遇如此知音否張

新建相國嘗語湯臨川云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臯比何渠出濂洛關閩下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將無爲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某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某講情張公無以應夫乾坤首載乎易鄭衛不删於詩非情也乎哉不若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矣情覺索情情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矣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善談名理者其孰能與于斯張長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觀大丈夫七尺腰領畢竟罨殺五慾甕中臨川有靈未免叫屈

花史題詞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重花外。設土牆竹床。及三教書。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獨生負花癖。每當二分前後。日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櫛沐。客笑曰。眉道人命帶桃花。余笑曰。乃花帶驛馬星耳。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韻事。當與農書種樹書並傳。讀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長世。披荊畚礫。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卿相灌園。又可以避

世。可以玩世也。但飛而食肉者。不略諳此味耳。

情種題詞

甬東王先生有言。文莫妙於天。其靈在空。其韻在雪。其變幻不可測在雲。余謂青城之巔。雪可萬年者。凝而作絳。黃海之雲可。籠而贈客。則人所仰而習覩者。未始不至神也。師宜官謂能作方丈字者。方可縮而書蠻觸之榜。是故古有應眞。擲一瓢渡海。特游戲神通耳。余小友秋士。素有雋才。醉歌黃崔。笑指青霞。風氣日上。是散人懷矣。騷屑諸吟。霏霏如珠玉屑。架學區中。飛才甸外。自當不受俗眼相白耳。顧高樓懷怨。

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秋士有情。亦何以消此恨也。情種一編。一語入情。萬劫不灰。快讀臨風。碧雲明月侵人矣。暇則當以薛濤浣花紙。李廷珪鹿角隃麋。司空圖松枝筆。從石骨水瀟。枯藤細草間。每書一則。應勝神仙赤文綠字多也。秋士家海上。與三神山相近。他日臥百尺樓頭。挂瓢於樹。仰視飛雲。吹玉尺八。爲白雪之歌。墨光射斗。然後合掌向維摩居士。請爲秋士下一轉語。

素位編題詞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枝贈人。即以與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艶。予嘗笑此乃閨閣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緣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籍幾盡。惜哉。棄爾濃艶多矣。予不韻。附庸而與

之游三三子忘其醜也而思以吾言爲寇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徙毛更隹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余之文其徙而下乎

題顧仲方詞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綉虎之才入爲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束錦交先生片言片楮往往爲寶時因杯酒間忽動鄉國之想乃請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頓豁而身游于小桃弱柳隊中至于詠物闘情各抒才韵繪擬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渺蓋由其餘膏剩馥便能鼓吹詞場遞傳千古譜風流者舍仲方吾誰與歸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

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幛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題永康十景畫冊

余嘗欲紙衣鐵杖。訪包羽明於永康。羽明寄書止余曰。僕吏隱此中三十年。心腸面目如故。且與陳使君有函蓋之合。道人安穩無恙。無煩渡江。使君明如鏡。介如石。清如水。穀登而訟稀。士馴而民靖。古人有詩云。縣官無一事。蝴蝶飛上堦。使君近之矣。生平鮮他嗜。偶逗空青翠微中。獨往獨來。獨歌獨嘯。似欲遐鶱騰踔而去者。無奈爲職業所束。則掉頭轉睫。無一日不在磨背鳥毳上也。羽明乃徵名手。摹繪永康十景。

以贈使君。使君試一展玩之。不杖不屐。入桃花壁。不舟不車。入青松廬。不瓢不銚。飛瀑濺巢。不絲不肉。啼鳥滿屋。葢寸管方幅間。全領烟霞。平分風月。勝於坐馳臥遊遠矣。昔子瞻謂蘄黃之間多異人。其最所心折者。無若方山子陳季常。每相見岐亭時。多和汁字詩。季常遂爲戒殺。里人化之。至有不食肉者。今羽明夙具素心。而使君復歌惠政。今之永康。其即昔日之岐亭耶。羽明曰。余何敢望坡仙。若陳使君。當是季常復生。眞所謂蘄黃異人也。置之佳山水中不愧矣。

題高保山詩畫册

黃大夫佐松郡三載餘。將吏士民畏而懷之。蹻踔卓異聲爲諸矦冠。而公時時笑曰。吾飽此中蓴鱸。輒思故鄉薇蕨不置。葢吾與太史兄。非特昆弟。實兩道伴也。倘得反初服。相與飲泉於亭中。習靜於軒上。或召故時父老。于水雲深處。榕可蔭。荔可食。芙蓉藕花可紉而佩。其他一切譽誹菀枯。笑啼嗔喜。悉付之塞翁之馬。漆園之蝶而已。兄負聖賢豪傑之畧度。不堅臥此中。而吾且代兄灌園。姑私一壑以自秘。如否否者。

青松白石且聞而嘲我。至是仲冬。始慨然挂冠歸矣。當路慰留數四。士紳攀輓者。相屬于道。清風高尚。當于傳賀監中求之。而公又得異人。秘傳長生之術。從此不爐不扇。吐納數年。則高保山又如崆峒箕潁。並傳于後世。其爲騷人墨客所傳咏。尚不止此也。故題其後以送之。

題瑤池春永帖

鄉賢俞新宇先生。以循吏封配楊氏爲安人。蓋都水郎南濱公之女。魏國公之女甥。名士孝直之母也。治家課子。極有德音。癸亥七旬。遠近牛酒羔鴈塡戶外。堅謝不納。而紳裾以詩歌庀觴者。則命小史錄而藏焉。是帖所以刻也。吾郡未有創者。創自薛更生始。余謂是帖。宜屬衛夫人書。捉美人金錯刀。劖織女支機石。麻姑煖酒。董雙成炙玉笙而歌之。乃大快。孝直曰。某姆氏何敢望此。諸公詩擲地皆有金石聲。奏之安

人傳之子姓足稱俞氏天球河圖矣敢不稽首以拜不交之賜

岐陽志跋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昔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一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一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與信公主降裴垍後降裴頡三降楊敷寧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笑

一也。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巹。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且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眞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竝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敕斜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壽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眞。如壽春。如萬

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徵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馬。當是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廻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内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忭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荅。縣主婚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笑八也。公主甍。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笑十也。嗚呼。唐之亾也晚矣哉。武曌猖狂。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岐陽志後。使讀者一併按焉。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蓏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艴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全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求。是爲眞修。以此度衆生。各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修。是爲眞度。請問眞者何佛。修者何人。求者何物。度者何人。試向父母未生前。胞胎未立。姓氏未安時。此向何處修。何處求。却說甚眞不眞也。陳眉公曰。請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日夜疑作一團。橫天塞地。如子胥報仇。如仲尼聞韶。專心一路。食息無暇。覺此心與境。永不相離。如鳥投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迴。此理無

憑。全憑了念。如此人天眼目。榜樣分明。規繩具在。放杖入門。又增一段光彩也。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玄宰書養生論。多帶褚河南楊凝式筆意。與東坡別一門庭。東坡數寫數本。今不盡傳。人間所見。乃贈羅浮導師者。意其人亦山澤列仙之流也。延伯磊落奇男子。近聞結廬廬山。所談皆不死無生之學。即石髓石室書。神明且當授之。何況此卷。稽叔夜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似於此道猶有望崖之嘆。余毎云。英雄退步即神仙。似此不過吾曹等閑事。延伯眞其人也。

題周僕射像

太常寅陽徐公。旣爲名卿。旋念親老。上書還里中。晏坐焚香。絕不問戶外事。客有見嬈者。夷然不以屑意。曰。伯仁有言。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因繪伯仁像。懸之齋中。而公意更有廣于顗者。曰。天下大矣。自古賢愚貴賤。其一時相去若甚遠。而轉睫彈指之間。往往皆化爲飄風游塵。而不可得。夫至於不可得。而後知曩者經營較量。恩仇嗔喜。孰非夢中分别影事哉。此適足以資達人之嗢噱耳。且天下亦何所

置分別也。造化之理。有桃李則必有蒺藜。有鳳麟則必有梟獍。有五色卿雲。則必有十日黃霧。有君子則必有小人。如欲人擲而事汰之。無論支離窘束。勢且至于困而不可繼。而于雅量毋乃傷乎。故子輿氏之三自反。眞不如顏子之一不較。若顗之僅容數百人。抑又狹矣。太常爲語余者如此。公性質淡泊。與物無競。操不繫之舟。策獨後之馬。終日與人交。見者不知其爲太常。且不知其爲盛德有道長者也。公爲文貞家孫。文貞歷事兩朝。前分宜而容其濁。後新鄭而容其橫。皆休休以度勝者。而公薰習祖德爲最深。故生平未嘗設谿谷町畦之行以加人。而人亦不忍以機智欺公。凡世之一切賢愚順逆。飄焉野馬之觸于前。海鷗蘋葉之適相浮游。而莫之涉也。夫容人者有機心。則爲範圍。有倣心。則爲不恭。惟處之以無我。而應之以無所事。斯非太常之容德歟。太常淸譽滿朝。天下莫不拭公一出。以拯文貞未竟之緒。則東坡所謂此中容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太常公足當矣。于是題數語于僕射像以歸之。而述公之志如此。

跋乞松詩

西生上人乞松詩。自法相至玉岑山門。補松二三里耳。吾嘗訪西生於法相小軒。修竹萬个。青入簡編。今又栽松夾道。使人曳笻行歌。入門看竹。出門看松。此一段蕭洒風光。皆從西生筆頭上乞來。吾嘗聞之。無松種松。有松護松。松如新嬰兒。我如晬盤湯餅客。詩則錦裍繡褓。吉祥賀章也。誓令此松穉且長。長且壯。壯且作垂髯翁。共作歲寒老友。當自今日始。西生試以吾言求之。必有爲十八公。作大喜捨大護法者。請

鋤破白雲以待之。

汪次公傳跋

今海內好言任俠。而新安爲甚。捐金赴然諾。自其風氣然也。余謂俠客如雷霆。惟善人君子如和風甘雨。其次公之謂哉。次公寔行紀于上帝。後福種于後人。夫豈沾沾市德市名者。有俠客。可以醫鄉愿之媚態。有善人君子。又可以醫俠客之雄心。此玄宰壽爲次公作傳。非獨爲汪氏。其救世之意深矣。

題五會圖䟦

癸丑四月。讀書東洞庭之翠峯山房。得良友二。則王黍父明高兄弟。松影泉聲間。以香茗消之。一日出此五會圖相眎。余檢得元美司寇。吳中往哲像贊。辱蓮儒書之。以補五圖之後。夫同官之忌。往往出于同鄉。其生也與魑魅爭光。其沒也與草木同腐。何如五先生以勳德名位。全始全終。則平日道義切磋之助也。黍父兄弟每訪余。所談皆先世家訓。垂百年餘。而文恪題名記若新。若他素封子弟袖中之簡。能辨此一

蠹楮否若蔡甫兄弟眞可謂王謝舊家家雖貧出入必偕其篤尚友于可想見文恪之門風耳

題董宗伯手書家告䟦

宋制告與勑多兼給高宗詔文武官自大夫正任觀察以上始命辭給告餘則令吏具抄降勑而已唐最重告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詔張九齡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疋餘官二百疋其愛重如此顏魯公太子少師依前充禮儀使勑牒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不他屬也大宗伯玄宰董公德首四科學綜六藝神考㧞之中秘

光廟擢之講帷。今
皇帝追念甘盤。累登禁近。八座正席。三代疏榮。雅知
譽命之方新。猶歎遁思之甚久。歷按差次。遷除告勅。其升沉歲月。大約可覩矣。公七十一時。手書數通。用以發皇祖德。對揚
王庥。而家孫貢士庭則請礱石而傳之。此公碑版中第一烜赫之書也。昔包宗禮藏熙陵告詞。則孝肅公十五代孫。歐陽齊藏慶曆知諫院官告。則文忠公十四代孫。今庭能流通見在之祖跡。不待數世。而家謨國寶。煥然揭日月而行。聲價幾與顏魯公自書告等。豈必商伯乙冑。周淮父卣。乃足以傳之無窮哉。賢者必有後。庭之謂矣。

題談箋

成化間。上海有彝庵談公。晩年號墅翁。官至少司空。有子曰東石公。與陸子淵齊名。同文衡山辟以疾不仕。居家著作甚富。毓翰墨。自造側理。海内名爲談箋。其孫華峯。尚能守其秘傳。變化數種。砑光賦膚。學士大夫購之。即澄心堂無以過也。華峯自幼戒殺。誦太上篇。夢神人摩頂曰。汝事親孝。立心忠正。加壽二紀。與余交。愿愨有古格。近刻海滬堂。乃公手摹成帖。吾[illegible]與談道云。

跋姚平仲小傳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后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

跋節傳後

忠孝節義。人道之大綱。半李有斷指投棺之節。母比泛常家兒不同。臥薪甞膽。斷虀晝粥。一日是兩日。顯親揚名。乃半李事也。

題卷

溫飛卿本名岐。宰相彥博裔。好爲側艷弦吹之音。湖陰曲。已刻金荃集中。此卷是其手筆。有字學。又有字性。直與顏平原抗行。當時溫李齊名。法書苑載義山不載飛卿。幸不幸如此。善卷汪先生携此見示。始知老米晚年一變宿習。益發脈于溫飛卿也。

附引

快雪堂歲寒盟引

沈司馬純父先生。撿衛人綱。代興藝苑。文章節義。朝野震之。解印歸田。性虓蕭蔺。樂愷墳素。以刷心覔。居貞脆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庭之疑。披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綴接。則二三文人逸民而巳。丙午窮冬。款余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生軼以醴酒。佐之永言。非執正督世之談。則死生之交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既而一變成贚。三爵

[illegible]九集維歲月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笑曰昔人論詩如玉盒函蓋須句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庶幾近之盍記姓氏以矢勿諼爾時司馬倡韻屬和則方叔殷子叔祥姚子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重慶堂詩冊小引（代）

蓋聞高堂九仞曾參北向而悲積粟萬鍾季路南游永嘆人間之三樂罕遇故子姓之重慶難遭有美德門適臻純嘏其唯舒公乎在中丞鐵豸觸邪秋霜飛于白簡在太史金馬待詔宵火借以青藜丹轂朱輪鳳儀兩代華簪素髮燕喜一堂紫霧飛來五福已備青芝至止萬壽無疆惟子及孫披宮衣而戲綵還童反老澠內酒以傳觴山有不周獨陟壽山之峻嶺世多缺陷早逢住世之完人鑄藥千年將與猿寉竝筭

享親五冉。登日鷄豚逮存者耶。是舉也。于公爲家祥。于帝爲國瑞。于太平爲盛事。于後世爲美談。諸兄弟欲頌晝錦之榮。子大夫宜借夜光之重。某欣逢異數。叨遇通家。剪葉分珪。未及把漿于北斗。夢花無筆。恐難賡韻于南山。故敢邀珠玉于大方。載歌載咏。不揣置糠粃于首簡。播之揚之。

詩集小引

癸丑春王十日。看梅玄墓。回棹虎丘。讀諸君子聯舟泛月之詠。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俊矣快矣。險矣奇矣。當其靜也。閒門古寺。甘冷淡于折脚鐺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山下。天涯兄弟。偶墜有情之痴。秾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立。紅粧成輪。置筆投杯。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會眉道人艷而傳之。載詩如左。

[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ROC ·

3466167 v.15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十三

雲間陳繼儒著

書

荅錢抑之太史

自吾兄天韭輒有索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山澤老人不當通輦下之信。非分當爾。即懶性亦爾爾也。賴兄眼中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諭寺貞書無暇。此時豈能終日終夜。鑽破故紙堆中。嘗記得少時徐文貞云。學

而時習之何義斷以不敢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即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眞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文見送者如送贈河南撫按何事是急如送陝西撫按何事是急即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眞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國軸之變幻家鄉之紛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郎鬼神造化奈何不得況目前餘子哉

與唐柳所太史

故鄉旱潦如循環然弟有天幸得脫于玄武朱雀之腹異哉陳郎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焦矣但往歲禾頭短于鳧頸今年田壞斥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飢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息躬荒園隱居教授自是小河汾第以此身宅于貞人烈女之地未免按轡徐行不能恣縱耳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徼兄之文爲壽弟涼德無他長顧我翁

之婆娑鄉社。晚年所甘。舍肉而藿。是人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笑吾黨之隱樸。請兄一言掃之。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究及第乎。足下歌朱鳫。僕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鹿著書。弟不據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僕不禮繡佛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掛四時毳衲乎。足下高車。僕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僕不有雞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無擊卓噴飯。笑我爲不知漢大也。海孺君乃足下之故師。伯子以三寸舌爲弟子師。凜凜有志節。今來矣。仰視足下爲古人。幸勿令此君炊玉餐桂。因鬼見帝。

上王相公救荒書

近來天變異常。滛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以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知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于旱。而今歲之水。有甚于嘉靖四十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爲澤國。旱尚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即如旱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雜作經營。可以易米而食。薙草伐木可以

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若或斷絕。披簑戴笠。備添衣食奔走之勞。恐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于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尚緩。風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于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擊舟楫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本而救餘喘。今不

後。適值其時。卽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欲播穀復政。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東鄉之花荳。花荳化爲朽枝矣。所恃者諸鄉之瓜菜。瓜菜沒于草莽矣。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淫雨不休。泥土易敗。築于此。潰于彼矣。成于尺。敗于丈矣。況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苕霅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脛。則尚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

其耒耜桔槔之暇以從事于絲枲杼軸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岸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尚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能出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强者不爲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願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 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枵腹之徒哀哀露處之衆可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强支吾以俟朝廷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桑梓之變必至臥不貼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 聖君而其調停委曲則在閣下若少緩時日 聖誕長封在邇地方災異疏不得上如待 聖誕開届而後發旨則會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于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忘忌諱爲先生陳之幸急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幸甚

上徐中丞救荒書

讀書山中守分不敢輕謁經月積雨水沒秧苗不獨爲生靈苦而先爲司農苦不暇爲司農苦而先爲師臺苦師臺當上下交迫之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枵腹而飽在主計又不能與之空口而爭千難萬難何可言喻但水災實狀已核見聞而道路喧傳又滿朝聽報災之疏非止百姓望之卽京師士大夫亦望之矣不審師臺有荒疏見示否向年吳中不熟全恃湖廣江西今一聞吳下水報彼處先已遏糴此販商之所以空返而米價之所以日踴也米踴則富者閉廩只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借貸田主不肯出資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死力以車救田水目前有民窮盜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荒作熟之錢粮將來更不知費老師幾斗心血耳懇乞師臺行文江西湖廣及淮楊撫按遏糴之禁一弛則吳越之米自賤此通融救飢目前至急第一先手也師臺既有荒疏又有隣省通糴文書鬼神執簿而奏上帝非太師母福壽之一助哉但疾痛困苦之詞描寫得十分着忙僅博

得廟堂五分勤聽況今視三十六年八九矣師臺限田所以救未然報荒所以救已然想今日台慈必先有籲天之請決不使昔人專美于前也

復陶太守救荒書

伏承分賜氷俸出自特典感切莫知願報目前百物踊貴而米尤甚大約禁搶第一平價次之蓋此曹胆不可使大手不可使滑若始則搶店家繼則及典戶又繼則及縉紳末流之漸必至于此此起于榜帖街衢者期聚衆衆之所聚勢難禁遏遠近効尤遂指以爲輿情爲公憤而實二三横民爲之首倡耳往年董事良可寒心伏乞大張告示專禁搶奪則人情不至張皇此近憂亦遠慮也又竊計松郡之人鄉人耕種者居其七經營生理者居其三游手無賴者不及一分之半若有田之家照管佃戶佃戶種田一畝者借與工米五升及冬同租還納此皆舊例原非創設特以近日米貴并工本亦不肯借而緩急無可告臺示曉諭則佃戶可以藉口詰門而田主可以委曲應付是十分中之鄉人已救七分其餘經營生理者不難

生活也又有各報積米大戶者徒增刁民索詐之端無益于事吾松錢粮有官甲爲貴者而設有圖戶爲富者而設其田畝載在書冊籍一一可查按冊有田千畝者糶米一佰石有田五佰畝者糶米五十石平糶及于富貴大家而不及零星碎戶似亦法之可行示之必從者也又五月爲農月爲瘟月古人有洒掃囹圄洗滌枷杻者伏乞行文三縣清理獄囚造冊繳報既可生全民命又可挽回天和亮台臺仁同覆載必乜如傷謹此稽首以請且復明問之及

答嘉定胡中尊

頒曆知春分俸知飽蓋歲受明德者兩度矣引分山癯不敢造謁以洞庭寉乃蒙明府百冗中猶記存布衣故人此何等高誼也貴治花租已荒米價又踴幸留朝天子轍活此窮民但彼處好訟好逋古人有即押告狀之人先查錢糧完欠然後准狀此于催科之中寓息訟之意不知可行否若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邑之上流也北曰婁江南曰東江即黃浦中曰吳淞江三江敞口以受西來太湖之水使之

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相似。今吳淞久湮。如乾少中爻。故蘊松上下二流。皆嗔咽奔潰。而水患不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澇。而且病旱。地方凋獘。實坐于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頗類無米之炊。仁人在上。何以策之。

荅嘉善康中尊

不肖某諸生時。爲公車詞賦所窘。今老矣。身心性命之根蒂懵如也。獨利濟一念。似有微竅。每勸諸大家置田贍族。積穀救荒。當戊申大祲。稽天嘗奉當事檄分腎煮糜方四十里。頗覺沾洽。縣大夫至。老稚合掌謝。每人各散粮二斗。某曰。此粮雖到家。而未能到口。大夫曰。何故。某曰。尚欲負米贖取犂鋤農具耳。大夫不覺浥然淚下。郡縣儲畜以救飢民。縉紳儲畜以救貧族。此利濟第一義。若嵩吳先生蕭結寒士。耳捐魚沼。縮口食。不得已而又由募穀之疏。此豈分毫有市義市名之心哉。無爲而爲。此心可以告祖宗。格上帝。而昌子孫矣。明公委題數言。喜躍不忍辭。非久呈稿請教。嘉善窪下。經旬霖雨。便成水災。防禦水災。無如

修築低鄉圩岸。今農工未興。上乘天時。下乘地利。而明公時駕輕舟。往來督率。少借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和具備矣。圩岸爲本。積穀爲標。邑無流亡。官無逋賦。此又明公推廣棠吳先生之意。自家而國者也。若芻蕘可採。亟賜舉行。第付之衙官衙役。則生事矣。請質于魏錢兩公。何如。

答朱平涵

明公澹泊寧靜。豈有意爲黑頭公。而中途被命。恩數非常。雖有兄弟手足之喪。宜效君臣腹心之報。例辭不允。迫斯可矣。國事如下碁。原無預策。勝負之理。首揆正如當局。亟相正類旁觀。多言不可。坐觀成敗亦不可。惟擇其吃緊一着。最有關係者。略點示之。非特大服當局者之心。而碁有轉危爲安之處。此明公入相事也。明公清如水。能洗刷世界。直如矢。能剖判世界。鄉愿求媚。不能媚難悅之君子。小人好動。不能動不爲已甚之仲尼。清到底。直到底。將來書帕之陋規。調停之故套。轟轟烈烈。洗刷剖判一番。以此報君父。報朋友。原還數十年前窮翰林本來面目。異日作史

與伯夷楊綰同傳明公眞其人哉。某一聞台鉉之報喜躍異常。自分布衣懸絕。不敢通稱賀書。乃明公先施札睨。勤勤下問于故人。此豈恐以世俗常情報者。故因明公之清風直道而略申數語奉復。知不以山澤擯也。吳與妖言煽亂。精明搜討不可無杜公。寬大收拾不可無方公。水火相濟。甘苦一也。思[illegible]不啻身承之。飯依甚切。想有別啓專謝。玆[illegible]貧

答某經畧

某屛跡空山。每讀經畧䟽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當仰承　祖宗　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餘力。非特遠人哭。京師人哭。即不肖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慷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鏑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家曾無分毫之益。而兩公已先受萬分之苦矣。天乎。豈獨一台臺困綱羅哉。不死即是君恩。人心即是天意。伏願平氣愼言。靜需緩急宣召。更

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參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眞寸陰可惜福堂之內恐不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以兒女語進別有手書清明曲一卷附呈博笑臨楮曷勝神馳之至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爲陳大夫掖之而去丈夫鬚眉落地時便以此身同長矢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翮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劒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醯雞秋蟲則終止甕灶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于蒯緱不問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皇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昔坡仙謫居彼中身負瓦石築居墅中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廢臥游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而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瘴烟蠻霧亦當爲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蠖相似每思足下曠俗之歌恨不能縮地徙山與足下焚

梧子。擎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倘美。具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浣也。敬謝。承別諭謹剌心腑。當爲足下圖之。使者督報良迫。未能賡和來美。愧與汗俱。

東項東鰲

臺下暫返東山。朝常如沸。乃知諍臣論。金人箴。當參而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蟜蚌。而言路猶角勝于蠻觸。非得臺下眞君子者。以正直輔忠厚。以中立當雷同。滔滔東逝之波。孰挽之哉。某伏蟄寒蟬。與世耗轉遯。且昔年佩服闇然之訓。輙欲山寇田衣。自放于松麋蘋鷗之末。以是感恩負知如臺下。未遑通咫尺書。乃辱以千里而勤以翰言。可謂黼黻烟霞丹青泉石。某何人斯。辱此非分。倘得藉邀寵靈。虀鹽麥飯。不至作無父男子。便可酬報萬一鞭策之私。至于拂芸簡答蘭臺。非特拙劣所不敢聞。抑亦北山猿寉之所嘲也。新歲竹窗試香啜墨。宛如對氷壺。使者倉皇。敬報空函。衹有慚絕。外偶錄鄙言一卷。敬呈台覽。伏惟進而教之。庶幾海內知王公大人之于布衣。原有道義一

脉耳。臨楮馳戀。

柬項楚東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筍。正與韻士相隔絕。柳花如霰。鴛鴦幾飛。小閣褰帷。殘爐尚燼。此時恨不與吾丈太碧共之。二詩正如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雲山。少能懺垢耳。詩懷奉將。比季雅作老傖見紅綃馬上俊少年也。并望轉致。

柬米子華

前以一束生芻。拜太夫人。前愧登堂之晩。后懃命駕之遲。乃四顧蕭然。苔花綉壁。落葉滿門。人爲酸鼻。顧弟且爲足下頓足加敬。古所謂蓬蒿三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無論足下。即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縫掖。俱寂寂如木鐘石鼓。大雅凋傷。烟霞冷落。一至于此。僕爲老親浮沈人間。既似在縧之鷹。復如鬭穴之鼠。思得清凉閒散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盃茗。破之。亦了不可得。況海氛雜沓。吾輩泄泄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

堪之。

荅楊侍御

計部文弱公入山見訪。言笑風度。宛然明公也。明發玄宰與幼度自上海至。相與袒坐老藤濃陰中。凉風豁達。快不可言。但恨團圞無多日耳。項讀壙記哀詞。又悔小傳書寫未盡。然孤忠孤憤。現于筆端矣。文弱奉差南來。計欲少清一二以佐目前之急。第催督舊逋。理勢所不能辦也。手板折腰。體面所不肯狥也。駐劄地主。供應所不樂留也。一味以虛套迎。以空冊送。大要內而戶兵。以頑鈍應經畧。外而當事。以頑鈍應部差。如此情形光景。使先太公有知。非大笑則大哭。天下事莫可措手矣。奈何哉。奈何哉。

荅錢仲舉

承寄麗矚集。友人索之如玉如轂。幸劉孟肩見貽二部。急者先應。而無奈其不給也。嘉貺忽至。大副所請。波斯胡已上珍珠船矣。尊集骨騰肉飽。采串英飛。出之以堂堂正正。運之以恠恠奇奇。無論智愚賢不肖。稽首龍門。皈依牛耳。其無愚不服宜也。自來東事。改

郡縣爲衛鎭而遼始强。改海運爲折色。而遼始弱。今事難復故實同刱始。台臺披髮纓冠。以救鄉鄰之鬬。其愚不可及也。其功亦不可及也。且由此撤兵還洋。則沿海不至患空虛。停寢召募。則臨岐不生他變。大江南北。實陰庇之。豈特遼左一方。同免于噬臍然眉而已哉。嘆服嘆服。若淮上總鎭。竊意仍宜添設。汰老弱。宿以重兵。革勲臣。練以名將。恊董漕儲。彈壓首尾。此正與海運相爲表裏者。昔孫權渡遼伐敵。度視數千里地勢。直如一線然今畫地而爲戰守。豈不爲英雄所笑。惟明公亟圖之。

荅蕭戸部

堂上有二老。酌水戲花。膝下有兩雄。擘梨分棗。台臺得此三公。不易矣。遼氛以後。羣少年游談無根。如淮南王言漢治則怒。言漢亂則喜。即此風氣。其憂當更甚于建奴者。僕屏跡空山。彼一時也。不與聖賢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寒灰無燄。凍雀無聲。一味杜口杜門而已。玄宰近賞此言。盤礴如故。絕不以劫灰之事。着毫許胸中。餘無可爲明公道者。

答吳司理

台臺清眞簡靜事事古人諸縫掖不敢輕投一趾輕贄一文蓋士風之正實從明公指南始某蟄藏蠖伏當引分守理自屏于山澤草野之間忽飛台札折節下交捧讀環回愧汗浹下嘗念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廡今不狷不狂有泚面目故扁舟裹衲投太湖山中者百日矣復嶺千尋怒濤百變松深竹冷闃寂無人粗以澡雪悔尤退藏浮氣台臺比之徐南州則俛首不敢置對矣

與胡大參

往年避跡泖寺青雀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祇爲何人旣清且和先生眞振古之人豪也比時冒風暑不能追陪信宿上談王伯下商釣弋匆匆挂帆渺如河漢每讀環山記先生撫柯擊石洗盞濯纓不知誰惠誰魚誰莊誰蝶功名蟻戰毀譽蜩鳴傳不得眞人北窗一夢矣頃避暑東洞庭者二月餘長松隱日飛瀑如雷盧橘楊梅餽輒數斗恨不與先生共之得教餉極知垂念雲賔霞友不戒而孚異日曳杖卽不敢

爲五可軒上客。亦許作吾家灌園老人否。

答孫子長先生

某遁荒以來。如桃蟲處。桃壤蟲處壤。不知天地日月。忽蒙明公。瑤札氷俸。自天而下。卽蒲團間。不覺心挑耳熱。願得一當神交知己。第又恐涉于詞人游客。爲恐情而止。頃聞開原已陷。卽熊芝老便難下手。蓋北關之不併。賴開原爲擁護。開原之不破。賴鐵嶺李氏家丁爲之犄角。今李氏被疑。開原失守。將北關折入于奴。而東西之虜合矣。如何如何。初清河撫順。特小堡耳。殘壞之後。本宜卽時修築。多宿重兵。以示必不可再犯之勢。乃一味越境搗巢。不知貼防堅守。數萬之師。驅羊就虎。自古豈有如此廟謨。如此邊畧也。卽今奴貽朝鮮書。其討甚猾甚巧。聲言入犯。彼將自顧不暇。何暇顧我。我欲救之。則分中國之力。不救則分朝鮮之心。一紙書頗具無限痛痒。而我特泄泄然隨手而應。其何以濟。且大江以北。四月不雨。麥穗焦枯。漕船擁于滿寧上下。大兵之後。豈堪大荒。祖宗設立淮上總兵。居重御輕。控制南北。正如車中之輪。而不

解事者奏撤之。及今遵制添設。猶可爲中原他日緩急策應。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而招練何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使此輩不聚不譁。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又誰望哉。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闊。

答聶巡漕

向來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掃穴犂庭。何意末流之弊。遂至于斯。明公非但飲醇酒。眞所謂憂心如醉也。僕妄意揣摩。天地好生。奴酋好殺。遼人附建州則無命。入山海關則無門。有不得不死守之勢。彼處山多田少。所掠金帛多而米鹽少。有不得不困之勢。若激遼人以護遼。款他虜以制虜。卽此便是省兵。卽此便是省餉。而豈必紛紛召募爲哉。近見浙兵五千。亦不過浙江百姓耳。安家有費。道路有費。若移此費加之遼東之土著。痛痒相關。呼吸相應。用親手護頭目與借他手護頭目。孰便孰不便乎。既守遼陽。奴酋必且犯朝鮮。截海運以分我力。客兵千里而趨。宜置之天津。休其足力。不宜驅之出關。迫之血戰也。長

公筆扛九禹自營九州恨不相對雄談以快彼我

荅王脩微

空山中自修道人飛至便成洞府何必處處鸞隺山山蕙蘭乃稱世外也別時黯慘使人不能返視黃蘆白蒂孤鴈巖霜峭帆之下幸爾無恙昨夢秋月如規游氛散盡曉謂侍兒曰此夢可祥已得手書迫呼二三韻士視之驚嘆其奇絕天女散花昔聞其語今見其人矣梅花爛熳度在二月初旬能舞棹諧此清諾否先期一報煑雪相待衡門之下也

與王東里

吳門遣使京口郵書明公之于某眞切極矣某非有胸無心者實不勝知己之感項聞拂衣南歸大爲嘆服出則調朝廷父子兄弟之事歸則調家庭父子兄弟之事磊磊落落忠孝兩全眞人間偉丈夫也前讀尊疏尊牘裒裒數千言此正論此確論此快論此又至平至易之論卽董狐吳兢可以藉手執筆矣明公欲以遼用遼爲正兵以夷攻夷爲奇兵反之則釀疆場敗亡之禍外寢大兵內寢大獄遵之則養國家和

平之福。夫言豈必多。仁人之言難耳。人豈必衆。仁者之勇難耳。某欲同思老來會。適遭次兒變。目疾又發。策之不前。謹將不腆以獻。積忱。咫尺千里。會面何期。言之於悒。

荅吳學道

頃沈錢塘。以武舉錄見寄。讀台臺後序。反覆陰陽文武離合之間。英辨沸發。新藻羣飛。二百年來無此痛快大文字。此天人師語也。正與門生輩環回玩味。喜見鬚眉。而使者忽賫札覎叩門。至奇矣。奇矣。十年知己。相望三百里內。未通一書。乃蒙明公分俸于人所不知之人。又推轂于人所不知之地。誣飾蚯蚓。冀招神龍。非感死則慚死耳。往輩下有以實錄見挑者。謹謝之云。某不願與鄉衮敘爵。而願與鄉衮敘齒。不能修史。而喜勸諸君讀史。今通鑑多束高閣。故士子全無忠孝之根。水滸亂行肆中。故衣冠竊有猖狂之念。若使先試論策。而後試經。以此爲殿最登陟。則彼將染指濡首于涑水紫陽。以漸及于二十一史。反杜撰爲體認。補空疎爲精實。撥邪蕩爲撿括。經正則庶民

與史透則名臣出非伏大有力者負之而趨哉時事玄黃姝駭觀聽夫小人不與作緣君子不爲巳甚何至揪翻震動乃爾要亦不讀黨錮傳及元豐熙寧史書故也明公以爲何如拙稿荒政請裁仇十洲漢宮春曉一卷奉展清玩林梅巳落藕柳未眠函蓋之談卜在何日

荅朱先生

雨歇欲放洞庭之棹適接長箋如快風走雲先生胸次何其浩浩落落也知天之說一時狂談不意與知命尊旨正合然知天之說士大夫有安身立命者皆能之獨以知天爲知人作用較是目前要着耳弟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成字正指行藏而言行不成其行藏不成其藏爲不謀故也不懼故也堯舜之兢兢業業而謀者有十六相孔子之恂恂而謀者有七十子則行藏之局成矣先生高臥風塵正是此意世間胆大脚忙之流豈能測眞人之萬一哉時方龍戰非特飛見難即潛亦不易徐文貞相公云雨時便住睛時出難道人謀不勝天請以爲先生謀懼知命

之助文肅荅顧涇老書一味使氣而辰玉大可笑此坐不謀不懼故也有戲代荅書望一示之四字如命恐媿塗抹有弑過奇文附上偶藏丁南羽先生布袋佛玄宰書老坡賛適在行笥奉寄供養一醆明月岕對憨和尚大笑尚覺世界猶寛也

荅李本寧

曩老先生杖國之年欲擬一言奉祝而繪天圖海安所措思以此逡巡不敢作六合賦耳若不肖蟪蛄春秋何足當當世第一大人先生麗至六言侈至十二首字字皆神龍頷下珠亦字字不肖額上泚也不惟傳誦不已貽示子孫即幸而掛名尊集中千秋以下羨慕不肖爲何如人可謂眞不朽矣先此遡風遙望百頓以謝

荅楊學臺

遼左之局大約虜合則强離則弱合則守離則戰使之離不使之合則機括全乎在欵他酋以置建酋楊經畧曾爲遼道萬曆二十二年間李霖寰定武之役斬獲頗多楊亦與賞大都戰非所長欵則素習借關

酋牽制此奴未爲失策如往年洮河事棘議戰者譁然而起鄭範溪經畧西事亦用此法惟有羈縻虜王以離火酋耳今遼左撻伐非出將帥而出屬夷在主帥不宜全掩爲己功在廟堂亦宜徐責其後効則兩得之矣

荅馮大參

得報後日與友人遲候歸信因伏几嘆曰清風百世直道三黜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如嚴霜一寒透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脂車峭帆行必接淅某獨曰先生嶔崎磊落人也且以一官爲桑下宿以一路佳山水爲籬下物縈絆芒鞋未知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門今果然矣

荅許無錫

梁武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當梅信更思入定耳昨惠扇頭詩畫雙絕雙絕在深造無一非古人使君隱德甚多此其一也拙作數篇請正惠泉屢以口腹累人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檝笑笑

荅李少參

某蠖伏林澤間。惟孫登草衣。袁閎土室。差了半生。即明公爲千秋循吏文苑中第一流人物。不敢逡巡求見。交遠游大。某實耻之。古人耻之。友人張博士歸。忽承雲天之翰。何從得此國士遇也。年已知命。無復世懷。台下乃以經世許之。正如土龍致雨。木鳶御風。祗增具眼人破顏微笑耳。以明公建節括蒼。問津名山。完厓山龍湫公案。亦是快事。弟居恒陶輿不百里。管榻不十年。緊絆芒鞋。橫拖拄杖。未審勝緣。當在何日。

與沈懷槎

自武塘別後。無敢以尋常寒暄語奉候。正如野蔬山笋。不宜入長安天厨禁臠。非敢忘之也。雲間掌署。暫借鸞棲。乃檢押招攝。能使嚬笑必愛。履屐相宜。古有清不律人。愼不傷體。勤不露才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若懸銓曹一席地以待賢者。天人交與。心口俱服。舍仁兄誰歸哉。弟五十矣。築壙九峯。世懷多絕。每當花香月白之時。策蹇刺舟。往來空青頑碧間。便可畢世。茲且大浸格天。無復着我嘯歌處。日杜門束肚。手一編從蠹魚乞殘飽耳。遼左之建夷陸梁。江南之財

賦陸沉。轉旋隻手。全仰聖賢豪杰。未審邇來道體得如意否。小物克勤。小事糊塗。參而用之。非獨康濟一身。亦醫國秘方也。一笑。

上王相公

歲暮捧讀手翰。累累百言。計先生方在病冗中。何以得此。又辱訂以來歲之盟。若寬其罪過。而不忍絕之門墻之外者。思之感哉。以某之不肖。叨侍盛德之傍。兩年以來。教之誨之。飲之食之。亦已至矣。茲者惓惓相勉。又將使之左右朝夕焉。令郎名教中人也。高明直亮。竊嘗藉之以爲旃檀。而令郎亦集不肖以竹頭木屑之用。心相靡。氣相合也。辭之一字。亦何忍出口。顧不肖敢于方命者。亦自有說。念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慚。偶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餬口計。倘舉業之暇。若以禮義廉耻。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恒心恒產。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用此力辭令郎長兄。并謝閣下之命。伏惟台慈炤原。不勝惶恐。

與王罔伯

別後。不意雙履留滯吳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目。秋來旱鬼相虐。泖河如盎甕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鬖鬖頭陀髮鬚耳。王先生高臥不干人。只得仰餐明霞。苦食翠栢。若弟侏儒不能索飽。奈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辱使者匍匐泂轍上來。卿感夙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嘻嘻。顧自鷗鳥。次公婆娑。宛爾兜率。何時得嘯歌。傾我家釀。望之。

上楊學臺

某極蒙明公國士之遇。知已感恩。屈指無兩。自安山澤。不敢通京洛之書。唐突雲霄。上亥前者推轂海內名賢。卽芻菲亦塵啟事。讀之感愧交集。不知老侯生一腔熱血。何日洒報明公也。不肖買山穿礦。業十六年餘。寧復有他念者。若鼓作聲價。借隱爲通。天道忌盈。必罰之以奇禍。人情責備。必中之以奇讒。惟置之無咎無譽之地。處之不衫不履之間。則除受大人君子之洪恩多矣。

答趙同知

王公不下士久不意于旄之重紆訪委巷中始知一線布衣交尚在天壤但無報知地追憶老侯生使人愧怍前偶登龍門可羅雀今征車前邁行李蕭然誰謂近世無范萊蕪但無當路道眼人格外物色之耳承委四韃四箋遵命塞白某守硜硜匹夫之介不敢通蔕下書見東里公煩致相憶餘容躬送罄倒

答某公

吳興新政殊快人耳眞其所謂清不律人愼不傷體勤不露才此得之士大夫往來之口甚眞非阿也忽承遠札重以厚貺詎意王公布衣交尚在天壤可勝感切貴治孤處一隅目前當路之線索新泰之舉動未必朝夕相聞若以省城郡縣爲腹心以捷足偵探爲耳目其間不至遲速異同較是兩便若要人有交際不親不疏巨室有疑獄不動不變賴神明照膽鏡中耳

與某刑部

熱審有例而寒審無例饑寒交煎斃者更速若兄臺指寫獄囚之苦特題一疏遍行天下郡縣爲朝廷助

好生爲子孫培福德可乎居康僖刑恤一疏至今布之令甲在職言職誰謂目前無好事令人無古人也

荅沈雨若

吾兄公車之文沉雄痛快秀爽神奇自是百發百中之文願堅固此願勿以多病踈勿以多病厭勿以詩歌詩人來雜之究竟脫此鐵担可以揚眉千秋若不肖瘦馬戀棧饑鳥戀巢終非大丈夫事弟時調時局中交游種種不一惟有杜門杜口就吉避凶此味當與兄共之

與莊五修

二十年不入京口此行有二快事一得米南宮自寫像一得五修先生先生微言蠕動皆有徳矩弟之師非弟之友也前後兩度夢中飲松葉酒覺而忘之不省何語大都坐先生塵尾傍耳家山多客多文逋履舄相嚙不放小有勝情天賜閒而不得眞閒吾曹求清而不得清何日追隨先生支笻寉林招隱閒飽吟細嚼疲行硬坐作個無事道人也

荅張高士

先郡丞以洞庭爲桐鄉眞千秋美談三吳曠事山中父老宜建草堂以爲酌水薦蘋之所今俎豆缺然賴有高賢爲兩山祭酒召公甘棠孔明廟[illegible]不意一枝尚在人間欽重昨承早顧適睡甘未起不免帶吾家希夷餘習長者不督過之又以長歌見贈獎許過情汗且浹匯邇風奏之即松濤瀑雪亦當避此金石聲也夕陽曳杖來聽黃鸝請手斟悟道泉酌茗以謝

荅王季重

台臺麟鳳騶虞自不必梟鳥豺豹相形今而後知使君神明眞父母也義田一事全賴四至刻圖令士民信服而當路亦得藉此以杜好事之口獨青谿一望巨浸視三十六年僅留尺許米價未昂而薪價眞如桂矣每爲台臺籌算出處宜請養而遲補官得雄以後相時而飛今蠅聲鳩眼尚未寧帖即太公健飯催督上車可以長跪請也不肯結夏太湖中洞庭暑可避而客不能避即客可避而僧不能避即僧可避而詩僧不能避願子桑上人遠顧云與台下外形內心之交其詩亦清快遒爽生平淡而鈍口不解向人乞

緣。茲以王使君如西竺適軍多烏。不惜定僧乞一羽一毛。然亦不敢望財施。惟以舌施耳。不肖五十外人。日求臧塑而四方。以增塑求之。如何如何。幸有以教我。

與王季重

某循分守拙。時與樵童漁叟混跡于山巔水涯。雖蒙明公賜顧城居。僅一謁謝。逡巡而返。尚未登元禮之堂。識荊州之面也。歲時伏臘。屢蒙賜饈。而不肖落落如故者。猶謂父母孔邇。所以酬知報恩者有日。而今

已矣。寸心未死。禿管尚在。雪讒理枉。豈後古人。自來蠖屈而伸。鵬息而飛。非特造物之成就有機。即聖賢之處困亦必有道。願明公勿介介胸中。則十五城。九萬里故在也。

荅丹陽王公

春雨連綿。弟言果驗。台臺加意于鄖徒獄囚。衣糧種種。今肉食者何嘗毫許念及此耶。明公眞所謂借官修行。寘德矣。非特虛懷聽言。係一人知己之感也。臘雪盈尺。遺蝗無種。但恐春潦秋旱。尚煩杞憂耳。台從

過敝郡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流水間作片時圖畫中人何如

答張太守

自婁江歸知台臺勘灾登山不能率先父老一致壺漿爲之悵然秋風漸勁饑寒相迫未省部議何如獨念報荒之時不得不以熟作荒派荒之時又不得不以熟補荒以華亭縣與婁縣論之宜以東南之熟補西北之荒以松江縣府論之宜以上海之熟補青浦之荒此全仰仁人公論以先聲倡之耳臺下捐羨全祠烈女又捐羨金救饑民表風勸俗捍患恤灾不獨倡義更以訓廉士民無不踴躍

與福建南中丞

國朝社稷臣推靖遠新建皆由經畧蠻夷起紅夷跳梁明公談笑迅掃之全閩始有寧宇實與兩公鼎峙而三監府程書馬可証也某藉手一敘以報神交知己覘碑記差覺加詳野史之筆即國史或有取徵焉匪佞匪佞近來人才偏枯于門戶非名相不能善用衆兵餉浪費于軍興非名將不能善用寡屈當代指

舍明公其誰。特山澤未敢深言耳。時事日異月新。聞之可怖。若使去君子已甚之行。化小人未形之惡。何至彼猖至此。向來當路諸公。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徐朗倩

山嵐釀濕。賤目作苦。承良醫兩度見醫。何其垂念山澤癯一。至此也。老甫經旬。弟且不暇憂。而憂歲。吳淞不開。太湖之水。東下不洩。非止目前嫠杞之慮也。

荅山陰王季重

明公孝友之性。通于神明。文武之才。可備緩急。曾與夏許二公言之。而今已矣。京中惟恩老一人。幾類碩果枚卜。將近。指摘必多。弟願其歸。不願其留矣。太公縮朒遲回。更番數四。始得報命。中間或有感慨時事之意。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從來士大夫有蟜蚌之形。則中官必收漁人之利。今手辣手滑。漸不可支其根芟皆從庇護汪文言。而縉紳受禍至此。比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嘆可嘆。此時申屠蟠傳。不可不讀。想明公笑而頷之矣。別諭云云。大非本懷。弟荅恩老云。山澤之癯。與鄉袞敘齒。不與鄉袞敘

爵無以腐鼠嚇也繡佛一幅白衲布二端伴函呵凍草草

荅張公

驄馬廵方山岳搖動而明公式廬下榻皆出意表慶外今復遺賜別儀綢繆宛轉恩知實難未審何日復作延津之合也目今邊事外呼而內不應下呼而上不應衆呼而獨不應部事內呼而外不應上呼而下不應獨呼而衆不應猶望宮府調和雨暘時若庶幾可倖斯須之安而加之以門戶堅牢水災暴作明公救滔天之横流易救無天之横言難爍金不靈完璧如故入水入火入羣入行操降魔杵照胆鏡以觀物情之變明公眞神人也

與楊淇園

某樵山澤不通輦下王恩老有手啟則言明公與韓朱兩相公推轂不置此某之大倖也自古士大夫三歲九遷七徵八辟皆非盛世事惟爲朝廷惜名器爲言路愼考選爲邊關飭兵餉此謀國之大者而以不急之事加于至不才之鄙人人實有口誰能杅之願

明公截斷衆流。速賜停寢。異日郡志中留數行隱逸傳。以報明公。勝于纓綏多矣。上海某父母愷悌廉明。百姓實受其福。通籍以後。未嘗呈身鄉袞。卓品可知。而某則謂宜一登揚夫子之龍門。有如物色鄉後進者。曰不識其人猶可。曰不知其人則疑矣。惟明公推愛而噓拂之。以爲衆正之倡。幸甚。

荅吳道尊

遼東發難。貂參斷絶。何致復問之京華故人。忽承遠寄紫貂。適在山居賞雪。驚喜不自之。有客笑云。此更勝于豹席鹿裘。何以爲報。某御而心識之。感切感切。茲讀素旻新集。才中宮商。奔應節數。精微豐辦。未見其倫。傳何疑矣。傳何疑矣。相不用衆而用強。將不用寡而用弱。至人之語。切中膏肓。今內操禍遠。內批禍遠。若當事者擠官擠命。以去就執正一番。此國家最上要着。第恐無此鐵漢耳。疾雷崩湍。時局可駭。革卦之後。繼以震。震卦之後。繼以艮。今不當艮而止乎。越中諸君。寧靜無動。寧憂無喜可也。台臺以爲何如。知巳實難。願言會晤。第明公門庭高峻。少所延納。若寘

之麈尾之旁。但談風月。不及公事。硜硜亦或能之。無奈老馬何哉。容卜期以請。佳曆領訖。薄有報芹。僣托錢塘君奉致。惶恐惶恐。

荅許惺老

舊淮撫蘇公。奏請回空倉。免守凍。淮兊雖出一時權宜。將恐爲永例。兩臺揜意索公呈。不索公書。以公書不便入䟽也。攷兊之設。向來移軍以就倉。豈能裝米以就軍。但能管倉以內。豈能管倉以外。今攷于倉而運之于淮。是兊役而兼北運之半矣。民弱軍强。有何法度可以彈壓。米多舡少。有何錢粮可以僱募客。船相戒不入。有何巧妙可以招㧺。風波何以搭救。損壞何以抵償。守候何以脫卸。盤纏何以借貸。偷竊何以稽查。爭鬭何以排解。舟薄何以重載。重載何以過闗。非惟粮長無此千手千眼。即縣大夫亦不能人人遙制。有此千百億化身也。欲通反成擠軋。欲快反致羈遲。其大不便于漕者如此。惟有查回空。趕回空。不得隨處躭延。故作守凍。此淮撫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撥回空。不撥守凍。儘數先下。松江船到即兊。

此朱雲老尅期尅限之事也。雖私亦公也。月令粮長之公呈上兩臺。士夫之公書致雲老。則事體直捷而委當矣。惟老先生裁之。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十三終

3466168 v.16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二十四

雲間陳繼儒著

志林

老子之徒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孺子可教。孔明臥龍也。每見龐德公拜于牀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

則身退矣。是射馬擒王之法也。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

始皇收放

博浪一槌。張子房不必論。即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茅山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椀。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麄悍人。却得此意。故其威不褻。

三事沒處法

唐元徵狀元云。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敎。一味但靠天耳。余因思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敎則愼擇交游。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

立命之易

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眞易也。其理則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于我。而不求易于數。理變而數

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說也。

顏子身諷

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孔子賢之。非賢其安貧樂道也。安貧樂道。獨行苦節之士皆能之。何足以難顏子。顏子王佐才也。簞瓢陋巷中。却深藏一箇王佐。當是時。不特仲由子貢諸儕輩拉他不去。即其師孔子棲棲皇皇。何等急于救世。而顏子只是端居不動。而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轍環。亦覺得陋巷的無此勞攘。厄于絕糧。亦覺得簞瓢的無此困頓。又其後居夷浮海。畢竟無聊。原歸宿到疏水曲肱地位。而後知顏子之早年道眼清徹耳。所以有感而三歎其賢也。古人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于師。乃堪傳授。其顏氏之謂耶。故終日不違。不見他如愚。惟于簞瓢陋巷時味之。絕不露王佐伎倆。亦絕不露三十歲少年圭角。至此方見得顏子如愚氣象。

顏子餘氣所生

或曰。仁者壽。而顏子夭。何與。余答曰。顏子太老成。當三十之年。正當發散。而件件務在收歛。春行冬令。所

以早凋。又問曰。以顏子之賢。進無功業。退無著述。何與余曰。張儀有云。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況孔子在乎。雖然。春秋有孔子。是天地無限靈秀之氣。生他出來。山東一隅地。有幾許大。却又出一顏子。此應是餘氣所生也。餘氣豈能做得功業文章。總能做得。亦不過剩水殘山而已。故有堯舜之父而遂有不肖之丹朱商均。有孔子之父而遂有先卒之伯魚。大要坐在氣薄耳。惟文王父子最爲濟美。然管蔡之流言。武王之太白。周公之東征。皆無復淳氣之守。葢大地既生文王。則餘子亦不免駁雜矣。況其他哉。大塊之上。必無嘉苗。松栢之下。必無茂草。顏孔同時。幸亦在此。不幸亦在此。

陪玉皇

東坡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自以爲至矣。然尚不如至人之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者。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此亦自以爲至矣。然又不如菩薩向異類中行。化度設法者。故雜羣之雀。豈同大海之鵬。大海之鵬。豈望九霄之鳳。

謀臣如訟師

狡兎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局者。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雜伯者最多。陽施陰翕之謀。躡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効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富室之構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重耳返國。子犯曰。臣負羈紲從君巡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于一去者。非獨爲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有自納敗闕處也。武侯處先後主。鄴侯處肅代。每專正而不譎。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憚。無使人以譎見猜。

管仲知鮑尤深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自多。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

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爲無恥。知我不著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于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孰有過于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是兩人者。眞相知也。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推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類。

管仲能不失國柄

張江陵以猛爲政。其後繼之者。劑猛而爲寛。數年以來。相權旁落。幾不復振。鮑叔一齊大夫。識見却甚高。其薦管仲也。曰。臣之所不如夷吾者。治國不失其柄。只此一句。便得相天下的肯綮。門生問余曰。如何能不失國柄。余曰。劉先主托孤孔明曰。若其不才。君自取之。此言極可爲猜險之本。孫盛云。頼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此不失國柄之一事也。他可類見。

公子糾非君

荆石王公云。往過松江。見陸平翁。偶談及春秋。因問春秋道名分。而孔子不黜管仲。即論語亦然。此是何意。平翁云。節義特學問中一件事。故孔門不甚及之。此語尚未了然。余曰。管仲之于子糾。不當以君臣名分律之。子糾小白。皆齊襄之公子耳。若以公子糾爲君。則當時置周襄王于何地。故管仲旣歸小白之後。劈頭主意。便欲尊周室。要見周天子尚在。則公子糾不得爲君。公子糾不得爲君。則管仲亦不得爲忘君

而事伉也。其尊周之意想如此。此若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管仲第二念。

獨樂樂戲下註脚

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人樂樂。曰。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與衆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

齊服楚之巧

巧矣哉。管仲之服楚也。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illegible]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蓋昭王之事大。大則難當。苞茅之事小。小則易受。所以楚子遂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蓋不知不覺賺入管仲術中。管仲但須得此一句。便裝成服楚極大題目。楚服而諸侯響應矣。俗儒遂以舉爲尊周攘夷。仲而有靈。寧不失笑。

伍子胥申包胥心事

伍子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亦不復阻遏他。任他自

覆去申包胥曰我必復楚伍子胥亦不復隄防他任他自復去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余讀史至此眞如食哀家梨爽口之甚然爲子胥難爲包胥易子胥鞭平王之尸辱楚王之宮志行仇雪其漫天塞地之氣至此一滴無餘矣此不必包胥借兵人人可以破吳包胥特乘其强弩之末以張振蒙之勢耳包胥之奇奇在秦庭痛哭又奇在復楚逃賞如子胥報仇之後但欠一死若即時自刎以從父兄于地下則古今尚有哀而憐之者雖然子胥恩仇分明人也既借吳以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

神仙讀書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黄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箇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

鬼耳。

曹操如獅子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吾鄉何玄朗嘗與趙大周閒論偶及之大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跳躑無一刻暫休葢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消耗其氣遂終日弄毬忘其跳躑曹公之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折節李左車

問安成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成擒乎抑信別有處也余曰不然左車設策而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滲漏處則信被之必矣韓信折節李左車却是從跨下得力來。

韓信打開漢王出路

嘗問小兒輩韓信如何是人傑曰看他登壇數語又

問如何是登壇妙處。不能答。夫沛公之爲漢王也。項羽以巴蜀道險。秦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以示不負三分關中之約。其實封閉他在一處。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一人之下。者伸于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燒絕棧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來却自不同。曰項王詐坑秦降卒四十餘萬。唯邯欣翳獨免。秦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中可出。乃在章邯輩看來。料章邯輩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看來。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王遂至咸陽。此一條出路。却是韓信走來打開的。蕭何子房皆思量不到。安得不竝稱三傑。至于囊沙背水。木罌渡軍之類。特是兵法中巧事。還是眼力識見不可及。

一軍皆驚

信之亡也。蕭何之追也。或兩人商量合做的。漢王嫚

罵呼大將如小兒信不逃何不追不能激得他築壇此理似亦有之然韓信蕭何與語便大奇之則蕭何鼻孔繩索已在韓信手中信走不怕蕭何不追他何必弄此詭譎以丞相而追韓信築壇所拜非信而誰一軍皆驚畢竟是太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也但不知蕭何與語大奇者是何等說話決不就是登壇數語惜太史公失載可恨

孔子不夢周公非衰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磬眼中金屑也直到不夢見周公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耳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而終吾　朝吳與弼亦云夢見孔子議者謂其墮落魔境乃知孔子云吾衰非是眞衰正到大休歇處矣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以愚人而造至人甚難以至人而還造愚人亦甚不易也

解孔明亦有失

或問于余曰孔明亦有失處東結孫權西攻曹操此定局也雲長守荊州時權遣使爲子求婚雲長罵辱

其使不許婚權大怒遂有白衣搖櫓之禍孔明此處少調停此一失也治蜀時不置史官文獻闕畧此二失也嘗薦姜維于蔣琬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又曰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無人敎軍事嘗遣詣宮覲見主上後姜維以此自恃每欲興舉大事卒至漢亡此三失也後主愛宦人黄皓皓便辟慧佞孔明不能屏之使去此四失也余應曰此係君讀史不熟耳雲長在荆州時孔明方鎭守成都相去幾千里孫權倉卒求婚孔明豈能照點得及孔明嘗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造蜀料當必念及史官一事況平日所至營壘井竈圊圂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如此瑣碎尚且周到史官安得獨闕想蜀亡之後收圖籍者無人遂至廢失據孔明文集有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今一字不見則蜀史可知矣姜維之才自琬偉之後實鮮其比維本羈旅托國每見黄皓恣擅啓後主殺之後主曰皓奔走小臣耳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詞而出而皓亦欲廢維維以此亦危懼

累年出征。不復還成都。一以伸討賊之義。一以避黃皓之讒。孔明六出祁山。亦是此意。然而不復剪去黃皓者。又有妙處。蓋孔明當先主托孤時。其不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黃皓一宦官耳。却又與之惱噪。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懼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付之董允。允常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然後主尚不能忘于允。曰嘗見董允切齒黃皓我嘗恨之。則其情事可知矣。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卽吳魏之反間。黃皓之傾危。不得而入也。看來孔明何嘗有失。若請熟讀史自見耳。

董賈長文章作俑

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纍纍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漢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

文章之[illegible]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況人臣之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即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難又可知矣。

武宗時。韓公文欲攻劉瑾。而屬李夢陽具奏艸。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此言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習。

陳平不斬樊噲

燕人有惡樊噲黨于呂氏。曰。宮車晏駕。將盡滅趙王如意之屬。漢高大怒。詔平勃斬樊噲。平勃計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有親且貴。今以忿怒欲斬之。恐後悔。令囚而致上。乃召噲接載檻車傳詣長安。平之不斬樊噲。非爲漢高。實怕呂氏。大事記曰。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漢高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洩。盧綰之反也。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其命雖出于高帝。實以呂后椒房之戚也。噲以呂氏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比諸將尤最親。噲既黨汙呂氏。若噲死。呂后能忘報于平乎。平嘗對

高帝云。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帝用樊噲。却犯陳平此語。乎以是不敢斬噲。然項王用諸項。亦是六國風氣。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之無忌。皆公族也。項王沿習此風。故悉用諸項。孰料項伯之有外心乎。諸項中惟項伯最著。而餘皆不載姓名。史但云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以國姓而已。漢王族甚微。僅一戛羹侯兄而不用。用樊噲未幾又欲斬之。得無有感于陳平所謂項王任愛妻昆弟之一言乎。故以斬噲示公。不然。何不命他人而獨命平也。此平之所以愈不斬也。

項羽乾之四爻

余嘗看項羽規模格局。也不是端冕凝旒南面的人。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所謂一將有餘。而萬乘不足。其亦易之乾卦。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乎。究竟只好成一霸王耳。

陳仲徵二語

杜子美依劒南嚴武。嚴武辟爲參謀。杜子美有遺悶

詩呈武云。束縛酬知已。蹉跎效小忠。桓公謂孟嘉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若杜子美與孟嘉。是皆有所不得已也。余獨不然。最喜誦南宋陳仲微二語。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豪。

漢王未嘗顛倒豪傑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云。碁中有一事。昔有低碁曰。梁武帝方矦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封之。其後景凡有所需。輙痛剗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後着爲先着也。又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二公立論甚妙。而實不然。昔隨何說布。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

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于是殺使者。因起兵攻楚。楚使龍且擊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遂間行。與何俱歸漢。夫旣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遂以踞洗見布。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倣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況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于忠肅與漢高同

項羽欲烹漢太公。漢高帝曰。我翁卽若翁。若欲烹而翁。願分我一杯羮。太公以此歸漢。吾 朝正統土木之變。 英宗陷虜。虜人挾之以邀我如徽欽故事。于忠肅曰。社稷爲重。君爲輕。失一君復立一君矣。 英宗以此歸國。今人旣知念于忠肅之功。則不得極口詆漢高之忍。

好事不如無

余讀書檇李南湖園中。毎飯必施鳥食。而童子遂于

施食處。張羅樹間以待之。余笑謂門生曰。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閻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鍛鍊之助。自古好事嘗爲人弄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大帳簿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

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譬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卽粗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況能得子佛之精髓乎。

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即一部通鑑。乃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勑令修撰編修簡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某官某人記之。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于修職之中。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擲于交際詩酒之間。即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團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凡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直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

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史官不編史。子弟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歎。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筭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史

古今之史有二。曰公史。曰私史。如司馬父子之史記。班氏父子之史兩漢。范曄袁宏之史東漢。陳壽之史三國。房玄齡之史晉。沈約之史宋。蕭子顯之史南齊。姚思廉之史梁陳。魏收之史魏。令狐德芬之史周。魏徵之史隋。歐陽修之史唐五代。歐陽玄之史宋遼金。則以人主之命。出金匱玉室之儲。而佐之筆札者也。是公史也。伏無忌劉伶蔡邕之以東觀記史。謝承之以書史。華嶠之以典史。張勃之以錄史。何法盛之以謚史。崔鴻之以十六國春秋史。何承天鄧彥海李伯樂之以伐北齊說。則以家傳師說參之以白虎石渠採樵負竿之論議。而創爲一家言者也。是私史也。合

而論之詩書春秋史之祖也左國則庶子也漢以后則螺蠃耳晉宋則稗家耳梁陳齊諧耳唐叢說耳至於宋而瀾倒不振極矣夫史之可治者莫如我 明蓋二曜開天三代遺直之世也 兩祖禹朔 列聖纘承其間革除靖難土木之紛擾忠臣孝子貞寃義鬼之鬱而未邑可史也而不史北地信陽之奇古餘姚晉江毘陵之理學關中歷下之縱橫能史也而不史盧陵博野泌陽之儔輩子之史也而不史此何以解也則以史之備不備才之史不史也今數百年令典之紀載星官之職掌六曹諸寺郡國之志歷歷具存不可謂無文雕龍繡虎之彥比肩草野金馬碧雞之客棪武蘭臺不可謂無獻二者既具則請禮聘遺賢搜募逸籍膳以大官寬以歲月務成一代之書而折衷于經書者二帝三王之史也詩者商周列國之史也春秋者東遷以降列侯王伯之史也經以爲經史以爲緯綦組以相生事法以相成班馬諸君且將北面簪筆而侍之矣奚論私史公史也

圖書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伯禹之遇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授君河圖于是後世言星者昉于圖言土者昉于書而紀曆井地之法興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于漢者班固揚雄鄭玄孔安國劉向之父子也左于宋者堯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于象之方員則爭于數之多寡不捜考于讖書古文則徵據于通儒隱者夫圖書亦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異同也象之爲中爲左右爲戴爲履爲肩爲是也非天地之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爲過客象數爲逆旅耳不聞姝方之卜乎或責應于草木或取數于金石或以雞占或以兎卦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蓍龜蓋蓍者尋數之主數得而蓍廢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著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休焉是故表裏可以符契方圓可以劵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襲先天後天可以子母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爲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爲異不

必泥其九爲圖。十爲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篇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乎青城隱君也。不必遡其受之希夷种放穆修以上之諸人也。不必實其與太極之理碎而爲陰陽。陰陽之理碎而爲、四象八卦。衍之爲大衍。範之爲洪範、以至頫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光五岳。披我以圖。八索九丘。聚我以書。魚躍鳶飛。呈我以靈龜龍馬。夢寐尚友。接我以大禹宓羲。卷之而促爻象于一瞬之間。放之而轉乾坤于六合之內。大之而聖賢就于爐冶。細之而瓦礫歸于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故曰刪後無詩。畫前有易。儒者不知而嘵嘵焉。終日爭之。彼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譬之水月然。一人以爲月繫于天。一人以爲月繫于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人以爲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于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十三經註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生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爲角。三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喙一。而諸子之喙百。吾以莊語。而彼以譚笑。衆寡勞逸之不相半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黃冠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緇衣以無生劫之。卽儒者能跳于死生。而又不能終跳于嗜欲。乃二氏又欲以清虛寡欲勝之。二不敵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宋儒地。而宋之諸君往往操戈而裹甲焉。功不明。論不定。三不敵也。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于世。曰戰。曰北。曰傳。曰負。而經幾于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于今而附于公穀三禮。又附以語孟孝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于雄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于叔孫通之禮樂。曹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秦謨之不熟爾雅。王莽之僭周書。安石之腐春秋也。然則經何以亡。蓋始于尊聖人之經。而終於自尊。不知經者聖人之跡。跡存而人與骨蓋已朽矣。其不可得而朽者理也。是故得瑟而忘絃。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聲。典謨不在壁。筆削不

在麟爻象不在龍馬苟其一饋十起於蟲書蠹簡之中一辨十難于牛毛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舍兵而爭家樹幟人樹舌卽金溪新安之閙日紛紛矣夫必闢洛洙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拘執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拘則人疑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氏角也竊嘗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于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于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鎔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漢儒爲哉大抵諸氏二子譬之黥布信越來則爲帝用而去則爲帝敵故其法主降漢儒則陳勝胡廣矣斬木揭竿以備濂洛之數君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服也

英雄倉卒自達

婁敬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匿一處不敢與之並爭功名卽使與之並爭功名婁敬亦無下手地直待誅秦滅項事事結局冷眼覷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關中說高帝蓋高

帝昔年見咸陽宮室嘆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天下已定帝之意無日不在關中敬窺見高帝此意故一說而入即日西行拜敬郎中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於干戈擾壤之中也只封得一箇侯婁敬取功名於干戈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一箇矦若敬者不傷氣不煩手其亦得審局之巧者與至于謁見漢高一節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着初敬脫輓輅衣毛裘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聽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對大抵倉卒不能自達是用世人一大病敬欲自達于倉卒之項故衣褐方表突兀不如是虞將軍亦不言帝帝亦不復召矣三國時彭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賔客羕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遂致之先主羕之登床即敬之衣褐也羕之因龐統而見先主即敬之因虞將軍而見漢高也後李元忠飲酒割炙從車上彈琵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以見齊神武亦用此法。大抵皆是英雄倉卒自達處。所謂使人不得不應之着也。

佛書補泰灰

余于丁酉築臺小崑山之陰。是歲山寺俄有二祥。稿木蒸芝。揷竹布葉。緇素見聞。嘆未曾有。無何董玄宰氏和合北藏至山。則瑞芝靈竹之兆。報於斯焉。余自是入草堂。童子不復負擕故笈。每當清晨良夜。老雨苦風。拂函展籤。作而歎曰。西方之書。其容已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

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已乎。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嘻。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補泰劫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裁神聖之種智。倘有毀大乘。訾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

異書覘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

淵明不欲諸子仕宋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蓋先生即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汙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父母養子眞養志

往顧涇陽涇凡兩兄弟與余同舟至檇李。因論事親若曾子可也何義。余曰此句眞精神。在大學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上。又問曰。此又是何義。余曰。大約父母之於赤子。無有一件不養志的人。子報父母却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之養曾皙。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尚不及一。所以僅稱得箇可字。今人不必遠法曾參。但去取法三家村老嫗養兒。自然事父母不敢在口體上塞責矣。

祿養

嗟乎。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人事親。惟恐不成

科第。是可謂養志乎。曰。父以此教之。子以此成之。如何不是養志。但旣得科第之後。親老不能隨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卽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匆匆。其捧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鹹酸之類。誰復爲之點檢。此無論養志。亦何曾叫得養口體。市井負販。父兄子弟團圞一處。其饔飧無日不相共。其痛癢無刻不相關。卽口體之養未全。而養志却無愧者。且寸薪粒米。皆從刳心瀝血中來。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情則苦。嗚呼。爲人子者。不惟不能養志。抑且不能養口體。非其忍心如是。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耳。雖然。亦却科第二字。累他一半。蓋父母教之。而父母還以自累也。所以古來聖賢自曾子養志後。獨推尹和靖母子。爲不可及。

唐肅宗靈武非簒

唐玄宗奔蜀。太子卽位靈武。其始爲馬嵬驛父老所留。其旣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爲杜鴻漸魏少游

崔漪盧薛季涵五十箋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宮人亂出乘輿至金城驛中無燈貴賤腕籍而寢賊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剜心以祭安慶宗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艷於此而攘之於艸萊荆棘之日耶其後顏眞卿區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于靈武遂以眞卿爲工部尚書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眞可收屬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其後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堅不許寘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理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以爲叛君

背父冤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耳或曰馬嵬之變國忠巳斬而于靈武何與余曰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巳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命俱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臾一言便無靈武之事竟以怙寵懼禍之故至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人家國又亂人綱常若國忠馬嵬死晚矣

殺之三宥之三出處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余觀曲禮有云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本耳想主司偶忘之而東坡又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不惟待前輩之

道宜然。亦可省露才揚已之一病也。

許由讓天下非難

堯禪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余獨以爲不難。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換鮮衣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畧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箇聖人。不及鋪張裝點。粗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樸角不斲。素題不枅。大輅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鉶簋之食。聊以充虛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唯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黧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許由之謂也。按傳堯佐帝摯。始受封於陶。又二載改國于唐。乃號陶唐氏。又三載而受禪。又曰。帝摯立九載。政既微弱。而堯德日盛。諸侯歸之。帝服其義。率羣臣以致禪。堯乃卽位。都于平陽之安邑。由此觀

之。禪天下亦非堯始。

知愚相去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粘牝。見物同而用之異。余嘗謂子弟云。李廣之射石虎。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恨非虎。然則智愚相去。豈特三十里。是亦柳下惠盜跖之飴也。

左傳史記杜詩三枉

左丘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凡子產管仲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卷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既爲春秋內傳。又分纂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作國語。爲春秋外傳。合爲二十一篇。大約如夏馭春秋。晉春秋紀。晏子呂不韋虞卿陸賈之春秋而已。非有意于發明孔子也。說者謂其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義。則枉却左傳也。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計書。以司馬談爲之。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十二本紀。

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托之著書于刺客游俠貨殖三致意焉藏副名山自成一家言葢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強而入之正史之中詆其疎略又詆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則枉却史記也杜甫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

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川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依嚴武武卒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其詩無所不有而未嘗專指某詩爲某事某句爲某人若如此則一部杜少陵如學究訓詁相似則枉却杜詩也

留中者內批之漸

國家之患莫大于內批二字無論他朝即如韓侂冑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劉弢弢曰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弢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然之遂以

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爲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排黜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於玉津園。王柟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奇哉。吾　朝凡官府大小之事。發閣臣票擬呈內。批發部院恭覆。然後奉旨行。此　祖宗立法之最妙者。雖然。却憂一事。留中者。內批之漸也。姑記于此。以告之憂國者。

舜有爲

自古帝王多矣。夫子獨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然則舜果一無所爲者乎。曰。非也。舜之工夫全在未受堯禪時。父頑母嚚。却要在父母上做工夫。象傲却要

在兄弟上做工夫家人睽。起于婦人。却要在二女上做工夫。以至耕稼陶漁。迅雷風雨。無非是做工夫處。做得如此有爲法。才好到無爲而治的境界。詩不云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之一字。正列子御風之御。着不得一毫人力此極可狀無爲之旨也。不然藉口無爲。深居高拱如秦二世以天下托之趙高李斯唐玄宗以天下托之楊國忠李林甫。治乎。亂乎。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余曰人有有爲也。而後可以無爲。

修辭立其誠

今人作銘狀表傳。皆是花臉文字。戲子上場。凡花臉淨丑說話。多是虛而不實。今銘狀表傳。得無類此耶吾人通于鬼神之間者。但有言行兩端。若信筆胡亂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辭立其誠。此語甚有味。

墓銘求增益

韓柳作志傳。皆不輕與人。即歐陽永叔。撰尹師魯墓志銘及敘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其書載集中。鑿鑿不少假借。蓋皆有古人之風。至于今以多爲貴。甚則文

字短簡子孫有蘄請增益者尤爲可笑漢司徒霸遣西曹屬候子道奉書嚴子陵子陵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以綝頭杖與子道劄書之子陵曰逾數語乎子道曰書何太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睽卦

易之睽卦曰睽小事吉夫既睽矣何吉之有蓋別嫌明微皆主于睽微者從小事始也故吉

渙卦

卦上巽下坎曰渙坎險也六三渙其躬無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也二氏之放身失命儒者之見危授命易之所謂渙其躬乎

麥舟非文正所難

范文正父子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慕古人奇節以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公張文節公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常爲大理丞而貧不能塟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此何足以爲范公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

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況范公父子耶。況曼卿又爲公東吳故舊耶。歐陽爲文正作墓志銘。爲石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盛德不專在此。正如雲長公秉燭達旦。未嘗見正史。即使有之。乃舉爲一生大節。此非知雲長者。

孝經春秋甚靈

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荊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宮。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讐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高帝光武文章

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得出爲主。漢高帝爲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做出許多哭的模樣。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兄演。爲更始所

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做出許多不哭的模樣。此光武文章也。令人喜怒哀樂。不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甚的英雄。

高皇帝勝漢高

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嘗爲項籍將。屬漢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却是露出本色也。我　太祖方元主殂問至。群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太祖嘗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以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議者謂漢高與　太祖畧相類。余謂無論他事。卽以前二事竝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　太祖來。

劉章父子原是漢室罪人

孔明取劉璋。子瞻非之。不知璋之父子。蓋漢賊也。璋父爲劉馬。劉馬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董扶私謂劉馬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劉馬

聞扶言。意更在益州。黃巾殺綿竹令。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毋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劉焉家。故劉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劉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托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及天下諸侯共誅董卓。保州自守。畧不出兵。劉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乘。荊州牧劉表表上。劉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劉焉劉璋以車獻帝爲奉車都尉在京師。劉焉託疾召劉璋。劉璋自表省劉焉。

馬遂留璋不還。未幾劉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則天之厭劉焉久矣。劉焉死。劉璋立。收三輔流人數萬家爲東川兵。聞曹操征荊州已定漢中。遣陰溥致敬於曹操。操加劉璋振威將軍。又遣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及雜御物於曹操。其父子未嘗有一毫乃心于漢室也。宗室之中。自懷異圖。先主欲伸大義於天下。舍劉焉父子將誰往哉。況先主不取。則益州必爲曹操所得。曹得之。必不能如先主盡歸其財物于劉璋也。孔明在草廬時。看得劉焉原是漢室罪人。而劉璋方

歸誠于操。如虎加翼。剪除劉璋。亦是斷曹操狡兎一窟。若使關中與巴蜀相連。老瞞驍雄。如何可制。

惡乎成名

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此是君子路上人。然只恐胸中着一好名之心。如許由陳仲子相似。許由洗耳巢父引牛去之。仲子咽李。孟氏以鶃議之。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抽去名根。則富貴貧賤境界上。方才得力。成名則去仁矣。是君子之所惡也夫。

亢卦有兩聖人

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其惟聖人乎。此不見一法之聖人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識法省懼之聖人也。前聖人。是李廣飲羽石虎之箭也。後聖人。是養由基百步穿楊之箭也。其實有兩箇聖人也。

事君事親不同

夜間與客飲茶。客問曰。事君事親同乎。余曰。不同。陸績懷橘奉母。便謂之孝子。丁晉公獻大龍團茶。蔡君謨獻小龍團茶。歐陽公驚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

事。錢惟演獻洛下牡丹。東坡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推此。則事君事親。必有分矣。客曰。此論殆爲近來獻納與鑛稅發也。余不答。

我朝勝前代十事

謝鐸云。我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
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宣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數事。如前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於朝臣竝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予思之。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

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爲將。天子自爲居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專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卽宮坊寮采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黥刺刖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卽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省直有減刑。非大吉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孫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纔得廕子入監。紈袴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卜歷。尚可量哉。

古禮不可行

古禮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死。登屋極挑鼠穴而求其人。此後世所謂招魂也。哀痛倉卒。何暇升屋而號。又如三日殮。六月腐尸。何忍坐視。又如不袝塟。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夫婦同穴。子孫昭穆。地氣若萃。何得更求別壤。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

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墳無貴賤。皆松栢矣。何能獨栽楊柳。又如婦三月而後廟見。先儒云未三月尚在可出之條。則三月後縱有大過。不可出乎。又如婦未見廟而死。則以妾禮葬之。夫生爲婦。死爲妾。禮乎。又如年一巡狩。後宮六軍扈蹕而從。供應騷然。狡逆竊發。即以舜之德。不能返蒼梧之駕。秦之威。不能還沙丘之尸。則後世又可知也。又如夏月不暴布。恐暑氣入布。人吸其氣以致疾。然今民間多有暴布者。何嘗中暑。又如周禮季春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是敎民淫也。冬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無禁。是敎民盜也。又如寡婦不夜哭。哀至則哭。何晝夜之有。大抵古禮有難行者皆此類。變而通之。則在有識之儒而已。

刻畫古人

唐文皇以蘭亭賜歐虞褚薛摹之。四公無一筆似蘭亭者。而結法自合。蓋縱肖。亦是右軍以後第二人耳。李于鱗摹古樂府。至更其句法。以爲不被古人所困。然讀其易水垓下二歌。其果與荆卿項王情境合否。

余嘗謂刻畫古人。是後生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

微細流注

古之得道者。火焚其軀。目睛牙齒。熾然不壞。烟氣所肅。都成舍利。余今鮭齒蒜髮。衰相已現。張天覺云。皆于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顧。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東坡云。無罪而得謗。未老而先病。此之謂也。言念及此。不覺涕汗俱下。

聞性不動

凡聲何以近則聞。遠則不聞乎。蓋聲塵遠近於聞性中。聞性無遠近也。譬之像影遠近於鏡光中。鏡光無遠近也。吾身聚散於吾性中。吾性無聚散也。此之謂定。非求定也。本不動故。

瞿谷來巢

魯昭二十五年。甲申。夏有瞿谷來巢。註謂此鳥穴居以來巢爲異。而此鳥本不穴居也。瞿谷卽今牛豕鵲。以夏月孕子。奪其鴟巢。乃群小凌高大。此季孫不臣。

昭公去國之兆。故自夏月書來。即于當年九月書公遜於齊。明年公居於鄆。又明年公至自齊。復歸於鄆。又明年公次於乾侯。自是不歸。逾三十有二年。竟死其地。此爲昭公之兆明矣。魯地舊無此鳥。故以來巢爲異。非謂其去穴也。列子云。瞿谷不逾濟。狐逾汶則死。地氣然也。如洛陽本無杜鵑。宋時始至。河水本無黿。石勒時始有佛圖澄。以爲桓溫入河之兆。即此類也。予聞之于蜀僧湛然云。

史記漢書之別

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密則神氣拘迫。疎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畫疎。宋畫密。氣韻生死。皆判於此。

白樂天善處元裴之間

唐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裴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裴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裴度上書暴元稹過惡。以爲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患小。禁闈患大。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

所本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排擯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裴度大臣不得已罷魏弘簡元稹近職俄擢元稹與裴度俱宰相爾時白樂天交元裴間相與倡和詩皆載集中若使過高之論樂天宜親晉公而疎微之然樂天與微之始終無間言生則觴詠不絕死則爲微之作墓志贊嘆不絕畧不露與晉公交惡之狀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道固爾也若在今日不以爲趨炎附熱於生前則以爲匿瑕含垢於歿後將樂天猜作何等人矣古今人不相及如此夫春日讀元白長慶二集感而記之

井田兵法之祖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

明夫姬之冑纍纍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强之名而陰收夫富强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於周官者且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闇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鎭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姦宄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于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于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按閱有時其春秋夏冬晝戰夜戰有法其輿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蕊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于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

于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宓義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掎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壘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敎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于爭鬬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敎盜賊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于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

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晝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奸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弟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償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至于公田則思君。獻豜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脣于室。而不容不披髮于鬭隣。或構仇于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於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今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疾不出于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諳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疾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

不勝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姦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廬。疆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于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竆。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堠而備設。無更番迭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疆理爲營陣。揭鋤挺爲干戈。轉用其所以麛獸者。以爲麛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狠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于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勲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於郎。兵於崇丘。講武於平樂。

觀陣兵於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世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攷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子輿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況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即當時但稱師尚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于藏法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顯者隱者

馮瀛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康節訓子則云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者事邵言是隱者事

客

庾開府詩云對君俗人眼眞與理當無呂文靖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予山中閉門時嘗以庾之詩謝

客客來時嘗以呂之詩自慰

賈生不知易理

賈誼負王佐之才而漢文不用論者惜之但賈生不知易耳當漢文帝時黎民新出湯火只宜一味清淨清淨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悅也易革卦後受之以鼎鼎卦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後又受之以艮漢泰之交革故鼎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參師事蓋公但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守之治齊齊治代蕭何入相治漢漢治即景武時竇太后一婦人耳喜老子言不悅儒術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之入圈擊豕彼其君臣母子之間灼見天下已定儒者之多事不如黃老之清淨賈生少年上書如建明堂如改服色如削諸侯如伐匈奴等類却當艮止之時而欲紛紛為鼎新震動之舉此豈文帝所樂聞者文帝憐其才名但更端與之談說鬼神以書生畜誼而已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皆祖其餘說以取富貴此又艮卦之後而遇漸卦漸卦蓋至此方漸漸可行矣然武帝行

之。漢之元氣幾耗大半。況賈生時哉。賈生之言。非不切中國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專重火候。早則過嫩爲文。遲則過老爲武。文武得宜。乃爲鉉調元手也。賈生雖俊傑。而實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可。謂之王佐才則未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拆下。雜然並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胸次。終是閙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趒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此極中賈誼之病。余笑曰。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正與蕭何用曹參相反。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陀書相反。

徵子

武王遷頑民於洛邑。封箕子于朝鮮。朝鮮遼海外徼。

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獨箕子却恐置之海外。其隄防疑慮可知也。武王虛己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紂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夫君父之頭懸之太白。箕子又爲宗室懿親。問則泣謝而已。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或曰。夫子稱殷有三仁。何也。余曰。箕子既已徉狂受辱。則洪範豈徉狂之人所能撰乎。蓋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井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爲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其是是非非具眼者自能辨之。嗟乎。余於此蓋有三恨。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一恨也。武王既殺紂。何不立微子以存商。二恨也。微子不可。則武庚未聞失德也。不立武庚而自爲之。三恨也。微子武庚且然。其肯封箕子于中國。以爲頑民倡耶。先輩云。洪範疑從河洛翻弄出來。即五行五事之類。啓後世卜筮支

離穿鑿之門戶且洪範與丹書並稱今箕子洪範獨著而太公之丹書不列于尚書是皆可疑也宋陸務觀云傳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三十二字外吾不知其他矣此言大駭人適與門人講三仁章姑志于此又思奴者臣僕之謂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蓋不滿焉朝鮮之封武周思患甚遠本朝洪武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亦是此意理陳友諒子昇明玉珍之子也初二侯賜第都下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高麗者即箕子所封朝鮮也

周公善風水

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

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曰豐鎬。即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既先占第一形勢。以爲根本。由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薇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揷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條。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青齊爲尾。而周公曉暢天下地脉。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脉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于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竝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脈

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賢聖道塲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闕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攬做一團分枝擘脉如解牛破竹相似嘻眞至人也故曰周公之才之美或曰太王之遷岐也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又云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太王相地如此武王之都鎬也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相地又如此周公風水自是家傳言及不覺噴飯一笑

大養濟院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守壘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

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癃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恐于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廛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囂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而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闢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剗除此教不得往往

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于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養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于僧。魚相忘于水。藏僧于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即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于佛法。三代以後。井田學校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經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設。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

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于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摶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于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遂求活

于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眞四皓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戲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眞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隼鷙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人。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歎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搏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氷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汜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眞游。學禮淮

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閭人。了不爲異。況四皓采芝之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兎。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莅于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辟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恐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讐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

房讐在君讐獲伸而德未報。四老入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圈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圈公角里先生姓字。圈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皆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眞四皓也。

錢塘潮

余嘗同一名衲雪公。同登杭州六和塔。觀錢塘潮。雪公云。文章之氣。得如此潮足矣。余曰文章固貴養氣。然須有首尾。而氣不衰。乃是全文。卽如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潮水晝夜衝激。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涯岸。秦始王氣壓一世。鞭石流血。由雲夢九疑。浮江過丹陽。至錢塘。錢塘水波惡。不敢渡。乃轉西北二十里。從峽中上會稽。後竟崩于沙丘。同一錢塘也。錢武肅以偏霸之主。射潮潮退。秦始王以併吞六國之威。躊躕四顧而不敢渡者。

何也蓋錢武肅初霸一日興一日生氣也秦始皇垂崩一日衰一日死氣也文章有首無尾者皆此類卽以此看人貴賤壽夭恐亦不錯

五帝祀

魏崔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褻天自秦創西畤有白帝之說浸淫爲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爲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又有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由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强爲之說魏崔山之見良是余則謂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爲用如春爲青帝夏爲赤帝秋爲白帝冬爲黑帝中央爲黃帝是也漢言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昊天上帝並哉或云五帝卽不得與上帝並金木水火土此代天爲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爲帝者也易不云乎帝

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兌坎離而以帝字寇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爲五帝而以天爲上帝此或出乎周禮之義而惜乎崔山未之考也

客星非子陵

客星者一曰周伯一曰老子一曰王蓬絮一曰國皇一曰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焞焞然所出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見則兵火起人主有憂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大水人饑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光武時

太史奏客星犯帝坐蓋不祥之言也。光武解剝羣疑。笑以子陵同臥當之。其巧如此。而讀史者遂以子陵上干象緯。其亦未考天官書耳。然光武下賢一節。儘可反咎爲祥。雖指客星爲德星可也。

重陽縹緲樓

王元美先生以重陽毋忌不登高。往乙酉閏九月。招余飲弇園縹緲樓。酒闌座客有以東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嘗敘東坡外紀。謂公之文雖不能爲我式。而時爲我用。意嘗不肯下之。余時微醉矣。笑曰。先生尚不及東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較似輸老蘇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論及光武高帝。先生云。還是高帝濶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枕宦者臥。光武得天下後。却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同臥。較似輸光武一着。公更大笑。進三四觥。扶掖下樓。憶此時光景。頗覺清狂。如此前輩。了不可得。

天書倣遼俗

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

臣如病狂然丹可惟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復推求宋史之微意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夫契丹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爾手接飛雁雁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與然不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討亦末矣其後徽宗嘗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爲神霄玉清宮長生太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羣臣與道籙院上章册帝爲教主道君未幾女眞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爲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爲廣此黃巢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蓋徽宗之崇尚道教得之眞宗也眞宗之崇尚天書得之契丹也故曰知風之自可懼哉

清獄

余二十年前闒蓬頭愛余。謂可學道。令讀許眞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輒能坐臥赤日中。年來嬾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即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映翳然。往往移榻卷簟。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仆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輦轂之下。每年奉旨熱審。其餘兩直十三省。未有請而行之者。若得仁人君子上疏奏請。定爲永例然。輔臣與廷尉司寇議之。部寺牒撫按。撫按牒郡縣。擇其末減之罪。清理一番。其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嚴督獄卒。洒掃囹圄。洗滌枷杻。以廣聖天子好生之仁。暑月中聽民務農。無得濫受狀詞。無得輕率羈候。不時吊取監簿。查考囚數多寡。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爲之。廷尉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爲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爲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

也。行一方。則一方之甘露也。推而至于兩直各省。在在皆然。則普天之甘露也。至于十月刑決以後。一陽初生。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爲可憐。更得仁人君子憐而并請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熱審之例。則一冬一夏。兩沾　聖恩。功德何可量哉。余嘗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于刑。死于兵。死于歲。曾與包羽明。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卷。爲將不殘者數卷。不倦者數卷。總題曰種德錄。以藏于家。

[illegible]得先手

[illegible]伯靈問余曰。國朝成平。添增一二萬兵。兵戶二部皆有難色。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某將兵幾十萬。某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不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可曉。余曰。凡下棊只要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在收復諸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既弛。巨寇蠭起。呼集惡少以爲兵。剽奪城邑以爲餉。其中實有草澤英雄在焉。若得籠而用之。盜之兵。即我兵也。盜之餉。即我餉也。故猿狙可使馴。虎象可

使戰爲董野蔿可使起沉痾而代良藥况凡有血氣者乎吾常查宗澤傳宗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筭宗公得賊兵一百三萬查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幾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illegible]之賊侵掠息矣共筭韓公得兵十萬查岳飛[illegible]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illegible]馬進得兵幾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illegible]兵數千又平湖賊楊幺得十萬餘而江淮[illegible]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筭岳公得兵二十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不暇悉數大約乘輿播遷京都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雄借名生奸而盜賊縱橫矣此輩善招諭之則爲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爲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抄劫村墟梗絕道路故宗韓岳者[illegible]恭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山砦江海間盜賊盜賊

既[illegible]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豪傑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無前。此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皆以勤王起兵。唐黃巢之變。朱李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操復生其間。今人但知韓岳諸[illegible]百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illegible]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illegible]輕諾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那[illegible]間不容髮。古人草廬中正着眼覷察此處。

李鄴侯保韓滉

唐人中余極愛鄴侯李泌。每讀泌傳。其子繁以寃死。爲之痛恨。李繁爲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爲患。繁有機畧。捕殺之。舒元輿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嗟乎痛哉。泌之勳勞。載在史書不具論。論[illegible]著者。如力保韓滉一事。關繫中興事業甚大。

滉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求不獲。意閔然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採蕪菁根而進之。當時只有糧餉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轉漕。又獻縑十萬疋。請以鎭兵二萬討賊。李希烈陷汴州。韓滉又遣將發勁卒萬人。破走寧陵賊。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上。韓滉又運米餽之。船置弩以相警。賊不得剿。上修築石頭城。德宗疑其異志。李泌力辯之曰。

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上鎭撫十五州。次[illegible]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爲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藎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德宗云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勿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宅。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德宗曰。朕方欲用卿。亦何易可保[illegible]。勿違衆。恐并爲

外累耳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德宗謂泌曰卿上章已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之上章爲朝廷非爲身也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歸覲以解其自疑之心滉速運糧儲以救朝廷德宗云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illegible]不復信矣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還朝臯別其母啼[illegible]外滉怒召出撻之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少游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游諸道將爭入貢矣此是乙丑閏月事也其後二年春正月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道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即此時德宗若無韓滉便無江東糧餉無糧餉便無關

陝不惟安頓六軍且又保全德宗父子泌之功無以加矣無論李泌如韓皐歸省韓滉五月遣還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糧船臨江韓滉顧謂衆曰天子蒙塵臣下之耻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泌百口保滉反覆千言不疑不懼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李繁獄中作家傳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illegible]泌歷事三朝再造唐室骨肉未寒一子[illegible][illegible]之日無一老臣宿將門生故吏爲鄴侯請留

童貫書畫。

宣和畫譜中。載童貫善畫其畧云。貫父湜雅好藏畫。一時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慤輩。往往資給于家。貫侍父獨得其妙處或見筆墨在傍。則弄翰潑瀟洒自然。若宿習而非求合也。自古之用兵者。如諸葛孔明。亦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于分布。粲然可觀。如馬援聚米爲山川。亦有畫意。豈非方寸明于規[illegible]乎能耶。貫于此亦然。貫策功湟鄯西鄙間。彼[illegible]眺。不見運動之迹。而能寬惠慈厚。人率歸心。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